“肌膚之親”。

忽然向你提及這一詞彙的話，最先映入你腦海的會是什麼畫面？

不會真的是何等不可描述的限制級場景吧。如果只是在公共場合與誰相撞的話，又何嘗不是一種肌膚之親？字面上的涵義，本就是有兩個人類的皮膚相互觸碰。甚至大概可以完全不是人類，只要是皮膚與皮膚之間的接觸都能算作同等。

那麼，自己與自己的皮膚……不，這倒反而不是自己需要考慮的範疇了。

就算是討論到“親近的動作”，究竟什麼才算得上親近的動作？端莊正式且彬彬有禮的舉手投足顯然因過分的拘謹而難登正確答案的寶座，那又該是什麼？非得是某種肌膚之親（甚至我指的是以性行為的角度為起點）嗎？若是發展到了極端親近的下一階段，是不是最信任的人之間反而可以做某些無法與旁人進行的奇怪的舉動？譬如說，推心置腹的交情，甚至可以向你坦白謊言，甚至可以對你展露出自己的缺點、弱點，那些就連自己都不願承認的自身瑕疵。

我究竟是不是一個完美的人？拜託，真的會有完美的人存在嗎？

那我究竟是不是一個完全不完美的人？真的會有比我還要廢物的廢物存在於這個世界上嗎？如果我便是不純不潔且全身上下不存在一點優點的社會底層垃圾之典範，究竟會不會有誰持資格與我一較低下，爭奪倒數第一的寶座？

“我說了放手……拜託你、”

這女生顯然在與白夜進行某種皮膚接觸層面的親近行為。

她明擺著已向白夜闡釋了真心實意。

白夜也自甘向對方顯露出自己最狼狽不堪——不、次數已經嚴重超出界限，直到就連處於弱勢、正被欺淩的她也能如同經驗老到的過來人一樣演戲般展現自己“受害”的模樣，好似自己在這種場合下唯一能做的便是滿足對方的優越感，盡可能迎合對方，做一個最專業的被欺淩者，最職業的被欺淩者。

所以白夜與她互相則為披心相付的交情，不然還能是怎麼？

……啊、你說我演戲給她們看，刻意表現得好像我很不安、很惶恐，這也算是一種謊言？

那她們找那些莫名其妙的理由，因為我沒有借給她們連我自己也沒有的水筆，將我堵在這裡，又算幾種意思？這樣的話，我與對面這幾人果然也算不上朋友吧。就算她們都在沖著我笑。

我也挺想自己給自己的臉掛上微笑的。但首先，我並沒有那樣的情緒。

其次，我並沒有那樣的膽量。你說我膽怯？我根本沒必要膽怯，我早就學會了太多了，我知道就算你畏懼什麼事，那件事也不會因此轉向好的一面。你永遠、永遠都終究要正面迎接它的到來。

而事情的走向，幾乎永遠、永遠不回朝著你想要的方向發展，直到某一天的某一刻起，你甚至都忘記了自己究竟期望什麼，到底渴求著什麼樣的展開、什麼樣的結局。你已經不確定是否自己仍舊期盼結局的到來，渴望著結局之前的過程早些結束，越早越好。

你會逐漸麻木。“放棄掙扎”一詞僅適用於你處於困境之中。顯然這並不通用，因為對我來說，“困境”與現實生活作整體完全都找不出像樣的區別。我自懂事以來又經歷過什麼困境？你是說我經歷“過”困境？我自從走入困境以來，不記得自己又在何時踏了出去。

困境是恒久長存的，就如同現在我也仍身處困境一樣。大概，我的人生就是差不多這個道理：你無法獲得你想要的，你無法避開你不想要的。

所以，你不再想要獲得什麼，也不再嘗試避開什麼。

“向瀨同學，連你自己也沒有水筆用真的很可憐啊，我們也感同身受。但為什麼不再去買幾支呢？上課的話沒有帶筆該怎麼記筆記啊？”

“我全都記在腦子裡了，不用記筆記也沒問題。請你放手……”

面前的女生抓住她手腕的那只手掌施了使她感到更為脹痛的力。

“既然如此，我們說好的你要請我們吃午飯這件事，又怎麼會忘記了呢？就這樣的腦瓜，你真的會記得午休是幾點開始嗎？你該不會其實上課一個字都沒聽進去吧。”

“水筆……我之前的三支水筆，明明都是被你們給拿走的。”試圖堅定而清晰地說清這句話。清晰是清晰了，但是堅定個屁啊，抖成這樣的嗓音表現出你很好欺負嗎？白夜，你是不是根本不打算反抗了，你只是迫切地盼著給對面的施暴行為火上澆油吧，你這樣毫無底氣毫無用意的衝撞到底有什麼意義，到底存在任何意義嗎？

後面圍著的幾個看戲的女生也好似憋不住嗤笑般發出譏諷聲。

“能tan，哪有染頭髮的小太妹學習好的，她就是不想請我們吃飯這點其實誰都清楚吧？”

“是啊，我們也是看你一個人孤零零的很可憐，才要好心好意過來和你做朋友的。你這麼不近人情，連這點感激都沒有，到頭來這麼回報我們嗎？”

“走開……”

“但我們都是善良的人啊，就算向瀨同學你這樣我們也不會離開你的。機會多少次都是會給你的，今天的話就先讓我們好好地相處一下吧。”

自己的手腕被朝著與自己回家方向相反的方向使勁扯去。

白夜緊咬著牙。“放手，不要再惹我了，滾”——雖然很想這麼喊出口，但果然自己還是沒有那樣的膽量嗎。

接下來該發生的，就是所謂“肌膚之親”了吧。

哪怕自己反應再快一點、逃跑的速度再快一點，至少……至少不會在今天放學被她們給堵住吧。

但上次因為逃離得太過倉促，左腳的扭傷到現在都還沒痊癒。

白夜知道接下來她們會對自己做什麼。還不至於進行留下明顯外傷痕跡的舉動，現在的教育機構對霸淩一事嚴查嚴管，若是留下傷口的話她們很快便會暴露。比較流行的方式是電擊槍，更甚還有逼迫吃下噁心的無法描述也不願回憶起的那些自己切實生咽下去過的並非食物的東西。偶爾還有將你丟進裝滿冷水的浴缸裡，把你牢牢地踩在腳下，就這樣維持兩分鐘、三分鐘……窒息？如果你嗆水了，就會給你三秒或者兩秒的喘息機會，再將你踩回浴缸的水中。你忙著咳嗽沒有真的呼吸到什麼？她們可不會管你的體驗怎樣，反正就算是在水裡窒息嗆暈了，又不會真的就這樣死了。你自己跳河都不一定淹死呢，搞不好幾分鐘後就被人拖上來強行又把你搞活了，那這種幾秒十幾秒的缺氧暈厥又怎麼會要了你的命？

就算真的快要鬧出人命了，直接換下一種方式便可。我可以給你列出不下20種不重樣的霸淩手法，全部都是不留下肉體外傷卻遠比刀劃針刺煙頭燙要痛苦無數倍的虐待方法。這樣，還有什麼辦法說服相對而言還比較有權有勢的人，讓他們相信自己確實是遭到霸淩了？沒有任何辦法嗎，就讓他們這麼繼續倡狂下去嗎？

唯一的令老師有理由相信自己遭遇屬實而並非捏造的方法，是自殘。雖然並不會次次有用。說難聽點，就算是看到你手上佈滿傷痕，那些年長者首先想到的卻真的是你有過自殘行為。

他們想錯了嗎？他們並沒有想錯啊，這你又能怨什麼？你身上的傷確實是你自殘導致的，那你又指望其他人該有什麼不同的想法？讓他們自欺欺人還是怎樣，還不如模擬掐傷把自己給掐暈過去，再自己找個什麼熱源將自己燙傷，然後再有意無意讓對方注意到。他們因為嫌麻煩不想管怎麼辦？

你問我這些，我該怎麼回答？我該向你回答若是到了這一步，就真的不存在任何辦法了嗎？就這麼簡單的答案，你聽了有沒有滿意？

但是一批人就算是被帶走教育，也會用更加難以被發現的、更加殘忍的手段施行報復。就算鮮有在被一通嚴厲的說教後打退了堂鼓的，也很快便會有下一波人注意到她，趕上來成為新的施害者。

這就是她們常形容為“受害者光環”的奇妙氣場吧。經由一個人言行舉止中流露而出的氣質便可說明她的性格與經歷，而自己這種早已不會再微笑、總是耷拉著肩半睜開眼的無精打采的模樣，那種一與人談話便會口吃說錯日常用語的人，那種無依無靠根本沒有朋友、整天放學後便只能徑直趕回家，也不會享受生活也不會駐足觀察周遭人事的人，真的需要被詢問嗎？“喂，你是不是經常受欺負啊。”

是的，我經常受欺負。小學以來便是。因恐懼與孤獨而被迫留級上了四年的初中也是。現在高中，自然也是。

“那我也能欺負你嗎？反正你已經被欺負了那麼久了，再被欺負也沒有任何區別吧。”他們的心中定是如此為他們自己辯解開脫的，“但我們不一樣啊。通過你滿足了我們的需求之後，我們便有更多的精力去走上更好的人生啊。你可是大英雄，你犧牲了自己，讓我們多少人獲得了快樂，滿足了欲望。我們也應該感謝你啊，要讓你發揮出‘被欺淩者’最大也是最標誌性的價值。所以，為什麼不快點感謝我們啊，我們可是尊敬了你最適合的活著的方式啊。”

“求求你、我今天……真的得立刻回家，我有很重要的事得做……”

這樣乞求。乞求啊……乞求的話，也不至於使用這麼不堪的哭腔吧。掉眼淚？哭能解決什麼啊，我真的是服了，一路走到現在，真的相信眼淚能解決任何問題嗎？哭哭啼啼只能激化困境，讓自己更加痛苦，自己應該做的是全力反抗，哪怕因此受傷，至少讓對方知道自己不是好惹的，至少讓自己這條本就沒有活著的意義的生命以自己的選擇進行下去。

那為什麼不會這麼做？

“重要的事情？你每天都有重要的事情吧。這樣總是沉迷於自己的小世界，向瀨同學，你可是永遠都不會交到朋友了！”

“哎但我們還是可以勉為其難做你的朋友的，不管什麼重要的事情至少先放下自己的私事和我們去建交吧。唉，擔心什麼呢，我們可不會對你拳打腳踢的，朋友之間怎麼能留下傷口呢，那樣的友誼也太脆弱了吧。”

該向何處求救，自己還逃得開嗎？自己有希望回避接下來已經被自己所預知到的那些展開嗎，如果預知的是確切的未來，人真的能改變確切的未來嗎？不求神、求了神又會有什麼作用？

周圍沒有能幫助自己的人。

事實上，眼見這一幕的人已經夠多了。

但絕不會有人因此駐足，嘗試幫助自己。

那樣的行為也沒有好處，現在她們因為一個暫時路過的行人見義勇為而退卻，未來她們便會以更加暴力的方式在對自己更加不利的場合做出更為惡劣的行徑。你以為你幫助了我，其實我也只會因此傷得更重，只不過是在你無法親眼目睹的未來。而你，還沉浸在“我幫了一個女孩子啊”這種不實而個人英雄主義的自我感動裡，不知道你的一時見義勇為會對我帶來多麼黑暗的未來。你以為你自己是誰啊，救世主嗎，就想著要來幫我嗎，你真的是來幫我的嗎？

……不，我不應該這麼惡意地揣測他人。

畢竟也沒有任何人真的來幫助自己，不對嗎？

那這樣……真是太好了啊。大家都能心意相通，清楚一時的插手只會讓後面的事態更加糟糕。對，正是因此，才不會有人來幫助自己。

目擊到這一切卻毫無猶豫直接走開的路人也好，同班明明一天醒著的大部分時間都在一同度過卻只會遠遠地看著探討狀況甚至聊起風涼話的同學也罷，她們其實都是在內心深處真切地為我著想的。大家都是好人，大家對我而言都是好人，都不想讓我因此受更重的傷。

這樣的話，我應該感謝大家才對。我不應該在想到這種“真相”後還含著淚擺著副受委屈的表情才對。反正笑一笑的話，對現狀也不會有什麼改變。大概是如此。

“行了啊，向瀨同學今天說的有重要的事，是來找我一起去辦件事情。”

白夜聽清了這是誰的聲音。這來自於自己的後方，同時也是先前其他女生的後方。十幾步遠的地方，一個女生的堅硬且冷淡的語聲。

“黑羽同學？哎呀，今天向瀨同學不方便與你辦事了。如你所見，她可是改變心意打算與我們一起去玩，再怎麼也比跟你去處理亂七八糟的瑣碎事要高興得多。你是不是更想和我們一起去玩啊，向瀨同學？”

白夜一邊流著眼淚，一邊點頭。

“那就對了嘛。黑羽同學，你看向瀨同學的意願也表明了，你真的還要來叨擾我們的愜意時光嗎？可不要不識好歹了。”

“噢，這樣啊。”被稱黑羽的女生掏出手機，“她們拒絕妥協。你們來吧。”掛斷電話，“你們沒什麼時間了，我有幾個體育部的男生朋友，他們一分鐘內就會趕到現場。我只想要向瀨，沒心情找你們麻煩。”

顯然，團體為首的女生沒把黑羽的威脅當做隨口而來的胡話。她皺緊眉頭，鬆開已經持續數分鐘緊緊抓住白夜右腕的手，放走她的順便還用腳尖狠狠地踢了一下白夜的左腳。

“唔呃……！！”

好痛、鑽心的疼痛。偏偏是被她們看出來扭傷了的部位。她們為了給這一刻做準備，究竟偷偷觀察了自己平常的動作多久？原本是打算在高抬貴手放走自己的時候做出這一動作的吧，現在只是相對提前。反正，未來不會因此更改。

先前便已經闡明的事實：我沒有朋友。

因此，這個姓氏黑羽的人不可能是自己的朋友。

她只是從小學三年級轉校進自己的班級以來，一路都像有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般跟著自己，最終進了同一所初中、同一所高中的人。原本因為自己初二結束後選擇了休學一年而誤以為終於能夠甩掉這個陰魂不散的女生，沒想到她居然故意期末考交白卷因而順理成章地留了一級，最後依然與自己同屆畢業。

高中因為分班的不可抗力而不再有那麼多的見面機會，但只要逮到機會便絕無可能放過自己。

沒錯，要說那群人只是一時興起的霸淩者的話……這個黑羽諒璃，才是真正的一輩子都可能要纏著自己的，真正以欺淩白夜為取悅途徑的混蛋。

“向瀨同學，那麼跟我走吧。請問諸位同學還在瞧什麼呢？你們好像還有自己的樂子要去享呢，難道是我猜錯了？”

“那我們也就先走了。向瀨同學，下次見了，明天中午需要做什麼不需要我來提醒了吧？”

“就她那腦瓜子能記住就有鬼了啦，能tan。”旁邊一女生刻意挑釁道，“純粹的傻子，也就配被我們關注了。”

“也是，不過提醒到這個份上了，再會忘就該放棄治療了吧。懲罰遊戲？”她們幾個女生扭頭離去了。

黑羽抱著胸，目送那幾個女生遠離，然後頭也不低地問仍跪坐在石磚地上的白夜：“還不站起身，很喜歡躺在地板上嗎？”

白夜並未苦惱，只是靜靜地放任眼淚流淌，手掌捂住了自己因跌倒而擦破的膝蓋。

道謝。“你……又想幹什麼？”道謝完畢。

“我想幹什麼，還由得到你來問嗎？”諒璃冷笑，“快站起來啊，我可沒多少耐心。”

白夜好似從諒璃身上瞧見了曾經自己的模樣。

曾經的……自己？是為什麼會這麼想，究竟哪裡相像了？自己與諒璃，本就是……絕對不可能友好相處的……

“……”

但現在，必須聽從諒璃的命令，這是白夜的條件反射行為。

因此她顫顫巍巍地站起身，儘管口中仍舊重複著剛才面對那幾個女生時的說辭：“我今天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我……”

（明明是在說實話。）

時間短暫地靜止了一刹。只感到臉上一涼，伴隨著酥麻而整個人再度跌坐到人行路面上。

“這一巴掌讓你記住，你只能被我一人欺負。再記不住的話，我不介意用一張記過去換你幾塊淤青。”

（明明都是你們在針對我。）

白夜伸手捂住自己的左臉頰。冰涼的瞬間逐漸化作火辣辣的疼痛。再次艱難地起身，保持不斷搖晃的身體的平衡。

（可是……為什麼卻好像，錯的永遠都是我？）

啪——相較之下不輸前一次的聲響，於白夜的另一半臉頰炸響。

“說了多少次扇完你之後要說謝謝，這是教訓。”

白夜喉嚨裡不受控制地爆出哭聲，卻又被她全力抑制而住。

（就好像，錯的真的始終都是我自己一樣。）

“該說什麼？”

“謝謝……謝謝黑羽同學……”

（就好像，我拒絕承認這種簡單易懂的道理，儘管我並不清楚，其中何物算作“道理”。）

“再見。去做你要做的事吧，我還有自己的事要處理，你耽擱我夠久了。”說罷，黑羽轉身便走。

空無一人，僅剩自己的街道。連店家都沒幾處，完全是先前那幫人為了堵截自己而專門做好準備要將白夜引到這條路上來。

（就好像，我真的那麼愚笨、無知啊。）

現在，這裡也只剩下白夜一人了。

又是這樣孤立無援的場合。已經徹底習慣了，已經不會去難過了。大概如此。

為什麼偏偏是自己。

這種屎一樣的人生，能儘早結束嗎？

白夜雙手緊緊捂住被扇得通紅的臉，低著頭，蹲坐下去。渾身顫抖、渾身發冷。

她也未做任何其他舉動，僅僅是低聲地抽泣著。

許久。

[chapter:『妄想限界：白夜今明』]

2032年2月3日，距離《月星-Online-》（TBO）公測開服已經過了三天。

運營商在宣發之時的承諾震驚了整個當代遊戲界甚至一般社會。雖然這樣的未來本就指日可待，但誰也未曾料到人類史上第一款腦機介面的Virtual Reality遊戲會在2032年初開放公測。要知道就算說法上是公測，這種新聞也不是開玩笑的。如果在遊戲技術方面實現了直接通過腦部進入資料世界與全世界進行聯網，用不了多久相同的技術便會運用到各行各業相對的領域。

這幾天電視上的新聞幾乎是滾動播出與“腦機介面技術成真？！VR遊戲未來5年走向預測”、“遊戲已經實現虛擬化，商界辦公是否終將移至雲端”、“媲美真實世界的遊戲體驗真的會和當今電子遊戲一樣好玩嗎？”、“虛擬世界的成功或將引起新的行業危機”此類題語引人注目乃至危言聳聽的話題。

月星開發公司給予了玩家三項不論怎麼聽都像是誇下海口的無真實性承諾：

1.遊戲體驗將與現實近乎一致。

僅僅是三條內最容易達成的這一條，也令人感到驚奇不已，新鮮感炸棚。

（有人專門採訪過如果是遊戲內受傷的話是否會與現實一樣疼痛，開發部門則表明將視情況而變，絕大多數情景下將會是現實痛感的四分之一。一開始猜想玩家的受傷種類會有多麼豐富，就開始擔憂會不會出現嚴重的使人莫名受傷的Bug出現。）

2.遊戲有超過一半的元素不由製作組決定，而是由一位極其完善的量子算力AI（人工智慧）系統掌舵推進。

遊戲現在的題材是在電子遊戲界極其復古（也可以說是老掉牙）的劍與魔法，但一聯想到這回會是玩家親自成為角色進行自由度極其豐富的打鬥，就會令人莫名地熱血重燃。加上由於是AI進行遊戲設計與更新，遊戲系統本質上的潛力是無限的。

這不光是說玩家可掌握的技能有無限的可能性，就連系統既定的限制都不會毫無在日後突破的可能，而AI自行創造出的地圖則可以在伺服器存儲容量允許的範圍內最大限度擴展。比起遊戲世界，月星更像是另一個宇宙——被神明所創造並長久眷顧的與人類所處的世界截然不同，卻近乎完全相似的，這般奇妙的宇宙。

那麼，玩家可以通過想像力改變遊戲的系統嗎？製作組給出了肯定的答覆，但又跟進了一條發言：遊戲的AI絕對公平，因此會將所有通過想像力達成的元素趨向平衡。這一點究竟將如何達成，以及通過什麼形式達成？記者們沒有獲得明確的答案。

那麼，AI是否知曉何為絕對公平？想像力之間是否有優劣強弱之分？雖說這兩條也不存在確切的答覆，但聯想到再強大完善的AI總要建立在人類編寫開發的基礎之上，前者的答案大家也猜得十之八九。

至於想像力是否有強弱之分……

在白夜看來，這是肯定的。但若是在網上發表類似的言論，會被熱心的網友們指責得無地自容的吧。雖然這對白夜而言已經造成不了任何額外的傷害，但她更是對惹是生非沒有特殊的興趣。

3.這條是令人感到最為不可思議且細思極恐的地方：在月星內遊玩時，遊戲世界的流動速度會是現實世界的144倍，且玩家不會在遊戲內感到時間流動的異樣。

這是什麼概念？在遊戲內遊玩了一整天後，回到現實，你會發現時間只過去了10分鐘。

現實裡不間斷連續遊玩一小時，你可以在遊戲裡體驗到整整六天，將近一周的時間跨度，且周遭的畫面、你所感知觸碰的一切都與現實極為接近。

製作方使用了何樣的黑科技將人腦的最快反應速度最大化利用，什麼誘導睡眠、激化潛意識的猜想似乎都飽含漏洞，但……如果這條承諾是真的，整個世界的運行方式都可能改變。

這指的不是月星的遊戲世界。

被改變運行方式的會是現實世界。

如果你遇到了做不會的題目，你可以將原本一小時的做題時間花在遊戲內。於月星世界中，你擁有整整144小時的時間去做你的作業，順便再吃一吃平時根本沒錢吃到的美食，看一看完全不會有機會出門因而本該永久錯過的美景，甚至再去打幾隻怪升幾個級，這還擔心什麼遊戲沉迷？現實生活不就完全與遊戲結合起來了嗎？

倒不如說，這遊戲內部的體驗幾乎就是現實生活的升級版。難怪有社會學家已經開始討論虛擬世界的成功會對社會的運作方式產生何樣不可逆的負面影響，這不是廢話嗎，遊戲世界比現實強多了啊，現實世界最後會淪為一個只是用來短暫地進食、飲水、排泄洗澡（真的需要洗澡嗎？）的替代場所。人類將不必再把大部分精力耗費在現實世界，再在空閒之餘去玩自己想玩的遊戲——月星或類似的系統若能廣泛普及，遊戲與現實對人類的重要性不就要完全反轉了嗎？

而且人類對於金錢的渴求也會急劇減少。如果在遊戲內可以只花虛擬貨幣體驗到可口的美食、舒適的體感、恰到好處的溫暖的陽光甚至沒有淤泥與蟲豸的青草……

但、人類總會想方設法地將這種地方也化作下一個令人痛苦不堪且毫無自由可言的人間地獄吧。

因為，想到會讓時間加快（倒不如說減緩）的遊戲世界，白夜首先想到的甚至是進去做作業，這是何等悲哀的人生？

甚至……或者可以說，那樣完美的地方，自己若是想逃避這個污穢不堪的世界，但求一方清淨……要是真的能夠進入這樣的遊戲世界，體驗與直至今日天淵之別的生活（生命），那該多麼夢幻啊。

這三天內，運營商將會每天在全世界範圍內發放1000位測試名額。

總共將會有3000人幸運地獲得參與公測的機會。

公測將持續四天。也就是說……從公測開始到遊戲正式發佈，其實只是相隔了一周時間。

白夜一天都不想等。

今天是參與公測最後的機會。

若是無法獲得公測名額，日後遊戲高昂的費用自己無論如何也高攀不起。這已經不是53,000日元的本體價格的問題了，還要考慮到公測附送的腦機儀器是她絕對不可能負擔得了的超過640,000日元的天價。

“不，你們的思路其實都偏離了最關鍵的點。花這價錢，是因為一旦獲得了這台儀器與這款遊戲，就相當於獲得了144倍的壽命，去體驗比現在要好了不知道多少倍的生活。”

論壇上目前最高贊數的評論如此說到。

那篇帖子是在討論是否會有人甘願花費如此高昂的價格去買回一台遊戲機玩MMORPG（大型多人線上角色扮演遊戲），然而網友的普遍結論為TBO已經不是一款遊戲了：這是改變世界運行法則的鑰匙，是通往人類未知未踏的新世界的入口。

白夜完全不敢去想像此類發言意味著什麼。

幻想一下，若是自己受夠了現實世界的一切痛苦，往月星裡躲個一個月，躲到直至自己體感已經過了30天，終於重拾了活下去的動力，回到真實世界，結果現實裡僅僅過去了……多久？

現實10分鐘的144倍相當於月星1天，月星的30天便是現實300分鐘……

才過去了，五個小時？

那樣的話自己已經不是逃避現實了，她將等同于成為月星世界的住民。

她將不是通過遊玩TBO重拾活下去的動力。她將是在月星轉世。

“一旦獲得了這台儀器與這款遊戲，就相當於獲得了144倍的壽命。”

目前的贊數已經超越一百萬。要知道這可是日本人才常用的論壇，全世界範圍內究竟已經有多少人聯想到這一方面？若真的會給世界以及人類帶來此般巨大的變化，不說是否現實，大量機構會因此極度不滿的吧，製作組的成員不擔心自己小命不保嗎？再不濟遊戲伺服器也會被攻破的吧。

公測第一天才過了幾小時，伺服器就先後崩潰了4次、被嘗試入侵了9,548,718次（關於這裡面有多少次是成功的，運營並未公開，但業界推測至少也有小幾百），但之後入侵成功的次數就急劇減少，直至近乎沒有任何人類駭客依然有能力攻破程式的哪怕一道防線。

雖然沒有人知道這家遊戲公司是如何迅速地解決入侵問題並順帶修復了一切安全性漏洞甚至未來可能遭遇難題的安全隱患……有某些人推測，一切防禦機制都是控制遊戲本體與程式反覆運算的那個AI系統所改造的。現在那AI已經學習了足夠豐富的入侵手段與慣用方式，常規甚至絕大多數非常規的入侵途徑已經不可能再起效了，此刻那個AI建立網路防禦的速度比人類研發新駭客手法還要快得多，甚至會越來越快。

要想阻止這家公司繼續推進這款遊戲的發售，最佳手段可能是暗殺成員並定點爆破他們的伺服器。但他們的伺服器座標在哪？是否有備份伺服器？沒人知道啊，不知道的話怎麼去阻止他們？還不如敞開雙臂迎接嶄新世界的降臨。

真的罵娘中二。但TBO的到來已經勢不可擋了。

人類的未來將被一款MMORPG所改變，這便是客觀事實。

白夜想要進入月星世界。

唯一的途徑……是通過公測入選。由於近乎完全隨機的概率，知曉究竟有多少人參與了結果如同抽獎般的公測報名的白夜對此已經不再抱有希望了。

……但至少，讓我幸運一回吧。

我的這一生，已經足夠不幸了。至少，神明若是真的存在的話，眷顧我這單單一回……真的也不可以嗎？

施捨給我吧，不管是神明也好，哪個人類也好。

她閉起雙眼，默默祈禱，默默向著自己曾經並未相信過的神虔誠地祈禱。

因為，與月星無關的、自己于現實世界的未來……那骯髒而不堪模樣，已經快模糊得徹底望不見任何事物了。

若是真的抽到內測資格的話，白夜會用自己的生命去將這款遊戲玩到極致、玩到彌補一切不甘，發揮這款遊戲最大的價值。雖然這也只是隨口說說，但白夜的願望至少在此刻是無比堅定的。

僅此而已。

若是抽不到內測資格的話，白夜將會無緣TBO，就此錯過月星世界。

那樣的話，……她也會獻出自己的生命。

不是為了別的。她只是終將決意自殺。

畢竟這樣的人生，換做其他人來過，他們真的不會也選擇自殺嗎？

但如今……月星世界的誕生，仿佛是顯現于自己這段不堪回顧的人生中最耀眼的光芒。是希望？才不會是那麼毫無實質意義的東西。對白夜而言，那是新生。

沒錯，那會是自己所追求的生命。

除此之外，已經沒有什麼值得留戀的了。

今天是最後1000位名額的發放日。

結果其實在兩小時前就已經公佈了。

只需要再點一下滑鼠的左鍵，就可以查詢到公測資格的入選名單。

兩小時了，她始終未能鼓起勇氣，按下那按鈕。

大概猜得到結果會是什麼。

在按下滑鼠，進入下一個頁面的瞬間……自己的死期就已確切敲定了。比起最後的希望，這名單或許更可能是死亡宣判。大約是1比三百萬的可能性吧，也許更低，但永遠都是低到可以忽略不計的概率。命運永遠能以看似忽略不計的概率將自己的生命推向更悲苦的那一側，這就是自己的一生。

好事是輪不到自己的。

自己生來便是為了其他人的快樂而存在的，專為他人墊腳的被傷害者。那些施暴之人怎麼可能會被譴責呢？他們也沒做錯什麼啊，社會永遠都需要像白夜這樣的人被踩在最底下羞辱、蔑視。只不過好巧不巧，人選是白夜。

無法抗拒，因為這是命運。

至少，讓我幸運一回吧。

我都已經……將這種路給走過來了啊。

神明，讓我獲得資格。讓我能夠……活下去。

僅此一回，請讓奇跡於我的生命中發生吧。

該前進了。

不然，永遠都不會知道結果啊。

“《月星-Online-》公開測試成員入選名單”。

點下滑鼠，這行早已預載入完畢的字便彈射式映入白夜的視界。

下面都是按照首字母排列的姓氏，而姓氏後方並非名稱，而是對應的居住國家/城市……以及一串自己申請時填下的，只有填寫人才會知曉的字母/數位文字串。

白夜的號碼為904b547d，這是“運命”（命運）的unicode編碼。之後也會成為自己用來啟動遊戲的身份辨識碼。你說被人盜用怎麼辦？那不會，因為填寫時會用到兩串字元，後者將會成為啟動碼的後半段，進入遊戲時只要輸錯5次或者同時輸錯3個以上字元就會將這條啟動碼永久銷毀。

說實話，到這種時候還依賴命運的安排不會令人感到很可笑嗎？如果命運真的偏袒自己，甚至哪怕在某一刻偏袒了自己，她還至於會像今天一樣，將一切都寄託在一款遊戲上面？

而且說到底，就算是144倍的壽命，活得多姿多彩的某些衣食無憂的人真的會去管嗎？他們都不會想去承擔可能存在的隱患或者那些陰謀論裡提到的風險吧。

究竟什麼人會把自己的信念全都拋到虛擬的事物上啊，究竟什麼人會啊？

我自己嗎，我自己？

是啊，我自己就會啊。

不需要專門找什麼904b547d，哪怕Ctrl+F全域搜索便行，要不了三五秒鐘。但自己更想親手劃動頁面，尋找自己的姓氏。

要找的是，“向瀨”。M列應該會有。

全名是向瀨白夜，只可惜這頁上僅會對你的姓氏作公開。或許這也是為了保護被選中的用戶不遭受非必要的騷擾吧。他們的使用者資料庫真的還沒被入侵過嗎……？

一千人的話，M列會這麼靠後啊。翻了那麼久，都已經到N列了，還沒找到M列。

……N列？

N應該排在M後面才對。

那、……自己的姓氏？

白夜心中一沉。她緩慢地朝著上方原路翻去。M列總共並沒有多少姓名，其中主要為日文與英文姓氏。沒錯，大約二十幾人的M姓中，並未出現“向瀨”這一姓。她多次反覆，儘管知道想要見到卻並不存在的事物並不會突然蹦出來與自己打個照面。

沒有“向瀨”。全世界都沒有姓“向瀨”的人獲選。

自己沒有入選。

不可能。

明明都已經祈禱了僅此一次的奇跡了，怎麼可能沒有入選？！

Ctrl+F，輸入“向瀨”，沒有任何結果。那“白夜”呢？沒有任何結果。“904b5”，沒有結果。全都沒有結果，無論輸入什麼都沒有結果。

于數千萬人中挑選三千名幸運者頒發公測資格。

白夜……沒被選上。

哈哈……

自己，果然還是沒被選上啊。

最後一次從頭到尾地讀了一遍獲選名單。

肯定了自己的姓氏未曾出現。就連與“Mukase”近似讀音的字形都不存在。

這是冷冰冰的事實，接受吧，你沒被選中。

你不是那一千個幸運的玩家。

那麼該提問了：你想在哪一天，通過什麼方式死去？

“要是真的尚且還有自己選擇死亡方式的權利……我希望沉入深海。”

因為那裡是自己所能觸及的，離天空最為遙遠的場所了。

白夜恨神，假設神明切實存在的話。現在的她才意識到，自己寧可輕信此世有神，不然她將失去唯一能夠被自己所怪罪、譴責、憎惡的物件。

甚至已經無力去恨那些欺淩自己的人了。

無力去恨並不足以幫到自己的那些無能的老師、袖手旁觀的同班同學、除了維持溫飽的錢什麼都給不了自己的父母。

只得去恨神明。

所以，她絕對會選擇……離神遠去。沉沒於黑暗而寂靜的深海，孤獨而絕望地一個人死去。

但自己並沒有輕而易舉如此實現目標的途徑。她知道橫濱的遊覽船是一個自己能夠負擔得起的選項。畢竟都要死了，餘下的錢也沒有任何用處了，買張單程船票也不用擔心負面經濟後果。

船票剩下的錢就不拿去揮霍了。雖說父母真的沒有幫上自己任何忙，甚至是將自己往死亡的懸崖邊沿狠狠推了一把，但……留下這些自己尚未花完的錢，他們至少也能去幹點有用的吧。

……哪怕飽餐一頓也好啊，他們很久沒享受過像樣的晚餐了。至於我？我都要死了，管那些虛假的滿足感做什麼？美食……美食也無法滿足我。

我所要的，這個世界給不了我。這個世界無能為力。這個世界從始至終都是完全不公平的。

包括她沒有獲得月星的公測名額也是。隨機抽選？隨機抽選本身就是不公平的，憑什麼自己要和那群隨便怎麼都好的人以同樣的權重去抽這個對她而言能救命的機會，製作組知道這款遊戲對極小部分人意味著什麼嗎，儘管這樣也選擇隨機抽選嗎……？

都說了，世界是不公平的。

人生來便是不公平的。

她的人生，尤其為此。沒有人曾來拯救自己，沒有人會來拯救自己。

只會有愈漸增多的痛苦，相互累積、重複疊加。要終結這樣的痛苦，就只有早點死去才行啊。

想到這裡，便不會再對這世界有半分的留戀。

白夜顫顫巍巍地從椅子上站起身。不知為何，感到有些無力。全身精力渙散的虛弱。再次坐回了椅子上。雙臂撐在桌面上，捂住臉龐，想要痛哭一場，卻連一滴眼淚都流淌不出來。

翌日，傍晚時分。

白夜翹了一整天的課。但老師不用擔心，這會是她這輩子最後一次翹課了。

以後，她將再也沒有能力翹課。

同時……也不會有能力再去上課。

自己終於要離開這骯髒不堪的世界，遠離那些披著人臉的惡魔了。

好似早早猜到白夜打算做什麼般（不過，怎麼可能會提前預料到啊），黑羽諒璃在今天中午的時候試圖向自己打過好幾通電話，但白夜一次都未選擇接聽。

最終，“你該不會不敢來學校了吧？”幾秒過後，“還得勞煩我親自到你家找你？”收到了這樣兩條消息。

白夜沒有回信。她相信對方知曉自己會怎樣去回復，倒是省去她打字發送的功夫。

自己沒被月星選中，所以自己的死期早已敲定。

所以……

她望向身前的大海。游輪航行時帶動的波紋，朝著船尾的兩側掀起染上霓虹色彩的黃昏水色，夜風濕潤，帶起海水那代表性的腥味，持續提醒著她的鼻腔：自己正身處輪船露天甲板。

有些暈船，所以目光不由自主飄向更遠方被灰塵所微微遮掩的城市景象。偶爾由海水折返的黃昏光線總會使她短暫一陣眼花。

從這裡跳下去的話，會被立刻救上來的吧。

但如果是在船尾，趁著周圍人不注意，果斷立刻縱身一躍的話……這樣的概率，便會縮小。

只要在自己淹死之前，他們未能將自己營救上來的話——

雖然那樣，就失去了跳海自殺的意義了。說到底，屍體被炮爛之後，也會浮上水面的吧。河道且是如此，含鹽的海水就更不用說了。

真是麻煩。

還有那群可能會將自己救上來做人工呼吸心肺復蘇的人，他們也真的很麻煩。

在我還未想過自殺，還希望堅持活下去的時候，怎麼不見你們來救我，一個個的都將我推向今日今時的田地？為什麼都不能讓我安詳地死去，為什麼連自殺的自由都不能給我？

“準備跳吧。”

最後看一眼這個世界。

不知為何，腦海忽然浮現小學四年級時的一幕。放學後，諒璃被三個隔壁班的男孩子（記得非常清楚是三個）圍在牆角。

他們指著她大笑。

他們在用皮球砸她的後背，他們在用腳踹她的屁股、小腿，甚至僅僅護住腦袋的小手。

白夜能在遠處瞧見諒璃身上的傷口，紅得滴血的擦傷，不論是誰看了都會心疼吧。這使得白夜不忍直視。

但她……還是站得遠遠的，目睹了這一切。站在原地，靜靜地，僅僅是掛著擔憂與害怕的神情，卻未曾尋求他人幫助，也未挺身而出，就是那樣——站在原地。

白夜與諒璃的視線短暫地相撞。下一秒的記事，白夜只能回想起自己狂奔逃離了現場。

事實便是如此。

白夜與諒璃二人之間的友誼，在那一個傍晚結束了。

那天黃昏的陽光非常燦爛，雲彩被染成橙紅，微風中的晚霞令人無比愜意。白夜並未享受那任何一切，而是逃回了家中，用被子罩起了全身，哭了整整一晚。

在諒璃成為第一個霸淩自己的施暴者前，二人經歷的先是互相間整整兩個月的窒息至死一般的沉默。

所以，諒璃對自己的霸淩，白夜選擇了放任。

直至情況失控。

白夜更恨的，是那天無恥地選擇了靜靜觀望，沒有對那幾個男生進行任何阻攔的自己。

至少不要讓諒璃知道你瞧見了那一幕啊。要看的話，要冷血的話，不要明著讓諒璃知曉她所珍視的友誼卻在她真正遭遇苦境時一文不值啊，不要摧殘諒璃的心啊。

——我因此，永遠不會原諒自己。

也不會憎恨任何霸淩過我的人。

“但，我罪不至此吧。要說是懲罰、報應的話，再怎麼……也該夠了吧。”

白夜的雙手，搭上了船沿的金屬欄杆。夕陽沉入西面天際，晚霞的赤紅終歸粉紫，夢幻而又恍惚。

現在起便是黑夜，不再有陽光的眷顧。很早就不再有了。

真的，不向諒璃道歉嗎？那句欠了她這麼多年的道歉。

反正已經要死了，多說一句話也無所謂吧。

“諒璃……”

舉起手機的同時，正好打進來一通電話，而螢幕上顯示的名稱為“黑羽諒璃”。

鬼使神差？偏偏、在這種時候……

若神明真的存在的話，這便是給自己的，最後彌補一切的機會吧。儘管，一切早就彌補不了了。

但……既然如此，我絕不能再次冷眼旁觀。

我絕不能讓諒璃，這輩子都活在被自己最信任的人背叛的陰影之中。

緊盯著來電姓名的白夜情緒愈漸激動，大腦像是劇烈發熱。終於，她猛吸一口氣並接起了電話，而後立即沖著話筒吼道：

“諒璃！！對不起，原諒我！！”

……

電話的那一頭，數秒、數十秒沒有響起聲音。

“諒璃……？說話、說話啊……”

“……是向瀨醬嗎？”

陌生的話語聲。

或者說，不知為何……感到有幾分耳熟，是很久都未曾聽到過的聲音，還是與過去、不知多少年前的過去一樣的口吻、語調。

不、不是什麼曾經的諒璃，這不是諒璃的話語聲。這語氣乍一聽比諒璃的年紀要大上數十歲。

“向瀨醬，我是黑羽諒璃的母親。”

“黑羽阿姨？！怎、怎麼……突然為什麼要……”

“其實，我必須要轉達給你一件壞消息。這是我女兒臨終時的心意。她告訴我，一定要將這些轉述給你聽。”

“阿姨……？不、諒璃……諒璃她怎麼了、？”

電話那頭的諒璃媽媽控制不住地哭泣起來。白夜的心中死灰般冷寂。

“我的女兒諒璃……已經去世了。”

[chapter:· · · · · · ·]

黑羽諒璃是在一場車禍中身受重傷，被送往醫院的途中失血過多而死的。聽說是金屬的車框斷裂並直接刺入了她的腹部，現場急救人員對那般的內臟撕裂根本無計可施。

失去意識前，她交付給自己心急如焚的母親最後的幾件遺願。其中耗費了最長時間的最後一件……與白夜有關。

因此，兩天后的2月6日，白夜收到了快遞。其內是NeuralLinker：《月星-Online-》所需要的腦機信號接收傳送聯網設備。

以及一旁的全球當今僅三千份的遊戲系統本地儲存卡。包裝盒已被拆封，NeuralLinker的接線雖然被整齊地纏好了，卻也未見封帶。全部跡象都表明，這是一台安裝了二手TBO的二手腦機設備。

這台腦機設備的原主，是黑羽諒璃。

沒錯，昨天的名單中實際上出現了“黑羽”這一姓氏，可過於在意自己未被選中這一事實的白夜根本沒有心思去在意其他人的資訊。

“我的女兒執意要將這台設備轉手給你。我和我丈夫不玩電子遊戲，與其留著這台遊戲機放到壞掉為止，不如交給我女兒最珍視的朋友。”

阿姨，其實我們根本不是朋友，多久以來都不是朋友——想要將如此解釋道出口，卻偏偏知曉空氣的閱讀方式。既然諒璃已經不在了，那繼續將這個謊言給營建下去，又有什麼不好？

所以，“抱歉，這種時候了我卻什麼都做不了……”給予了這樣的答覆，“我會永遠記得諒璃。”

“我的女兒還向我道出了一段資訊，可惜我未能理解。她說：‘向瀨的生年月日，以及我的生年月日，這就是鑰匙’。向瀨醬，你能明白諒璃她最後的話語包含什麼涵義嗎？”

“啊、阿姨您說的這串數字，難不成……”

“向瀨醬能理解它是什麼含義嗎？”

“……嗯。”

遊戲帳號的註冊驗證碼。

諒璃用了白夜的生成年月。

為什麼。

“所以……最後你成為了那三千名幸運者之一啊。”

一想到黑羽代替自己獲得了公測的資格，不知為何……心中反倒好受了許多。

但現在，也不用去糾結那些不再有意義的事物了。

因為——現在的白夜，終於能進入月星世界了。

“到頭來……結局，是這樣啊。”喃喃自語著，將腦機設備頭盔抱在懷中。自己想起了誰嗎？那仍舊留存在記憶中的，來自久遠的過去的某人？誰會清楚呢。

因為未來，本就是無法預測的。這一環，必然也屬於命運。

白夜不想再等。她要立刻進入月星世界。

雖然……她幾乎可以肯定，諒璃已經遊玩過TBO，並且拿那行啟動碼註冊完了帳號。這令她開始擔心起下一件事：

月星系統有一個特殊的遊戲規則，即進入遊戲的人將會被系統自動讀取真名並作為遊戲ID使用。假如你的名字叫佐倉櫻，你在TBO內的遊戲ID（公開顯示的名稱）也會是佐倉櫻。

與之相同的，人物外貌在基礎方面也無法自由擬定，除了可以更換的裝備、時裝、飾品等（也就是說，你現實中的模樣會很大程度決定你在遊戲內的樣貌，完全沒有作假的可能性）。說到底，為什麼要設計這種毫無隱私性的機制啊，就是為了以後將類似的技術投入工作領域而做準備嗎？那也不用在一款MMORPG裡測試這樣的功能才對。

白夜擔心的是什麼？

白夜擔心的是，如果諒璃已經註冊了帳號，既然這個帳號的ID與外貌沒有被更改的可能，那白夜有很大概率在進入遊戲時獲得諒璃的真實外貌體型，並且頂上“黑羽諒璃”的ID。

完全是要活成自己最討厭的人啊，這是從各種意義上而言。

這句犀利的評價……唉，搞不好對這兩人恐怕都適用呢。

白夜將腦機頭盔穿戴上，正好套住了自己的頭型，算不上難受。新奇的體驗——接下來只需要接通有線電源，然後再平躺於床上，按下開啟遊戲的按鈕或大聲道出命令即可。

勉強還算清晰而帥氣地喊道：“Link-Start”。

……沒有任何反應。

啊？那該是什麼？Burst-Link嗎？總不會用到這種與月星毫不相干的指令吧。

白夜滿臉無奈地戴著頭盔側過身，探手在床邊快遞箱內掏了半天說明書，提過來在手中翻了好一會兒才意識到首頁的“Dive-Start”就是自己在尋找的指令。

那麼，現在自己需要知曉的情報已經足夠多了。

此刻，她便要前往嶄新的世界。

“Dive-Start”。

[chapter:『第零章：無法抗拒，因為這是命運』]

[newpage]

白夜不會主動向任何人傾訴甚至提起有關她的過去。

畢竟……若不是某些無聊的理由作祟，這些都本該是陳年舊談了。

自遙遠的過去，由那段此刻已顯得模糊不堪的記憶為伊始，她便已經是標準的被欺淩者。甚至由於她所遭遇的處境都從未有過什麼質地變化，過去究竟是何樣，具體發生了什麼悲劇……根本就顯得無足輕重。

誰會關心從未產生過變化的歷史？歷史不正是因為擁有進步、產生改變，才被稱為有價值的事物嗎？既然不會發生任何改變，那它便稱不上所謂的歷史。

反正白夜的故事，雖說橫跨如此多的年月，卻也只是接連重複、周而復始的相同類型經歷。

不論何人都能輕易瞧出一件毋庸置疑的現象：她是受人無故厭惡的存在。或許有人會質疑，無故？自始至終不論跑到哪裡都會被厭惡的人，哪來什麼毫無過錯的說法？

“可恨之人必有可憐之處。”那這句話轉變一下前後順序，不也照樣成立嗎？

白夜並沒有資格反對這類質疑。雖說這就好像有人真的對她提出過類似的想法一般。實際上，根本不會有人關心她的處境，更別談是設身處地地嘗試解明她始終會被欺淩的根本原因。

因此，不會有人知道最根本的真相。只有白夜本人對此有過無數夜、無數月的自我質疑，乃至自我檢討……乃至自我怨恨；到那最後，她所尋得的從不是最根本的真相，卻必然是最根本的自暴自棄。

所以？延續先前的問題：她究竟有做過令自己後悔至今的事嗎？始終追悔莫及，以至於能讓她堅信，這便是自己屢屢遭受欺淩的理由（哪怕她所臆想到的這一事恐怕並非真相）？

不論到何種場所，都會被自然而然地當做天生的受害者對待——這是白夜解釋為何自己會被霸淩的慣用藉口。

她分明知曉真相究竟為何。

她清楚這一切都是對她曾經所作所為的懲罰，這一切實為名副其實的報應。

畢竟，自從那一天起……她失去了面對那位女孩的所有勇氣。

因為，她縱容了在那之後不斷發生在她本人生命中的一系列悲慘經歷。

她一開始便是施暴者，是在那之後才成為了受害者。

這便是白夜所臆想，並逐漸堅信不疑的推論。虛假的真相。

自己必定是因犯下無可彌補之錯而遭受報應。

既然她深信於此，那推論的真假，以及成為受害者的根本原因……也許對她而言，都不再重要了吧。

畢竟，這便是白夜潛意識中為自己所苦心營造的受害者暗示。

她從來都沒有必要成為受害者。

但她……自主選擇並接受了這條最壞的道路。就好似她期望自己便是這般存在一樣。

她簡直像是早就知道自己是在自我欺騙，陶醉在這系列根本沒有意義的自我悲情戲碼。

也正因如此……沒有人能夠阻止她。

就連她自己也完全沒有可能阻止自己。

因為，包括她自己在內……從未有人意識到，她屢屢受害的真相，居然如此愚蠢。

這條虛偽的自我暗示之路，本該如此不明不白地永遠延續下去，直到盡頭。

沒有必要走向支路，沒有必要迎來轉變。今時的白夜，早就不再期盼著這種並無實質的事情了。

……一切本該是如上所述才對。

或許，正是“那個人”的意外身亡，才會令白夜的內心第一次對她所強行相信的真相……產生動搖吧。

白夜並不清楚自己究竟是否做足準備踏上這段未知的未來，前往眼前這個萬物都將被顛覆重啟的新世界。

但現在……命運的指標已再度走動。

未來——早已註定，卻無人知曉。

亙古至今，向來如此。

[chapter:- 向瀨 白夜 -]

“嗚呃、”

發、發生什麼了？自己此刻已經進入遊戲了嗎？

方才自己確實是念出了“Dive-Start”這一官方指定的遊戲啟動口令，但類似動漫中那種進入沉浸式VR遊戲的彩色光條視效或身份驗證動畫卻並未出現。可以說，白夜的眼前完全只是瞬間變得一片漆黑，接著中央跳出一行小字，寫的“NeuralLinker”以及開發公司、註冊版權之類的更小的字型。在這之後則是一個靜止的TBO遊戲海報。也沒載入條，響起一聲PSVita般的系統提示音後，畫面就被扭曲著拖進了一片純粹至極的白色光域。

所以，自己目前用雙眼瞧見的便是……《月星-Online-》的遊戲內部嗎？——說是“雙眼”卻也不夠嚴謹。進入遊戲時的自己其實閉著眼睛，但剛才那些畫面就像是直接在眼皮內部顯現出來一般毫無阻礙地進入了白夜的視線。雖說早有預想，但初次體驗沉浸式軟體的感覺還是過於新異了，過於陌生，乃至她不知此刻算是頭疼還是頭暈。這種直覺、經驗與現實感官的強烈衝突甚至令她想當場嘔出來。

排除感官上的異常體驗——

面前的這乾淨到空無一物的畫面……呃、這真的是TBO的遊戲畫面嗎？白夜的詞彙庫存無法將眼前這光芒形容為其他事物，只得描述成整個世界化作一片炫目的純白。體感真實，卻並未傳來觸覺。單單是自己的大腦認為這一切都非常“真實”，且並無實證。

還未等自己有時間讚歎幾秒，忽覺大腦霎時天旋地轉，就好像整個靈魂被從身體抽取出來攪成了一團，撕碎又強行粘合在一起的體感一般。

這股眩暈感直令人更加想要作嘔。頭昏腦漲，大腦的最深處好似都在劇烈疼痛。簡直想死的痛楚——近似的體感只在先前在水下瀕臨窒息幾近昏厥時才有過。

不行、無法忍受……

這時，仿佛來自神明的話語聲，不以空氣為媒介傳播，而是直入白夜的腦中：

◇ 系統檢測到你的生命體征資料產生了較為顯著的變化，是否重新進行使用者生理資料適配？

“好……好的。”

自己……成功說話了。

儘管根本沒有張嘴。

◇ 進度0%、進度3%、進度91%……

“啊？”這才過了兩秒，載入速度也太……

◇ 生理數據已重新適配。歡迎回到月星-Online-，玩家黑羽諒璃。

眼前的純白，逐漸朝著上下兩個方向分離為暗藍與暗藍。她可辨識出這兩種不同的暗藍。夜間？夜晚的天空？但過於幽藍了。那自己下方是什麼……螢光、這是藍色的螢光，這是什麼地方？自己……自己在哪裡？自己在、為什麼看不見地面？僅有藍色……

自己在……呃？呃啊、？

我、糟糕了、我這是在哪處懸崖的……！！

往前不由自主地踏出了一步（白夜根本沒料到自己真的會踏出這一步，她還誤認為只在腦海裡想像一下這番操作並不會有實際作用），但想要收回腳的時候卻發現方才的想像已經不能再化作真實的動作，白夜就這樣一腳走出了崖邊，開始自由落體。

她免費了。

這下糟糕了，以後該怎麼跟人解釋啊？前腳剛踏進月星世界，自己做的第一件事居然是完成之前未遂的自殺。——話說回來，我的視力是不是變好了？！

白夜朝著下方那片漆黑飛速墜去。

“唔哦哦————啊、！！！”

倒不如說這是地面被自己的身軀重重砸到而發出的慘叫聲。白夜本人已經摔懵了，這種進入新世界的開場方式可真的是過於新奇，過於出戲。

所幸十米高的小懸崖不至於讓早已成為虛擬角色的白夜摔得半身不遂。伴隨著就算消減掉3/4也疼痛無比的劇烈撞擊，頂著小腿直接承受落地全部衝力的極致痛楚，白夜眯起眼睛瞧向了螢幕——或者說是，視線的左上角。

生命值。現在還剩下大約一半。還真運氣好，自己還以為既然那麼痛，再怎麼也該直接摔死了。

既然血量還算厚實……不、為什麼自己的出生點會是這種鬼地方？要人人都會在這裡出現的話那不是要摔傻一大半的新玩家啊，而且……而且十米高才摔掉一半血？再怎麼虛擬遊戲這也超過現實的範圍了，說到底一級玩家被低級怪物蹭幾下就會死這種事不該是司空見慣的嗎？真的就模仿怪物獵人的話也就不該扣半滴血了啊。

“怎麼……怎麼開啟菜單？”她抬頭向著空氣問道。沒有任何聲音搭理她。

……暫時性的。

“我去，你沒事吧？！”

是背後傳來的一個女生的聲音。

白夜艱難地控制自己的頭顱轉過去90度，勉強瞧見了背後的身影。

凝神注視可以瞧見那女生頭上懸浮的棕色的三角游標，“和歌森勿棲”，這是上面的ID。

想必是真名。真實樣貌。長相普通，但卻真實得令白夜放鬆了警惕。無端地放鬆了警惕——反正如果對方抱有惡意的話，現在的白夜也根本不可能知道如何戰鬥吧。

“我看你咣當！就從我頭頂上掉下來了，你看你嚇得我……”白夜未去細聽，搖搖晃晃地艱苦起身，轉過去掃視地面，滿滿的都是水晶礦一樣的藍色寶石，“東西撒了一地。話說你、嗯？黑羽諒璃……桑？諒璃是名字對嗎，可以稱呼你的名字嘛？”

好直接……這就是社交牛逼症吧。

白夜搖了搖頭，卻不是回答她的疑問。她嘗試深呼吸一口氣，空氣中彌漫著一種類似停車場沼氣的氣味，卻更加刺鼻、更加清涼。香味劑？直接輸送到腦內的信號？這也太神奇了，居然真的連嗅覺都能模擬啊。

周圍好黑，完全是靠著藍色的螢光辨認景象。除了使用者介面無法用來照明的發光圖像保持著原有色彩，其他所有的物體幾乎都只殘餘其中深藍色澤。自己的視力確實變得更清晰了。

啊、……

她抬起雙手。這不是屬於自己的雙手，這太陌生了。自己真的……進入了“諒璃”的身體？

或者說，不算進入她的身體……而是“盜用”了她的身體。但這只是個猜想：手頭沒有反光物件，白夜完全無法確認自己如今的樣貌是否與諒璃相同。

全身鏡、不……現在更重要的是搞清楚當前這個帳號的玩家資料長什麼樣，不然這地方怎麼看都不像是城鎮安全區，萬一就有野怪沖出來的話……

首先是功能表的開啟方式。

“你知道怎麼開啟玩家菜單嗎？”白夜注視著遠處空無一人也無特徵的景觀，這樣問道。

“開啟菜單？你是新玩家？不對啊，新玩家的話你是怎麼跑到毒沼礦穀來的？還有、為什麼你會從懸崖上掉下來、難道是自殺嗎？！”和歌森勿棲滿頭的問號，完全沒領會白夜此刻的真實狀況，“而且……喂，你、你都一路從主城走到這個礦區底下來還沒死，難道居然從來都沒有開過菜單？！我靠，真的是碰到高玩了，某種意義上你也真的是不得了的高手啊、……”

“不、不是……”白夜極為遲緩地搖著手，苦著臉解釋，“這是我朋友的帳號，她將帳號送給我了。”

“啊？！？！送、送給你？送你TBO？！我的……我的天哪，天底下居然還有這種好人……”

“她去世了。”白夜平淡地闡明了緣由。勿棲聽了之後“哇，原來如此”了一句，就卡殼在了原地，半晌沒能說出下句話來。

“總之就是差不多這麼一回事。那個、請問究竟該如何開啟菜單？我有一些想要確認的資訊。”

“啊、啊？啊啊、啊！啊啊，對，只要用心聲默念Menu就可以。”

“心聲……？”白夜閉起眼於心中念道Menu，眼前出現了一列日文行項。

◇ <開啟菜單>

“就是，類似在心中想事情一樣的——”

“沒關係的，已經跳出來了。”

“噢噢、哦，好，沒問題的。用得開心！”

這個人……叫“和歌森勿棲”吧，短髮的男孩子氣少女，雖然乍一聽話很多很健談開朗的樣子，但該不會心中是個社交恐懼症患者吧。

至少白夜就不需要擔心這種事。白夜根本懶得去在意社交方面的條條框框，別人如何看待自己？自己根本就不關心，只要做完了自己想做的就足矣。——故而，不會社恐。

“然後功能表應該會是英文的、就你可以那個、那個……好像是叫Aupsion之類的，進去可以改語言設置。改成日文。”

白夜視線上下掃過所有行項，沒有英文字元。“我這裡好像已經是日文了。”

“已經是日文了？！遊戲應該在註冊時沒有給予選擇語言功能而是完全預設為英文才對，不過註冊問話確實會根據你申請公測名額時的填寫位址提供日文字幕、英文語音……”

“那些、好像我都沒有經歷過。”白夜碎碎念。遊戲體驗大打折扣了，甚至沒有最激動人心的填名字捏臉環節——呃、……但這些環節，好像本來就不會存在，至少在TBO會是如此。

菜單。功能表的話……

◇ ID：黑羽諒璃#001

角色等級：12級（481/1687）

當前所在區域：佩蒂利亞大陸 · 艾茲維哲區域 · 毒沼礦穀 · 峽谷主礦區 · 東南 · A

- 狀態 -

- 技能 -

- 裝備 -

- 背包 -

- 地圖 -

- 郵件 -

- 筆記 -

- 設置 -

- 登出 -

<選擇：狀態>

當前角色等級：12級

經驗值：481/1687

「基礎資料」

生命：1200+500

魔法：200+0

力量：40

堅韌：20

智慧：10

敏捷：26

凝神：24

（怎麼又是這種猜啞謎資料體系……不過一想到是TBO這樣複雜的MMORPG，設定又好像合理了起來。這個看上去像點數分配，生命值魔法值後面出現了加號應該是後天裝備的影響，可其他五項像是基礎值點數分配，也就是無法被裝備加成。為什麼要把這兩種資料上下連在一起？是設計缺陷吧。）

攻擊力……攻擊力具體數值在哪裡有顯示？底下還有個“詳細資訊”的按鈕，裡面的話……

“諒璃諒璃，小心，有怪來了！”勿棲在白夜背後說道。

“那個、其實我叫……”

心中念道Close，菜單果然立刻關閉。白夜不知為何便想到伸手朝背後抓去，似是摸到劍柄一樣的物體，提出來一把雙刃長劍。

劍……啊，能不能換武器？現在去翻裝備欄的話肯定來不及了。

來著為飄浮在空中的紫色水晶塊，周圍環繞著小得多的水晶粒緩慢繞本體公轉。

“這個是……”

“你仔細看，是不是有‘紫色詛咒水晶’的名字？”

“這名字怎麼這麼老掉牙……”

水晶“怪物”的身前逐漸顯現出一環光圈，其中心竄出一道紫色射線，朝白夜刺來。白夜舉劍一擋，射線卻直接穿透劍身直擊她腹部。“呃咳、！”第二道射線由另一隻水晶怪物處射來，她在關鍵時刻反應過來這屬於魔法攻擊無法被物理武器阻擋，朝著側邊一閃，躲過一擊。

“這種怪物防巨高，你用魔法攻擊……不對，你是不是不會施放魔法？” 勿棲自白夜後方幾步上前，抄出兩把看上去根本沒有劍刃的長劍，擋在白夜身前，“你看看有沒有辦法隨便轟個魔法出來。”

“火元素、我……對了這個遊戲有元素限制嗎？我不知道我是什麼元素啊。”

“啊、低階魔法照理說應該是會學幾個的吧？只要不是地元素魔法的話……”

“地元素？”

勿棲雙劍向兩側甩去，朝前猛衝，在抵達水晶怪跟前半步時於身前交疊雙劍，劍身相互撞擊，往前邊轟出一道肉眼可見的衝擊波。

這屬於什麼派別什麼武器……白夜略為驚奇。依靠劍身撞擊產生衝擊波？衝擊波的方向是憑藉什麼控制的？

“喝啊、！”勿棲將右劍猛擊向未被擊退的第二隻水晶怪物，略砍入其石制表面，再由左劍朝右劍劍身斬去，但聽“當”響一聲，水晶怪的表面炸散出碎石粉末。白夜凝神一看，方才那一劍衝擊便已斬去它1/3的血量。

“如果可以幫我下的話……！”勿棲揮劍擋開先前那只水晶怪的撞擊，又被另一隻擊中。不過她看上去只是遊刃有餘地站穩，雙劍交叉反沖而去。又是“咣”的一聲，“當”的一撞，兩隻水晶怪都已殘血。

或是被金屬撞擊的響聲吸引而來，一隻全身散發著與周遭礦石如出一轍之幽藍螢光的蝙蝠形態怪物朝著二人二怪飛來。白夜見狀，舉劍便朝蝙蝠斬去，但不知是慢了半拍還是怎麼，被怪物順利避開。她趕緊斜著再接第二劍，卻因為揮動幅度過小而只是削去了蝙蝠一丁點生命值。

“熒、熒石礦蝠！”

“那個超好打，中一劍就砍死了，就是速度高！”勿棲對付起僅剩的一隻水晶怪。

“我沒能砍死、——”這回，趁著蝙蝠朝自己咬過來的那決定時刻凝神朝其一劈，蝙蝠被斬斷成兩半，爆出藍色的血漿摔落在地上。

好血腥的特效、完全是按照真正的生物在做嗎……

“啊、你也幹掉了，恭喜！”

白夜緩慢兩步走到蝙蝠屍體旁，俯下身。屍體渙散出五彩的光芒，爆散於空氣之中消失無影。一個手掌大小的寶匣出現在白夜的視野內。

她意圖去取，卻聽勿棲在她背後提醒道：“如果你是在撿掉落物的話，會自動進你的背包。你直接去拿是摸不到的，我前期試過。”

果然——手直接穿過了寶箱的模型，好似那裡什麼都不存在。

“喔噢。”白夜傻傻地應道，“你來這裡是刷級的嗎？我不知道去哪裡刷級。”

“哇、諒璃你是應該才剛進月星世界吧，這、就就想著刷級？”勿棲口吻複雜，“應該好好地體驗一下呃、……系統、怎麼說，就、環境，比擬真實的環境……”

“我剛進這遊戲的第一秒就從懸崖上摔下來了。完全沒有進新遊戲的體驗……可能是這個帳號的原主原本是在那懸崖附近登出的，然後我登錄後就是出現在那裡。我現在對這個遊戲什麼都不清楚，包括基本系統、資料計算方式之類的……一概不知。”

白夜在句末稍微頓了一下。此時是系統跳出半透明彈窗顯示怪物掉落了“蝙蝠血液×1”、“熒結黑翅×1”、“錫安×24”

“你那裡的情況還真的是非常難懂呢……”勿棲不自覺點了點頭，“乾脆就由我來跟你講解一番？還是你想自己嘗試弄懂，保持自我摸索的成就感。”

“後者吧。”白夜不想和剛剛認識沒多久的人過多交際。此刻雖然未對勿棲坦白，但她只是想在問清楚如何保命後立刻開溜。

“沒關係嗎？我看你對系統特別陌生。我只給你講一下註冊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也行，這樣可以多少彌補你沒法再遇到一遍的流程。”

“可以吧。嗯。”白夜含糊地答道。

真是無奈……好像要問清楚遊戲系統是怎麼一回事的話，確實有必要進行最低限度的交際行為。

直接上去倒出自己心中的疑問，對面也會因為她語出突然而卡殼的吧。之後，自己也會被當成伸手黨之類……

爾後就更難問出答案了。

“我確實錯過了註冊的……”“先等等、……！”她的套話被勿棲豎起的一根手指給打斷：“先別出聲——嗯，好像是沒錯了。腳步靠近的回聲，你聽到了嗎？”

白夜疑惑：“有什麼聲音嗎？”

“嗯、……是、我猜是‘那個傢伙’要來了……”勿棲放低嗓門，輕輕講道，“諒璃，我能問一下你現在幾級嗎？”

“12級。”

“啊、那就糟糕了……”

“你說‘那個傢伙’？”聯想到這片礦區幽深昏暗的環境，白夜的第一反應是循聲守衛，“是什麼很棘手的怪物嗎？”

“沒錯……巡邏巨人，推薦等級是20級，看來我們兩個疊在一起都沒有勝算。”

白夜思考兩秒，詢問：“20級……是完全無法造成有效傷害？因為如果只是攻擊力高的話如果我們完全不被打中……”

“是那樣，那東西的防禦力比我的攻擊力要高出太多。我全走的血量和擊退能力，要跟那東西硬碰硬只會被打回復活點。”

“但那樣的話可以迅速回城……”

“從復活點確實可以迅速回城，但被打死真的很痛啊，雖然疼痛只有現實的四分之一，但如果死亡是無限痛苦的話，再怎麼砍也會極其難受。提前聽我句忠告，你不會想在TBO隨心所欲死的。”

“只是死亡的痛苦的話，我覺得我是無所謂。”白夜嘀咕道。

“啊？！可真的別，我新手期獨行死了不知道多少次，每次都想著這回總該最後一次死了，結果但凡我沒成功盾反回去的攻擊都能砍掉我一大茬血，怪我真沒點多少防禦力。”

腳步聲愈漸接近，這會兒白夜也能清晰地聽出聲音來源的方向了。

兩人沒敢出一口大氣，屏息凝神思考對策。白夜見勿棲朝著岩壁方向稍作挪步，也踮起腳尖跟了過去。

“我不確定那傢伙是不是靠聲音辨位的。”

“啊、？”白夜無語，“所以為什麼要……”

“只是因為那個巨人每次都能在我戰鬥之後精准朝我這過來啊，導致我都沒法在同一個地方逗留超過三分鐘。”

“會不會是靠地面的震動……”白夜說出半句話。

那巨人已經從遠處的一根大型石柱後顯形。雖然步伐緩慢，卻已經露出警示游標。懸浮著兩行生命值，以及“危險敵人”的橙色標識。凝神注視，其頂端又跳出“螢光巡邏巨像”的字樣。

這種毫無新意的名字，製作組需不需要誰幫忙給怪物起名啊？

“這我倒是沒想到。總之……呃、”勿棲拿劍的手一抖。

“所以現在的話……”

“完全打不了。我們先撤吧。”

兩人撒腿狂奔。白夜只聽到後方傳來像是光線炮聚能一樣的聲效，趕忙問勿棲道：“這個怪能遠程攻擊嗎？！”

“可以！！”勿棲邊疾跑邊頭都不回地應道。

怎麼不早告訴我……！她也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朝著右邊一個閃身，不知道怎麼就成了控制著角色朝右前方翻滾過去。與此同時，一道藍白色的光柱與她的左臂極近距離擦過，末端打在前方岩障上，碎石伴著紅黑色的火光破散而開。

同時，自己眼中所見的一切影像，甚至自己的行動本身，都慢了五倍。眼前是系統提示窗跳臉：

◇ 成就達成：光線追蹤失敗I

達成條件：在快被光柱擊中的前1/8秒閃避攻擊 1/1

獎勵：物理閃避率+0.1%（永久）

“諒璃！！你沒事吧？！”

周遭速度恢復平常的瞬間，腦中已經飛過無數古怪念頭的白夜這才連忙自地上起身又跑。

勿棲一個急刹轉身，兩把劍手中緊握就位。

“躲開了！”

“太好了、！”她一見白夜沒事，上前要拉白夜的手一齊跑走。

“你、你先走！”

“什麼？！別啊，現在不需要誰幫忙殿后！地圖前面有個彎道，從那裡走兩個人是可以一起逃走的！！”

“你聽我的、你先跑！我待會跟上來！”白夜毅然決然地轉過身去，後退幾步，雙眼直瞪那不斷朝自己緩慢邁步的巡邏巨像，“快點，你這樣站我後面會影響到我！！”

勿棲一愣，三四秒沒能憋出一句自認為合適的回應。

白夜微俯下身，兩腿作勢彎曲繃緊隨時朝身體右側猛衝。見巨像在與自己仍舊保持一定距離的情況下又一次決定使用光柱攻擊，她立刻心中叫好，隨時準備進行閃避。

如果閃避能夠獲得成就，成就則能帶來永久數值加成……

那麼只要通過不斷閃避敵人的攻擊，說不定就能獲得更多的加成。成就名稱後面有著羅馬數字的1，那就是代表還有更加高階的版本。可能是更小的躲避區間，可能是更高的成功數需求量。不管如何，白夜想要一試。

“諒璃你到底想做什麼啊！！你不是我這種血牛加點，你真的會被一炮直接轟死的！！”

可惡，不要吵我……！白夜腦中念道，卻未直言不諱。

——只要這次也成功閃避那個光線攻擊的話，想必十有六七會對下一項成就的獲取進程造成影響。

彙聚能量般的音效再次響起。這回的來源，是於白夜的正前方。

來吧，我會如同方才那次一樣及時閃開。用你的攻擊，為我貢獻遊戲進程的數值。

光線自石像胸前逐漸轉為暗紅色的開口直射而出，見此白夜雙腳立刻猛勁蹬地，順帶上半身同時向右側扭去。伴隨著光線的灼熱破空聲，仍位於半空的白夜只覺得腰側冰涼，整片酥麻。尚未兩腳落地，這冰涼感便化作了滾燙的強烈灼燒感。

“呃、……！！！！嗚呃，疼、好疼……！”

無法著地。腳在觸碰到地面的那瞬間就像被抽掉了骨骼一般，整個人重重摔倒在石制的地面。

眩暈、疼痛。左側腰部被嚴重燒傷的灼痛，以及右半身著地摩擦造成的擦傷。雖然感覺確實不如在現實中受傷般劇痛難忍，但還是痛得令她眉頭緊皺。

視線左上角產生了變化。不、整個視界的邊沿都緩慢閃起了紅光。自己的生命槽出現一道長長的紅條，直接吞噬了所有的綠色部分，以每半秒丟失上限值12.5%的速度向左端縮窄。

自己……可能是要死了。

僅僅是一擊未躲開，居然直接被打光了生命值。勿棲說得沒錯，連遊戲基礎操作都尚未熟練的自己根本不可能是這個高危險度怪物的對手。

“回復……！！”

“哎、？”生命槽的最左端，忽然一道綠光閃出，將紅條僅剩的部分全部覆蓋回了綠色。方才經歷的灼燒感與擦傷……也僅剩下腦海中對應的印象，原先受傷的部位已不再持續產生實際疼痛。

抬起視線一看，勿棲正將一塊已經消失大半的紅色方晶懸舉於自己身上。這是……恢復用的道具？

“你到底在幹什麼！快跑！！”她丟掉快要完全消散的方晶，向白夜伸出一隻手。

“啊、”

白夜在短暫的猶豫後，還是將手搭在了勿棲伸給自己的那只手上，自己隨即被她一把扯起。

趁著巨像還與她們保持著一定距離，兩人迅速繞到岩障後方，沿著一條窄道匆匆逃跑。

“確實好危險，那就是20級的高級怪物……攻擊力真高。”

“你到底想要幹什麼啊剛才？！我都說了不需要你殿后，不要犧牲自己啊！！”

白夜咬了咬嘴唇，也沒遮掩，直接向勿棲坦白道：“我才沒打算犧牲自己。成功躲開攻擊的話，會得到數值加成。”

“是為了刷成就嗎……但、總之，就算你想刷成就，現在你的等級也絕對達成不了絕大多數成就的要求。像那種閃避成功類的成就幾乎沒有人會去主動嘗試，因為實在是試過的人太多了，失敗率也太高了！完全只能靠運氣，不要去主動刷那些東西啊笨蛋！”

“抱歉……下次我會在安全點的環境下試試的。”

“你、哎喲，唉……你是真的不理解我想要表達什麼……”勿棲歎了口氣，抬頭向著峽谷灰黑色調的上方望了一眼，“不糾結那些東西了，總之再怎麼我也該返程了。諒璃你打算回城嗎？

“嗯。顯然。”

顯然，剛進入月星世界後的最佳落地場所，並不是這種遊蕩著能將自己一擊斃命的高危怪物的昏黑峽谷最底端。新手體驗近乎全無。

乾脆點：全無。

想必只要這個短髮女生還反應得過來白夜實際為剛進遊戲的新玩家，就也能推想到這一環邏輯。

勿棲思索兩秒，詢問道：“那麼不介意的話，諒璃想要和我一起回城嗎？我覺得你一個人回去的話可能要被這些十幾級的怪折磨得夠嗆。”

“是的。可以一起回去。”白夜生硬地給予了答覆。

“那麼我們也該動身了。這裡太不安全，那傢伙還沒被幹掉，遲早還會找上我們。”勿棲左右張望，隨即道：“你跟我來吧，我記著回去的路線。”

白夜跟上開始行走的武器，直截了當地詢問：“既然有20級的危險怪物，這片區域究竟是幾級的野區？”

“推薦等級14，你才12級。”

“推薦14，但卻會刷出20級的怪物……”白夜若有所思，“那你現在是……幾級？”

“12級。”

“這不是和我一樣嗎。也是比推薦等級低了2級。”

“所以我之前才跟你講，我們兩個合力也打不過那個巡邏巨人。”勿棲搖搖頭，“但是，至少我懂遊戲機制大致是怎麼一回事，諒璃你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忽然出現在這種地方跟1級新玩家沒有任何區別。之後你在進入10級以上的區域前，還是得先熟悉基本遊玩方式才行。”

“嗯，我會的。但我想要知道，你的那對武器是……”

“你那麼關心我的事情呀。明明你都差點死了。”

“並沒有很關心。”白夜不再說話了。

二人沉默著走了幾十來步。

勿棲回頭：“我的這對武器，諒璃很感興趣？”

“嗯。想知道。”乾巴巴的應聲。

跟前的勿棲隨即答道：“我這對武器的學名應該是：反沖雙刃劍。哼哼。”

“啊，沒有聽說過這種武器。”

“那是當然，因為這是我想像出來的武器！”勿棲的語氣，聽上去有些小驕傲，“不過，諒璃的長劍很帥啊！是較為稀有的素材打造的吧？不過、該說因為這是……呃、諒璃過世的那位朋友打造的，所以你也不太清楚實情……嗯……”

白夜開始對TBO的裝備打造機制有些眉目了。

可以依靠想像力自己設計出曾經並不存在於任何遊戲的武器類型並使其出現于遊戲內部正常使用，甚至保證強度的同時被強行維持了平衡性——

TBO內的玩家自由度難以想像地高……卻又被主控AI所精心管控，這般自我發展、自我平衡的遊戲系統就算放眼先前所有3A大作都絕無他例。

“噢噢對對對對對，遊戲註冊時其實也沒那麼複雜，TBO給你自由設置的東西其實少得可憐，完全是讓你在進入遊戲後自行發展自行決定的。新手進了遊戲大都雲裡霧裡不知去哪裡幹什麼好，過來人試探了機制好久才總結出最初的角色自訂與後期角色發展間非常有限的關聯。”

勿棲的語氣，包括她所敘說的內容，讓白夜怎麼聽都覺得她已經算是個老玩家了。但……對方也只有12級，而且TBO自公測開始也只到第六天。算上對比現實世界時間流動的減緩，或許面前這短髮女生的真實遊玩時長委實不可估量。

“那個……”為了確認勿棲的個人經驗是否真的值得聽信，白夜還是打算提前核實一下勿棲的資質，“能再告訴我一件關於你的事情嗎？”

“嗯？什麼呀，註冊的事我會慢慢告訴你的。”

“其實是關於另一個話題……勿棲的話，玩月星已經多久了？”

“我是公測第二批入選的玩家。現實時間的話……每天都在玩，今天算是第五天吧。”勿棲減緩腳步，腦中邊做著計算邊言道。

“那……不是現實時間的話呢？”

“哼哼，你猜。”

“就是猜不到才問。”

勿棲神秘地笑了笑，轉過頭說悄悄話般輕輕答道：“兩千三百多小時，這是我的真實遊玩時長。”

這片世界由四大元素組成，分別為風、地、水、火。

遊戲之初，唯一能夠自主設定的選項便是與此息息相關的角色元素：在四者中挑選一者，使你的角色元素歸為其類。只可惜，註冊時沒有人知道這些元素都對應了什麼特點，完全只能憑藉猜想、見解、喜好去決定自己想要獲得的元素。

除此之外，遊戲在註冊時沒有起名、沒有捏臉，僅僅只給了你10個技能點數，去按你的喜好分配給力量、堅韌、智慧、敏捷、凝神。

目前這五大屬性與具體角色數值的關聯尚不明朗，只知曉力量會影響物理攻擊；堅韌會影響物理防禦甚至魔法防禦；智慧則能影響更多的魔法防禦與一定程度的魔法攻擊；凝神則也會加強魔法攻擊，卻同時影響暴擊率、命中率、閃避率等一系列副資料；隨後你會發現，敏捷也會影響命中率與閃避率，順便提高你的移動速度和攻擊速度；轉了一圈，力量居然也能提高攻擊速度，而堅韌也能提高移動速度，看似只與魔力掛鉤的智慧居然也能提高暴擊率。這般複雜的關聯很難令人不懷疑五種屬性會相互糾纏影響，再一齊使你的角色資料產生變化。

角色每升一級，便會獲得10個額外的點數。此後，最大生命值會相對地增加100點。而升級所帶來的提升截止於此。

與之相應，雖然生命值可以被角色的裝備所影響，五大屬性卻只能通過升級並分配點數增強，無法被裝備後天影響。裝備能改變的只有你的具體角色資料。

（說到底，比起謎語一般的五大屬性，玩家的角色具體資料才更有意義吧。而且勿棲也是這麼認為的。）

所以——白夜心中問道，這個遊戲練級會有多難？

雖然聽了勿棲所述說的就明白了。2000多個小時的遊玩時間，爾後才升到12級。據說這遊戲滿級是300級，不知道要玩幾萬還是幾十萬個小時方能抵達這遠在天邊的百位數。

已經順著開鑿在崖面的坡道走了不知是否有滿一小時。途中已經幹掉了七八隻蝙蝠、十幾隻水晶怪物和五六個端著礦鎬的矮人魔物。隨著海拔逐漸朝0攀升，身上散發螢光的怪物逐漸不再常見，取而代之的都是些洞穴蝙蝠、毒蜘蛛類的普通怪物。

三光派的勿棲雙劍齊出，沒放過那些魔物幾次活路，一路上白夜跟在後面補刀撿了將近半數掉落物，光作為遊戲貨幣的錫安就撿了小五百。一看角色經驗條卻沒怎麼動，496/1687。按理說就算一隻怪只掉一滴經驗，也該不止15點經驗值了吧……

瞥了一眼所在區域的資訊。

當前所在區域：佩蒂利亞大陸 · 艾茲維哲區域 · 毒沼礦穀 · 峽谷岩壁 · 上段 · A

事實上……一路走過來，還沒見過有哪個地方存在B區，白夜都懷疑是不是製作組壓根就還沒來得及分區。兩人正在向著地表行進——這也顯而易見。

“不用傳送水晶嗎？”白夜曾問。

“我也想啊……我們兩個的傳送水晶比較基礎款，必須要到Y軸座標高於0的地方才能使用。”

就在頭頂上方不遠的高度被紫黑色的霧層遮罩，雖已接近地表Y=0處，卻仍不見正午天日。正因光線無法穿透濃霧，崖邊坡道一片昏黑，所幸牆側懸掛的礦井金屬燈內那橙黃色的昏暗火光照清楚了石頭坡道大致的輪廓，勉強不至於令人步子踩空。

“高級的非常稀有嗎？難不成是什麼怪物的掉落物？”白夜是指傳送水晶。既然有基礎款，那也該有更高級的版本吧。

“非常貴，你可以理解為要出來打一天材料的話可能撿到的錢80%都貼給地下傳送水晶了。”

“這樣啊……”

白夜抽出長劍，斬落一隻尋常種蝙蝠。

果然，自己還是不喜歡近戰武器。

如果有一把弓的話……就好了。不需要花裡胡哨的特殊武器，一把能射出箭的普通的弓便足矣。

不知道在TBO裡要切換武器流派會有多複雜。畢竟前十級重要的點數分配階段不可逆，後期要升級也會變得困難數倍。更別提若是要從近戰轉職到遠程系，前期點數的分配可能完全就該是另一個大方向。要是有洗點用的道具就好了——但在這種自由度過高的模擬真實世界，“反悔”也會相對地極其昂貴吧。

對了，自從上次檢查經驗值以來，這還是自己砍死的第一隻怪來著。

趁此機會查看一下經驗值的變化吧？

◇ 經驗值：496/1687

“……呃，沒變。”白夜忍不住發出抱怨的聲音。幸好走在前面的勿棲與自己保持了幾步遠的距離，應該是沒聽見自己的嘟噥聲。

不然又要被她問“怎麼啦”了，自己現在不是很想與人交流。

方才勿棲已經將自己想知道的事情大致講述了一遍。白夜成功將絕大多數都記在了心中。

簡單點來說，五大屬性影響角色資料，但方式不明。

裝備可以影響角色資料，但不能直接改變屬性。那麼屬性就相當於白值，裝備是協力廠商加成。

再者，玩家可以選擇四大元素風地水火中的其中一種元素，並以此改變自己的遊玩方向（比方說，修煉對應元素的魔法）。

“話說……你的元素、我看不太明白。”

“嗯？是什麼意思？”

“因為，玩家名稱的游標應該染上的是與元素相關的顏色，紅色對應的火、綠色對應的風、棕色對應的地，以及藍色對應的水。比如，你看我的是不是象徵地元素的棕色？”

“是這樣。”

“但我看諒璃你的游標是灰色，而且注意了好幾回都是一樣程度的灰色。不可能是光線原因吧。”勿棲饒有興致地盯著白夜頭上的玩家姓名游標看了半天，好像這顏色會因她直勾勾的視線而突然轉變為紅藍綠棕的其中一者似的。

“啊、”白夜顯然更不可能知道這是為什麼。她到現在還沒能從自己的狀態列中找到“風、地、水、火”中的任何一個字。她的打算是到安全一點的地方後於角色詳細資料介面仔細查詢。

……總之，搞清楚角色資料與元素選擇後，話題回到了有趣但自由度極低的遊戲註冊環節。

註冊玩家帳號之際，遊戲會自動讀取玩家的真實姓名與生理資料，並以此作為玩家的ID與遊戲中使用的樣貌模型。有關自己的樣貌究竟是如何被程式讀取的，目前最老的一批玩家間流行的猜想是，儀器通過某種方式讀取了你腦中的記憶，包括但不限於：你照鏡子時所見到的你的長相，以及你對自己本人的整體個人印象。

這猜想乍一聽還挺有道理，但仔細想想就明白其並無說服力，因為再強大的儀器也無法辨識出自我欺騙的產物或從根本上錯誤的認知，可月星讀取外貌的方式準確細緻到令人歎為觀止；目前玩家圈內還沒有遭遇過角色樣貌與真人樣貌間出現顯著差距的錯誤。

“但我只在月星世界內才留了短髮喲。”勿棲擺擺手插道。

“是因為……不希望家裡人看到嗎？”

“家裡人倒是無所謂啦，主要怕是被朋友們看作怪人。我們學校的女生大多家裡很有錢，濃妝豔抹的。我樸素點的打扮還無所謂，要真的留個男孩子氣的髮型就可不得了啦。”

“朋友……”朋友，這是白夜不會主動聯想到的存在，站在其他人的立場時也不例外，“你，認為那些可能會把你當成異類的人，也算得上朋友嗎？”

“嘛、朋友本來就是很脆弱的關係，倒不如說大家也有在相互利用的感覺。班級內的朋友圈——只有拽緊了小團體中其他人的衣袖才不會被所有人孤立，雖然幾個女生內部也很難維護出令人產生安全感的友誼……”

勿棲對友誼的個人見解引起不了白夜的半點興趣。走在後面的她開始偷偷翻動諒璃的背包。

各種各樣不知從何而來也不知有何作用的素材。有植物、礦石、怪物的素材、藥劑……還有根本不知道是什麼，只能通過圖示判斷出大概是某種裝備所需的稀有零件的素材。各種道具和素材的名字起得那叫個花裡胡哨，劍與魔法中世紀背景類遊戲內常見的那種不說大白話會死、語言完全不通的氛圍這不就完全營建起來了。

還是什麼“鐵礦石”、“煤礦石”、“堅硬的木枝·紅樹”之類的名稱比較親民易懂。但為什麼這些最基礎的素材卻都是持有數量相對較少的？

“所以這個帳號的主人，是諒璃現實裡的朋友嗎？”偏偏勿棲長篇大論中的這一句話被自己的耳朵精准地揪了出來。

“對了、我到現在還沒來得及說明。我的真實姓名不是黑羽諒璃、……其實我之前跟你說了你就該猜到了吧。我的名字……”自己的名字，自己當然知道自己叫什麼名字。

但……真的有必要將自己的個人資訊告知一個才認識不到一小時的同齡女生嗎？既然程式允許自己頂著根本不屬於自己的名字到處閒逛，是否還要對過路人說明這並非自己真名？

“啊、是的……但因為也不知道叫你什麼，所以就直接喊了你的ID啦。”

“那麼叫我白夜吧。”

白夜的嘴中不由自主竄出了這句答覆。該死，明明想好要先藏著自己的真名，怎麼就一不小心說出口了……

“白夜桑？很特殊的名字啊。這是你的名對吧？”

“嗯。……確實，或許算是個特殊的名字。”她倒也沒怎麼在意過自己名字的特殊性。

但……被一個並非要來欺淩自己的非親非故的外人稱呼為“白夜”，這好像還是多少年來的第一次。

不知為何，光是聽到身前的這女生直呼她名字，緊繃至今的雙臂竟然會稍微有些放鬆。有這種身體反應，意味著自己的內心深處還是期待著會作為“自己本人”而被他人認知、認同吧。

白夜無法理解她自己的邏輯。渴望被認同？為什麼，這樣的認同就算發生了又有什麼意義？作為“自己”？就算是作為諒璃又怎麼了，她也沒有多優秀，也不是天才。作為誰都無所謂，被不被認同都無所謂，反正都沒有任何意義。

所以，“全名是向瀨白夜。”既然成為誰都沒有任何意義，那自己在姓名問題上遮遮掩掩也只是浪費精力。

“是很可愛的名字，羡慕了呢。”

……嗨喲，自己怎麼這麼無聊啊。就因為這種事情就放鬆警惕？對面可是遊玩了2000小時的玩家，憑什麼如此關候照顧一個和自己同等級，還自稱什麼都不懂的陌生人？

這種善意絕對不是免費的，絕對是個幌子；那這女生又是想做什麼？既然不是純粹為自己講述新手註冊的流程，那又有什麼其他目的？

白夜無法做出猜測，她只堅信這女生動機不純。怎麼可能會出現這種大好人，開什麼玩笑，就因為這裡是遊戲世界嗎？她固然把月星當做新世界，當做可能的天堂，但只要是牽扯到自己之外的其他人，她就無法放下警惕去信任對方。

所以，為什麼光是聽到對方喊自己的本名就大意地放鬆警惕了？不怕對面是在跟自己套近乎嗎？

——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想再去想那些了。

我可以信任你嗎？這樣直接問出來會被當成神經病的吧，而且對方若心懷鬼胎也不會坦言真相。

所以只能靠猜想。靠一廂情願的第六感。

但，既然是遊戲世界……做出選擇時承擔的風險便遠不及現實世界的程度，而選擇錯誤所招致的後果更不會造成堪比現實的悔恨與痛苦。

若此刻確為代價與風險這般不足掛齒的場合……

那就，至少讓我做出一次我所渴望至今的抉擇吧。

我想要試著信任此刻正走在自己身前的這個人。

這個人，這個女生……她的名字是、

……“和歌森勿棲”。這還是白夜第一次在心中默念這女生的名字。Wakamori Nasu。

還真是有趣的名字，不比自己的“向瀨白夜”要好討論多了？要是直接讀給她聽的話白夜還會以為這姓名對應的漢字是“和歌森茄子”。乾脆以這個為話題稍微進行某種程度的答覆？剛剛的自己居然完全沒想到如此絕妙的應對方式……

“哪有，你的名字不也能寫成‘茄子’嘛。”

成功回復了對方一句話：這便是白夜思考數十秒後進行的嘗試。雖然語氣極其乾癟，雖然已經隔了十幾秒，這根本已經算是冷場了。

“啊、噢噢！你是指我名字‘勿棲’對吧？這讀音，自我介紹的時候很多人都猜寫成茄子呢，哎呀哈哈……真是太太太讓我頭疼了。”

這樣的話……算是成功的答覆了吧？白夜心中略為欣喜，卻也忐忑不安，不敢再去揣摩勿棲對她這句話的反應究竟算好算壞。

正在因陌生的展開而膽怯的白夜，忽然感知到由天際射入身旁峽谷之中的一束光芒。

不、……這並不單單是一束光芒而已。四周的一切景象正在逐漸亮堂，視界也跟著逐漸開闊。

她默念打開了系統功能表，心中快速讀出她們此刻所在的區域。

當前所在區域：佩蒂利亞大陸 · 艾茲維哲區域 · 毒沼礦穀 · 峽谷岩壁 · 入口 · A

現在已經到峽谷的入口高度了。這便意味著……她抬頭仰望。自己的頭頂上方——那是一抹愈漸清晰的蔚藍。

撥雲見日般，籠罩頭頂的黑霧緩緩地散去。金燦燦的陽光自峽谷頂端撒下，懸崖石道原先昏暗陰森的氣息現今全無。

“是陽光……”

白夜似乎是好久未曾意識到，哪怕是單純的日光，居然也會成為這般令人心曠神怡的事物。

越來越接近了。瞧見月星世界藍天白雲的那一時刻。

瞧見……這新世界的模樣。

不由自主地，白夜加快了腳步，直至已經感受不到上坡的疲倦，感受不到附近魔物的潛在威脅。

峽谷之間，卻是輕拂而過的徐徐微風。泥濘濕土的草香味，掠過頭頂的鳥雀發出的悅耳鳴叫。腳旁那深不見底的幽黑礦穀已經不再被白夜的注意所青睞。

因為自己的面前便是嶄新的世界。

石道的結尾由瞧上去算是堅固的原木階梯銜接，引導著白夜順其臺階翩翩上行。日光，燦爛的日光，午後愜意的溫度，枝葉的陰影與沼澤野花交錯的光影畫卷，遠處偶爾蹦跳的小蛙、淺水灘之上漂泳的綠頸水鴨。自己已經記不清上一次見到野生的鴨子是何年何月。自己差點就誤以為永遠無法再瞧見大自然的真實面貌。

真實面貌啊……

……說的就好像，這裡是真實世界一樣。

這裡怎會是現實呢。

白夜張開雙臂，感受著濕潤的微風、感受著陽光的溫度、感受著滌淨心靈的鳥鳴鴨啼。

怎會是現實。

現實永遠都不會這般美好。

紅樹林沼澤地，身旁是深不見底的昏暗礦穀。上方為白雲面積占比恰到好處的藍天，腳踩於這虛擬的大地之上，等待著她前去進一步認知、探索的，是這整個平行世界。

對白夜來說，這番或許對大部分人而言尚不完美的初次遊玩體驗，從此刻——又或許是從許久前起，便已無價珍貴。

“喂、喂！諒、……白夜，你跑得也太快了啦。”

白夜緩緩轉過身去，雙手叉腰，得意地沖仍在爬上最後一階臺階的勿棲笑了笑：“是勿棲的速度太慢了。”

乾癟，甚至在常人看來都不包含情感的笑容。白夜已經嘗試做到最好。

再者——與先前的多少次都已截然不同。這次的白夜，並不知自己居然已在無意間展露笑容。

“要那麼快幹什麼啦，下次等等我啊。”

那麼……這便代表，自己的這次微笑，是“真實”的吧。

真實，又為何物呢。

“那麼、你來追我。”

“哈啊？！”

“來追我。我要先跑了！”

“不是、等一下……讓我喘幾口、你是完全不知道累的嗎！！”

這世界尚未有大量的玩家涉足其內。

但回蕩在這片紅樹林中的，兩位少女的打鬧嬉笑聲，水潭被踩踏而飛濺的水花，野草因她們飛奔而過而微微彎動的搖曳——這些，僅僅這些，若僅是用以證明此世的夢幻，也已徹底足夠。

真實。

假如換做現世，人與人卻從未獲取展現分毫真實的權利與自由；

那允諾人們流露出“真實”心意的虛擬世界，不該才是無可置疑的現實世界嗎？

只不過，白夜尚未意識到這層理念。

勿棲與其他的老玩家也未意識到這層理念。

事實上，在《月星-Online-》的世界裡，那段極長的歲月中都未曾有人認知到這層理念。

但這永遠都不會代表著，她們於月星的世界中抒發而出的心意為虛物。

因為，“世界”從來都只是個載體而已。

人們的“生命”，才是此世真實存在的唯一證明。

[chapter:『第壹章：這種善意，絕對不是免費的』]

優尼什的生產工業街，白夜將背包中的荒原弑人兔素材取出大半，置於面前防具店的視窗櫃檯。身為NPC的老闆簡單檢查了一下白夜呈上的素材，點頭予以肯定。

“這些材料……果然正好夠做一套我能用的裝備。”白夜自言自語道。她方才同這家店的老闆詢問了各種魔物素材的用途。簡單來說，不同的魔物會掉落不同的特殊素材，而使用這些素材鍛造裝備時則會輸出隨機範圍的結果，但有很大概率會與素材本身的特性相符。

比如說，將大量荒原弑人兔的素材用於鍛造裝備，輸出的多半是可以預見的普通弑人兔系列防具，可能是上衣，也可能是下裝……但只要鍛造者在腦海中構思出了成品的大致型態，鍛造結果就會與此八九不離十。真的是但凡離開了月星世界都無法進行的特殊鍛造系統，光是設計起來就會耗費設計者巨大的精力吧。

月星的神明……那個高智慧AI，究竟為創造這一切機制耗費了多少心血呢。但既然是人工智慧的話……果然也是不可能擁有人類的感情的吧。

能夠理解人類的……人工智慧……

……這樣的事物，真的會存在嗎？真的會存在的吧。

畢竟自己，正是身於此處。畢竟月星所創建的NPC，就在自己面前，活生生地與自己進行著本是人類才能進行的對話。

“好嘞、看樣子是沒什麼問題了。那麼黑羽小姐，明早九點你就可以來俺這兒取貨。”老闆關照說，一邊拾起一片皮革端詳，“小姑娘為什麼對增加移動速度與閃避率如此執著？我們人類通過神之視野所能瞧見的那所謂‘閃避率’可並不是自行發揮作用的。”

老闆的意思也就是，角色資料裡的那個“閃避率”並不是由程式自動計算躲避成功率，而是會在角色本人嘗試閃避時易化閃避動作，包括增加對閃避成功方式的直感、那一刻自身的反應速度、對身體的緊急控制協調程度之類的輔助能力。

若是自己不打算進行躲閃，縱使是100%的閃避率，也會百分百被命中。

——所以最後，還是得白夜自己來做出閃避的動作。

她對此並無怨言，僅僅是需要擔心的事情多了一件而已。但現在的白夜除此之外幾乎無事可操心，這樣也只會給予她一項明確的目標：練習自己的閃避能力。

刷成就永久增加閃避率、打造裝備疊出額外閃避率、嘗試學習被動技能觸發閃避率增加的效果……雖然根據老闆所說，荒原弑人兔系列裝備無法直接增加閃避率，但這是自己如今能打造的最為理想的物理防禦起手裝備。諒璃背包裡現存的其他素材多少會對移動速度或閃避率產生負面影響，那樣就會本末倒置。

老闆方才推薦自己去隔壁一家專門生產飾品的商鋪定制能夠增加閃避率與移速的掛件。這些飾品只要額外裝備在防具上便可發揮功效，類似於給予其額外的資料。

這樣的話，這兩天在這附近收集的紅樹葉與諒璃所擁有的荒原遷徙陸行鳥的素材便可有用武之地。

接下來的短期之內，白夜就要朝著不斷收集相關魔物素材，嘗試先用裝備數值疊高閃避率的方向前行了。

“沒事，只不過是我的執念。”白夜最後簡單地回答了老闆的疑問。

“俺也只是好奇，黑羽小姐當俺沒問便是，抱歉啦！”老闆一抬手，豪爽道，“俺要開工了。”

白夜愣了愣神，在老闆轉過身後才聲如蚊吟般嘟噥道：“謝謝老闆……”

追求移動速度與閃避率。執念。難不成是什麼難以啟齒的怪異的緣由？

她當然瞭解自己究竟在追求什麼。並不單純是對移動速度和閃避率抱有莫大的興趣或喜好。

白夜所做的這一切，只是為了……守護住自己最後的心念罷了。

於是，在這異世界祥和的午後，白夜慢行於優尼什的街道，打造了自己的第一套遠端武具。豔陽之下，她握緊手中反射著光輝的精良鐵弓，陷入了過於長久的沉默。

她已經永遠都看不到了吧……我身處這裡、活在這裡的模樣。

沒事，諒璃。

我會守護好最後的一切。

[chapter:端末行動：勿棲與何人的私信]月星-私信郵件 翡翠新曆1年5月34日

和歌森 勿棲：今天帶那位向瀨白夜去逛了優尼什的生產街，她把裝備什麼的都定下來了。

和歌森 勿棲：花了不少現有的素材。不過聽她說她這個帳號的原主似乎完全沒打算走遠端或純物理，所以系統背包內的很多素材都派不上用處。

和歌森 勿棲：我們打算在36號就動身前往竹內町！

？？？：真的嗎，太好了！我等你們等得激動死了，空房間我也已經整理好了，你們拎包入住就可以。

和歌森 勿棲：和伊碳是我的神！感激零涕了。

？？？：是感激涕零，快好好回去學國語。

和歌森 勿棲：你今天鼓搗竹光石的結果如何？不過聽你沒有主動彙報進展，我猜多半就是……

？？？：是啊，毫無進展。感覺浪費了一天。不過我的時間還算充足呢。

？？？：我今天的課要在下午才開始，算是我一周比較閑的一天。我估計可以玩到5月底才下線。

和歌森 勿棲：哈哈，我請了病假在家玩的。

？？？：勿棲君……你都請了快一周病假了吧，不怕被老師抄家嗎？不知道的還以為活潑可愛的和歌森同學徹底病臥在床高燒41度快病危了呢。

和歌森 勿棲：別批評我啦，我本來就不是什麼優等生，那種誰愛當誰去當啦。

和歌森 勿棲：和伊碳的話……這次回到現世，打算去勸說你爸媽嗎？

？？？：懶得管，就算我這次下線發現他們二位死了，我也只會叫好。家人是什麼？我沒有家人。

和歌森 勿棲：別這樣啦，我知道你對自己父母抱有非常巨大的不滿，但他們畢竟還是給你提供了一些優良的生活條件……至少在以前是這樣。

？？？：你知道和牛肉嗎？給牛放養喂最好的草，甚至讓牛聽歌陶冶下情操，幾年後牛被殺了端上餐桌，你想要牛感激之前所受到的一切待遇嗎？

？？？：當然我也知道自己給出的比喻根本上就有問題，但你理解我的意思即可。

和歌森 勿棲：有時候還是必須得做出些個人信念上的犧牲的呢。

？？？：我不想再談論這些事情了。至少今天不要。這破石頭除了發光和對沖火元素以外估計就是什麼作用都沒，我不想研究了。

和歌森 勿棲：至少別把現實世界來的情緒帶到TBO裡來啦！不然就徹底完蛋了！

？？？：晚點再討論吧，來客人了。

和歌森 勿棲：嗚嗚，好。

[chapter:· · · · · · ·]

寬廣結構的三座和風古宅，四方展開，整體圍繞著一座正中挺立了一棵高大粉白色櫻樹的花鳥庭園。

石磚地基之上的櫻木屋敷，再以灰藍色的磚瓦砌成屋頂。頂端三角結構的宅院高牆上端，匍匐姿態的青年正處於無法被旁人所觀測到的隱身狀態，手握同樣因隱身技能而藏匿起來的念寫相機。

終於等到了目標女生的出現。身影現身的角度與背景近乎完美無瑕，凝神專注地快速對焦完成。須知事項？非常明瞭。隱身解除的唯三條件如下，被他熟記於心：

1. 自己被他人所觸碰。

2. 自己施放主動攻擊或觸發類技能。

3. 超過隱身技能本身時限。

久禮夏月緊閉起眼，皺眉數秒才再度睜開。這樣自己的目光便可更加敏銳。

只要位居這個場所就絕不會有人突然竄上來摸到自己，而面向其他玩家的隱身技能已被他修至極高等級，可以連續隱藏月星時長半小時而不抵達時長上限。

就算那女生不曾在此期間現身，他也有充足的時間溜之大吉，並在技能冷卻結束後再度來到此地。

而自己並非被通緝的危險犯罪玩家，就算在她們的公會建築附近閒逛也絕不會引發警報。

所以，自己的處境絕對安穩。

只需要照下那女生的一系列畫像，他的目標便可達成。解開和服，換上日常服裝的身姿……在大街上拍攝的話，按下快門的瞬間便會解除隱身技能效果；而一經顯形，自己便多少可能被旁人抓現行。

夏月也知道自己所幹的是雷區跳舞的危險行徑。在TBO內，只是偷拍的話還不至於到遊戲內犯罪的程度，但他可不想被貼上可疑人物標籤。

所以，不論如何……一定都要小心行事。公會建築是那女生七天有四天都會出現的場所，而今日則為她必然現身的日子：月星世界的星期四。

對齊畫面中心，將那女生框在預覽框正中央。按下快門，——接著，便可完成拖延了幾周的任務。

隱身狀態在手指按入快門鍵的瞬間解除。近乎是與此同時發生，一道黑與白相間的拖影於自己面前自下而上地飛閃而起。

“什、”

◇ 「遊戲截圖 1-5-36-3 ×1」

夏月餘光留意到自己上空正有一人氣勢凶煞地朝自己方向俯衝而來，根本來不及看便直接施展出輔助技能，自藏身的牆頂朝著公會建築外界方向飛躍而出。一發子彈出膛的聲響，他心中暗叫這下完了——但單發攻擊，自己早已跳開，絕無可能打中自己。

未料到這子彈的移動軌跡於半途戛然而止，眨眼卻分裂為四道均勻直線展開的翠藍色光線，前三發分別射穿兩片牆瓦、一發打萎了下方外景的一小片花草，第四發則正巧打在夏月的腿上。他悶哼一聲，踉蹌屁股著地，轉過身邊爬邊起地繼續逃竄。

居然是魔法子彈、甚至分裂後依然直接穿透了自己裝備的護甲？！開什麼玩笑，作為遠端這也太作弊了、……

要銷毀證據嗎？來不及了，已經被盯上了，還談什麼銷毀證據！

雖然可以將膠片拋棄並使其自主燒毀，但這麼冒險甚至翻車才得來的寶貴收藏，決不可在這種時候丟棄。為此，他甘願冒險逃跑。

“……”

雙手手持一把通體漆黑的火繩槍的弓道服少女並未高呼喝令夏月停住腳步。見這舉動不軌的男性玩家只是慌忙逃竄，她一言不發地從衣袖中抖出水分裂彈，用像為弓弦上箭般的姿勢般將其裝填進槍口。屆時，黑色槍體上端的火繩自主引燃。

事實上，剛剛夏月在起身時刻意留了個心眼，特地花了大約幾幀抬眼觀察了對方的玩家標籤。

藍色ID與倒三角游標，對應水元素真實玩家，姓名“月見花綾欒”。他知道這是誰：公會津風禮社中唯一的遠端主C玩家，這下自己是直接惹到了職業天克自己的硬茬。

仍在靜待最佳攻擊區間的綾欒不緊不慢地雙手抬穩火繩槍，今時才蓄力衝刺，高速追向了已逃出50多步遠的久禮夏月。

現在，兩人間的距離只相隔5步了。

[newpage]

三日前的佈雷姆市東城區，被人工河渠所環繞的巨大歐式樓宇，設計成教堂般的外表，其內實則是由玩家團隊營業的雇傭兵組織。

身著與周圍玩家裝束格格不入的農服，行走于邊廊的女子打了個長長的哈欠，懶洋洋地走進了組織負責人之一的接待室。

“好久不見。但下次至少穿得得體一點吧？現在可是要給你交代新的客戶委託。”

“是好久不見。這樣，我已經徹底進入養老模式了。”女子毫不客氣地將木質椅子拉過來，一屁股坐下，“那段時間你們也太忙了，左手一堆單子右手一堆委託，最後天天讓我和其他執行者去追著大陸那頭的人幹。我來這裡可是單純研究生態環境的。”

“說是生態環境，據中野所描述，你家雖然是在安全區外，附近半公里內居然一隻魔物都見不到，這手段可不止殘忍了。”

“魔物和玩家還是不一樣的。我對和別的玩家打照面這種事情可真的沒多大興致。”

“那做完這單你就再去休假半個月吧。反正直接將物件給殺了就行，也算是對她行為的警告。不需要浪費過多口舌，直接上去幹架。”

“你說得還真是容易啊。就算只是見面就不由分說開幹，那也何嘗不是一種打照面……”女子瞅了一眼負責人從桌面上劃來的玩家資料，“但、你叫我去殺這個人？為什麼？”

“這對你來說也是報仇吧。”

“對我來說也算報仇，這說法完全沒錯。但我也沒興趣替中野和今井報仇，倆疊起來都沒能打過一個遠端玩家，這只能證明他們是真的菜啊。而且，據說他們也是惹事在先。”

他只是輕笑幾下：“真的不感興趣？你作為與組織簽約的雇傭兵，不想和竹內町專門接見血活的有名人士比試一場嗎？”

“我又不是走輸出的，對單挑真沒大興趣。”

“這次任務能圓滿完成的話，報酬是能夠增加植物合成概率的特殊組合用工作臺。”

“你說的真假？”聽聞對上自己胃口的稀有設備，女子略微精神了點。

“聽說是卡邇玻什的新科技，試驗品。還未對普通玩家開放購買管道，我也是通關係才從一個有幸自NPC那兒換來這個工作臺的玩家手中買下了它。既然有這種稀有的報酬，你說不定就感興趣了吧？”

“我正式考慮一下這次委託吧。”女子用食指關節輕輕敲著桌面，“要是我完成任務，你沒把你說的這東西送我手上，我可就真的永久辭職了。”

“我有食言過嗎？委託的事情，再考慮一下吧。”

女子起身，做出抓起玩家清單的手勢；紙張在她手中徒然消失。與此同時，她的眼前彈出了獲取道具的提示視窗。

◇ 「玩家“月見花綾欒”簡報 ×1」

想起身旁這位負責人所承諾的特殊工作臺，女子咽了口口水。

確實感興趣，這一單自己接定了。

這可不是為了給那兩個蠢貨復仇，他們倆怎麼死怎麼輸關她什麼事。

“對了，小方。”即將走出接待室前門時，背後的負責人再次開口。

女子轉過頭：“還有什麼關鍵情報？”

“不、最近不是有那個什麼流行感冒嗎？我這兩天喉嚨有點痛。你不是學醫的嗎，能給我推薦什麼比較容易買到的比較有用的潤喉糖嗎？”

“哦這啊。不想吃藥的話你去看看你周圍便利店有沒有賣龍角散吧。”

“那種蜂蜜檸檬糖沒什麼用處嗎？我看也有減輕嗓子疼痛的藥效。”

“那種也就圖個樂呵，看功效還得是龍角散。我先走一步了。”

“非常感謝。”

負責人滿懷感激地目送了女子離開。

頭上懸浮著金色游標的玩家，ID為“方聆弦”。

他要沒記錯的話，她的玩家等級已抵達21級。說不準她有偷偷練級，現在可能已經是更高的數字了。

不知道，能否成功戰勝那位同樣已經突破20級大關的綾欒。

[chapter:- 向瀨 白夜 -]

累死了，過度勞累。這可比去上學還要充實多了，就是打心底感到全身都快累垮掉了。

現實裡的自己真不會因此產生肌肉酸痛嗎？應該是不會的吧。

白夜最後是在優妮什鎮的某家旅店臨時過了一周夜，每天早出晚歸地探險、刷怪、打素材、賺錫安，如此度過了於月星世界的首周。

現實世界此時已經流逝了多長時間？她甚至未曾考慮過這種因素。她已經不想再考慮有關現實世界的任何事情了。

“不過，我們還是得在現實世界進行真正的進食、排泄行為吧。”

“啊啊、啊？什麼？！那畢竟還是吃飯啊，白夜你居然直接統稱為進食行為了嗎？！”當初的勿棲就像是從白夜嘴中聽到了不得了的反現實主義發言。事實也的確如此：要說TBO中有一小類反現實玩家的話，白夜必然是其中一員。

月星世界內無需洗漱，而沐浴也僅會提供精神上的享受：只要進入旅館類型的建築，戰鬥時意外受的傷、衣服上沾染的泥漬血跡等便都會煙消雲散；生命與魔法值回歸最大值，她體內的負擔僅會剩下一日奔波也該積攢下來的疲勞。

“就算是月星世界這種不需要基本日常行為的地方，也必須還是得按時睡覺啊。”

“我個人覺得是因為在遊玩的過程中你的大腦在程式輔助下使用了144倍的反應速度，而這144倍的時長畢竟不是憑空出現的。假如現實只是剛剛過去了一分鐘，你的大腦也在這段時長內清醒運轉了體感層面的兩個多小時。要是你認為自己已經醒了十幾小時，不管是什麼樣的時間流速也肯定會感到疲勞。”

“是的。”白夜無可奈何地應道。

她脫下旅行裝，換上睡衣，仰面躺在床上回想著上面這段談話。

房間裡有一面全身鏡。

這面全身鏡的存在，也終於讓她認清了自己所使用的這個玩家帳號的真實境況。

自己頭上顯示的ID（也就是對外顯示的玩家姓名）為“黑羽諒璃”——通過詢問其他玩家（並收穫懷疑與茫然的目光），這項的真假已經非常明確。

而四處都有出現的反光物件（不光是這面全身鏡）都向她說明了有關這個帳號的第二重事實。

她，確實是在使用諒璃的外貌。

或者說，她的意識在初次進入遊戲後，便被強塞進了諒璃的身體內。

真正的諒璃已經死了。她永遠不會再回來使用這個帳號。只要不經轉手，使用這具身軀的只可能是白夜。

而只要不購買全新的帳號，白夜就無法使用其他的身軀（其實這單指她自己的身體），只能待在諒璃的身體內，繼續將這款遊戲給遊玩下去。

“諒璃……”

自己最討厭的存在。

又或者說……是最珍惜的存在？

亦是懷抱著最深重的歉意的存在。

諒璃。她已經永遠離開了。

那一刻，就連最後的道歉……都未能成功傳達啊。白夜得知實情的時候，諒璃早已離世許久。來不及說上半句臨終對話，如此遺憾將永遠刻印在白夜心中。

明明在那之前還活生生地在那裡欺淩我啊。為什麼突然就離開了？為什麼就這樣死去？

“明明一直都在對我惡言惡語，甚至還動粗打我。到頭來就這樣消失了，這就是命運本身在玩弄我吧。對我開這麼一個長久而痛苦的玩笑，到頭來又是為了什麼？”

神明大人，至少發生一場奇跡，讓諒璃回來吧。

哪怕她是這般討厭諒璃，希望諒璃永遠消失……

但，那也絕不是以死亡的形式。這種事情，實在是太過突然，太過唐突，太過殘忍了。為什麼偏偏是失去生命？就算那樣，白夜也不會好受分毫，她只會更加痛苦，更加絕望。

那最討厭的人永遠消失卻又是為何會導致白夜經歷如此下場？就算這麼問了，白夜也不知道該如何解答啊。

自己早就對自己內心的真情實感……毫無認知了。

總而言之，諒璃與自己的事情……想要劃上句號的話，也已經太晚了。上天已經強行將這件事翻篇，不顧白夜的意願，更不顧諒璃的性命。明明就算不那麼早迎來結局也是可以的，明明自己都堅持了那麼久，忍受了那麼久，經受如此多人的欺淩……結果，結果卻……

……

她於床鋪上側過身，蜷縮成一團。閉上眼睛，又是那天黃昏夕陽下，身著校服，擺著高高在上的態度，低頭俯視自己的諒璃。那是白夜最後一眼見到諒璃。

不知多麼久遠的過去就該傳達完畢的歉意……嗎。就算那樣，也沒有證據證明諒璃就會仁慈地原諒自己啊。傳遞這種毫無實際意義的歉意，根本是自己的一廂情願，不會有任何作用。

犯下的錯，一旦使自己以外的人受害，便會永遠在自己的心中留下痕跡。

哈哈，到現在這種地步了，我居然還在想著傷害別人會如何讓我自己痛苦。

白夜閉起沉重的眼皮。感受得到，其內有眼淚打轉。她不會准許淚水流淌而出。

無法入睡。

深夜，就算是在這月星世界內，就算已經勞累過度了，卻仍舊無法入睡。

輾轉翻身，好似瞧見了自己臥室的白漆天花板。再一晃眼，卻只是旅店的木質結構。

就算來到月星世界，卻還是無法徹底擺脫自己心中的陰霾。

甚至，只要自己仍舊用著諒璃的身體，就會更自責，更愧疚，更遺憾，更悲傷，更痛苦。

時至如今，這具諒璃所留下的，與她本人別無二致的軀體……反倒會成為白夜發自內心想要保護好的，象徵諒璃曾經真真切切活過的最珍貴的事物吧。

“我會盡一切可能不讓你的身體受傷的。”哪怕她知曉，這類行為也不再具有任何意義。

但……至少讓自己這麼做。就算沒有原因也好，這便是白夜的決心。

呐，我說。

我的靈魂，現在就在你的身體內部對吧？我正用你的身軀活著，好好地活著。我可以感受到，你的心臟甚至都還在跳動啊。

那麼，你……究竟能否聽到我的心聲？

諒璃。……

[chapter:- 久禮 夏月 -]

距離自己首次鄭重其事地舉起相機，對準恰好合格的畫面，緊張又迫切地按下快門鍵……

自此後一往無幸。六年長久，生活單調，日常平庸。

——久禮夏月，你的人生毫無起伏，整理成書不超萬字。

是因為懷抱了這樣的遺憾吧。所以他才會決心去盡可能地發掘那些絕無可能被大部分人所留意的，潛藏在平日自己身旁的那些一草一木、一牆一樓中的冷豔孤獨藝術感。

試著回想的話，久禮夏月的腦中也會產生一項他並不會加以深思的疑問：自己真的是自六年前才開始嘗試攝影的嗎？

畢竟那時自己使用的相機，記得光是外表都有些年歲了。或許更早的時候，他也時常簡單地拍攝了幾張照片。那時的相機存儲卡中有許多像是漫不經心拍下的畫面。都是更小些的時候拍攝的旅遊景點。反而覺察不出什麼美感，完全是一時興起隨手拍成，在那時的他眼中已難以細心品賞。

明明每天每日都確實多少做了些與先前幾天不一樣的事情，為何大腦就無法將其銘記呢？為何自己會忘記自己曾去過相機中這些景點場所呢？

難道真的是因為……“記錄”與“簽到”本質上是不同的事物嗎？

拍攝那些陳舊且毫無觀感考量的照片是為了什麼？證明自己去過那些地方……不、就算拍攝下了證明，自己的大腦本身將這段記憶刪除後，到頭來這又能稱得上什麼證明，倒不如形容為備忘筆記。

甚至，可能只是聽講其他前來旅遊之人也會捎帶相機。他們在景點也會拍攝畫像……

因此，那時的自己才會對旁人的選擇進行模仿吧。或許就連他們自己也是模仿了更早時的旅遊者。那些人又是為了什麼而舉起相機？

……人類，是為何選擇用相機完成“記錄”這一行為？

我不認為所謂攝影只有簽到打卡一用。

攝影，原本能做到的遠比這些更多。

甚至……終能夠捕捉到人類肉眼直觀無法體會到的美感。必然如此。

因此我會執著於此、鑽研入此，不論是前去自家的周邊地區、鄰鎮、鄰城、鄰郊，乃至其他區縣、其他大島……

“對夏月來說，攝影完全就是他唯一的愛好吧。”

他的朋友們對夏月評論如上。

但唯獨夏月知曉其中某些微妙的誤解。

攝影是他僅有的愛好……？

不、這可距事實還差了一段距離。

夏月可正是為了攝影才活著的。攝影不是他的興趣；攝影是他的生命。

“所以，人為自己的愛好活著……這種說法也可以理解嘛。”

不，這完全是兩碼事。但夏月不會選擇去與他們爭論。

畢竟至少也算得上互相間存在友誼。

畢竟自己若能好好地向其他人表達自己內心的理想或審美方向……就不會依靠攝影成品去達成絕大多數與外人的交流了。

果不其然，自己是靠著攝影技術才能躋身這群居物種之中，再而勉強生活嗎。

有些人能憑口才交際，有些人能依靠筆尖。夏月是視覺設計生物；他依賴的完全是最直觀的視覺衝擊。

因此，來自不同背景、懷揣不同價值觀的不同的人必然會對他想要表達的主旨、情感、細節產生觀念曲解與理念衝突。

但就算是正常的靠嘴巴說話交流，這些問題歸根究底也無法被避免啊。人與人總是會將對方的話語朝向最敵對最惡劣的方向曲解（他對此無從予以理解，明明這對任何人都不會存在半分好處）。社交網站在此中尤其代表性。

除非有什麼能夠實名制面對面，交流時堪比在現實說真話（這“真”話可不是指誠實的話語），否則人與人哪怕是為了自己顏面友好交流的那一日也終究不可能到來。

無論多久。

那還不如依靠這些至少能夠使得絕大多數人和平探討、極少數厭惡者直接遠離或劃走的影像作品進行最基礎的交流。

這是夏月的理想。

這是夏月在此世活著的方式。

或許任何人讀到這裡都能大體猜到：夏月的認知辭典被他的獨居生活方式與孤僻的性格所影響，對各類正常社會現象的詮釋完全是自我編撰而成。

手機響動不是遊戲提醒就是社交軟體有人跟自己分享攝影作品。一旦有電話打過來必然是騷擾廣告。由於習慣在各種同號交流會的作品展示處留下聯繫方式，想必自己的電話號碼早已被廣告公司知曉得尤為透徹。

還有譬方說幾秒前的門鈴聲等同于快遞送達通知。必然是他前幾日新買的單反鏡頭。

這麼念叨著：“今天中午也吃外賣”，他繼續對著電腦一通操作。快遞過個半小時再取吧，反正就在房間門口。

是啊，反正就在門口……幾步之遙罷了。

所以……不用急著拿。

現在他的任務很簡單：繼續已經持續了一整個上午的模擬人風格AI繪圖。

面對電腦螢幕上的照片分析器視窗與生成模型庫整理介面，他再次將滑鼠懸在了Stable Diffusion的“訓練開始”按鈕上方。

他瞟了一眼副屏的參數列表。無所謂，不論怎麼去設置，這次應該也不會有任何令人眼前一亮的結果。就看自己的顯卡訓練50張圖需要花費幾分鐘了。

缺手指少耳朵，走一步算一步。一畫仿現實真人圖，半夜可以嚇出心臟病。夏月對此到現在還是無法完全適應：人工智慧詭異的想像力實在是會在部分場合令他胃部產生生理性不適。

但、為了成功獲取那個不該存在的完美的參照物件……

按下“開始”的一瞬間，主顯示幕右下角也彈出了郵件提示。

他點開郵件，掃了一遍其中的內容，瞬間倒吸一大口氣。

——開玩笑吧……我只是隨便填了一下申請，怎麼真的選到我了、？

“啊。”所以……

難道說，剛才送到自己家門口的不是什麼單反鏡頭，而是……

[chapter:- 向瀨 白夜 -]

一覺睡到了自然醒。精神……算得上半個充沛吧，至少身體已經完全感受不到疲倦了。

不知道在這裡睡完再回到現實世界，會不會就不需要在現實世界的晚上睡了呢。那樣的話，自己一天就會多出整整七小時了，去做什麼都好啊。

甚至能用來打42天TBO。

整理完隨身顯示類道具的白夜穿上旅行裝，站在全身鏡前，打量著諒璃的樣貌。

“今天的你也很漂亮啊。”

明明是剛到大好年華的女孩子，卻因那種意外離世。所謂命運無常，難不成就是這一回事嗎？

她抿起嘴唇，提起置於門旁的長弓，開門走出了客房。姑且確認一下玩家角色狀態吧。

生命值已完全恢復。經驗條沒動（睡了一覺，數值顯然不可能改變）。今天的目標是最後刷一波本地的特產素材，不求稀有度過高的材料，只為了離開本地後不需要三天兩頭特意跑回來摘這裡最常見的素材。

“先去找勿棲。”她自言自語道。

話說回來，諒璃曾使用的武器類型是長劍啊。

自己理想的武器是弓。這會需要敏捷方面的資料提升。所幸諒璃先前並沒有專注於輸出方面的提升，至少還是給敏捷點了26點，已經算是五大屬性的第二高值了。

加點方向完全脫離基礎力量值也不現實（儘管效果不明，力量低於20的話肯定也很不妙吧）。一通分析下來，白夜只是覺得那20點堅韌和10點智慧點得非常浪費。若是她自己的話，必然會只留下5的堅韌和5的智慧，剩下的20點全都分給敏捷，讓敏捷成為自己12級時第一高值的屬性。

但這也只是以假想過去的立場來規劃了。現在自己已經來不及更改先前已經分配好的屬性點，而她也不想只為了這總數20點的重配去製作工序極其複雜的洗點道具。

在資料、背包內容為與裝備之外……好友列表裡一開始就有很多的亂碼好友，白夜只得花半天去刪除了那些雖然很感興趣身份，但已經無法辨識名稱的好友。

個人筆記也完全損壞了，成了一大堆天書。同樣失去了作用，但這些她卻未去花時間刪除。

因為……太多了。她不知道諒璃是多喜歡用筆記去記錄各種事情，聽說有用筆記寫日記的，也有用筆記記錄NPC發佈的任務的，還有記錄代辦事項的……她不清楚諒璃為何會有幾千篇筆記，根本不可能一篇篇刪光。

所以現在只能將那幾千篇亂碼擱置在自己的角色資料之內了。

白夜又看了眼自己的角色基礎資訊。

◇ 當前角色等級：12級

經驗值：1683/1687

「基礎資料」

生命：1200+400

魔法：200+0

力量：40

堅韌：20

智慧：10

敏捷：26

凝神：24

自己快要升級了。

搞不好今天就能到達13級。這樣就能獲得10個新點數，她已經打算將8點分配給敏捷，2點分配給凝神。在20級之前，她可能會保持這套方案。

畢竟由於五大屬性的不確定性過高，加上裝備系統表面就已經足夠壓倒性的數值加成，幾乎所有玩家都會依靠裝備來提升強度。在這方面，白夜不打算做個例外。

她比較心疼的其實是自己的技能庫。將慣用武器替換成毫不相干的新流派，這意味著先前諒璃習得的一系列劍術戰技自己都無法使用，放眼未來恐怕也絕無用武之地。

◇ <選擇：技能>

<不支持當前武器>戰技「蓄力豎斬」 LV5

<不支持當前武器>戰技「雷光二連斬」 LV4

<不支持當前武器>戰技「高熱聚能」 LV1

<不支持當前武器>戰技「准騎劍法·多重疾馳刃」 LV6

<不支持當前武器>戰技「准騎劍法·背刃招架術」 LV2

<不支持當前武器>被動技「預測招架」 LV2

被動技「引標舞踏」 LV3

魔法「雷咒」 LV2

眼前螢幕整一片灰字。

諒璃完全沒打算修魔法技能的策略倒是很被白夜欣賞。只不過，白夜此刻心中是多麼甘願諒璃再學幾個魔法。現在自己除了雷咒什麼都用不了，而自己對魔法毫無興趣，不打算打造相關的裝備，不打算點更多的智慧，也不打算疊更高的魔法攻擊。

至於所謂「雷咒」，只是從自己手掌處橫向召喚出一道小型閃電直線劈向正前方，無貫穿無群傷無附加異常狀態；除了性質上是魔法攻擊以外，傷害近乎與自己蓄力射擊持平，還得耗費魔力值，乾脆就當是自己沒這個技能也罷。

而被動技的「引標舞踏」允許玩家在普通攻擊後更快地恢復全部移動能力（讓玩家進攻後感受到的疲勞與肢體慣性略微減小），總體而言如果自身毅力夠強的話也算是無用技能。

所以，在獲得新的與弓有關的戰技之前……自己只能憑藉自身能力去平A怪物了。

好就好在遠端武器在擊打弱點時會有比近戰武器更高的傷害加成，暴擊率也會翻倍。這樣看來，只要自己足夠專注，還是有可能大幅減輕刷怪壓力。

（還是說，“壓力”反而比先前要更大了呢……要打起十分精神去玩RPG遊戲什麼的，還真是難以想像。有點職業電競玩家的既視感了。）

◇ <選擇：裝備>

武器：

- 精良鐵弓 · 3改

- 遠端物理攻擊 + 120

- 近戰物理攻擊 + 35

- 射擊成功率 + 85%

- 裝弦效率 + 15%

- 移動速度 + 5%

衣著：

- 荒原弑人兔皮革衫 // 遷徙陸行鳥羽飾·原種

- 物理防禦 +55 +0

- 魔法防禦 +20 +5

- 抗穿甲 +5 +0

- 幸運值·白晝&乾燥 +0 +10

- 移動速度 +0 +2%

- 近戰閃避率 +0 +0.5%

- 遠程閃避率 +0 +0.5%

- 荒原弑人兔皮革裙 // 遷徙陸行鳥羽飾·渴水種

- 物理防禦 +55 +0

- 魔法防禦 +20 +8

- 抗穿甲 +5 +0

- 幸運值·白晝&乾燥 +0 +12

- 移動速度 +0 +1.8%

- 近戰閃避率 +0 +0.5%

- 遠程閃避率 +0 +0.5%

飾品：

- 弓兵指環 · 精良鐵制

- 裝弦效率 +3%

- 遠程精准度 +10%

- 遠程暴擊率 +3%

- 遠程暴擊傷害 +5%

特殊：通過指環進行瞄準時，該裝備的遠端精准度、遠程暴擊率、遠程暴擊傷害數值加成翻倍。

- 遷徙陸行鳥徽章（上衣） · 原種

- 幸運值·白晝&乾燥 +15

- 移動速度 +3%

- 近戰暴擊率 +1%

- 近戰閃避率 +1%

- 遠程閃避率 +1%

- 螢光晶吊墜

- 物理防禦 +5

- 抗遠端物理防禦 +10

- 增益效果時長 +10%

- 螢光晶耳環 ×2

- 物理防禦 +3 ×2

- 抗遠端物理防禦 +8 ×2

- 增益效果時長 +5% ×2

雙側獎勵 – 抗遠端物理防禦 +3

雙側獎勵 – 魔法防禦 +3

主要都是疊了物理傷害，接著換上了手頭所有的可以增加移速與閃避的裝備。

這個遊戲的衣物類裝備可以在其上額外增添飾品，進一步增加裝備的屬性值——這使得豐富自由的裝備搭配成為可能，且上手難度極低。

總而言之，只要有素材並到武具店或者點鍛造技能，多麼意想不到的裝備都能打造出來。像渴水種的羽飾，便是並未出現在武具店參考清單裡的隱藏物品。可惜渴水種陸行鳥需要前往荒原腹地才能罕見地遇見，湊齊保證鍛造成功的素材數量更是要將入手難度翻倍。最近的荒原離優妮什鎮不算太遠，但也要在月星世界裡長途跋涉兩天左右才能抵達大型荒原安全區“洳圖裡城”。雖然這換算成現實世界也只不過20分鐘不到，但對TBO內的玩家而言可是實打實的兩天長途之旅，在沒有坐騎的當下還是留在艾茲維哲紅樹林生態區籌備資金比較理想。

打造裝備所需的錫安數量高得離譜。換下原先劍士用近戰裝備，打造了至少是能遮體的一整套遠程裝備，使得本就不富裕的諒璃小金庫雪上加霜。

幸好用來作為掛墜與耳環墊腳料的陪襯素材“大地結晶”被曾經顯然是去荒原刷了一大群遷徙陸行鳥的諒璃順帶捎回了十分可觀的數目。若是需要用到大地結晶的場合，白夜短期內還沒必要再次前往荒原採礦。

對應荒原的素材名“大地結晶”……白夜忍不住有端聯想。

而普通礦石種類的話……貫穿紅樹林中部的毒沼礦谷內簡直求不應供，閉著眼睛地上摸一把都能撿出銅礦，可以說白夜現在是除了家裡有礦外一無所有了。

最初兩天，白夜並沒多光顧10級以上的戰鬥場所。對剛剛才用背包現成素材強行到武器店捏了一把精良鐵弓的白夜來說，依靠誰都不知道有什麼用的等級數位去刷高等級區域根本不現實。

熟悉了操作之後，白夜也能再度進入礦穀刷怪刷礦。

不過就算到了現在，白夜也只是又下去了兩次（第一次有勿棲的陪同，第二次則是陪同了一個白夜忘記姓名的比自己水準更菜的男性玩家，甚至沒留聯繫方式），將這精良鐵弓換湯不換藥地升了兩次級。每次攻擊力才+10點，甚至連令人看了摸不著頭腦的近戰物理攻擊也一併一級加了5點。白夜對弓兵近戰可毫無興趣。

就現在而言，手上的鐵礦、銅礦、煤炭之類的已經每種有了小幾百份。怪物方面，白夜也刷了不可勝數的螢光蝙蝠（洞穴下方最常見的身軀附著螢光礦石的洞穴蝙蝠）、洞穴巨蛛（任誰都能想像這些蜘蛛大概會是什麼樣）、潛行擬態蛇（外觀極其類似于普通岩石的節狀長條蛇類怪物，靜止蜷縮于岩壁石牆旁時像極了一坨碎石）、警示幽目（會在黑暗中露出幽綠色巨眼的半人高古怪結構生物；如果靠它太近，它便會發動光線攻擊）、吊垂採收者（這名字聽著還以為是什麼會釣魚的精靈，但這實際上是從岩壁上方悄無聲息探下細長勾爪進行劇毒突刺偷襲的危險怪物；近戰玩家可以通過在頭頂揮舞武器以杜絕偷襲風險，但對白夜這樣的純物理遠端而言，浪費彈藥提前清空前上方區域的對策並不理想）。

各個種類的怪物對應的稀有素材數量雖還尚不充沛，白夜卻也對自己可能需要的材料做了一番考據，會用到它們稀有素材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而且她也並不是選擇擺爛式玩法乾脆什麼都不刷：她的確試著用巨蛛的感官細胞與幽目的眼組織去製作一些感覺會與閃避率、速度、遠端攻擊力有關的裝備或飾品。成品或多或少確實有相應領域的提升，卻並不媲美陸行鳥分支飾品的性能，戴在身上也只是徒增重量，加的一點速度全都給貼回去了。

“那麼……到新的區域之後再去看看那裡的生物會不會掉更加合適的材料吧。”這是目前可行性較高的計畫之一，也是白夜正在遵循的最優先對策。

到新的區域多看看，也相當於進行一回走馬觀花式的遊戲內旅行。順便刷刷那邊的怪，開開生物圖鑒和素材圖鑒。

所謂下一站地區，那又會是什麼地方？

這對白夜來說可是個好問題，但她卻沒法立即給出個明確的答案。

白夜有和勿棲討論過下一站的目標。她對大陸東北部地區塞壬的那處天然水庫以及周圍的遠古森林很感興趣，雖說定居還不至於，但很想去遊歷一番。

但二人目前的所在處是大陸最西南部的艾茲維澤。這可比去最西部的荒原還要遠，遠得離譜，光靠走路的話換算成現實都要不止兩小時時間。

“所以還是日後再考慮吧。”一月星日前的白夜深思熟慮後講道。

“哇啊啊太好了……差點以為自己要走爆了。”勿棲那時松了一大口氣，“先整到一匹馬或是陸行鳥再說吧。”

“這裡都沒有呢。”

“紅樹林地帶只有巨量的兩栖生物，巨蛙彩龜烈焰鳥之類的倒是挺常見的……”

“彩龜之類的動物能飛嗎？”

“烏龜怎麼可能可以飛啊，天上要是飛過去一個巨型烏龜那可太離譜了。”

“確實是……”白夜有些失望，“可否直接傳送到另一個城市？”

“也是一種辦法。但白夜是想徒步走過去，感受一下月星世界的沿途景象吧。”

“那樣果然還是太誇張了。”她搖了下頭，“實在不行就只能傳送了。我打算先傳到竹內町看看。然後再去塞壬。”

“哎呀，我也在這兒待膩了，乾脆跟著你一起去吧。”

“嗯……”白夜並未對勿棲的打算發表任何感言。

騎著遷徙鳥的話……應該也會很快樂吧。但在旁人眼中可就太傻了。還是找些更靠譜的途徑才對，譬如直接傳送。

果然，結果又跟普通的RPG遊戲一樣變為依賴傳送點位旅行……

目前大陸上的主要生態區與對應城區，白夜已記下大半。但考慮到TBO的世界在被AI持續更新，想必過不了多久就會誕生出全新的可活動區域。（嗯……或許是這樣？）

西南部：盆地區域“艾茲維澤”。安全區為優妮什鎮，玩家人口為全遊第三（目前約500人）。主要為紅樹林、沼澤。地下區域為目前全玩家加起來都沒徹底探索完畢的毒沼礦穀，據說其中有一部分蜿蜒下行一路延伸至地熱層，普通玩家根本無法繼續深入。

正西部：荒原與沙漠地帶——“亞穆路陀”。安全區為洳圖裡城。主要為荒原，據說周邊有綠洲，腹地環境極其乾燥惡劣。腹地周遭三天兩頭的大型沙暴使得深入沙漠挑戰性極高。最北部海拔稍高的區域有著大片草原。

西北部：高原區域，名字忘了。有安全區，太繞口沒記。雪很多，聽說有犛牛和各種羚羊岩羊，給人幽靜祥和軟綿綿的感覺。不知道這裡會有什麼樣的魔物？

正北部：針葉林與冰雪地帶，白夜的腦子裡記的全是莫斯科和企鵝。具體情況沒注意。

東北部：湖泊區域“塞壬”。最大安全區為水上城市佈雷姆，玩家人口為全遊第一（目前約1000人）。大片的湖泊連結成天然水庫，在靠東南的地帶坐落著大片氣候溫暖潮濕的原生態叢林‘多多納雨林’。叢林中心聽說有個浮空島，倒懸著一座瑪雅金字塔般的建築。塞壬是白夜現階段最想去的地方。

正東部：美妙奇幻的古森林地帶——“姆歇戎”。沒有大型安全區。較為奇幻的地帶，雖稱得上是森林，代替普通樹類的卻是色彩斑斕、形狀奇特的大量巨型蘑菇。

東南部：名字太生僻忘了叫啥的山地區域，主要安全區為日式名稱的竹內町，玩家人口為全遊第二（目前約800人）。直上直下的山崖與石柱、地形險峻濃霧彌漫的松林。由於玩家的平均等級都還很低，移動方式單調，明明擁有全游第二高人口城市的這裡卻有幸成為全遊玩家探索度最低的區域。安全區坐落在濃霧區邊界，甚至都沒坐落在松林內部。

正南部：斑駁陸離的豐沃之地——“葉賴錫安”。安全區為卡邇玻什。擁有大片的花海與臨海的火山。據說那附近有不少溫泉和其他地熱景觀。遊戲設定上，最初將錫安結晶轉換為魔力導體的技術便是在這裡被發明出來（反正和普通玩家無關，只算是TBO的背景故事）。雖然白夜對這塊地方同樣很感興趣，但聽勿棲講那裡幾乎全部都是高等級區域；就現在的勿棲與白夜，兩人攜手都會寸步難行。

大陸中心：很遺憾，沒有世界樹也沒有浮空島。整個月星世界由西南至東北為溫暖氣候，由西北至東南為高海拔地形，在那最中間據說是一系列高聳入雲卻連雪都沒多少的山脈，沒有特殊的地形與生態群。由於缺乏特色，大家從大陸中心橫穿至其他地帶甚至都不會背負多少風險。若要不繞路直接前往塞壬，白夜將必須途經此處，翻山越嶺。

踏出旅館大門，正朝著樓梯下行時，白夜忽然被一個女性聲音給叫住了。

“那個、請問……”

“嗯？”白夜偷偷白了一眼，轉過頭去瞧向剛從旅店內追出來的那名女性玩家。

與勿棲一樣的棕色游標，玩家ID上野明依。雖然她的姓名白夜看完之後就忘了。

“十分抱歉打擾了，請問你的那副耳環是怎麼打造出來的？真的很好看所以我還是忍不住想問……”

“哦。”她抬手摸了摸掛在自己耳垂上的耳環，“刷礦，首飾店。”

“啊好的、！請問，普通的防具店不行嗎？”

“不行。”她乾癟地答道，“你去首飾店看看。這條街上就有一家，我有去看過。”

“十分感謝！請、請問你也是新玩家嗎？那、那個就是……因為我只見過綠、紅、藍、棕、金、紫六種顏色的姓名，你的姓名游標是灰色，是沒有元素屬性的意思嗎、？請問、怎麼才能做到無屬性？！”

唉，沒完沒了了。

白夜歎了口氣，轉回頭去打斷道：“那什麼，抱歉，我還在趕時間。我得先走了。”

“嗚呃，對不起！打擾您了。”

“沒事的。”

那頭頂懸浮著棕色倒三角游標的少女不再說話，卻將雙手於胸前握緊，緊緊地皺著眉頭，凝視正走遠的白夜許久。

這女生的名字叫，黑羽諒璃……？

勿棲並不和自己住同一家旅店。她這兩天一直在往裝備鍛造屋裡丟礦石原料，加工一批得花費個把小時。為了能增加鍛造出稀有裝備的可能性，她還專門去接了幾個鍛造NPC頒佈的任務，增加與NPC之間的好感度。

“但你之前都說了，NPC是智慧AI，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行動軌跡，甚至喜好與記憶，並不是系統既定的程式元件。”

“可是好感度系統是真實存在的喲！不過這件事實恐怕NPC自己是完全不知情的；之前還有玩家閑著沒事找了幾個NPC聊天套話，得出結論是似乎只有玩家才看得見對應NPC與自己的好感度數值。”

所以在這之後……白夜也開始嘗試前往同一家道具屋，與老闆娘多少說兩句話，就為了以後講不定就有只針對自己的商品打折。

真是好笑，自己跟真人都沒有這樣的社交習慣，反倒對NPC說的話是越來越多了。或許是因為知曉對面只是AI，反而不用在談話時強行給自己生造交際壓力。

這片世界由四大元素組成，分別為風、地、水、火。

遊戲之初，唯一能夠自主設定的選項便是與此息息相關的角色元素：在四者中挑選一者，使你的角色元素歸為其類。只可惜，註冊時沒有人知道這些元素都對應了什麼特點，完全只能憑藉猜想、見解、喜好去決定自己想要獲得的元素。

所以，不論是勿棲還是白夜，都不清楚寫在白夜玩家資訊中的“星”元素代表著什麼。

之前勿棲也有說過，每種元素都對應著一種顏色的玩家游標。白夜頭頂的灰色游標代表的並非“無元素”，而是……兩人壓根沒從別處聽說過的“星”元素。

“我從來都沒有見過這種元素……我還一直以為這個遊戲只存在六種元素。”白夜的回憶中，勿棲曾如此邊揉著鼻尖邊跟自己道。

“六種？可是你之前跟我說的……”

“是的，遊戲只會讓你從風地水火之間選擇一種。但是有極少數的人會被強行轉成‘日’元素或者‘月’元素，沒人知道是為什麼會那樣，條件完全不明，而且也無法改回之前自己選擇的元素。”

“是……遊戲的隱藏特性吧。極少數的玩家獲得特殊有限元素屬性。”

“我們討論下來覺得肯定是那樣。但白夜你的‘星’元素，我從來都沒見過。甚至聞所未聞。雖然日月星確實是一組相關名詞，但……我玩了那麼久的TBO，頭一次見到你這個元素屬性，某種意義上也非常不對勁。你到時候要去問問遊戲客服嗎？”

“不想去跟遊戲客服打交道……”

“那、對了！你可以去問NPC啊！很多NPC知曉就連玩家都不知情的非公開系統資訊，所以跟NPC聊聊第七種元素的存在，搞不好會獲取有用的情報！”

“是這樣呢。”

後來白夜有嘗試過尋找武具店老闆、雜貨店老闆、書店老闆、魔法師公會接待員，甚至優妮什鎮的魔導院接待員（嗯？等等、魔導院？似曾相識的稱呼），但都沒有結果。她好不容易壯膽問了幾個魔法師公會的玩家，卻只有一個人說自己確實有聽聞過存在第七種元素的傳言，但具體資訊他也一問三不知。

所以調查有關“星”元素資訊的計畫……算是落空。

“但是沒關係！”勿棲那時拍了拍胸脯，“我要去竹內町找的那位元朋友就是元素專家！她是專門研究用魔導物質儲存元素能量並在一定時間後釋放利用的玩家，接觸的元素種類比普通單元素流玩家要全面得多，肯定知道些有關‘星’元素的事情。”

所以，白夜現在也對竹內町有了興趣。

她忘記要至少問一下對方姓名與元素屬性了。不過白夜對別人的姓名打不起興趣。

“別忘了她叫茶屋和伊哦。”

結果後來勿棲就直接把這一資訊強送進了自己的耳朵。

唉。只要見到勿棲的那個朋友，應該就能搞清楚“星”元素到底是不是稀有元素種類了。這樣，白夜也至少會對自己應該選擇的魔法發展路線有個頭緒。雖然，自己對魔法的興趣不能說是只有一點，只能說是完全沒有。

不過，月星世界總共存在七種元素屬性啊……

的確，如果是“6”這個數字會相當奇怪。但凡有超過4到5種元素屬性的遊戲，多半至少也會有7種元素。白夜記憶中並不存在只有6種元素的著名遊戲。（但很多的Galgame中似乎存在6種元素的設定背景？譬方說，四個基礎的加上一組聖暗。不過那種也無法同世面流行的大型MMORPG系統相提並論。）

鐵匠鋪，購買或鍛造武器的場所。這就是勿棲昨日跟自己定下的見面地點了——就在自己的旅店斜對面不遠，真是方便。晚上睡覺推開窗戶大喊一聲“勿棲晚安”還能讓勿棲尷尬好幾小時。

當然，自己怎麼可能那樣做。

“啊、”

白夜朝此走來的期間，勿棲正抱著一大堆破銅爛鐵（低等級無用裝備）從斜對面那家旅店旁的鐵匠鋪艱難出店。

“啊嗷！白夜早、早嗚哦哦！”

下臺階的時候一個沒走穩，勿棲懷中的垃圾武器落了一小半下去，發出咣當咣當的金屬撞擊聲，不絕於耳，極其噪音。

“對不起我昨晚設置的數量太高了、”仍然不斷地有長槍短劍從勿棲的雙手中漏出砸下，“我打算把這些都賣給雜貨店去補補成本……”最後，就左手右手各一把彎刀，其餘的裝備陸陸續續全都在路面上歸位了。

“你這真的……”

“唉——嘿嘿。”

月星世界無法在玩家系統背包中存儲大件的裝備。這包括了武器本體（甚至某些消耗型武器的彈藥）以及上衣、褲子、鞋子等需要穿戴的裝備。這代表除非拎在手上（衣服）或插在劍鞘內、別在腰帶上（武器、攻擊類道具），玩家就無法帶上大量的各式裝備與彈藥。

所以……最後系統背包成為了只能存儲掉落物與藥品類、功能類道具的專用場所。要有人打算玩初始裝備無傷流的話，可能他直至最後都沒必要打開系統背包。

除非他要用水晶或卷軸傳送到哪個場所。無傷流不也沒規定不允許快捷傳送嘛。

“但我、還是刷到了一把稀有的劍！你看這個、”

“嗯……？”

白夜接過勿棲遞過來的那把劍，握在手中。刀柄握把舒適，刀身重量可觀。只可惜自己欣賞不來除此之外的特性。

“名稱是……‘沼陷掠影’，名字裡沒有帶武器類型名稱的劍？嗯……但是、——”

◇ 武器：

- 沼陷掠影

- 近戰物理攻擊 + 230

- 近戰暴擊率 + 3%

- 近戰暴擊傷害 + 5%

- 近戰追擊速度 + 15%

- 衝刺時長 + 0.2s

- 衝刺速度 + 10%

劍氣：掠影翠芒

- 該武器揮動時斬出劍氣，20%概率造成6.0s的毒異常狀態（輕）

- 射程 0.5m

- 照明等級 2

“對，完全沒錯……就煉出一把來，我二刀流得配一對才能發揮最佳效果。只靠NPC幫忙鍛造的話估計想造出第二把來會夠嗆。”

“讓我仔細讀讀數據？上230的近戰物攻，半米的劍波，20%加上6秒輕毒。是帶異常狀態的劍……是好劍。我肯定用不了，我已經打算全身心練弓了。”

“我打算再想辦法合成一把至少能對標的劍。實在不行就只能一把好劍一把壞劍拼湊著先用了。”勿棲言下之意，幸好角色裝備系統完全不嚴謹，不論誰拿起什麼武器都能直接上手用。就算是一手拿劍、一手拿弓……按道理也是可行的。

偽·螺旋劍那樣的嗎。白夜朝著別處瞥了一眼，真的會有人無聊到以劍為箭，拿著把弓將劍射出去嗎……。那樣的弓兵簡直都不是近戰弓兵了，根本就是邪教弓兵啊。

“那麼那麼、準備出發去竹內町了嘛？”勿棲興奮地握拳問道。

白夜將沼陷掠影遞回了勿棲手中，點了點頭：“嗯。迫不及待了。”

“哎呀呀，白夜的語氣和表情可一點都不像迫不及待呢。”

“怎麼，這種事你還能靠眼睛看出來啊？”白夜下意識頂道。

勿棲沒因白夜的說話習慣而感到不滿。此後，她只是沖著白夜咧嘴笑笑，一邊拉起白夜的手。

“啊……”

肌膚之親。

“那麼我們就去中心廣場吧？用那裡的傳送台可以直接傳到薙峯霞林，不然從艾茲維澤徒步過去簡直太嚇人了。”

“嗯，走路幾天都到不了。”白夜附和。

“主要是如果直線走的話，中間還得橫穿那片花海，就算是我都不敢隨便到那塊高等級區域浪。”

“喂我問你，那裡的推薦等級到底是……”

“30級。”勿棲聳了聳肩，“然後就是，我都跟你說了好多次可以直接叫我的名字啦。你從來都沒好好稱呼過我。”

“以後吧。時間不早了，我們要不先走吧。”

“唔唔哼。”勿棲老大不滿意，但她似乎已經習慣了白夜平常的外冷內熱，最終只是哼唧一聲，輕輕扯起白夜的手腕，帶動她前行起來，“你啊，你可要跟好我了，不然會迷路。”

“呃嗯……我都被你抓著了，想不跟好你也不太現實。”白夜慢吞吞答道，腳下步子不斷加快，“而且這個城鎮我已經算很熟悉了。通向中心廣場的路線要記得更清楚，再怎麼也是不會迷路的，畢竟只是直道。”

“還真的是特別認真地回答了我呢。”勿棲歪了歪頭，“呐白夜，你到薙峯霞林之後打算去野區逛逛嗎？那裡的霧松林真的超美，特別有氣氛。”

“什麼峰林什麼霞？”

“薙峯霞林。”這麼一說白夜就想起來了，是竹內町所在的東南區域的稱呼。

“製作組為什麼會起這樣的名字啊，完全不懂。”

“不感覺很高大上嘛？都是日常不怎麼會用到的字，拼在一起表達了‘充滿濃霧的像是被剪開的石林’這種地區資訊。”

“只感覺在賣弄辭藻。”白夜的腳步不自覺間已經快過了勿棲，近乎成了扯著勿棲往前前行，“而且明明魔物的名字都很爛大街式毫無特色地普通，地區名稱那麼花裡胡哨會產生設定術語的割裂感。”

“我其實一直想問問的，白夜在這之前玩過的MMORPG遊戲很多嘛？”

“什麼？全沉浸式的話這是第一款。”

“那肯定啦。”勿棲攤了另一隻手，“畢竟這是世界上第一個成功開發出來的全沉浸式MMORPG。沒人在這之前還玩過別的。”

兩人已經踏入了中央廣場。傳送平臺近在眼前，只需要多走個……百來步就到了。

看來還不是那麼近。

由於到達傳送平臺時會不可避免地中斷那時候在進行的話題，白夜所幸完全不說話了，生拖著勿棲打算強行走完這怕是要一言不發的百來步。

路過時還聽到一女一男兩名玩家的交談。他倆自傳送平臺方向而來，一路甚至是毫無避諱地牽手前行，還正巧與白夜勿棲擦肩而過。

“後來想想還是好可怕，上次那只粉色的史萊姆真的鑽進我的內衣了……我花了好大功夫才徒手把它一點點揪出來，滑溜溜的根本握不住，要不是有裡美幫忙我就真的HP耗盡了。”

“被失控的魔物騷擾時要是真的耗盡HP反而就會死亡回城了吧，倒不用太擔心。”

“萬一被鎖血還吃了個控制debuff了怎麼辦啊，沒有隊友的話我不是永遠困死在那裡了嗎？！那種情況要是一直沒人路過救我就真的得硬登出才行了……”

那對男女玩家逐漸走遠，對話沒法再聽清了。白夜皺了皺眉，問道勿棲：“之前你的上衣被獸人給扯飛……”

“那次倒確實不擔心啦。雖然修復上衣花了我一些材料……要真的被爆衣的話我可以一把劍擋在胸前，另一把劍用來砍怪。”

“唉，這個遊戲為什麼要把玩家的私密部位跟那裡的那種呃……也還原出來？雖然因為沒有直接掃描玩家本人的那些……呃、“部位”，導致和本人的有所差異，但……這也太暴露了，這再怎麼玩家的臉長得還是跟現實裡一模一樣啊。月星Online真不是個R分級的遊戲嗎？”

“哎呀，因為是模擬現實的世界……在此基礎上還不會被現實法律約束，大家都放開了，就會顯得成人限制的內容全無忌諱地被展現出來，這麼看著確實會像R分級遊戲，但……哎呀，地球Online不也是個實打實的R分級嘛，比月星R多了。”

“荒誕現實呢……”白夜並未說完，她發現傳送平臺這回是真的近在咫尺了，立刻後悔自己方才開口說話。

好不容易似乎誕生了什麼話題，這下就要被削停了。又不能莫名違和地都到目的地了還繼續聊下去……說到底，會糾結這種問題的自己也真是無可理喻。

“要不要開傳送？”

“嗯。”

“就決定第一站是竹內町了哦。”

“嗯。”

“‘嗯’——說點‘嗯’以外的話啦。”

“想不到說什麼。”

“拿你沒辦法啦。記得傳送的時候，就像開功能表一樣，心中要默念‘竹內町’。”

“好的。”除非強迫症使得自己忍不住去念其他地名……不過就算如此，也能立即靠那裡的傳送平臺回到正確的目的地。

別多想……是時候開傳送了。

<竹內町>

沒反應。

<竹內町>

還是沒有任何反應。

難不成遊戲是出Bug了？這還能出Bug？一天多少玩家要用這傳送台啊，剛剛那倆男女不就是從這裡下來的嗎。這Bug還會單向觸發？

<竹內町>

所以……是自己腦子裡的自言自語聲有口音還是怎麼？要不試試加上城鎮名字？

什麼林……替什麼林、霞什麼什麼……完蛋，這怎麼可能想得起來啊，製作組是來報復社會的嗎。

哦對，好像是那個呃、什麼來著……總之先試試看吧。

<踢瘋霞林竹內町>

<踢瘋霞林>

<竹內町>

<踢瘋霞林>

<竹內町>

<竹內町>

<踢瘋霞林竹內町>

<踢瘋霞林>

<竹內町>

<竹內町竹內町竹內町竹內町◇ 竹內町町町町町町町你個神戶牛排>

正方形的傳送平臺邊沿現出一圈淺藍色的光澤，並在眨眼間向上抬升溢光，逐漸由光牆將平臺中央框成一塊豎長方體空間。

隨著光線減弱、牆面消散，面前的街景已截然不同。

白夜向前踏出步子的同時抬頭一望，不同艾茲維澤的藍天白雲，而是灰濛濛的烏雲壓日。

不像之前優妮什鎮的空曠，光是廣場上就逗留著沒法一眼數清有多少名的玩家。赤色磚瓦竹松綠、黑白點綴又有落葉沾染般令人安心的灰棕調街邊小攤屋簷。整體古色和風的街道，最高樓宇不過五層磚瓦建築。城鎮上方，黯淡的純白色陽光勉強打亮了幾塊雲層，成為僅有的微薄自然光。

“我還以為白夜你真的跑錯地方了，嚇我……”傳送台前的幾級階梯下方，滿臉擔憂的勿棲在見到白夜身影瞬顯於此後立刻松了口氣。

“嗯……遊戲有Bug。”

“是傳送沒有正常觸發嗎？”

“對。也有可能是我有連我都不清楚的方言口音。”

“噗——”勿棲沒忍住，噴笑出來。

“你笑個屁。”

眼前……這算是白夜抵達過的第二處月星城鎮了。竹內町，問她對竹內町的初印象？

第一感覺，城景的亮度簡直像瞬間快進了時間般，暗了一大茬。像極了真實的東亞天氣。

第二感覺，飄來的各種小吃的氣味確實令對進食並無訴求的白夜都感到胃部空空。

現實世界的自己因為將近乎全部的存款都挪去買船票了，回家自然只得餓了一天多的肚子。期間只勉強吃了點家中的存糧，但平日實在是把那些乾糧都吃膩了，就沒去多啃。

應該問諒璃的母親要點吃的東西的。算了，搞得自己跟打算去乞討一樣。可惜自己當時只是匆匆地將設備抱回家就開始玩月星，根本沒心思想自己該不該先吃個飯。

所以講，能在月星世界體驗到空腹感，更多的會不會是因為現實中的自己的確處於沒吃飽的空腹狀態……？

但這樣的話，就算在月星吃飯並獲得精神上的滿足，也不可能緩解真實的饑餓感吧。像是望梅止渴。或者甚至不如望梅止渴……自己知道月星不存在真梅。

“哇啊——我已經有三周沒來過這裡了！”勿棲激動地就差蹦著往前了，“白夜可就見世面了吧？我沒記錯的話你好像到現在都沒去過紅樹林以外的地方。”

“確實我一直都在鎮子周圍活動。”白夜居然沒在這旁人聽似只是半句話的回應後接上任何東西。

不知道這個什麼什麼林的魔物會不會擁有和艾茲維澤的魔物截然不同的攻擊方式。

白夜在那之後先後完成了“光線追蹤失敗II”（閃避光線類攻擊5次）、“千鈞一髮III”（閃避近戰物理攻擊50次）、“千鈞\*IV”（閃避近戰物理攻擊100次）、“重力與風速全然不在話下II”（閃避遠端物理攻擊5次）、“重\*風\*III”（閃避遠端物理攻擊50次）等成就。

加上剛開始的光追I和諒璃在之前就已經提前完成的千鈞II、III，以及重風I等閃避類成就，自己的物理總閃避率在白值的5%上總共增加了0.9%。在此之上，遠端物理閃避率額外增加0.6%、近戰物理閃避率額外增加0.8%。

總地來說，還是微不足道的地步。而刷接下來的幾個成就全得靠疊成功次數；刷到後面幾個50次100次的成就時，要不是偶爾有閑著沒事幹的勿棲幫忙站在白夜後方隨時準備扔恢復方晶和生命藥水給她用，白夜早就已經死回城鎮不知多少回了。

“你那表情……該不會是在想怎麼刷成就吧。”

“嗯。”

“完全猜對了、不是，你的心思也太好猜了！”勿棲略有些無語，“總之安全最重要，這幾天你儘量不要趁我不在單獨行動。這裡玩家人口基數比優妮什鎮高了很多，玩家犯罪行為也普遍好幾倍。你在竹內町這種安全區雖然見不著魔物進來襲擊住民，但玩家與玩家之間可是能正常造成傷害甚至致死的，可別忘了哦。”

“這種我當然記得。我……我也不會跟人刻意起衝突。”

只要有人刁難自己的話，首先百般順從就能解決大多數的問題。若對方變本加厲，自己也絕無可能還手。這樣看來說不準又會演變為自己單方面受欺負的局面……

但……反正死亡之後也只是滿血回到了城鎮。雖說白夜自從進了TBO後還一次都沒死亡過，但真的被人給打死的話也不會是什麼大問題。

反正這裡被欺淩的損失可以忽略不計。

自己只需要打怪練級就能獲得自己想要的一切。自己不需要去理會那些進了遊戲還會想著玩家與玩家之間PVP打打殺殺的人士。

而且……在TBO這種超模擬完全沉浸式遊戲內，真的會有人去刻意PVP嗎？不是什麼深仇大恨的話，絕對不會輕易動手吧。

畢竟……好不容易逃離了骯髒的現實世界。這裡再怎麼也是人類期盼無數年月的一方淨土。

就連白夜這樣的人都會想到要好好珍惜月星世界的存在，只將美好的回憶留在月星之內。更別說其他比起白夜要心理更為健康的一般玩家，理應會更加珍視玩家社區的和平氛圍，真的要出氣的話打個人型魔物也和打真人沒有多少手感上的區別，任何TBO玩家都不該有理由去傷人甚至殺人。

“總之和伊碳也很會照顧新手玩家的。白夜這段時間和我一起借住在和伊家裡可要大飽口福了喲。”

和伊啊……

玩家ID“茶屋和伊”，勿棲在久遠的過去結交的玩家朋友，一直保持相互間的聯繫直到今日——白夜根本無法想像只靠遠端交談，僅會偶爾見面的友誼究竟是如何維持下來的。

恐怕這就是其他人所擁有的，自己無緣享受的“運氣”吧。

聽勿棲說和伊花了所有遊戲內積蓄買下了一塊竹內町邊沿區域的店鋪，將樓上改造為住所，樓下則對外售賣日式點心（甚至還賣熱騰的鯛魚燒和冰淇淋大福，果然在TBO內製作與保存料理會比現實世界要容易太多啊），而和伊本人也是靠賣點心賺了不少的錫安，現在在日常範圍內已經實現經濟自由了。

“日常範圍？”

“因為某些稀有的情報真的貴得離譜啊……只能靠那些真正身纏萬貫的大富豪玩家從NPC手裡買下並解鎖那些情報，再分享給其餘玩家了。除此之外，有些稀有的寶石一旦出現在了與原產地無關的地區，價格最後面就會安上一個零甚至兩個零……可以說是恐怖至極了。”

“就這麼住在別人的家中嗎？”

白夜的意思顯然是這樣聽著並不禮貌。人生地不熟……不管是誰，都不會希望一個素未謀面的陌生玩家忽然住進自己花重金購下裝修的家裡吧。

“和伊跟普通的玩家不一樣，她最盼著有人能到她家留宿了。放心，我在這幾天也一直有跟她聊起關於白夜你的事情，她也很想和你正式見一番面。”

“但果然……還是會很不自在吧。”白夜微微低下頭，“啊、我的意思是不管是我還是她。生人，總歸還是不方便。”

“哎呀，遊戲內嘛，都是無所謂的事情。都進了MMORPG了，沒多少人會在意那些現實世界的禮儀啦。大不了不爽直接把人趕出家門然後給住宅開個不歡迎非好友玩家的結界就行。”

“所以，茶屋小姐真的不會介意我住過去嗎？”

“別想太多了啦。不管你覺得她會不會開心，我都還是會住進她家的。既然你覺得都添了麻煩了，那多添一點也不差啦。”

“好怪異的邏輯。”

“我腦子不好，不知道怎麼勸你……嘿嘿。”

“我知道了。總之……我給她帶了很多慰問品，是勿棲你告訴我她喜歡各種特產礦石。”

“她可是個實打實的寶石愛好者，要是你捧著礦跑來送她她不可能不高興的好吧！和伊是超級大宅女，足不出戶就每天賣點心，你給她帶別的地方的特產這可比錫安要更能獲得她的芳心喲。”

天色這麼暗，就是不下雨。要是下雨的話這裡搞不好會更好看。

進月星世界以來都沒見過這裡晴天以外的氣候。嗯……確實，陰天也算是晴天之外的天氣吧。就是為何偏偏是悶著不下雨的陰天呢。

二人就這樣頂著昏暗的烏雲天，跟隨四四方方的紙面街燈沿石磚路走了不知多遠的路程，石磚路兩側的房屋整體層數越來越少，路也逐漸變得狹窄，分岔巷的數量逐漸增多。遠離了竹內町的中心區域，玩家的數量果然也有減少，但在街上成團結對的這些身披裝備背掛武器的人群，怎麼看都不是月星原住民NPC。

果然，這就是第二大城市與第三大城市市內玩家數量的斷崖式差距嗎……

千步開外之處便是一旁豎插著“和果子茶屋”字樣高大木牌的木質結構和式房屋。由於木牌表面正對著路前路後，被TBO修復了度數的白夜很遠就瞧清了那字樣。

白夜剛欲再次開口，某種武器開火的聲音令她短暫一愣。

隔了一排建築的相鄰街道，一聲沉啞的槍響伴隨著屋簷燕雀的逃竄式飛起傳了半片街區。

已被逼得走投無路的久禮夏月正朝著玩家密度更高的區域逃跑，腳點著木箱都能躍上屋簷的他卻根本躲不開身後月見花綾欒的追蹤子彈。

這女的到底怎麼做到的能把單發攻擊力和穿甲疊到這種強度？而且在此之上這移動速度也太離譜了，是磕了加速Buff嗎？！

上子彈的時候是邊跑邊上？跑那麼快，上彈的時候聯手都不抖一下這算練了多久？！真的是練習出來的嗎？簡直強迫症到瘋了的程度，這已經不是高玩了這根本就是偏執狂另類吧？！

夏月回身舉起相機，調至攻擊模式聚焦到螢幕只捕捉到綾欒一名玩家的程度，加緊按下快門。

隨著一張膠捲飛彈而出自主燃燒起來，綾欒高速追趕的步伐略一踉蹌，卻只是令她產生了連跌倒都不至於的短暫減速。她甚至都沒有瞥眼去瞧瞧自己的血條。她知道這種疼痛程度絕不可能令自己受到致命傷害。

可PVP實戰經驗接近零的夏月就占盡下風了。有兩次他明明都飛身翻到屋簷那一頭，綾欒發射的子彈還能穿透屋瓦，甚至繞過屋頂，輕鬆命中自己身體的隨機部位。

雖說自己對這時不時來一發的子彈擦傷已經麻木了，但……自己的血條已經被打沒一半多一點了，這下還沒等自己躲到安全自閉小角落，命就要先交代給後面那女玩家。

乾脆投降吧——不對，就這樣停下來絕對會被直接射穿要害的，那樣可就不是擦傷問題了。她這種移動和攻擊速度怎麼可能等得到自己喊投降，這根本就是沖著要殺自己來的啊！

不管三七二十一，夏月上房時踩翻了一片瓦，順手就朝後擲向了連木箱都不用墊直接就打算躍至半空開火的綾欒。她一瞧是塊磚，雖然對準了卻也沒開火，而是用火繩槍的槍身瞬間使勁揮劈砸碎磚塊，接著因失去前沖慣性而落回地面。她單眼微閉，抬手對準屋頂就是一發追彈。

“啊呃、！！”

完全沒料到綾欒會省下這發彈藥而稍稍減緩攀越速度的夏月被直接擊中後背，順著另一側屋簷就翻滾下去，砸在了路面上。

“怎、怎麼回事？！”

一位身著女僕騎士外觀款式鎧甲，身材體格卻在鎧甲對比下尤其嬌小的少女被這險些砸在自己頭頂上的一具大活人給嚇得心臟差點驟停。她下意識地護住了自己的裝甲，後退兩步。但還沒站穩腳步，幾發散彈就自上方屋頂處翻越飛來，冰雹似砸下。

“呀啊……！！！”

一發流彈好巧不巧地打中了少女的裝甲。雖然因單發分裂而削弱了穿甲能力子彈居然被成功地反彈開來，少女的裝備卻也自中彈點起顯現出幾道巨大的裂縫，接著眨眼間碎裂成片、煙消雲散，露出了其中常服。

“哎……？我的、……我的裝備…啊、啊啊啊、！你，你！你還我裝備！！我好不容易才撐到這裡的、都是因為你才……！！”

因為耐久徹底耗盡而損壞且無法再次修復的裝備。搞不好還是花了不少功夫才到手的——就這樣在安全區被莫名其妙地打碎了。

可、可惡……誰讓你留這麼點耐久才跑回來修，我幫不了你了……！！

“啊、”夏月一時無法應答，只是給少女投了個她肯定沒領會的同情目光，轉頭撒腿便跑，兩手扒開開了正攔在路徑上的勿棲和白夜。

“我靠你幹什麼啊、”因天降香瓜而看戲看得正起勁的勿棲一被對方波及，立馬回頭就罵，但還沒罵出下一句，又有一道黑白相間的拖影便從二人之間竄過，這回直接將勿棲給撞得摔了出去，白夜還是反應快才躲開了這第二回撞擊。

勿棲揉揉屁股對著那倆背影痛駡：“我的媽一個個都趕著去投胎嗎那麼急的啊、老娘就站在這裡說推開就推開？！”

“還我裝備、等下！！流氓、混蛋！！站住，還我裝備！！！”

頭上懸浮著赤紅色游標，如今已然只穿著常服的少女玩家眼淚都快急出來了，跌跌撞撞地追向了高速跑走的兩人。跑至白夜身旁時，一行寫著“神來社詞音”的玩家ID就這麼從眼前飄了過去。

“怎麼回事怎麼回事，發生啥了？”遠處和果子店內，聽到一連串不同響動的茶屋和伊好奇心炸棚，直接跨上活板門就想翻出店鋪瞧瞧到底出了啥事，這還差點被拌了個狗啃泥，“咦咿，這不勿棲君嗎？！勿棲！”

“啊、和伊……哈哈直接撞見玩家打架了。小事小事。”

白夜呆呆地愣在了原處。她完全沒預想初到竹內町的首日就會遭遇這種玩家間的仇恨式PVP。

她看得十分清楚，不遠處的夏月一被換到平地硬拼移速的場合，終於無法再與綾欒拉開距離。她瞧見了綾欒從容不迫的填彈。她甚至看清了那發出膛的子彈。

她也瞧見了那自空中砸下正中並砸碎子彈爆散出火光的，漆黑鎖鏈直連附近某個屋頂正上方的巨大連枷。

綾欒受到這完全處於預料之外的干擾，卻也沒有愣神，直接快速填上另一發子彈，朝著斜後上方某處立即開火。

連枷的鏈條急劇縮短，又被不知是誰的原主操控揮動。子彈的邊沿順著鏈條彎曲軌跡一路擦上，在最後關頭被彈飛出去。連枷縮小成普通農具大小，退回至屹立屋頂尖角上方已數秒的那女性玩家的手中。如此武器召回手中，僅僅是立足尖端的那玩家卻連身子都沒慌一下。

綾欒眉頭一緊。這個玩家絕對不是什麼簡單貨色。她為何會盯上自己？為何會選擇直接在這種地方干擾自己並發動攻擊？難不成她是這男生的同夥嗎？

遠處，和伊扶起了跌坐在地的勿棲，而白夜則跟在那位神來社詞音的嬌弱少女身後意圖趕來這片混亂的現場。夏月仍舊半摔在地面上，卻不是因為無法逃離。他舉起相機，隨時準備發動下一次攻擊——這回圈入的目標物件，是在場其餘全部六人。

否則，剛剛自己一次性惹怒了如此多名玩家，不論她們誰向自己起了殺心，他都將死在這條路上不可。

屋頂處，那外貌二十有餘的女子聲如洪鐘地發話：

“月見花綾欒，你迫害塞壬暗殺者公會的成員後還企望全身而退嗎？我奉命前來制裁你，友情建議你直接投降受死，省我精力。”

什麼？她好像提到了哪所公會的事情。為什麼找上自己？自己甚至沒能聽懂她此行的目的。

“……”

綾欒將火繩槍槍口對向後方舉至身側，略微一鞠躬，接著便兩腳踏開，抖出子彈裝填入管，抬起槍體瞄準上方女子。

ID“方聆弦”嗎？不認識。沒必要認識，我會用這把火繩槍擊敗你。

“煩請賜教。”這般輕語。

“呵。”

未等綾欒扣下扳機，駐足屋頂的方聆弦不再佇立原處，抄起刹那間增長數倍的連枷，伴著自屋瓦縫隙中憑空誕生瘋長的無數新生枝條飛躍而下，直沖石磚路面上已蓄勢待發的綾欒。

[chapter:『第貳章：既然並非現世，大家定會友好相處吧』]

[newpage]

午後溫暖的陽光照入室內的白磚地面，反射出柔雅的光輝。半開的窗戶吹入這間病房的徐徐春風。室內乾淨整潔，甚至寂靜得令人有些難以呼吸。唯一發出聲響的儀器，幾秒前才被人為關閉。

“小方，不要自責了。”

“我沒有在自責。她本來便是無論如何都救不回來的。”

身著綠色醫裝的女性已在床旁佇立許久。氣餒？心灰意冷？不、她與面前那具尚且溫熱的屍體並無多少交集。她曾是負責為此人進行顱內手術的主刀醫生，此人曾為她的病人，僅此。兩人的緣分這般簡單淺薄，那為何自己會去共情？

為何自己會覺得自己是在共情？面前的這女生……她可是已經死了。

自己為什麼要與死人共情，自己沒有救活她。自己一開始就知道沒有辦法救活她。

卻還是自命不凡地接納了這位病人，揚言就算是醫學界成功率低於千分之一的手術，交由她手也必然會圓滿結束。

自己究竟是哪裡來的臉去那般狂妄？自己只是想看這病人最後死在自己手中嗎？

“還是趕快打電話通知家屬吧。但這、怎麼這麼突然？大清早直接進危險狀態，根本就來不及緊急執行手術……”

“做多少次手術都沒用的。”女性深深地歎了口氣。她的目光瞥向一旁儀器已悄然熄滅的螢幕。之前于此上方畫著一條毫無起伏的翠綠色橫線。那代表著病人的心跳。

——人死了，就回不來了啊。

最後的最後，她自以為已經傾盡所能，已經行了最大的善，到頭來又幫助了誰？又挽回了什麼？

這已經是極限了。她很久以前就抵達極限了。但這，甚至都不是壓垮她的最後一根稻草。

人註定一死。有的人遭受意外，命懸一線，恐怕還能有幸被從黃泉路口拖回來。

有的人，自危在旦夕的那一刻起，就註定會在不久後的將來死亡了。自己當然、當然、當然清楚這麼通俗易懂的道理。

有些事情，不論怎麼努力，結局就是無法被改變的。——這是她所認知到的，有關現實世界最殘酷的真相。

已經……多少次了。多少次無視真相。

多少次嘗試去拯救他人，嘗試去引發奇跡……

多少次失敗。

多少次正如同今日的結局，這般淒涼而令人絕望的場面。

——人死了，就回不來了啊。

“該怎麼辦？最後放手一搏，死馬當活馬醫嗎？”

“已經來不及了，我們浪費了太多時間。而且，病人確實已經去世了。”她沉緩地搖了搖頭，背過身去，“聯繫護士運送一下病人吧。”

“還是要送去……手術室？”

“送去太平間。”

[chapter:- 方 聆弦 -]

“那什麼……小方，你真的要辭職嗎？再考慮考慮吧，你這種水準的主刀手術醫生，咱們醫院永遠不會嫌多。”

辭職申請書已遞上朱墨院長的辦公桌面。在數秒的沉默後，院長未讀申請表格，而是插著手滿臉嚴肅地問上了這句話。

聆弦早已不想再做深呼吸。她瞥了一眼院長身後的窗外，接著飛速轉回目光，卻無法直視院長深邃的雙目。

“我心意已決……抱歉，朱院長。”

“不打算帶薪休假嗎？時長可以是一周，甚至一個月，由你來決定。”

“真的很感謝朱院長的照顧，我已經好好地考慮過。恐怕以後我也會轉行，不再踏上醫者之路。”

“既然是如此堅決的意願，看來我也不好勸留了。”朱院長將後背沉入皮質座椅，“我會批准辭職。但、小方，但凡你在未來的哪天回心轉意，仍想操刀救人，電話聯繫我，我會為你安排職位。如若你不願再從事手術主刀職位，也可以負責其他科室的大夫。”

“真的很謝謝朱院長。如果我日後恢復過來……會再聯繫您。”

聆弦起身鞠了一躬，道了聲“有緣回見”，便轉身離開了院長辦公室。

朱墨院長沉默不語，目光長久落在那張列印於A4紙的辭職申請。這家醫院最有前途的神經外科手術醫生，就這樣離去了啊。

青年有為，但年輕人考慮的畢竟還是全面，趁著尚未年過30這最後的黃金機會，離職轉行尋求自己真正嚮往從事的職業，恐怕才是最適合方聆弦這種人的道路吧。

為何會自願選擇放棄醫者一職？

就連方聆弦自己也已經不太清楚了。

是因為……自己在內心褻瀆了自身的責任，“質疑了自己的本職”嗎？

並不是因為她無力將那些註定將會死去的人親手救回來。但這並不是唯一的原因。

從事醫學數年來，自己見到的並不算多。但那些慘痛的過去，無可彌補的遺憾……歷歷在目。

“小方，這種問題我覺得雖然聽著不太禮貌……”她的同事曾在聚餐時找過這般話題，“你有後悔救過哪位病人嗎？”

原本同事的話語是影射那些被醫生傾盡所能治好後卻反告醫院操作不當的白眼狼，或許還同時代表了那些病人家屬醫鬧、頑固而三番五次不遵從醫囑而再度訪院之人。恐怕聆弦都清楚她想知道的是是否存在這幾類人。

“有啊。”聆弦握著酒杯，歎氣。

“我之前也有遇到過那種蠻不講理的病人，非說醫院還能做到更好，都已經大半夜給執行緊急手術了……”同事無奈地笑道，不過還是抱著好奇心追問道，“小方遇到的那位元病人是怎樣的情況？”

“啊啊、都是過去式了。就是每當想到還是會不甘，還是會自我懷疑。我也不太想回憶起那幾位病人之後的結局。”

“是會這樣的啊……”

醫者閒暇，且是功成名就，但縱是為社會奉獻大量心血，原註定化作悲劇卻成功帶來的轉折不可勝數，事後憶起的卻多為遺憾。

數人舉酒痛飲。

從此以後，一晃一年。若必得尋得一詞概括方聆弦在此期間的每日生活，只能是“無業遊民”吧。

但她並不覺得自己是在虛度光陰。多少次爭分奪秒地去在某些場合中爭取某些結果的生活節奏早已不再是聆弦所追求之物。她已對養花種樹頗有心得，在仍操手術刀之際便已試過去培育一些植物，卻因醫院工作時間毫無規律與各種突如其來的特殊繁忙時段而導致她經常會隔兩三天才得以回一次家。栽培的鮮花，往往會在幼苗期間便乾渴而死。後來她有嘗試在後院安裝自動灑水裝置，可卻導致雜草蔓生，淹沒了本該茁壯成長的花苗。

現在的情形可不同往日了。除了外出購物或作為健康顧問走訪人家，她幾乎可以一直留在家中照料自己親手從種子形態種下的花草樹木。

不管算不算得上適合新人的高存活率選擇——她種了許多許多，小到薔薇杜鵑石榴，大到番茄金桔檸檬……雖說還未結出足夠她補充維生素來源數量的果實，每當瞧見水靈靈的小水果悄然誕生，她都會感受到又一絲的暖意。

聆弦一手提著水壺，一手抱著健康報告表格，於自家後院的花圃果架間慢行慢觀。眼前這些各種各類的植物們便是自己的孩子了。職責所在……簡直是放棄了曾經的偉業，此刻追求的僅為實無意義的一方清淨。

“為什麼不願再當醫生？”

不僅是周圍的親朋好友。每每在深夜臥床輾轉，她也會這般自問。

——因為，自己的職責便是救死扶傷。

而那時的自己，居然會對救人產生後悔的心理。

這可是違背職業道德，違背我本心的情感。我為什麼會那麼去想？……聆弦永遠都無法摸清正確答案。

是因為那位全身90%面積三級燒傷的傷患，痛苦地邊抽泣邊求自己讓他直接死去，不要再嘗試救他的緣故嗎？

聆弦本是為了為人帶來希望才會去救人。

她無法理解為什麼救人可能會給對方帶來原本沒必要存在的痛苦。

死去……真的一定會是最壞的結局嗎？

活著，真的永遠都會比離開要美好嗎？難道一個活在充斥著肉體痛苦、被病痛恒久折磨的無所期望之世的人，真的沒有追求解脫的權利嗎？

為什麼？明明對方已經求自己讓他死去了，為什麼還要本著“救人治病”的名義去給他帶來那麼多額外的、成倍的痛苦？這種違背對方心底意願的做法，真的不算目空他人的偽善嗎？

總是又憶起那位患有高血壓與腦溢血的年過懸車的老人，女兒本該遠走高飛追尋大好前景，卻因要照顧他而回到這個城市。老人在某天私下詢問聆弦，是否可以謊稱他已好轉，能夠回家，好讓女兒安下心來，回歸事業。

自己救回了一個人後……他真的會因為活了下來而感謝自己嗎？

救下他，對他周圍的人而言真的算是好事嗎？這真的會是他所期望的未來嗎？這真的會是聆弦本要一生追求的所謂“奇跡般的另一種結局”嗎？

如果不單純是借助病痛為藉口，想要以一種更加直接的方式解決痛苦的根源呢。如果只是單純想要逃避，甚至不再為自己留下一絲希望呢？

說不定，救回哪個一心求死的自殺者，會使得他憎恨自己一輩子，直到他再次嘗試尋死。

並不是所有人在自殺失敗後都會不再自暴自棄，打起精神昂首挺胸重新做人。聆弦反反復複見到過一位大學女生五次，前四次回回都是自殺未遂。第五次初見她是在救護車前。發現的時候已經流光了超過40%的血液，還磕了一整瓶止痛藥。他們沒能給她救回來。

病人在病房內尚且歸醫生護士所照料。

病人出了醫院，不論醫院裡的誰都再也顧不了他們意圖做什麼。

說實話，真的要說最難聽的實話，前四次救她的時候，明知她還是會自殺的，為何還要去救？為何不順著她的心意走？

最壞地：把這些用來救她所花費（浪費？）的時間騰出來，去救一些還有意願活下去的人，不好嗎？——她永遠都不會原諒曾經如此設想的自己。

違背本心。

離經叛道。

但這又有什麼錯？有些醫生根本已經不清楚自己是否在治病救人了。

救的人太多，被辜負了太多，有的人看破塵世一心向善、無視負面回饋，但也有的人最後淪為了自身指令被設置成“一定要救人，不論結果”的任務執行機器。

方聆弦不認為自己已然歸伍後者。她必然更不可能是前者。

那自己……究竟，是懷有何樣心境的醫生呢？

自己，果然無法忽略那些非她原先所期望的怨念恨意。

正因如此，自己沒資格稱自己為年輕有為的天才外科醫生。

她其實很清楚。傳統意義上的施救，本就時常會背離個體真正追求的“拯救”。這便是真理，人盡皆知卻不願被她所承認的真理。

選擇背叛醫者之道？抑或是選擇背叛患者真心的訴求？行醫究竟是為了什麼，不是為了使患者幸福嗎？

聆弦恐怕背叛的不是醫道，也不是患者的心意。聆弦或許是背叛了自己最不該背叛的東西。

她背叛的是她自己。

“因為……我後悔了。”聆弦一邊用水壺為花朵們灑水，一邊抬頭望天，“我後悔救下他們了啊。”

天穹蒼藍，淡薄的白雲偶遮住那刺眼的豔陽。夏蟲連鳴聲響，微風帶著恰好的溫度拂來，隨小巧的蜜蜂與蝴蝶於後院的花草叢間曼妙飛舞。

藤條蔬果纏繞苗圃的木架之上，果實有的是新生的嫩綠，有的已經展現出初黃初赤……若是這種美好的退休般的日子一直持續下去，自己恐怕也會過得太自由輕鬆了吧。

都快懈怠了啊，不光是醫術——是指園藝種植外的一切社會行為。休息得足夠了嗎？其實這是此刻她該去想通的事物。自己從來都不是那種滿足於“懶散慢節奏”的人類。

所以，她給了自己又一次“機會”。極為渺茫，乃至近乎可能性全無的概率，但凡落中，都稱得上又一場“奇跡”，卻不再是發生於救死扶傷的過程之中。

不過若是“這種事”真有可能成為現實……這將會是她期盼踏入的全新生活方式（或是說，只算其中一種）。

不知為何，命運總是會在聆弦決定轉換心情的時候順從她所做出的選擇。

因此……正如同上述時日般的又一祥和清晨，早起的聆弦開啟了房屋門前的信箱，隨即意識到自己獲得了《月星-Online-》的公測資格。

“這位小姐姐——”

途經這每日必會見上兩三眼的教堂式建築正門口，聆弦僅是提著兩大袋草藥與蔬果自集市朝著城外走去。

話說，這座大型玩家公會建築本就坐落在佈雷姆的東郊。就算是在玩家人均大戶的這座水上城市，此類節省錫安的定理（或者說……“遊戲攻略”？）也仍舊效用。

一般玩家根本就負擔不起城中圈的房租或地皮售價；只要地方稍微偏僻點就可以花一半的錢買到四倍甚至八倍大小的地塊，建起更加華麗大氣的房屋或是花草繁多、區域劃分精妙的庭園，還能避免過多人流間接帶來的叨擾，何樂而不為？

總之，聆弦所鐘意的居住地點甚至都不在城郊，而是坐落在完全不屬於佈雷姆城管轄範圍的野外地帶。於是乎在出城回歸自己那間坐落于安全區外小別墅的過程中，她不論怎麼繞路都會多少撞見幾家公會。聆弦確實也對這些喊口號發傳單的招新行徑見怪不怪了。

“這位小姐姐、等……請等一下，您有興趣加入星懸業火公會嗎？”

是名負責推廣拉新的女性玩家，頂著個中文名“趙伊朦”，游標藍色。既然是自己國家的人，隨口搭幾句話應該沒啥問題吧。

“中國玩家嗎？”方聆弦稍停住腳步，轉頭問道。她手中還提著那兩大袋水果蔬菜，手酸得要死。

“啊、是的……星懸業火是咱們中國玩家建立的公會，目前成員也有20餘人……”

恰好自己並未加入任何公會，要說聆弦對這些推廣內容完全沒有興趣那也是不可能的。再加上自己如今等級還不足以踏入花類聖地葉賴錫安的高危險度區域，若是有個靠山組織提供援助，自己說不準也能有效提高升級效率。因此她打算追問一番。

“多少成員我是無所謂。我一般在遊戲裡也就種種花研究研究藥品合成之類的。你們公會一般成員的主要玩法有什麼講究嗎？”

“我們是類似暗殺者組織的公會。”

“你說你們是……暗殺者？殺什麼、殺誰，我猜應該不是魔物？該不會是玩家吧。”

“沒錯，我們會聆聽來源於不同區域各路玩家的暗殺請求，並決定接受其中的哪些委託，再由公會成員對委託暗殺的目標進行制裁。”

“是要將對方殺死嗎？”

“是這樣的。”

“哈哈，你看我像個會殺其他玩家的人嗎？”聆弦提了一提手上的蔬果，“你們公會的立意倒是挺別致挺有意思的，不過我沒法加入。”

“要考慮先加入公會的聊天系統嗎？在一周後做決定也不遲。現在加入公會的話有專門為新人提供的獎賞，50,000錫安。”

“哇，你們錫安真的是不嫌少對嗎。”買一個蘋果才花30錫安，一袋普通的蔬菜種子在150錫安上下。聆弦在野外的那棟別墅因為不在政府管轄地帶內就不需要買地皮而節省了一大筆開銷，但建材和建築團隊人工費零零散散花了大約四十多萬錫安，這都算她玩了那麼久遊戲幾乎全部的進賬了。

謹慎買房，小心丟失全部血汗錢。可以說聆弦在這遊戲裡甚至還沒在現實世界中富，每每在想要購買新裝備新特殊配方時，她都會發現怎麼自己又TM身無分文了。在月星買菜的時候也沒覺著自己有多窮啊。

現在好了，只要加入一個公會，躺著賺五萬。果然，開接受玩家委託的公會就會月入百萬是嗎……？

聆弦對暗殺玩家結梁子豎仇家一點興趣都沒有。

可她確實需要一筆數額不小的錢去購買全新的連枷。目前缺的是正好五萬少一點，要她自己去砍怪刷錢的話怕是要花上個一周多。

“這筆錢是進公會就拿嗎？還是說要完成什麼新人指標？”

“你會需要接一樁暗殺委託，一般會是特意留給新公會成員的低難度委託，物件等級比暗殺者要低上五級左右。”

“差了五級？TBO現在玩家平均等級多少，才9級吧，這差了五級對面是得有三四級這麼低了啊，那不純純是在欺負新手玩家了嗎？你們這種性質的公會真的不會被人團結起來打擊報復嗎？”

“我們的公會成員很多等級都到10級了，20多人團結在一起也不是什麼能輕易擊敗的公會。再者……我們並不是任何委託都接受。一般公會高層決定暗殺的對象都是在玩家圈內名聲較差甚至有過玩家犯罪行為的公敵。畢竟正因如此，才有人會冒著TBO實名制遊玩被直接無障礙開戶的風險去花錢請我們代以制裁對方。”

“道理是有點道理，但我還是不認為在這種人人真名的地方該有任何理由去從事‘代人殺人’這一行當。說是說這裡的玩家就算死了也能無限復活，可是死的時候也會有真實死亡的體感，這和真的殺人了只有一個後果惡劣程度的區別。”

“小姐姐可以加入我們的公會先觀望一下，我相信你至少也會有部分改觀。我們可真不是代做髒活的三流玩家小團體，我們幹的都是劫富濟貧、除暴安良的好事。”

“劫富濟貧我姑且信了，除暴安良這種標籤就別隨便給自己貼了。總之，五萬錫安，一分不少？”

“是的，但也一分不多。我們公會就算小姐姐你想的再不濟，也是憑藉名聲和成員素質才如此蒸蒸日上，連欺瞞外人這種事都是從來不做，更別講還自己踩自己腳，欺負自己家新人。”

“你們公會我會記住的。”思考幾秒後，聆弦決定先給她們畫個餅，“但我得先回家切菜了。明天我再回來看看。”

這女生聽後非常喜悅：“那真是太好了。希望明天能如約見到你，不管怎樣，先謝謝你啦！”

聆弦閉著眼笑笑，點幾下頭，繼續拎著菜踏上回家的路程。

招新的女生這才愈發覺得喜出望外。若是這位ID叫方聆弦的玩家能夠加入她們公會的話……

天哪，我操，簡直難以想像她能為公會帶來何樣的貢獻。設想一下吧！如果她圓滿完成了高難度的玩家委託、增長了公會的聲譽與威望、為全公會成員提高進賬數額並因此改善遊玩體驗……全然不在話下，如果是剛才這位玩家的話絕對沒有任何問題。那些暗殺委託對她而言肯定是信手拈來，根本不需要加以懷疑！

因為……她頭頂上方那金色的游標、絕對沒錯。

這位元方聆弦是持有“日”元素祝福的玩家。風地水火四大基礎元素之外，僅有不到5%的玩家擁有日或月元素，而她便是那極少數者中的一員啊。

而且這女生並未告知聆弦自己已經習得了較高等級的“情報看破”魔法。在方才交談的過程中，她已經查清了這方聆弦的真實等級。

14級。

要知道，就連星懸業火的公會長也才恰好14級而已。目前全月星等級最高的“四輪之火”赤城咲不過27級，而這已經是全TBO任何其他玩家都無可企及的天花板了。

而這位名為趙伊朦的招新負責人，她才7級，只有剛才這位方聆弦的一半（甚至可能都不多一點）。

14級，這是什麼概念……這已經不是高玩的程度了，這根本就是TBO狂熱愛好者，除了玩這遊戲現實裡基本什麼都不做了的程度，至少也得是這樣。

因此，如果方聆弦能夠加入這所公會……

一想到這裡，這女生今晚可能做夢都會笑出聲了。

[chapter:- 向瀨 白夜 -]

“月見花綾欒，你迫害塞壬暗殺者公會的成員後還企望全身而退嗎？我奉命前來制裁你，友情建議你直接投降受死，省我精力。”

無言應答的綾欒將火繩槍槍口對向後方舉至身側，略微一鞠躬，接著便兩腳踏開，抖出子彈裝填入管，抬起槍體瞄準上方女子。

“煩請賜教。”這般輕語。

“呵。”

未等綾欒扣下扳機，駐足屋頂的方聆弦不再佇立原處，抄起刹那間增長數倍的連枷，伴著自屋瓦縫隙中憑空誕生瘋長的無數新生枝條飛躍而下，直沖石磚路面上已蓄勢待發的綾欒。

……必須提前閃開。毫無壓力。好在剛才追獵那手持相機偷拍遠城清喜的男玩家時，自己就已熱身到大差不離的程度。要是直接進入正式PVP狀態，不說占了身體早已進入狀態的優勢，至少也不會立刻落入下風。

聆弦心中冷笑，她料想綾欒必然會誤以為自己占了戰鬥熱身的便宜（或者說……她會嗎？）；實際上在來之前，聆弦早已喝下好幾瓶輔助戰鬥的藥水，且還屠殺了二十只人形遠程攻擊小怪，打完就飛奔至此，甚至運氣好到四肢尚未再次僵硬就遇上了自己送上門的綾欒。這自己還不得滿心歡喜地接下人頭？

但——可如果是暗殺組織派來的成員，或許不會傻到不熱身就來執行制裁。多少也是以自己的方式進行了某種程度的準備的玩家，搞不好還借助了藥水效果——綾欒沒多花兩秒就推想到這一層。現在讓綾欒去使用戰鬥類藥品也來不及了，更別談她並不稀罕借助藥物BUFF效果的屬性提升去擊敗區區一位身份未知、來路不明的暗殺者。

我已料到你做足了準備，現在我將提前進入認真狀態。

此刻的聆弦，也已意識到綾欒推算出了雙方之間的熱身程度。看來，這下她們兩人要從同一起點開始打這場戰鬥了。

自此，三秒轉逝。火繩槍管中迸發出又一發穿甲彈，與半空中的方聆弦擦腰而過。

彈道干擾……？這種程度的瞄準難度，綾欒自知絕無可能射偏。那只剩下了這一種可能性。

“看招啊！”

從屋頂俯衝襲來的方聆弦與閃避開火同步進行的綾欒立刻進入近距離交火狀態，又在不經意中拉開數米長度，準備趁此間隙自衣袖抖出子彈的綾欒卻被身前的聆弦立刻迫近。綾欒身側被這閃擊砸中，強忍住因疼痛而欲冒出的哼聲，瞬間揮袖，幾發子彈自內扇形飛出，立刻自燃爆裂為水元素飛彈。

聆弦身前地面沖起兩米高枝條屏障，恰好抵擋飛彈濺射攻擊。她並未懈怠，不管如何先朝著左側翻閃，原先自己站立的地方與右側被兩發散彈分別貫穿屏障破空流過。“還是慢了！”聆弦手一招，藤蔓自她背後繞去直纏剛要穩住步子還沒法立刻後躍的綾欒右腿。

“……嗯。”

綾欒壓下槍口就欲開槍，卻沒見槍尾有火線——這發還沒來得及填彈！她立即左手下舉，水花憑空出現繞旋指尖，只見食指一撥，天藍色魔法弩箭登時破出，切掉了藤蔓中部。又是左手微抬起，單眼一閉，再兩根弩箭朝著聆弦彈去。

被兩箭直逼面門的聆弦知曉不可能同時避開這精妙計算了軌跡的防禦反擊，甩來連枷便將一根擊斷軌跡，朝著不遠處觀戰狀態的白夜飛去。

白夜近乎條件反射地側身閃過，一晃眼聆弦的血條對比前一秒已經掉了約5%。不過順利造成傷害後的綾欒卻也都沒來得及以那標準而優雅的一貫姿勢將彈填實；明明是剛被擊中的聆弦卻雙手抓緊前端刹那增大數倍的連枷杆身朝綾欒疾馳拍去。在白夜看來，她這也打得太瘋狂了：聆弦就像是全然不在意自己被擊中後所產生的真實痛感，切切實實地就這麼立刻壓穩進退節奏反攻了回去。

她、不……兩人都徹頭徹尾地沉浸於對決之中。這場戰鬥可能不論是對綾欒還是對聆弦而言，都不單單是一場尋常而可再度重開的遊戲對局——在面前那二人的認知中，這便是真實的生死決鬥。

頃刻間二人便又過招數回。綾欒心念：就算不用子彈也足以抵擋你的攻勢——冷兵器與槍身相撞，剮蹭出刀光。二人周身境況時而有葉片枝條被切散，時而不知自何處飛竄出水箭卻遭劈崩碎，旁人根本無法憑藉肉眼分辨出誰在前一秒不幸負了傷，又是誰在後一刻占了上風。只有一旁相機開鏡的夏月訝異地驚覺到一直都未傷幾絲生命的綾欒血條在這電光石火間驟減了數段。

綾欒卻仍不緊不慢地邊招架邊小步後撤，一面揮手大動作填著子彈，一面自白袖中甩出幾顆尚未點燃的備用彈藥。聆弦見此拼勁收回武器，將飛舞的未燃子彈撞了個四散。眨眼間，上完膛的綾欒槍口已直指她胸前。聆弦暗叫不好，一道光罩於面前展開，半空分散的子彈被綾欒一發散彈皆數點爆，伴著聚爆炸響，黑煙赤火四射吐裂間衝破了聆弦的光罩。所幸聆弦原本便未寄希望於此，早已將連枷以植物生長態橫擴數倍寬度，這才在被轟飛出幾米遠時不至於直接被削去剩下一半的生命值。

沒有理由再放任何程度的水了。再不迅速結束戰鬥，二人將會耗盡精力，淪落到互相剮蹭拼閃避技巧的PVP最終階段。除開盾防禦外，方聆弦不知招架招式的方法，一旦進入到那一階段，速度顯然要更勝自己一籌的綾欒將會獲得得天獨厚的優勢。在那之前……必須在那之前由自己孤注一擲，給這場決鬥劃上休止符。

“接招、十秒內我就置你死地！”聆弦大喝道，驟然閃爍金色的光芒連枷瞬間被枝葉纏滿，其上毒花怒綻。

綾欒知曉對方要出殺招，無聲回道：“那便失禮了”，將黑身火繩槍掛回腰間，雙腳前後蹬地，但僅下一秒身影便化作水浪憑空散去。

她可並未逃離。她出現在了較原先幾步之外遠的後方（甚至將觀戰的白夜與前來隨時要為白夜擋刀的勿棲夾在了戰局中間的位置），手中確然已不是那魔法弩或漆黑火繩槍，而是轉為一把槍身更加細長、外表機械感厚重、色澤顯著玉鋼般亮銀色金屬質感的看起來貴重數倍的槍支。其內是她提前上好膛且僅有一發的稀有魔法子彈。

這子彈的彈速將似雷光般迅疾，海嘯般兇猛。通俗形容，它擁有一發收割幾乎全部玩家甚至某些小型頭目魔物的超強破甲超高額單次攻擊力。但凡直線命中成功，面前不論擋著的是方聆弦還是其他自己的宿敵，被這發擊中的身軀不論所剩生命的高低都只會在致命處留下一處巨大的血洞，使之失去維生器官而瞬間殞命——只不過身為玩家的對方將會復活在記錄點，而非真實死亡。

綾欒內心可謂有超過十成的把握，但凡扣動扳機，聆弦將必死無疑。

但聆弦的前搖準備時長遠較自己更短。就現在自己所剩不到三分之一的生命值，不論聆弦的這單次殺技會分作幾段、每段輸出程度如何，自己都絕無可能扛住。

只有對面側的聆弦本人心中知曉，方才連續遠程召喚藤蔓攻守綾欒時已耗了自己的大部分魔力儲備。這次聆弦所吟唱的技能雖是輸出型重攻擊，卻根本不歸屬聆弦最強的那批技能，頂多算得上是個戰技而已。就算僥倖在魔力匱乏的吟唱減益下趕在綾欒前施放，也不一定能夠將根本不知道有沒有點上根性的綾欒一擊斃命。

二人都在賭一場自認為勝率低於五成的致命遊戲。綾欒現在僅能做到雙手依舊不顫半分，心跳卻也有些許增快。聆弦咽了口口水，閉起眼，毅然要將決勝的最後籌碼全部寄託於此技之上。

就在一秒後，聆弦披光卷芒的身影直朝著對面綾欒手中架著的那柄散發幽藍色凶光的不知名火槍槍口猛衝而去的那一瞬間——

——一聲尖銳的女性驚叫霎時奪走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顯然，僅僅是看到有兩位玩家在自殺式拼命而大驚失色產生的尖叫根本不足以令打得關乎生死的綾欒與聆弦慢下動作。這尖叫聲並不來源於觀戰女性玩家中的白夜、勿棲、和伊、詞音任一者，而是距離更遠的安全角落，一家掛著“藥水店”字樣的店鋪內傳來的聲音。

綾欒收起即將子彈出膛的火槍，而聆弦也在衝刺而出的瞬間刹住了車，朝前跌撞幾步，硬生生收回了連枷。二人近乎是在同一時刻意識到，在她們附近發生了一樁不太容許她們繼續相互大打出手的壞事。

因為那一聲尖叫，就好像發聲者遭遇了某種驚悚且危及她性命的場面般。

雖說月星內的正常健康玩家絕無可能在遊玩過程中真正死亡，因而根本沒必要發出命懸一線時的那種尖叫聲——但正因如此，這聲音才顯得罕見、突兀、刺耳且令白夜像是過去在知曉自己要被欺淩之前那樣產生自禦性生理反應：腹部一緊、刺骨的冷流席捲了大腦，上半身的後下側一股像腹瀉感般的神經衝擊，因感官霎時間變得極為敏銳而渾身痛苦難耐。

循著尖叫聲趕去的第一人是距離最近的神來社詞音。她一進入那藥水店內，尚未來得及詢問情況，同樣也是一聲驚呼。

店內的黑木地板上儼然是一大灘尚未完全乾涸的血跡，在那貨架間的陰影之中……居然有條貼著地板的手臂，五指無力地攤開，遠遠瞧去了無生機。

如果是死亡的玩家，屍體並不會留在原地，而是會連人帶意識一同被拋向他們上一次進行記錄的休息點。那麼就是有人受傷了？月星的玩家就算受到了流血攻擊也不可能會留下會在地形物件上停留那麼久的血跡。這並不是新鮮的血液。

因此，在叫道“有玩家死了！”後，詞音幾乎是同一刻意識到自己可能撞見了更加恐怖的一幕。

面前倒在血泊中的這個人……這位、似乎是“女性”，她……

“有玩家死了？那怎麼可能？！”和伊急急忙忙地闖進店內，隨即倒吸一口涼氣：“我……我的天、這……你、她……這可不是玩家，這……這是……”

地上那具女屍的身份並不歸屬於任何一名玩家。

長久負責對面和果子店生意，乃至近乎不會外出的和伊只看一眼那條暴露在屋外透入的光線下的手臂處衣著，便足以辨別這被殺女性的身份。

和伊用顫抖的兩指解開並提起了扣在腰包側帶上的高級恢復藥劑，但還沒完全舉起，就將它扣了回去。

沒有用處，不論面前的人曾經是誰——她都已經死了，任何恢復生命的手段都不會再起效了。

“怎麼、是誰？啊、？！”勿棲、白夜二人隨即先後出現在和伊的身後。隱約瞧見內部的場面後，大驚失色的勿棲下意識地抬手遮住了白夜的雙眼，“受傷、不……她是……？”

“那個、我……看到了。”白夜輕道，想要扒開勿棲捂在自己眼前的那只手掌。

“這種畫面我不想讓白夜你看太多，撞見了也得少看幾眼。”勿棲頓了一下，“和伊碳，這到底是發生什麼了？！”

店門外，休戰的聆弦、綾欒二人一同到來。夏月悄悄躲在了店門敞開門扇的後方，並不打算進店一探究竟。雖說他們三人已經是最後一批到達案發現場的玩家，卻能通過前面幾人的談話內容將所發生的事件判斷出個大概了。

映入眼簾的，首先是血泊。再然後，死者那標誌性的衣著裝束已經變相地指名了她的身份。

“莎娜姐姐……”綾欒失聲念道。

勿棲已將白夜安頓在距離命案現場較遠處，正邊快步走向和伊邊詢問情況。

“和伊碳你……這個人你認識嗎？”

“她……”和伊幾字一頓地答道，“是這裡的NPC老闆娘，我們都叫她莎娜阿姨的，也算是小有人氣的NPC角色了。為什麼……為什麼、我從來都不知道她有結仇，但這……好端端的又怎麼可能會被殺？是意外嗎，意外事件？因為什麼？”

和伊完全陷入了茫然狀態，手無足措地想要上前檢查情況。幾秒前大家如此高聲談話，若是人還保持清醒就早該應答了，這樣的話……除了死亡、對，也可能是昏迷了，也可能僅僅是失去意識而已……

……怎麼可能單單是失去意識。她早就意識到事實有多麼殘酷。

“不、不行……我得……”詞音捂著嘴巴，用前腦勺撞開圍觀的其他人，奔向門口。

躲在門後的夏月一見有玩家沖出來，瞬間一個激靈地擺出防衛姿勢，卻見只是那紅發的矮個子女孩自店內闖出，兩手捂著嘴蹲在了店門口的路面上。

夏月可不敢上前詢問她此刻的情況，這女生那件被她當作寶貝一樣對待的盔甲某種程度上還是因為他才徹底損壞的。先不說屋內那個月見花綾欒有沒有留意到自己還躲在這兒，他可吃不准這個叫神來社詞音的玩家會不會咬住自己不放，要求他作出賠償呢。

於是他肩臂緊貼藥水店外牆，繼續偷聽起裡面的動靜。屋內的綾欒朝店門口的方向瞥了一眼，面部卻未表現出絲毫情緒。

店內，茶屋和伊咽了口口水，鼓起勇氣決定上前確認地上那名死者的情況。

和伊刻意將自己的視線自地上大片的血跡處移開，緩緩地、邁著距離極短的步子，朝前走去——直到鐵證如山，再也無法逃避自己眼前的僅為一具死屍的事實。

最冷血的證據莫過於，這手臂連接的被稱為莎娜阿姨的上半身從頭部起算……只到腰部就截止了。簡單掃視四周角落，和伊甚至沒能找到腰部以下的身體部位。

“讓我看看。”

發話的並不是白夜一行人中的任意一者，而是站在白夜與勿棲後方，語氣平穩冰冷的方聆弦。

“啊、可是……她已經……”勿棲啞著喉嚨吞吐道。

聆弦並未予以理睬，只是自顧自用手腕撥開勿棲與白夜朝前走去。瞧見那僅憑一眼便已能確認死亡的女性時，她短暫地屏住呼吸。——又一次親眼瞧見死去之人。

如同曾經的那次一般，就算是在遊戲世界內，也未能逃過面對這般悲慘場景的命運。

兩次都是因為這種膚淺無聊的理由，兩次都是一條鮮活生命的逝去。

單膝跪地，在不碰觸屍體的前提下細細端詳，沉默數秒。

“已經……”

面前人稱“莎娜”的女性已經死去。

回天乏術，無可逆轉；這便是一條生命的終結。

但……既然自己已然身處遊戲世界，方聆弦不會輕易再讓這類悲劇於此終結。儘管不是通過治病救人的方式，她也不會再在面對悲劇性的結局後就此離去。

正因她心念如此——

“你們萬萬不要接觸她的身體。”聆弦嚴肅地向周圍數人吩咐，“玩家碰觸到NPC的血液與屍體會導致關鍵線索道具化而被永久破壞。事實擺在眼前，這名NPC是被人殺害的。”

白夜的思緒一恍。未曾料到，就算是在這本質實為遊戲的月星世界內，也會有人真正地永久死亡。

“那個、你說她是被人殺害、為什麼？誰殺的？！是怎麼才……”勿棲的滿腹疑問使她焦急萬分。

和伊連忙點頭附和道：“她昨天還在好好地賣藥，今天就這樣莫名其妙死了……我完全沒有辦法接受啊。”

在這種時機下，就算能查出真相也為時過晚。可方聆弦知道，勿棲跟和伊現今的連番詢問可不僅是出自失控的好奇心——她們二人語氣中摻雜的，顯然是面對這種前所未有的未知情況時的恐慌。

“各位還請保持冷靜，請容許我先調查一下案發現場。”

聆弦將右手手掌向前舉出，對準地上莎娜阿姨屍體的方位。掌心，金黃色的柔軟光暈若隱若現。

這是讀取物件身體狀態的技能。就算是物件已經死亡，也能推測出生前所遭受的皮肉傷與經受的病痛。以聆弦的性格，她必然會學這種醫者該有的技能。

“死者腰部被大型近戰武器一刀斬斷，根本沒有反抗痕跡。能推測兇手只斬了一刀或一斧，或其他武器，但必然範圍可觀。因為——”

她的目光死盯在死者上方近處那整整一層都被削斷的藥水貨櫃。數種藥液溢成一灘狼藉的混合物，現仍在自櫃架上不斷滴落。

若不是如此致命的肢解傷害，搞不好溢到地面上已與血液相互混結的那些恢復類藥劑還能救她一命。可惜，究竟是誰會幹出這樣的行當，絲毫未給她留下半點存活的可能？

“可、為什麼會有人要殺NPC？是誰殺的？！是、是其他的NPC嗎？”

“不排除這一可能性。但……”聆弦的眼神冰冷，她慢慢起身，轉頭瞧向右側結帳櫃檯上老闆娘的一袋實體錫安幣與攤開的帳本，“會不會，是玩家犯案？某位玩家殺死了NPC，這並不是不可能。”

勿棲極為不解地追問道：“玩……玩家？！我們玩家為什麼要做這種事，一點好處也沒有啊？！”

門外靜靜聆聽著一切的夏月眉頭一緊，瞳孔縮小。他抓緊掛在胸前的相機，腦內刹那間便閃過了無數怪異的念頭。

如果這場殺人案真是玩家所為，既然距離案發時間尚不久遠，現今恐怕就是追蹤對方痕跡的最後機會。

能夠狠下心殺死NPC，這樣的人一定對人類存在的意義有著自己的見解。為何不殺身為真實人類的玩家？為何只殺明明是人工智慧的非玩家角色？他對此是怎麼想的？

夏月所執意深思的疑問再一次出現了被解答的可能性。來到此月星世界的他自打一開始就是為了領會到人類為何會身為“人類”，為何與“非人類”的事物相異。既然這個人或許擁有獨樹一幟的觀念，哪怕千分之一的可能性，他都迫切地想要洗耳恭聽。

綾欒立刻便察覺到一直都躲在門外暗處的夏月忽然快速逃離了店門口。可將夏月的小動作收於眼簾的她並不決定上前追趕。正如這個方才還想將自己給殺了的方聆弦所言，兇手不論是NPC或玩家，都擁有能使用近戰武器一擊斬斷莎娜阿姨身體的能力。綾欒雖然因為這場戰鬥對聆弦不可避免地產生了極差的第一印象，卻不至於因此愚昧否定這名高等級玩家的見識與經驗。

使用大型近戰武器，僅瞬間就讓莎娜阿姨一命嗚呼……那個只會偷拍女生，一碰到事掉頭就跑的久禮夏月顯然不具有這樣的本事。他跑出去不管是要趁亂借機逃走，還是為了什麼別的目的，既然與發生在大家面前的這樁殺人案無關，綾欒便不想再去多管。

相比起清喜被這男玩家偷拍……自己所保護的區域有NPC被人殺害，一心只願守護這方淨土的綾欒絕不會對此袖手旁觀。與此相比較之下，一個單純行事齷齪的的小角色無足輕重。

心思不在店鋪內眾人身上的聆弦並未留意門口的動靜，仍繼續調查著屋內的痕跡。月星世界與現實世界不同，與普通網遊又不同，屬於夾在中間灰色地帶的擁有許多安全缺陷的地帶。這裡不存在監控或諸如此類的事物，也並沒有玩家出入商店的系統記錄。

所以不僅沒人能夠得知這家店鋪的玩家訪問歷史，就連這場殺人案是否真是玩家所為都無從確定。

“茶屋和伊，你說你一直在這塊工作嗎？”

“對、對的，我的店鋪就在這對面。”她的目光朝店門外望去。此時的和果子店正無人值守，僅剩那幾格關東煮還在冒著熱氣。

話說自己的“和果子茶屋”立牌好像被剛才的流彈射中了兩次，現在“果”字上面的“田”已經只剩個葫蘆形的窟窿了。和呆子茶屋。

“在你印象裡，只考慮NPC交際範圍，這家店老闆娘有什麼仇人嗎？”

“莎娜阿姨平時除了賣藥也不做些什麼，偶爾會在私下裡做些生意，但我並沒深入瞭解過。”

“生意？是與玩家嗎？”

“不是的、好像是進了什麼來自卡邇玻什城的貨。機械零件，因為我有見她之前在櫃檯上拆解研究那些機械部件。但我不太清楚這會和她受害有什麼關係。”

“私下進貨機械零件，光是這點確實沒辦法總結出有價值的資訊。”聆弦朝著結帳櫃檯踱步，眼神不離桌面的各種物件，“目前我沒有見到任何機械部件。”

“機械部件？‘連鎖核心’？”

一句聲如細絲的柔弱話語自房間的角落處傳來。“你知道些什麼嗎？”眾人隨著聞聲抬頭的聆弦目光轉頭瞧去，才見這柔軟的輕語來源於向來都一言未發的月見花綾欒。

“之前我打瘸了一整隊試圖截貨的盜賊。”

“盜賊？是搶NPC貨物的玩家嗎？”聆弦詢問，她的眼中閃過一絲難以察覺的陰霾。

“不。他們也只是尋常的NPC。”綾欒小聲答道，“‘連鎖核心’是澤斐雅公房的最新魔導科技，能夠記錄遠端武器前一發攻擊的傷害，根據邏輯進行演算優化，強化下一次同類攻擊的傷害。”

聽聞關鍵的情報，聆弦其實已經有了可觀程度的眉目。她隨即點了點頭：“這新聞我確實未曾耳聞，果然我與遠端武器的情報毫無緣分。”

也可能是自己把自己關在家裡種了太久的藥草吧，最近也根本沒去多加關注TBO世界的新資訊。

對聆弦的話語，綾欒並無應答，再度陷入沉默。

“你們誰能夠遠端檢查人形實體的背包內容物？茶屋和伊，你能做到嗎？”既然是開雜貨鋪的玩家。

和伊聽了忙擺手：“我？我沒學過那種，我點的是看破掉落素材和常見素材掉落概率增加。”

愛莫能助。

“那個……其實、我……我學了窺視背包內容物的技能。”

“那真是幫大忙了。”聆弦循著聲音瞧向了在場幾人的後方——那名顯然此刻連站直都難以做到的紅發少女，“你能來幫我搭把手嗎？如果你不介意的話。當然，若不願同我一起檢查屍體的話，我也可以想到別的辦法。”

白夜轉頭仔細一看，將“神來社詞音”這個ID再度默念了一遍。剛剛跑出店門的女孩……現在，居然還能鼓起勇氣回到店內啊。

“沒有關係……我、我可以。”

勇氣可嘉。但她明顯是自己逼迫著自己再度走入這發生了命案的店鋪之內。這一折返舉動是為了什麼？對此，白夜懶得去揣摩。

既然這個詞音回到了店內的話，在場的其他玩家又分別是？ “月見花綾欒”？“方聆弦”？話說那個叫什麼久禮的男生去哪裡了？以及……咦？這個人是……

最先發出尖叫引起眾人注意的是一位現在早已嚇得花容失色，背靠在牆上一言都不敢發的天藍色長髮少女。看上去也和白夜差不多年紀，藍色游標，ID“玖琳然”。雖然剛才確實沒記住所有人的ID名稱，但唯獨這位女生，白夜能夠肯定自己從未瞧見過。

怎麼自己一直都把她忽略掉了，再怎麼她也肯定一直在店內吧。擁有這麼微薄的存在感，某種程度上也算是值得羡慕之事了……。

似乎是注意到白夜正在東看西看，回過身的勿棲也將視線定格於許久都縮在牆角，害怕得一動不動的玖琳然。勿棲知道自己對死者旁那幾位高玩正在從事的推理工作一點忙都幫不上，還不如過去照料其他目擊凶案現場的玩家。因此她趕緊走到琳然的身邊，慰問道：“那個，你沒受傷吧？”

“我、我沒有受傷。我什麼問題都沒有。”這藍發女生的話語聲，強作鎮定，卻多少有些顫音。

“我們先出去吧，這裡太亂了。”勿棲扶住她的身子，欲要帶她先走出藥水店內，“那個、白夜？能跟著我過來照顧一下她嗎？”

“……沒問題的。”

白夜又向著調查線索中的四人瞧了一眼，此時的詞音正在聚精會神地注視著地上的死者，料想是準備窺探已經死去的莎娜阿姨的素材物品背包。

店外的街道仍有玩家行走，似乎後來者並未意識到這家藥水店內發生了命案。白夜掃視四周，不見任何外人注意力于她們三人。勿棲在同時邊攙扶著藍發女生邊安慰道：“我可以稱呼你玖嗎？我也是第一次遇見這類事情，但千萬別擔心別害怕，首先要知道我們玩家們是不會經歷類似的事情的，而且……白夜，你幫我想想該怎麼說？”

“你問我的話，我可就更不知道了。”白夜瞧向勿棲與被她捏著肩膀的那位“玖琳然”。

“那個，我應該……不是在做夢，對吧。”琳然的眼神有些恍惚。

“嗯……很遺憾。但值得慶倖的是，至少這裡同時也不是現實世界。”

“但儘管不是現實世界，儘管是人工智慧——有人被我們這些玩家殺死了，這就是事實吧。”她說到此處，抬頭望向陰雲的天空，“抱歉，我知道自己不該多想。我從來沒遇到過類似的事情，讓你們見笑了……”

勿棲撫摸著琳然的後背，暫時沒有作聲。

“你也看出我剛才很害怕吧。我害怕不是因為我擔心自己會遇到類似的事情，而是……這一切太不公平了，就像是系統刻意的設計一樣，不合理，但卻又作為鐵則擺在了那裡。”琳然的聲音略有些沙啞，“這可、她可是活生生的人類，就算她只是NPC，那也是切切實實地活在月星世界的人啊，只不過是沒有辦法去現實世界活動，只不過區別在此而已……為什麼同樣是在月星Online這個遊戲裡，我們玩家能復活，他們身為NPC就得永遠死去？還是以這麼殘忍、這麼痛苦的方式？我不能理解，為什麼製作方不能將NPC設為可以復活的存在？到頭來我們玩家對此居然什麼都做不了，只能眼睜睜地看著NPC被人殺害、死去，明明這些事情都是我們玩家導致的，為什麼因為系統的這些不合理之處，這些NPC就……我是個很奇怪的人吧，我居然為人工智慧著想。你可以不用理我，我知道我現在說的這些都是沒有意義的虛話，只是……對不起，我果然還是需要點時間自己想通。我不知道答案，我不知道為什麼這一切都會以這種方式發生再結束。我腦子裡一團亂。”

“玖的話……我能夠理解玖的想法，也千萬別說這只是你胡思亂想出來的無意義話題。但既然有牽扯到這麼多方面，這種事情恐怕真的只有遊戲策劃能回答了……我也確實不太能理解。因為就和玖你說的一樣，就算NPC和其他的怪物、野生生物本質類似，都是遊戲裡的資料——但既然程式賦予了這些NPC各有千秋、與真正的人類近乎無異的智慧、情感與理性，就不該把他們作為跟怪物一樣的存在對待。我認為這完全有道理。”

白夜聽到這裡，插嘴道：“其實我們也不太清楚這些NPC是不是真的並非被程式設計好了行動方式吧。通過資料庫深度學習並進行類比完全有可能實現簡單的看似智慧生物的行動方式。”

勿棲聽罷應答：“但、總之至少我們一直聽到的說法就是NPC的行為與情感幾乎貼近真實人類啦。而且就這麼接觸下來確實沒什麼違和感。你想，能自主購買道具裝備、學習技能、出去刷怪，甚至跑到別的NPC那裡接取委託……這根本就和普通玩家無異了，完全就是個能不能復活和有沒有系統視窗輔助的區別。本來玩家的武器和防具都只是穿在身上才起效，沒有系統背包給無限收納，甚至很多道具也得安排空間掛在身上啊收在包裡什麼的，這遊戲幾乎就在最大程度地削減NPC與玩家之間的差異。”

“為什麼……一定要用到這樣的NPC？是因為必須要存在擁有足夠智慧的人去掌控任務、委託、情報售賣之類的工作嗎？”玖琳然知曉自己的這串問題並不會有人能夠當場解答，但還是忍不住道出了口，“因為……明明只有一定程度的智慧就能完成的工作，製作組卻選擇利用這種高度接近我們玩家——也就是真實人類——的虛擬存在，這到底是出於什麼目的，真的只是好玩嗎？真的是出於實驗觀察的目的嗎？明明這一切都可以避免，但……”

“因為，就算只是一個空有其表的低智商機械化行動NPC，很多玩家也不會去下重手去肆意殺戮吧。”勿棲沉重地答道，“這裡是擬真現實，是沉浸式體驗的遊戲。不論我們面對的是否是虛擬存在，只要是我們操控著自己的身體親手去做出了什麼行為，就一定會有實感體驗。就算殺死怪物都有沾血的負罪感，更別提擁有人類外貌的生物。重要的根本不是那些NPC的內核，重要的其實是那副形似我們的外表。”

“所以……我們在意的從來都不是對方有沒有和真實人類一樣的情感。”琳然頓悟了勿棲話語的涵義，隨即目光便黯淡了許多，“我們在意的僅僅是對方看起來像不像我們的同類，內核從來都不重要，我們只是在自我陶醉地行使自認為公平道德的偽善？”

白夜在一旁聽到這些（她發誓自己可真的只是不小心的，這談話聲又沒法被她攔在耳朵外頭），心中不禁認為這也太好笑了。人類歸根究底不都是自私的生物？說得冠冕堂皇，又會有誰真心為著她人著想？有人反對人性本惡的言論，白夜必定率先反駁。

不過就算真的是有人提出這樣的言論……很大概率，白夜就算是聽見了也完全不會去理睬吧。畢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反正不會礙著自己苟活，隨他們如何口嗨，大放厥詞宣揚善舉。白夜只會給予一笑，再而充耳不聞。

但聽完琳然自怨自艾的話語後，勿棲卻搖了搖頭講道：“還不能就此定論，我理解你現在對待這件事的心態，但人類不去選擇肆意殺害一個徒有其表的人形物體，這應該正是佐證了人類善的那面；就算是偽善也好，自我感動又怎麼了，自我感動不也是一種感動嗎？就算是為了讓自己好過而去行善，接受我們善意的人只要切實收穫了他們所認同的事物，那我們不論抱著什麼樣的目的，又如何重要了？說到底，為了自我滿足甚至為了積德求運而行使善意，本就是人之常情。誰都知道神實際上不存在，誰都會至少去想一想做了好事會有什麼好報，做了壞事會有怎樣的報應。到最後好人惡報、惡人僥倖……這才是現實，但我們仍會去選擇履行那一絲哪怕僅僅是為了自我滿足的善意，這豈不是已經證明了我們動機就算不純，至少也未做任何值得譴責的事嗎？”

“抱歉……是我情緒有些失控了。我其實不太懂你所想的這些邏輯，但我覺得自己大概能領會到你的觀點。我可能需要些時間自己靜一靜。”

“需要我繼續陪著你嗎？我的朋友就在這裡開了家小吃店，我帶你去吃些甜食吧，不要再多想這件事了。”

“謝謝你，和歌森姐姐。但……我又怎麼可能不去多想。在調查出這樁殺人案的真相之前，我會一直關注後續的資訊。請你們一定要告知我最後的結果。”琳然的語氣中浮現出那少許的剛強，“我想知道，我真的很想知道，做出這種行徑的玩家……最後究竟會落得什麼樣的下場。”

“我一定會讓你能夠跟進的。我們加一下好友吧。”勿棲順便側著腦袋詢問一旁無所事事瞧著街景過往行人的白夜，“白夜想要加一下好友嗎？”

白夜搖了搖頭，隨即轉移了視線。

“沒事，玖跟我加一個好友就行。先去轉換一下心情吧。”

“勿棲，那個、我先自己去逛一逛。”白夜終於開口，“我也想轉換心情。”

“不想跟我們一起來嗎？就到和伊的店裡吃東西，待會也可以一起去逛街。”

“我剛剛注意到有意思的東西。嗯。”白夜不想告知他人太多自己心中所想之事，便就此掐斷了下半句話，“總之……你先陪著這個女的，如果可以的話請容許我自己行動一番。”

“啊、那樣當然沒問題的，告訴我這些就別用敬語了啦。”勿棲露出半分的微笑，“那晚點你逛累了就回和伊碳的店裡？就這邊這家店。”

“我知道的。”

“嗯嗯，晚點我一定會在這兒。那麼就，到時候我們再見？”

白夜點了點頭，將雙臂圍抱在胸前，深呼吸一口。算不上有多新鮮的空氣。命案之類的已經不想管了，他們要調查的話就去調查吧，自己來這裡可不是為了給人當殺人案偵探的。

太煩人了，剛來竹內町就遇到這種事。早知道就不繞路，直接前往佈雷姆城了。但現在……好像反悔也太晚了些。看勿棲這副模樣，既然牽扯到了她很熟的那個茶屋和伊，那顯然她是非留在此處不可了。

“嗯。晚點見。”白夜隨意地一句道別，轉身邁步。背後，勿棲再度回歸了與琳然的對話中，兩人緩慢的談話聲隨著白夜走遠而逐漸淡去。

那麼勿棲要是打算留在這裡的話，白夜該怎麼辦？

拋下勿棲，自己一個人前往塞壬區域？那又能做什麼，人生地不熟，又是徹底換了個和艾茲維澤毫無相似處的生態區域。就算光是待在那座佈雷姆城內，自己對如何找到住處也完全沒有頭緒。住旅館嗎？住旅館的話就得先去刷錢了，甚至不知道那裡的旅館價格會不會比優妮什鎮的更貴。刷錢的話……不知道這裡哪個方向會通往最近的野區。

無妨，先隨便走走看看。自己還未曾有機會去逛逛京都呢，碰巧這裡看著風格和日本古鎮也挺相似的，就當是旅遊好了。

遊客在這類景區，一般會做什麼來著……？毫無經驗。就隨便看看嗎？大概吧。

白夜如此想著，朝著竹內町中心廣場的方向折返走去。

[chapter:- 方 聆弦 -]

兩個月前，被陰雨連綿的一日又一日輕柔地遮上了一層感傷氛圍的佈雷姆。如此午後，卻沒再有多少願意踩著水潭前去接取討伐委託或居民請求的玩家。能在這種日子出來閒逛的，除去那些仍處於初學熱戀期的新手玩家，以及每日必須要喝上一杯冰涼下午茶的東城區居住者，大概也只剩下心中切實懷有重要打算，不得不去付諸行動之人。

但有些人……只是單純有著需要她們站在屋簷下無所事事大半天的工作而已。

“你們的公會……星懸業火，是否還在招人？”

暗殺組織“星懸業火”的公會建築大門前，負責宣傳的伊朦原本還在聽雨聲滴答打著瞌睡，一聽到這熟悉的話語聲瞬間便清醒了數成。

“啊、有……是的是的、你是……那個方聆弦小姐？！你是有意願加入我們的公會嗎！”她大喜過望地兩步蹦下五階臺階，想要將聆弦的雙手給托起來瘋狂親吻。嗯？——就在這一刻，她也注意到今天的聆弦並未像往常每天一樣拎著大包小包的蔬果。

“不過、請問聆弦小姐是回心轉意了嗎？之前看您還、是……”她的視野緩緩地自聆弦的雙手處上移。上移、直到不經意間同聆弦那黯淡而充斥著悔恨的眼神直線相對。就連聆弦那烏黑的長髮也已濕透，明明今日降下的只是那種不足掛齒程度的小雨。難以捉摸，怎會有人冒著雨自城外一路走來位於東城區中間地帶的此處，還淋成這副狼狽模樣。

“讓我見一見你們的公會長。還是說，有什麼其他的申請程式嗎？”

“啊、沒……沒有的。我這就發條資訊告訴甯哥、呃……會長。聆弦小姐請稍等片刻……”趙伊朦埋頭對著空氣一通亂戳，想必是在書寫信件，“會長應該沒多久就能回信了。要先進去坐一坐嗎？”

“我無所謂。”聆弦淡淡地答道。

或許是因為腦中正被數條疑問所困擾，伊朦笨手笨腳地推開了公會的大門，示意聆弦進入。

“雖然好像有些冒犯，但請問聆弦小姐是遇到什麼事了嗎？”

“曾被我細心醫治，後來與我關係尚且算好的一名NPC，在光天化日下被幾個強盜殺害了。沒有人阻攔，明明有旁人，他們卻全都眼睜睜看著這名NPC死在大路上。”

“怎麼會……這種事情按理說應該絕對不可能發生才對，NPC之間再怎麼也幾乎不可能痛下死手……”伊朦無比訝異地小聲說道，“他們是為了什麼？是仇殺嗎？”

“因為NPC也有屬於自己的人生與追求。他們往往不會售賣所有自己持有的道具，而他們囊中的某些道具可能會對部分玩家的角色資料帶來飛躍性的提升。”

“原來如此。不、不對，你你……您說的……那什、聆弦小姐的意思是……”

“你也已經猜到了吧。嗯、沒錯，殺了那名NPC的幾個強盜，是玩家。是和我們一樣的人類玩家。”聆弦咬了咬自己的嘴唇，緊閉起雙眼，緩緩地講道，“我深思了數日，但現在終已下定決心。現在，該輪到我將他們殺死了。”

恍惚間，這女生好似瞧見聆弦後方的昏黑街區被瓢潑大雨所傾灌。顯然，這並非實景，但她確實是瞥見了那樣的景象，不過並非通過視覺。

也僅是半秒後，她意識到天際小雨依舊，雨點滴答清脆，無心聆聽時只感到那雨聲猶如弦樂演奏般，令屋簷下的她情緒平復卻又憂愁，也令這條平日喧鬧紛亂的街市寧靜了那短暫的一日。

“我們的公會就是因此才成立的。一開始正是為了對屠殺NPC的玩家降下制裁，後來才逐漸演變成會接取與玩家和玩家之間的矛盾有關的委託。其實聆弦小姐還真的找對地方了。”

“嗯，那真是太好了。”聆弦的表情涵義未知，卻顯然不包含欣喜。

伊朦清楚這點，也絕不可能會刻意去點明此事。

因為，面前的這位方聆弦，將會成為這所公會極為重要的骨幹成員。至少，她是如此堅信的。

雖說是水上都市，卻還是不太喜歡陰雨連綿的時日啊。

什麼時候這座城市才能重歸晴天呢。

“在你印象裡，只考慮NPC交際範圍，這家店老闆娘有什麼仇人嗎？”

“莎娜阿姨平時除了賣藥也不做些什麼，偶爾會在私下裡做些生意，但我並沒深入瞭解過。”

“生意？是與玩家嗎？”

“不是的、好像是進了什麼來自卡邇玻什城的貨。機械零件，因為我有見她之前在櫃檯上拆解研究那些機械部件。但我不太清楚這會和她受害有什麼關係。”

“私下進貨機械零件，光是這點確實沒辦法總結出有價值的資訊。目前我沒有見到任何機械部件。”

“機械部件？‘連鎖核心’？”

一句聲如細絲的柔弱話語自房間的角落處傳來。“你知道些什麼嗎？”眾人隨著聞聲抬頭的聆弦目光轉頭瞧去，才見這柔軟的輕語來源於向來都一言未發的月見花綾欒。

“之前我打瘸了一整隊試圖截貨的盜賊。”

“盜賊？是搶NPC貨物的玩家嗎？”

“不。他們也只是尋常的NPC。 ‘連鎖核心’是澤斐雅公房的最新魔導科技，總共只存在三枚。這零件能夠記錄遠端武器前一發攻擊的傷害，根據邏輯進行演算優化，強化下一次同類攻擊的傷害。”

“這新聞我確實未曾耳聞，果然我與遠端武器的情報毫無緣分。”

對聆弦的話語，綾欒並無應答，再度陷入沉默。

“你們誰能夠遠端檢查人形實體的背包內容物？茶屋和伊，你能做到嗎？”

和伊聽了忙擺手：“我？我沒學過那種，我點的是看破掉落素材和常見素材掉落概率增加。”

“那個……其實、我……我學了窺視背包內容物的技能。”

“那真是幫大忙了。”聆弦循著聲音瞧向了在場幾人的後方——那名顯然此刻連站直都難以做到的紅發少女，“你能來幫我搭把手嗎？如果你不介意的話。當然，若不願同我一起檢查屍體的話，我也可以想到別的辦法。”

“沒有關係……我、我可以。”

隨著詞音顯然是撞著膽子硬走上前來，聆弦再度關照道：“記得就像我方才講的，最好不要接觸到死者的衣服。”

“明白了。請先讓我吟唱魔法……”

詞音閉起雙眼，冥想般沉默兩秒，接著再度睜開雙眼。

“那個……她是叫‘沙耶阿姨’嗎？”

“莎娜阿姨。”一旁的和伊指正道。聆弦附和著點了點頭。

“‘莎娜阿姨’啊……莎娜阿姨的背包內部幾乎是空的，只留了幾瓶市面常見的便宜藥水。都是生命恢復和物理防禦強化藥劑。”

“明白了。”聆弦的目光落在了桌面角落那支有過使用痕跡的螺絲刀上，“如果有什麼辦法得知死者生前背包中的內容物就好了。但那顯然太難辦了。現下，能獲得的線索基本就僅這些而已。”

“真凶無從查起。”店鋪角落，綾欒語調鋒利，“你難道是……有什麼打算？”

“沒事，我沒特殊的打算。不過月見花小姐，你看，我們之間不是已經有個傢伙去追查兇手行蹤了嗎？”聆弦不帶任何感情地笑了一笑，“他一定會回來的。”

綾欒的視線直勾勾指向正站在櫃檯後方的聆弦雙眼：“你為何這般篤定？你甚至無從知曉他離開的動機。”

“那麼想和我賭一場嗎？你賭他會回來，你賭贏了我就回去報告說我成功制裁了你。”

“我賭他會回來……？”這個方聆弦可真是太有意思的一個人了，“我為何非要站在你的立場去參與這場賭注？應該是你賭他會回來，我賭相反可能……這樣才對吧。”

“知道為什麼嗎？因為我並不想殺你。”聆弦冷冷地笑道，“所以我把你放在了能夠賭贏的那一側。如果你輸了，你大可選擇是否與我再續決鬥。”

“我對擊敗你也毫無興趣。我想做的僅僅是懲罰那些不守規矩、不尊重其他玩家的人。”綾欒扶了扶掛在背後的火繩槍，轉身朝向了店鋪的大門，“你想要賭的話，我不會阻攔，但也同樣不會奉陪。我有自己查出真相的方式，我現在就要那樣去做了。”

“噢，對。這次事情，你想我怎樣彙報給我的上頭聽？”聆弦追問，使得綾欒剛走出幾步便再度駐足。

“我不關心。”

“還真是簡短的回答啊。你就不怕他們再派來一名沒我這麼好說話的暗殺者嗎？”

“恐怕我這樣評價他人十分冒犯，但我……覺得你也不怎麼好說話。不論來襲擊我的是誰都無妨。”綾欒簡單緩慢地活動了一下腰部，再度朝著店門走去，不再回頭多看，“你們直接派人吧……我不可能在決鬥中落敗。”

聆弦笑而不語，目送著綾欒離開店鋪。

那麼……接下來該怎麼辦呢？她的目光落在了仍留在店內陪自己調查線索的和伊與詞音身上。

“你們打算下一步怎麼走？”

“我雖然真的很關心這件事情……可我得招待一下朋友，或許晚點才能回來幫忙。”和伊思考片刻後，如是答道。

“我……我沒有任何事情能做。但……我想要追一下那個穿著弓道服的大姐姐，我的裝備……還是被她追殺那個哥哥時發射出的流彈打碎的。”

“明白了。你們快去處理自己的事情吧。”於是聆弦道，“我會留在這裡檢查有沒有疏漏的線索，但過幾個時辰肯定也會去他處了。以防萬一，我們留個聯繫方式，方便之後再相互聯繫吧。”

和伊與詞音相繼點頭，三人相互交換了用戶ID。此後再有什麼新的進展，至少不會是由誰孤軍奮戰了——至少，和伊、詞音與聆弦是如此企盼著。

至於其他人的動向……除去有很大概率會折返而回的那個名叫久禮夏月的男性玩家，其他幾位身上的不確定性都過於複雜，聆弦此刻不想去在意。

這樣看來……自己今天得在竹內町過夜了呀。

[chapter:端末行動：勿棲與和伊的私信·1]月星-私信郵件 翡翠新曆1年5月36日

和歌森 勿棲：今天下午發生的事情……稍稍有些沒回過神來。

和歌森 勿棲：就雖然說之前竹內町也出過類似性質的犯罪事件，但這回徹徹底底出現在了自己的眼前，而且就在和伊碳的店鋪對面，會覺得有些不真實。

茶屋 和伊：自己家門口發生命案，而且還是自己鄰居店鋪的老闆娘受害唉……真有沒搞錯，我這幾天的遊戲體驗要直接掉到負一百分。

茶屋 和伊：明明不管是玩家還是精英怪都能保留記憶無限復活，為什麼遊戲不乾脆就設置成NPC也能無限復活的模式？這樣是製作組看著覺得很好玩嗎？

和歌森 勿棲：你還記得我們之前討論過的那個都市傳說嗎……聽講《月星-Online-》的本質就是一個NPC發展的觀察模擬器，我們玩家也只是通過另一種方式進一步觀察NPC行為的細節與歷史的軌跡，並對他們做出一些系統範圍內的干預而已。所以實質上，這個遊戲最根本的“玩家”其實是“觀測者”，而“NPC”才是“玩家”。

茶屋 和伊：魔物本身是系統的工具，而玩家也只是套了魔物的底層框架，再安上了人形。這種說話本身就過於離譜了，但聯想到TBO本身的性質，又多少有了可信度。

和歌森 勿棲：你認為……有任何辦法使得NPC能夠復活嗎？

茶屋 和伊：只有寵物才有手段進行復活吧，而且還是通過使用特殊道具。這遊戲裡頭就壓根不存在用於復活的魔法，不管是風、水、火、日都是如此。完全沒有途徑復活任何人或任何物。玩家死了就直接從重生點復活，NPC死了就是永恆的死亡，不會留下任何事物。

和歌森 勿棲：既然月星的本質就是程式的話……你覺得，NPC會經歷輪回轉生嗎？

茶屋 和伊：無法確認，而且去想這種事情也沒有意義。雖然可能包括你在內的很多人不愛聽，這些NPC就是資料，這點永遠無法改變。就算他們會輪回轉生好了，如果能保留上一世的記憶，那這說法早就被實錘了，根本輪不到我們兩個人在這裡琢磨。如果是沒法保留記憶的轉世，就壓根算不上轉世，對於這種本身就不是生命體的資料結合物加上人工智慧，只有存在記憶與情感的延續時才能被定義為獨一無二的特定存在，不然就只是格式化了一下資料而已。你當然可以認為格式化後的電腦仍然是同一臺屬于你的電腦，可對它自己而言它就是一台被裝進了舊殼的新電腦。事情就是這麼殘酷，只要記憶無法延續，NPC就算能夠轉世也無法被看做同一人。

和歌森 勿棲：那這可就完蛋了呀……我現在要怎麼安慰我身邊這位大小姐呢。如果不找到什麼非常完美的藉口的話，跟她不停聊些有關人工智慧與NPC與遊戲的哲學大道理，感覺除了轉移注意力之外也沒法治本。雖然這就是我現在想要達到的效果沒錯啦。

茶屋 和伊：勿棲你不會還陪在那位玖什麼的玩家身邊吧。你乾脆跟她說個我聽的謠言，說什麼NPC會轉生，就不過保留不了記憶而已，沒什麼鳥用——但至少也比不會要強。

和歌森 勿棲：其實她也基本回過神來了，我不知道為什麼她好像心裡裝著些什麼別的事情，並不只是因為目睹命案現場而恐懼。我講不出這是種什麼情緒，但我也不方便問，人家剛剛從這件事情上轉移掉一點注意力，結果又去提醒她這件事什麼的……。

茶屋 和伊：你愛跟誰去過二人世界也不是我管得著的，但記得也去找找你的那位頂著假名ID的朋友，她現在都不知道在哪兒瞎跑呢，萬一跑到石林區域那可就只能自殺回城了。

和歌森 勿棲：白夜桑應該也不會那麼蠢吧，……她看到有什麼大霧太嚴重了應該就會往回跑了。而且她今天和我分開時也是朝著北邊去的。只要別跑到隔壁區域去就行。這麼點時間，她也走不出薙峯霞林，總不見得她就不打算回來了。

茶屋 和伊：那個白夜的性格很古怪哦，你可真要小心她徒步走去塞壬。她這個人心中裝了很多事，而且並不一定是些好東西，或許會帶來難以控制的結果。你以後也對她留個心眼。

和歌森 勿棲：這點我大致也有察覺……白夜之前跟我說的現實生活中被霸淩之類的事情我也都認真聽了，也都記在腦子裡。但其實我感覺她經歷的不止如此。

茶屋 和伊：她經歷了什麼我不清楚，她具體是個什麼樣的人我也沒有能力看透。我只能告訴你，她那表情永遠就是那幅好像會對什麼都不抱情感，不論發生啥事都不會去訝異的樣子。她所經歷的過去可能比我、比你，都要更加嚴重。

和歌森 勿棲：我會把這些時刻掛在心上的。謝謝你了和伊碳，就算想到了這些也依然能夠收留白夜桑。

茶屋 和伊：至少你的白夜不是個會給人帶來危險的人物。我說那麼多也只是怕她會對自己做出些出格的事情。到時候如果可以的話，你也記得要對她現實中的真實情況多個心眼。

和歌森 勿棲：要在遊戲裡……做這些啊。

茶屋 和伊：不然我們沒有途徑瞭解折磨她的心魔究竟是什麼。她這樣的人，要是放任不管，回到現實世界後絕對會尋死。你可以先想辦法問到她居住在哪個城市，我聽她說話口音應該是關東人。

和歌森 勿棲：嗯嗯，到時候我睡前跟她扯皮的時候試試看能不能套出資訊來。她不像是很有防備的樣子。

茶屋 和伊：沒錯……更像是單純對什麼都不感興趣的樣子，我認為她完全不會在意自己的個人資訊洩露。這一點太明顯了。

和歌森 勿棲：某種程度上……也算是好事了吧。

和歌森 勿棲：我先去陪琳然吃個晚飯，今晚回你那兒睡。

茶屋 和伊：你不回我這兒睡我可就將此默認為出了大問題咯，少年。多注意身體，多保護保護其他的女生。

[chapter:『第三章：陰鬱之穹，交響薄雨終會落盡』]

[newpage]

我深知這一切都屬於單純的逃避現實。

而我同樣深知自己選擇逃避的理由：屢次多番的自我審視後，我知自身何處匱乏，我知自己不勝其任。

這與我手上所掌握的外科技術、神經學知識無關。我所深思自審的，是遠比這一切世俗事物要更深層次的東西。在某些人，甚至大部分人的認知中……只是想一想誰都會，但人盡皆知並無任何實質價值的事物。

我開始產生抵觸了。我開始厭惡我曾以為屬於我的最終歸宿。

正因如此，我不願再踏入那片或許將會迎來奇跡的場所。

畢竟……身為“這類”存在的我，本就不該期盼著奇跡永遠都能夠發生。

奇跡永遠都是奢侈的；奇跡之所以被稱之為奇跡，正是因為它在日常生活中近乎無從引發。

奇跡並不是牢牢掌握於我手之物。

它完全隨機，毫無機械化邏輯，不遵循任何世間唯物法則。

倘若我仍堅持這條道路，繼續負重前行……我將不得已地成為又一台手術機器。

那樣對病人而言或許真的是好事。

但對我……那種結局，本就重來都不是我想要的。

因為我所想做的從來都不是盡心盡責地履行使命。

我只是一個天真的，天真到愚蠢的玩著大人遊戲的小姑娘，想要看到奇跡因我之手而發生罷了。

我又不是什麼神明，我區區一介凡人，何時開始我竟自視甚高。

看清了這一切本質的我，看清了我自身本質的我，同時也認識到曾支撐著我不斷扛過一次又一次悲劇的空殼高牆，終究冰消瓦解。

所以，我下定決心……離開醫術界。

離開這個……我曾經做了一場空華美夢的臆想之地。

黑夜，月光仍被陰雲所遮掩。風拂樹叢，葉片打在木質房屋二三樓的窗扇上，時不時向房間內傳去驟雨般聲響。

但此地依舊不會被真實的落雨所眷顧。如同積壓於天穹一般，陰鬱而又微涼的又一夜寂靜。興許是因今晚的風比起平時要更為妖異，北町的街道只剩下三兩玩家行走四處，或是奔波提交委託，或是找尋著尚在營業期間的小吃鋪。

無人值守的藥水店，半開大門前的昏暗屋簷下，聆弦雙臂抱著胸，背靠在門旁的原木柱上望天出神。這種場合，想必手上搖著杯紅酒會較為襯托氣氛吧。只可惜，就算是這輩子見血足夠大量的她，今日也對任何鮮紅色的液體沒有任何興趣。

自屋簷上方（也或許是某處的屋頂吧）躍下一人，稍顯狼狽地著了地。聆弦就好似料到這不請之客將會到來般，雙眼半睜著打了招呼：“你果然回來了。”

面前的那身披黑色風衣，頭戴兜帽的男人略為吃驚，趕忙邊拉扯帽檐邊轉過身來，定睛一看才見是今早碰巧於那弓道服女玩家的虎口之中救下了他的連枷使方聆弦。

那場決鬥……最後她倆有繼續打下去嗎？

“啊啊……我還只是碰碰運氣，沒想到還真的有今天下午時的人留在這裡。”久禮夏月如此道。

[chapter:- 方 聆弦 & 久禮 夏月 –]

陣風刮過，屋簷角掛著的淡綠色風鈴叮噹作響，好不悅耳。

說起來，那風鈴已經失去了它原先的主人。真是太可惜了，明明那個人也本該美美地過著幸福祥靜的日子。

“那麼，我留在這兒也算是合了你的意？”聆弦後背朝牆施力，頂起身子朝前走去兩步，“還是，你不希望有人攔著你做進一步的調查？”

“不、我只是沒有料到，直到最後還守在案發現場的居然會是負責了絕大部分第一手調查的玩家。”夏月的眼神左右飄遊，最終再度定格於聆弦的胸口，“你是知道我會回來嗎？為什麼？”

“我只是清楚，你一定會嘗試再到此處搜尋對你有利的情報。因為，你有什麼動力驅使著你盡可能要找到這場殺人案的真凶。”

“我一開始就覺得你這個人絕對不簡單啊……”夏月無奈地聳了聳肩。

聆弦淡淡地假笑，似乎摻雜著幾分好奇地質問夏月：“為什麼如此執著於尋找這樣一名殺人兇手？你應該清楚，對方屠殺的雖然在我們眼中只是NPC，在這TBO中卻是實打實的人類。在此殺人，與在現世殺人只有是否會被法律制裁的差異。不……這番話也只是針對大部分玩家有勸服力，但在你身上卻不一定適用了。依我看來，你早就預想到了自己這一系列決策背後的涵義。”

夏月未再應答，只是向聆弦身側的藥水店店門小心翼翼地走去。

“不打算從我這裡套點資訊嗎？要知道，相隔了幾小時後，就算無人碰觸……屍體上也都丟失不知道多少痕跡了。”

夏月聽罷止住步子，搖了搖頭：“我肯定想從你這裡買來情報，但我沒有任何能給你的。你可是高玩，我只是個普通的玩家，進TBO純粹就是為了一個目的：拍照。你要說我教你攝影技術還行，其他的我可真的沒什麼能給你的。”

“我很喜歡你的個性，完全不藏起任何心中所想。但你可是會因此吃虧的——反正我扮演的是惡人角色，你不打算用花言巧語從我這兒先套出些話來才好？”聆弦攤了攤手，“乾脆告訴我你到底是為了什麼才進入月星世界吧。”

“……那種事情，我無可奉告。就算心甘情願想要告訴你，也無從開口。”

聆弦呵呵一笑：“但你可別太入了自己的戲。既然打算獨自調查，回到這裡檢查死者屍體並不是你的專長吧。”

“我原本是指望著那個憨裡憨氣的黑長直高中女生會和她的朋友在這裡，那樣說不準還真能如同你所說的套出些對我有用的情報。”夏月活動了幾下頭頸，“但如你所知，這兒除了你之外就只剩下我了。我什麼都幹不了。”

“她們可就住在對面，不去敲個門碰碰運氣嗎？”

“我對大半夜打擾人家高中女生沒什麼興趣。你大概想錯了，我也沒說自己是要指名道姓找那三位問事。”夏月略有些不耐煩。但他轉而想到，自己都被人誤解為跟蹤狂變態了，在此基礎又進一步且會如何？“總之，沒有免費情報送我的話，就請容……”

“噢、對了對了，雖然你可以當作是我心血來潮——不介意的話，我該怎麼稱呼你？”

聆弦忽然問此類問題，令大腦回路仍在兇殺案與早先被綾欒追殺一事中打轉的夏月短暫一愣。這樣的轉移話題方式也太唐突了吧，這個女人是打算把對話拉向什麼怪異的方向？

他將兜帽甩到頭後方，漆黑的短髮隨著夜風略微顫散：“我？你隨便叫我。我ID應該就頂在我頭上吧。‘久禮夏月’。你叫我久禮、夏月、五零，都無所謂。”

“嗯……五零？這是你在其他遊戲的網名？”自己的一位閨蜜經常會在自己的繪畫作品里加上五菱巨集光。哎唉，為什麼聆弦會突然聯想到那種事情上去？

“是也不是。那種東西怎樣都無所謂了。”

聆弦饒有興致地注視著夏月頭頂那深紫色的游標，默念道：“你確實不屬於一般玩家呢。畢竟你體內流動的，可是象徵‘虛’的月元素。”

“你不也是嗎，象徵‘實’的日元素。不過為什麼我要學你的方式說話……雖然我是宅男，但我可一點都不中二。”

“厭世系攝影小弟弟，成天宅在家裡琢磨人類活著的意義究竟是什麼，也不沉迷於整那些骯髒污穢的小獎勵。到這個沉浸式的遊戲世界內部來攝影，根本不是為了偷拍漂亮美少女這種膚淺的目的吧。那種怎麼想都不可能在你身上成真的指控，再怎麼看都是污蔑了。”

“你到底是什麼人？員警嗎？”

“我可不是員警。我從事的工作與刑偵或讀心可謂是半點關係都沒。我所處理的事大多只要我埋頭聚精會神往死裡苦幹就夠了。偶爾會有些團隊交流，可我的同事們還未有我的技術，主要程式必須由我親手操作。”

“我對你現實裡幹的是什麼也不好奇。”夏月將兜帽再度套起，“反正我是無業遊民。‘自由職業者’，要我給你拍幾套正片確實也可以聯繫我。”

“哎呀，那種事情不太可能啊……我可不是日本人。”聆弦抬手撐了撐臉頰。

“中國玩家嗎。”夏月自長褲側袋中掏出一試管淡藍色的藥劑。

聆弦答道，視線瞥過他手中的那管藥水：“也不算大城市。那是用來顯示手印與腳印的情報藥劑？這裡白天時零零散散進來了多少十幾個人，後來那個用火繩槍的什麼月見花還聯繫了竹內町奉行的同心，那麼晚才調查腳印難度過高了。”

“至少也比什麼都不記錄好。”

“你是打算先用攝影機把這些都拍下來嗎？說來我也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捏個這麼高科技的東西，NPC就沒有對此評論過？”

“問出這種東西的你也清楚是怎麼回事吧，任何高科技在他們眼裡無異於魔法器械。”

“是呢……”聆弦單手插兜，“早上我趕在那月見花帶同心來之前已經將腳印記錄了下來，很遺憾的是現場足跡非常淩亂，就算排除我們當時在場幾人的足跡也沒什麼用。不過——你跟我進屋，我給你看個有趣的東西。”

“什麼？行。”

二人先後走進漆黑的店鋪。聆弦自她那植生衣裝的口袋中取出便捷點火器，為店內尚留有半截的火燭點上了光。

“應該早上就點燈的，調查起來會容易不少。”她補充道。

夏月走入店中心，一面戒備著這聆弦會不會做出什麼不利於自己的行動，一面觀察著屋內對比今早時都出現了哪些差異。

光線明暗只是一者。那名被殺害的老闆娘的屍體想必已經被轉送至其他場所，地面上仍有乾涸的血跡。如此出血量，之後打掃起來也會費盡功夫。

“那、方小姐，你都有記錄下哪些線索？”他主動詢問。當下的首要目標是盡可能快速地調查到真凶的行蹤。

“像之前告訴你的，手印、足跡……老闆娘的私人物品，除此之外有交易帳單、庫存……哦、對。你猜怎麼？殺了老闆娘的人在動手時使用的是魔法技能。我捕捉到了那個人留下的魔力殘留。”

夏月雙眼睜大，不論殘留的魔力儲存著多少資訊，這都是極其有價值的情報。只有使用魔法時才會在對應場所留下痕跡；就算如此，魔力殘留也會在三天甚至更短的時間內揮發殆盡。又有多少人會在一家並不起眼的藥水店內使用魔法？

“那裡面藏著多少資訊？”

“這就是美中不足之處了。我只能從檢測儀的讀數上查出對方的元素屬性。”聆弦雙手朝兩側攤開，“錯不了，是水元素。”

“水元素？那個月見花綾欒不也是水元素嗎？”夏月如此提出，轉念一想方覺完全不對，“不、她的單發遠端武器威力如此強大，根本沒有必要使用近戰武器站在對方面前殺掉對方。”

“你的邏輯是沒問題，可切入問題的角度也太奇怪了吧。”聆弦側著頭一臉嫌棄，“那個月見花根本沒有理由去做這種事啊，殺個藥水店NPC對她有什麼好處，這和她的遊玩理念都完全衝突了好吧。不過你分析出來的也不是完全沒用就對，真為了那個連鎖核心，也得是輪到其他槍械使去爭搶。那月見花最喜歡單發之內解決所有能夠解決的事情，哪用得到什麼子彈連續發射輔助零件。”

夏月眉頭緊皺。終於等到聆弦說完，他立刻開口反駁道：“雖然確實也有道理，但我並不喜歡通過情理與感性去推斷事實。你說的固然沒錯，可你真的能保證自己看透了對方內心真實所想嗎？”

“是啊，人不可貌相固然正確，但有些事情並不會多複雜，你覺得人心險惡，有很多人他們就是簡簡單單地單純。而且，我可是在這家店門口原地站了兩個小時，果然迎到了你。我做出這一決定的理由完全只是因為我推斷了你的做事理念。”

“我隨便你怎麼說吧。”知曉自己很快便會理虧，他懶得再同聆弦爭論，“那現在怎麼辦？你要給我看什麼？就是元素結果嗎？”

“那可不會。要真的只查出來這些，我也算得上才疏意廣了。我剛剛有提到我調查了老闆娘的私人物品，對吧？”

“那又怎麼。”

“呵呵，你肯定沒猜著。”聆弦慢慢走向櫃檯，提起莎娜阿姨的小型記事本，“我從頭到尾給這本筆記本翻了一遍。有用的資訊堪稱不存在，但我也得知那連鎖核心根本不是這位老闆娘自己打算留著或上手使用的零件。”

夏月瞬間便明白了聆弦的話中之意：“有買家。”

聆弦陰森地微笑了起來：“沒錯。老闆娘的小本本上清楚地寫明瞭這連鎖核心買家是誰——而且，她可與我們一樣，是一名實打實的玩家。”

記事本末尾幾頁，赫然便是此小節筆記：“澤斐雅工坊魔導「連鎖核心」，售予韻箋才淺公會艾辰小姐，出價5500錫安。買家請求私人訂制，增加基於水元素的高強度運作溫度穩定系統，中和過剩火元素威力。交易日暫定5月37日。”

同日，先前一些時辰。

寂靜的傍晚，蟲鳴悅耳，林中歌吟的僅剩那品種未知的鳥兒。抬首，時不時餘光見著飛影掠過竹木之間的縫隙，興許是到落幕時分，它們也欲歸巢。

風兒拂過，竹葉如雨點聲響沙沙地潮漲潮落。這或許算得上陰雲籠罩的薙峯霞林區域唯獨缺失的落雨。只是聲響，卻無實型。

白夜對此頗有同感，原因不明——不言而明。

[chapter:- 向瀨 白夜 –]

擁有只比你頭還大的寵物兔會是什麼體驗？可以在論壇上問一問。

——寵物兔？哪裡來的這麼大的兔子，是想在月星世界裡養嗎？

很可惜，這麼可愛的生物居然不是野生生物，而是被定義為了“魔物”，這直接意味著沒有玩家能把它們活著帶入安全區內。在野外建個家？倒也不失為好主意，但白夜對野炊紮營不感興趣。

活著不能帶進去的話……死的總行了吧。她指的可真不是這些魔物兔的大塊兒屍體：這些頂著兔子外殼的大東西一旦暴斃就會與其他魔物一樣化散為彩色晶片。唯有名為兔腿的素材是擬真型態，可以被白夜從系統背包裡取出來，左右手各一條大搖大擺地進村掄太鼓。……還是快點打消這種怪主意比較好。

在這即將入夜之際，唯有箭矢破空聲打破了短暫的寧靜。那道灰色纖細橫影的飛行速度可遠比竹林的鳥兒要高速多倍：伴隨著竹林輕躍兔的一聲小鼠般的尖吱聲，一陣五彩歸白的光暈亮起飛散，地面僅剩下兩條生兔腿與一小盒暫不知為何物的素材。

將弓收至背後的白夜抬起左手隨意地按掉了還尚未完全彈出的“錫安×4”，快步走至方才小兔被射殺的地點，手掌對準地上的兔腿與小方盒一揮，兩者也瞬間憑空消失於她掌心之下。

“優良的輕躍兔後腿×2”、“綿軟的小團絨毛·純白×1”。沒什麼用，雞腿的話之後交予勿棲就行了，絨毛適合製作禦寒類的裝備以有效抵抗部分地形與天氣deBuff（如寒冷或凍結），也有魔法流玩家借此合成增加魔攻魔防的飾品或毛衣。這些白夜都用不到。

她閉著眼，抓起弓搭上箭，對準小道不遠處尚未聽見聲響逃跑的白兔，一箭射出。僅是眨眼間，又一標識錫安收入的視窗彈出，被白夜按滅。

連道具匣子都沒掉，又只是幾根兔腿。那個“白兔的速躍足筋”爆率可真低，殺了滿滿一路二十幾隻兔子，兔腿都有三十更多了，就掉了一根足筋。保險起見，白夜對此素材的目標數量可是5。

“嗯？”自己右側的低矮灌木中忽然傳來了絕非人類行走時會製造的沙沙聲，有東西在接近自己。略微繃住神經後，她開始細心聽辨那聲響傳來的準確方位。

她根本沒來得及瞧個仔細，斜著眼瞥見一道中型犬大小的身影朝自己的腰部飛撲而來，立刻朝前一個躍步閃躲，單腳點地迴旋過身，手中已然是銳箭上弦之弓。

目標是……無法看清晃動的名稱。這傢伙速度太迅捷了，它的落地轉身速度比白夜還快——棕黑色毛髮、或者說除脖頸處外全身根本就沒幾根毛，確實是中型犬體型。自己的箭能射中嗎！？

隨著破空之風呼嘯，脫弦的箭矢高速直射而去，在那不明怪物的奇特行動軌跡影響下與其擦肩而過。白夜早已做好準備，一個猛後翻跟著雙腳跳離地面，那生物與白夜的鼻尖可謂距離毫米，卻果然未能命中。

仍於半空處落體狀態的白夜飛旋轉體，箭上弓蓄力之際，整條箭身閃起灰色淡芒。她腳尖先碰地，趁著還未全身碰觸地面，橫著弓略抬起角度一箭飛出正中那生物的尻上。就那刹那，它喉中傳出犬非犬、虎非虎的沙啞低吼，上方血條被削去約四分之一。自它向白夜展開偷襲起，兩秒已過。

那可是發蓄力箭，想必這也不是什麼能被白夜一擊秒殺的低級野怪了。

趁它被射中且背對著白夜需要時間回身，她終於有機會瞧清面前那生物的粗略情報。

◇ 隱竹山猞 - Lv16

“隱竹山猞”……這連毛髮都沒幾根的生物居然是基於貓科？白夜先前還以為是條什麼狗。

白夜方才的等級成功升至了LV13（8/1795）。順帶一提，她確實遵循了之前計畫的加點方式，8點給了敏捷，2點給了凝神。自己的移動速度、攻擊速度、閃避率、暴擊率等確實都產生了些微變化，但如今的白夜還未領會到任何質地差異。

於是乎，她與這只怪差了整整3級……但這樣居然還能被白夜打出重擊扣25%血的傷害，這怕是一隻16級階段的水怪。

那麼……她深吸一口氣，早已在思考期間搭上弓弦的貫通箭已完成二段蓄力。一箭射出，自那轉過身的山猞右眼直中刺入，貫穿其全身身長，自它身後撕裂穿出，飛射至後方甚遠。

還剩不到30%的血量。再來一招同樣的就能收工了。

——就在如此作想之刻，計畫永遠趕不上變化，白夜意識到這樣簡單的美夢立刻破滅了。

群體意識魔物。這一詞彙劃過她腦海。

自己的身後，或者說正面朝向方才那只山猞時的身後……不知何時，已經站了另一隻山猞，已欲立刻撲上。

兩隻……？兩面夾擊？

白夜屏息凝神，不敢有什麼太大動靜提前激怒這兩隻不知哪側會率先發動攻勢的貓狗不像生物。

樹叢中——儼然一隻滿血的山猞奮力躍出枝葉繁叢，向著一米五開外白夜的面門直撲而去。

“可惡、……”

白夜也不管這樣痛不痛，直接一個前滾翻出身閃躲。雖說閃是閃掉了這第三只山猞的偷襲，卻正中了那殘血山猞的下懷。眼見自己要一頭撞到這魔物爪上，她抽起腰間備用特效箭矢，甩手就是近戰劈砍。隨著身體於地面疼痛擦行，箭矢折斷在魔物體內，而白夜同時腹部受襲，被劃出四道血痕。

“呃、痛……！”

血量的紅區瞬間從90%位拉到了約80%。這麼分析一下，這魔物的攻擊力並不離譜，單單一隻應付起來其實並無壓力。方才白夜在不知這魔物屬性的前提下才如此小心翼翼，但她其實沒必要認真躲閃這幾個傢伙的每一次攻擊。

但目前三隻一起攻擊自己的話……壓力陡增。只要吃大約8下攻擊，她就飲恨西北了。

沒事、沒事。

一個受身隨著慣性艱難起立的白夜由於中途受擊，沒掌握好平衡，一屁股摔在石板路上。她趕忙翻身，沖著遠處陰暗地暴走爬行幾尺。隨著“滴”的一聲，斷插那魔物體內的箭矢瞬間炸裂，將殘血的那只山猞炸得直接成了幾瓣。

白夜一見方才那魔物都裂開了，直接提前預判以最快速度扯飛了面前的錫安獲取窗。魔物有掉素材盒子，但她可沒餘興去搞清那會是什麼——身後那兩隻新出現的山猞不知何時早已超級加倍，變成了整整四隻。除了被爆炸箭矢範圍攻擊影響到因而扣了大約3%血量的那兩隻舊山猞，新來的那倆光是毛色都不太一樣，看等級也是LV18，用頭髮絲想都清楚是更強的亞種山猞。

白夜的閃避與速度點得還遠遠不及自己的滿意範圍，操縱這具身體的熟練程度也尚未將角色屬性最大限度發揮出來。就算是魔物，白夜對一挑四這種純下風局也要退避三舍，更別提她等級差了新來的那倆山猞如此之多。

還保持著一定距離。白夜迅速翻滾起身，搖晃著後退的同時又是兩箭射出，接著便轉身逃跑。

這條小路的寬度極窄，加上那些生物的屬性數值基於貓科動物，自己沒幾步就會被追上。在這狹窄的空間內，朝側邊躲避一下便是極限，在面對多隻無法被一擊斃命的魔物時唯有吃虧的份。

白夜對此很清楚。但她現在沒有別的辦法——假如是退到樹叢裡，她無從確認那些本就都是從樹叢中沖出的山猞在草叢中有沒有額外的行動能力，搞不好還不如在外頭純拼腳速。

伴隨著身後傳來接連幾聲嘶吼，她清楚那幾隻山猞果然來追趕自己了。

那又怎麼辦？要想活著回去的話……除非是朝著反方向以最快速度沖入竹內町的安全地帶。但……正所謂“反方向”，如此狹窄的單行道上，狂奔的白夜正與竹內町的距離越來越遠。

只要找到一條環形通道，拐上支路的話，就仍有希望——

面前不遠處的那兩排高聳細長的竹木間，古舊且被蒙上些許新泥的石磚路面上……赫然便是一隻似鳥般的魔物。棕色毛髮，尾部則漸變為綠。

只是，這鳥類魔物的大小可遠比三隻山猞疊起來還要巨大。而且它並非什麼和善的野生生物——那大型怪物頭上閃著赤紅光芒的兩個尖括弧標明了它精英魔物的身份。

由於那巨鳥幾乎只是靜靜站立在彼方（大約還剩百米遠），白夜只消定睛注視便提取了有關這精英魔物的身份。

◇ > 篁綻七羽 - Lv48 <

48級。

鳥類幾乎全部都是速度型的魔物，就白夜這尚未練成的移速閃避流近乎沒有希望躲過這些高速生物在認真狀態下揮出的利爪或翼刃。

而且這樣的等級差距……不需要猜測它的血量與攻擊力，只需清楚白夜此刻的防禦與未滿的生命值在它的面前如同薄翼的飛蚊。

別說硬吃一下這精英鳥的平A了。隨便蹭一下碰撞盒就能把白夜魂送西天。而白夜不想死，她會盡所有可能不讓諒璃的這具身軀承受又一次死亡。這是白夜僅剩的，最後的，唯一的執念。

因此……

她減緩了腳步——在兩秒內便將腳步減緩到了龜速行走的程度。現在那鳥並沒有攻擊白夜的意願，因此，或許還趕得及。

只要不被那種東西給發現的話……

整整差了5級……才5級而已，差了5級的只有兩隻，另外兩隻的同類已經被她擊敗了一匹，以同樣的認真程度加上方才獲得的實戰經驗現學現賣——就算再多來幾隻相同的，我也打敗給你看。

既然兩邊都希望渺茫的話……既然自己的死亡概率只有百分之百與百分之九十九之分的話……

自己，將不會猶豫。她將義無反顧地立刻選擇那僅存在百分之一生還希望的道路。

因為那便是自己所面對的未來。

“不會讓你們輕易得逞……”只要我仍有一絲氣息，只要我仍能瞥見逆風翻盤的可能性。

白夜的雙手，死死地握緊了弓臂與箭身。準備永遠都不會做足，更別提是在此等危機之中。

……真是的，但凡自己能夠突破目前自己所能抵達的身體極限的話，事情就該輕鬆數千倍了吧。遊戲裡的自己，思想真的是很奇怪呢。

本來就不需做足準備。

因為自己，無論如何都會戰鬥下去。不是踏上面前靜待著自己的，終叫她心如死灰的送死之途，而是背後，方才自己所逃避的……那依然刺眼的微光。

這便是……所謂的，“可能性”嗎？

她深呼出一口氣，緩行的腳步於此徹底中止。

◇ 系統提醒

活下來。

戰鬥到最後一刻。

一定要保護。……這具屬於諒璃的身體。

◇ 習得戰技

這是白夜的心願。

並非為了自己能夠活下去，並非不願打破進入月星世界以來一次都未死亡過的時長記錄。

自己早就不稀罕所謂死亡的真實體驗了。就算是十倍的痛苦，那又如何？

但自己如今所見的，所感受到的：這顆並不屬於自己的，仍在跳動的心臟；這些並不屬於自己的，仍在流淌的血液……

為的從來都不是白夜自己。這便是白夜心中的，虛假到不堪入目的“真實”。

深知結局光芒無存，卻也拼盡全力去戰鬥……？

這便是自己的……選擇嗎。

不、這並非我所期盼的選擇，但凡擁有任何或許會更加保全的選擇餘地，我都會不暇思索地更改我的決心。

可既然這便是僅有的未來，——請容許我獲得踏入這條道路的勇氣。

因為，現在的我已經不是為了那個靈魂殘缺的自己而戰了。

我將竭盡所有，堅持到最後一刻。

不能讓諒璃的身體……再度死亡。這是使我堅信諒璃仍舊活著的虛偽荒謬的證明，因此……

因此……

諒璃，你是否能夠……

在此刻，見證我的決意？

緩緩舉起長弓的白夜，毅然轉身。她不懂得魔法，她未攜帶輔助道具。因此，唯有這把弓與背後的箭矢陪伴著她。這一定足夠了，她必然能存活。

我會證明給你看的，諒璃。

取出三支箭矢……以指縫夾緊，將三箭同刻搭在弓弦之上，拉弦至底。

◇ 習得戰技：弧光遷散

同時消耗並射出三支箭矢，每支為原箭矢基礎攻擊力的80%，禁用穿透屬性；

箭矢飛行時間每增加0.1秒（可疊加，最多2次），每支箭矢再次一分為三，分裂後的箭矢為原本攻擊力的80%。

身前，那四隻山猞已然襲來。距離尚好。雖然雙方此般接近，雖轉瞬的大意便會負傷——但、這樣咫尺之間的距離，不論是射出何樣的箭，不論分裂成多少根、散射為多大的角度範圍……都必定命中敵人。

那麼……就在此刻，萬箭出弦吧。

“弧光遷散。”

三支箭矢迸發刺空竄出，轉瞬間便分散裂變為27道彎曲細長的箭頭金屬色光線。隨著大約15次攻擊音效與傷害數位同時自那批山猞頭頂憑空浮起，前面的兩隻原種山猞已然接近殘血。

趁此硬直，白夜不會給它們留下半分喘息的機會。她右手弓遞左掌，轉而抽出一箭猛衝上前，揮動斬出。

“諒璃，請讓我借用你的戰技。”

伴著細影舞動，雙道電流近乎同刻劃出的瞬間，白夜的身體輕盈地自兩隻山猞間穿過，腳尖落地。系統可證，武器類型判定通過，戰技施放成功。

——「雷光二連斬」。

前半段箭身顯現竄動的電光下一瞬便已在拖影的揮舞過程中閃爍於那兩隻山猞的身體表面，傷害至少可觀。

但僅是箭矢充當長劍的基礎攻擊還不足以一招帶走它們。白夜早已做好這樣的準備。因此、……

後方亞種山猞直沖白夜的後背而來。她朝著身後一閃，腳尖點地斜身左躍，僅一隻爪尖給白夜的皮革衫劃出一道飛塵。這回攻擊之下白夜滴血未傷。

“看招……！”

趁著電光仍舊附著於箭矢表面，白夜甩出長弓尖末撞開回轉過身的其中一隻原種，搭箭刹那射出。附著電火的箭矢穿透了兩隻原種山猞的身軀，它們徹底歸為彩色的晶片。

白夜甩手揮開了錫安提示窗——下次一定得找個方法把這彈窗功能給關閉。

那麼……就只剩兩隻亞種山猞了。她定睛瞧見了那兩道幾乎沒有被削減幾段的血條，屏息凝神，腦中飛速運轉思考對策。

就算只是一打二，面對這對亞種增強魔物的壓力也與順利清除那兩隻原種前幾乎無異。

只要……在冷卻結束後立刻再打出一次方才的弓戰技的話，仍有希望。

現在還剩……14秒。撐下去。

白夜直接朝著沖她面門撲來的那山猞腹下撲去，一個右翻身使得第二隻山猞只是與第一隻相互撞在一塊。12秒。哪怕知曉自己會死亡，撐下去。

她並未掉以輕心，連起身都未來得及，先是一箭射出，卻並未擊中山猞弱點。箭矢打在那山猞尾部的甲片上，彈離了軌道，落入遠處草叢。11秒。她趕忙又是一箭搭弦，兩隻山猞都已迴旋轉身。要直接射出這一箭，必然會狠吃一記重擊。她佯裝欲射，在那山猞撲來之際直接迅速翻至一旁路面，下半身卡在了樹叢的下方。9秒。8秒。撐到最後，證明自己的心願並非虛物。

糟糕……這下完蛋了。7秒。白夜使勁抽出雙腿，手腳並用朝著後方仰面爬行，趕在山猞一掌拍下前蜷起腿部，腹側卻仍舊沒躲掉另一隻尖爪的穿刺。5秒。

因為……因為就算會死，就算知曉結局的悲慘……

她，不想就這樣放棄啊。

“啊……！！！！”

疼痛。就算僅有真實痛感的四分之一，卻也足夠鑽心。

受擊後產生的撕裂性劇痛打斷了白夜的思考。縱使她立刻竭力將思緒拖回戰鬥場景，卻也經受了短暫的斷片。

接下來該怎麼辦？！朝著哪邊躲閃、反正已經來不及了，不論怎麼去躲都沒有希望了。4秒。

3秒、現在……

好像不是輪到自己進攻的回合呢。

山猞蓄力完畢，又一掌高高抬起，朝著白夜的面門拍去。

現在要躲尚且趕得及。但自己也定會被第二隻山猞的衝刺給補刀。白夜瞧向視野左上方自己那已不足20%的血槽，歎了一口氣。

為什麼……要在這裡放棄呢。

她將長弓舉在胸前，意圖擋住這即將致命的一擊。也就是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刻……

狂風呼嘯而過。白夜只覺得滿眼塵土，咳嗽幾聲，靜待兩秒卻未吃痛，還沒等視線恢復便艱難翻身騰起，幾步跑遠，接著才想起回首一瞧。

“七葉的翠羽”。

白夜首先注意到的是因身前道路的空中盡是飛散葉片而辨別不清的，好像是七簇寬長翠綠的尾羽。……是那只巨鳥，一定沒錯。

此時那巨大的鳥型魔獸正一爪一隻山猞，以恐怖的駕駛刮起足以讓路邊所有竹葉顫動不堪的劇風，又是飛行半秒後便踩著那對山猞落地，利爪收緊——純白的光點已顯現於那兩隻山猞的表皮。

魔物……在捕獵魔物？！可是……為什麼、不是先沖著已經陷入瀕死狀態的她？是因為那山猞的站位對它而言要更好抓住嗎？

“不是你傻站著幹什麼，快躲起來啊！！”

“啊、？！”

白夜感受到肩膀上一陣施力，自己被什麼人不由分說地拖進了一旁的小樹叢中。“快點蹲下！！”她應聲蹲伏，期間都未瞧清身後的究竟是何方神聖。

“那綠鳥對路人沒有主動攻擊欲望，但那也是建立於你不會在它餐點跑出來杵它面前的基礎上。黑羽桑，你是新來竹內町的嗎？但凡居住在這一塊常走這條路的都會在黃昏時繞道而行。”

“你、你是誰，你管我走哪條路幹什麼。”白夜一想自己為什麼要對這連樣貌都沒被她看清的陌生存在言聽計從，直接就撲騰起身，轉身瞪著面前與自己裝備穿著相差並不顯著的女生。她也是用弓，但那弓的兩側並非可以用於近戰撞擊的尖頭，而是末尾彎曲著，中間各卷著一團未被任何結構連接的幽藍色火苗。魔法弓。

“你怎麼還又站起來，你要尋死啊你瘋了嗎——”

這女生一步上前雙手齊按在她肩頭，作勢猛力一把就要給她扯回地上。

白夜被拉得失去平衡，摔向地面，“啊”的一下嘴中吃進一口枯葉，不知為何渾身立即竄過一陣猛烈而炙熱的惡寒，瞬間便條件反射地抬起雙手護住了後腦勺：“不要……！！對不起我錯了！請不要打我！！！”

那女生原本是想順勢跟著白夜一起倒在地上的，被白夜這語氣驟變的模樣嚇了一跳，半秒後才慌忙俯下身去。

“不是你反應這麼大幹什麼，你聽我說我沒要打你，只要別被那綠鳥給瞧見就行。拜託拜託，你可別害我也跟你一起送了。”

原來她沒要用腳踩自己的頭。白夜並未撤下雙手，而是偷偷抬臉，瞄了眼那名與自己近乎是同樣的匍匐姿勢，除了雙手並未護頭，而是一邊握了個手榴彈模樣的道具，一邊抄著把雙刃匕首的女生。“那鳥不會攻擊貼著地面且未主動發動進攻的玩家。但你要大搖大擺站著可就是不同性質了。”

她瞧見這名玩家的ID是“竹取月”，ID的色澤是與先前町中街上襲擊了那弓道服少女的連枷使女性玩家相同的金色。

記得這樣的顏色是對應著……“日元素”。名字是“月”，卻是日元素？這是什麼奇怪的隱藏自身真實元素屬性的幻覺魔法嗎？況且、TBO內真的存在這種魔法嗎？

她吐掉嘴中殘餘的葉片，細聲問道：“那、你……請問你到底是誰？” 或許是仍受到方才應激狀態的影響，她的話語聲顯得顫抖。

“哎呀你13級了都看不出來的嘛？我很明顯是個自由雇傭兵吧。普通獨行玩家會像我這樣帶滿消耗性道具嗎？”她放下匕首，指了指自己腰間。白夜順著地面朝那兒一瞅，果然掛著數多與她左手那手榴彈的外貌相似的橢圓球體。

“這是……破片手雷？”

“一個才發展到蒸汽時代的世界哪那麼容易能批發到這麼多個手雷。這些都是煙霧彈啦，用來遮蔽怪物視野用的，只要不是魔法生物一般一丟一個准，保管你瘋狂潤掉保全自身走為上策。你看我等級多少？”

“呃嗯……15級……”

“所以不管是我是你，還是這遊戲目前絕大多數玩家，都不該有硬剛那種純粹的怪物的心理。碰上像那綠鳥一樣的精英怪，管你帶了多少手雷還是反坦克地雷，能僥倖逃走就不錯了。還好策劃把這些怪普遍都設計成主動攻擊欲望不高的習性，不然隨便走過去個玩家都當場送。”

白夜一邊將掛在腰間的恢復藥劑往嘴中灌，一邊聽得用心。待竹取講解完畢，她立即便要追問。

“那個魔物……什麼“七葉”還是“七羽”，至今沒有人打贏過嗎？”

恢復藥劑真難喝，像是薄荷摻了洗碗水。

“肯定有人能穩操勝算，四輪之柱隨便挑個人都能暴打它。但那種人來霧霾山這兒做甚。現在玩家平均才多少級，十幾級？可能更低噢，你百分百看見那怪有整整48級了。”

四輪之柱……？那是什麼東西，是公會名嗎？白夜聽在心中，隨即詢問道：“……呃，霧霾林？”

“你不覺得薙峯霞林這種名字很噁心嗎，我們都管這個區域叫霧霾山。”竹取月拿煙霧彈碰了碰自己腦門，“我就說呢，黑羽你果然不是本地的，你是哪個區域轉過來的？”

“我……嗯、”雖然更想先糾正姓名稱呼的問題，但她現在並沒那心情。那只巨鳥正從她們一旁樹叢外的路面處像只公雞般前後伸著脖子威嚴路過。

“你這衣服倒是沙漠地區的陸行鳥素材。艾茲維澤？”

“嗯、是艾茲維澤。”竟然一下就猜出是沼澤紅樹林區域艾茲維澤，而沒有猜真正的沙漠地區亞穆路陀？這女生果然熟知有關TBO的各種事項，“我們這樣說話，真的不會有關係嗎……？萬一被那只鳥給聽見、”

“它肯定聽得見啊。但蟲子在草叢裡叫那還不正常，只要你不閑著沒事腦抽去射那玩意一箭，趴著就保證安全了。現在也不用擔心大貓，只要有那鳥在巡邏，大貓兔子小蛇猴子全都退避三舍。”

白夜默默地點了點頭，但她還是心臟撲通撲通地直跳。方才……雖然自己在那大鳥無心的援助下明明是有希望獨自逃走的，可現在卻被這個竹取月給拖住，似乎是不得不開始一段本不會發生的社交了。

“你還真是膽大啊，新來竹內町居然敢立刻單人跑出來刷野怪。”竹取再次開口，“該說是不是要佩服一下呢……在這裡死亡可真的是會有死亡體驗的。”

“我會努力不死。”白夜立即給予答覆。

竹取頓了一下，不打算詢問原因，將話題轉移到了別處：“那麼，現在你是不是要打算回城了？”

“回竹內町。嗯。”

“不考慮請我護送一下嗎？像剛剛那樣的危險情況我多有瞭解，有我在身旁隨行的話路途會安穩很多哦。”

“你不是才高出我兩級……呃、回去的路也不遠。說實話我自己一個人跑也跑回去了。”

竹取將頭探出樹叢，望瞭望南面茂密的翠綠色竹林，又瞧瞧北邊隆起的光禿山巒。“二十分鐘左右的路程，確實也不算遠。”

白夜將竹取的行動看在眼裡，不禁輕輕問道：“你看了看周圍就能計算出距離了嗎？”

“那我可沒那麼神。系統地圖上有啦。”竹取連忙擺手，“上面導航說是大約20分鐘。”

“哦，這樣……”略感失望。

“那綠鳥已經走了，要想趁機開溜就趁現在。不過在那之前……”竹取月的語氣開始變得神秘兮兮。

白夜的心中浮現出一絲不那麼好的預感，試問道：“是……還有什麼事嗎？”

“對、你知道我其實是名雇傭兵玩家是吧……”竹取看似羞澀，實則滿臉老奸巨猾地微低著頭，怕是下一秒就要忍不住開始蒼蠅搓手，“看在我剛剛從那魔物口中救下了你的份上、不考慮給我打賞點酬勞？”

什、她在說什麼？明明是日文，為什麼拼在一起白夜就無法理解了？

“我、我剛剛……”自己是要還嘴嗎？還嘴的話，會不會被面前的這個玩家報復呢。在擁擠且寸步難行的樹叢間如此近距離地進行玩家對戰的話，使弓的白夜是不可能有勝算的。

剛剛……白夜方才都想過一遍了，剛剛她明明是能自行逃脫的。是這個人不打一聲招呼主動跑過來摻和一腳，加了點細枝末節的收尾小程式，現在居然……居然反過來問自己要錢？這、這種算是敲詐勒索？剛開始其實就是不懷好意的嗎？！虧白夜兩分鐘前還對她產生了一丟丟的信任感。

“啊、不過……其實也不一定是要馬內的。”竹取豎起一根手指，湊上仍舊跪坐泥草中的白夜，嚇得她往後跌去，“我剛剛看你打的那些兔子腿口水都快流下來了……那個、那些腿你都要拿回去嗎？”

“兔、啊……？”白夜愣在原地，“你一直在偷看我打怪嗎，你跟了我多久？！”

竹取撓了撓頭發，尬笑著回答：“就大、大概是出町北的時候，因為你們那裡不是好像出了點小狀況嘛，我當時有看到你從那個案發現場離開。”

“你就一直跟著我？！”白夜的眼珠子都要驚瞪出來了，這人難道是什麼同性戀癡女嗎，居然跟著自己跟了……不對、難不成所有的雇傭兵都會為了情報跑那麼遠，跟香港記者似的追一路？！

“不不不你誤會了、”竹取匆忙解釋，“誤會大了，我可不是跟著你。我只是說那時候有看到你……然後剛剛我可是來這兒采藥菇啊、到時候手工做一些廣域恢復霧氣彈，”她自豪地笑笑，立即抬起手指高速轉動眼珠對著空氣一頓猛戳，“你不信的話，我把剛采來的新鮮藥菇都實體化出來自證給嗚喔噢哦……！！”

隨著一大堆竹筍憑空出現砸到她手中，幾根滾落在地上，白夜徹底蒙圈了。

“嗯……萌糵的竹筍？”

“選錯了，拿手選的老是戳錯而且UI設計的還不加確認按鈕……唉對不起對不起！讓你看到我這麼狼狽的場面……呃，能、能不能幫我把那幾根遞過來、”

“好、好的……”

竹取迅速將竹筍都收回系統背包後，長呼一口氣：“可累死我了，下次果然還是得用腦聲執行指令。我就是不太喜歡用腦子跟系統對話，感覺心理活動都要被竊聽了。我說，你應該沒趁機偷我竹筍哦？”

白夜無奈瞪眼：“我要你的竹筍有什麼用……我不會烹飪。”

“唔唔好吧。就，給你看看……對，這個。”竹取捧著三朵巨大的白底綠紋蘑菇，水潤光滑，看上去Q彈Q彈的，白夜忍不住伸出食指去戳了一下，果然彈性十足，治癒目的這就達成了。

“這種一看就有劇毒啊……”白夜吐槽，“真的是用來做恢復彈嗎？不要是什麼……猛毒煙霧彈。”

“想法是不錯，我要能找到穩定獲取毒煙霧彈製作材料的途徑，那還不樂開花。這菇要不要送你一點？竹林綠紋菇我有很多的，用不完。”

“這起名……”她也對這遊戲高低差巨大的起名審美感到習慣了，“不對、剛才好像是你要我給你報酬的，不應該你給我蘑菇……”

“哦、對啊。我每次一聊到道具素材就把正事給激動忘了。老毛病。”竹取道歉。哎呀，白夜心想，自己為什麼要多事提醒她忘了向自己收錢？本來自己就沒欠她任何東西，剛剛應該直接開溜的。就因為有人願意跟自己聊天，就愚蠢到這種地步了嗎……

白夜默默地打開了系統背包，找到了距離視窗頂端並不遠的“優良的輕躍兔後腿×15”，又瞧了瞧隔壁的“輕躍兔的後腿×34”，沉默兩秒，最終選中了優良後腿，實體化了6根出來。

“給你湊一對咯。”

“喔噢！是、是兔腿……呃好，總之謝謝你的酬勞了。我會非常珍惜的。”竹取雙手接過白夜捧來的六條兔腿，強忍貪婪目光地全數納入自己背包。

“然後這裡是剛才打到的，……山猞之尾尖，兩份。”

“嗯？！那麼多嗎，為什麼還要給我這個，你……”竹取的目光從白夜手中提著的兩條尾巴漸漸上移到了白夜那飄向一旁的視線。

“看……看啥看，當然是預付酬勞了。”

“預付……酬勞？你是想要我……”竹取大致猜到了白夜的用意，不過她完全沒猜到白夜會回心轉意，不免還是重複了一遍她的詞句以核實自己猜沒猜錯。

“就、你也知道我第一次來薙峯霞林啊。”白夜支支吾吾地解釋道，“我……剛剛遇上了那些山猞，再來一遍相同的怪物組合我還是會死的。雖然剛剛是運氣好死裡逃生了，但我也還是會害怕的……所、所以你，能不能……”

“哎呀這種事情，直說啦，擔心什麼！”竹取笑著拍了拍白夜的後背，起身向她伸出了手掌：“知道啦，我送你回町，你就放一百個心吧。畢竟……我可是非常專業的雇傭兵呢。”

回程的旅途比白夜想的要更加短暫。或許是由於竹取月也是弓箭使，兩人一側主修物攻、一側主修魔攻，站在原地就能把路上攔路的怪物都輕鬆解決。到達安全區內後的白夜並未自魔物處吃到任何傷害。

傍晚的夕陽已然斜下，雲端之上的晚霞投影於陰雲所掩出的渾濁粉紫逐漸被再度吞沒為灰黑的冷淡配色，只是卻要比白晝時要光彩黯淡。恐怕是恒久未能降下哪怕半滴雨的蓬勃厚雲在這種程度的光照下失去了原本那壓得令人喘不過氣的存在感，現在的竹內町垂直空間感反而增高了，空氣也因氛圍的優化而略感並無變化地更加清新。遊戲環境設計，打光技巧萬歲。

竹內町，問她對竹內町的第二印象？

第一感覺，城景的亮度簡直像瞬間快進了時間般，又暗了一大茬。這裡居然真可以陰天大半天不下雨，徹底還原真實橫濱氣候。它真的，白夜哭死。

第二感覺，飄來的各種小吃的氣味讓白夜饑腸轆轆……或者說，自己僅僅是嘴饞了吧。

“好香的烤腸味。”

“那是烤腸的味道嗎？”白夜問，“聞著更像是什麼放了香精的麵粉。”

“這可是中國傳來的澱粉腸，裡面肉越少越好吃。黑羽桑不想買點試一試嗎？特便宜了。”

“他們真的可以在月星還原各種現實裡的小吃啊……”白夜擺了下手，“算了，沒有肉的烤腸感覺是在浪費錢。”

竹取“No、No、No”三聲：“你可別忘記，在月星大快朵頤也不會吃胖，簡直是吃貨的福音了。而且飽食度不保持在需求百分比以上的話就不會自然恢復了。”

她指的是月星的生命自然恢復機制。只要將飽食度保持在一定的程度以上，就可以隨著時間推移緩慢恢復生命值至上限。與此相對，屆時的飽食度也會逐漸減少，直到落出需求百分比。

胡吃海喝的話只會將飽食度升上百分之百而不會造成奇怪的異常狀態，更不用擔心吃胖……某種程度上確實是百利而無一害的享樂行為。

但白夜對吃東西一向沒有特殊追求，能吃飽就行。既然幹麵包恢復的飽食度最高，就先囤上幾十份再說。雖說首要目標定為探索月星世界的話避不開品嘗各地特色美食……但那些既然是基於現實真正存在的小吃，食用優先度就不位於白夜內心的期待榜頂端。

畢竟……在這真實饑餓感與飽腹感只會隨著現實世界的身體情況而改變的世界，短時間內吃太多口味各異的食物只會讓大腦對味覺的判斷逐漸麻木吧。

回町的路上，竹取有詢問白夜為何要大批大批屠殺小白兔卻不怎麼打算保留兔腿，白夜便解釋自己正在嘗試刷五份稀有素材“白兔的速躍足筋”，不過現在並未達成目標。

那你是在修移速流還是瞬暴流？竹取接著問道。白夜作答：自己想要盡可能在保證行動速度提升的同時增加物理閃避率。

“閃避流啊……”竹取聽罷，微抬起頭略有感慨地講道，“以前我也有這麼個美好的夢想，直到我發現這TBO的閃避率只是增加你嘗試閃避之時與系統之間的互相回應速度，以及你的外判定盒面積大小。真的要躲還是完全得靠自己動……然後我就把專注力全都轉移到減魔耗和搓箭前搖時長上了。”

“完全不用物理箭矢的話，遇到魔抗怪物會怎麼樣？”

“我也有帶三根可以在使用前展開成原長度的機械彈片爆裂箭，這還應付不了的話一顆煙直接開溜就可以！”

聽她如此自豪感爆棚地雙臂抱胸道出了“遇到困難逃大跑”這樣的擺爛發言，對此只感到無奈的白夜反倒不想再進一步展開吐槽了。

是啊。想要閃避敵人攻擊的話……理論上就算不修閃避率，技術到位也是可以花式閃躲的。

將個人點數的一大部分拋到閃避率上，真的是正確的決策嗎……白夜陷入沉思。

啊啊、月星的神……快點下雨吧，讓我練習一下STG閃避技巧。

“就是這裡了，很近吧？”

她差點踩到減緩腳步的竹取的鞋跟。

竹取指的是“小島八百奇貨屋”，一處專門交易稀有素材的地方。她告知白夜，若是想要刷速度系飾品，最好的還是用本地特產的竹音靈木。對比稀有度的話，一根兔子的腿筋便足以換到幾乎保底一份提速飾品需求的靈木數量。

“所以是，木質的飾品嗎……”白夜以為與樹木相關的飾品再怎麼也不會與動作速度相關。

“可別小看霧霾山這裡各種稀奇古怪的工藝品。跟你講，如果黑羽桑你要玩弓的話，做個神准木環，竹內町的弓使人手脖子上掛一個，能給竹制箭矢增加誘導性和暴擊率，直接普通箭當萬能平A用。”

“歡迎光臨小島八百奇貨屋啊！”白夜與竹取剛掀開門簾走入擁擠的小店，店主便在二人正對著的櫃檯後方抬手打招呼，“是竹取醬啊！”

“小島桑，我帶了新顧客過來哦。”竹取身子微向右後方側去，為小島介紹道，“這位黑羽諒璃桑也是玩弓的，不過她是主物理遠端。”

“哇啊，練習弓箭的團體又增一員啦竹取醬的意思是？”小島睜大雙眼，臉上笑得像是要即刻開花，“你們專程跑來，是不是有準備什麼好東西給我呀。”

白夜一言不發，靜靜地打量著面前ID名為“小島由亞”，年齡大約十七八歲的少女。ID顏色是……紅色？火元素。不過為什麼她的ID下方沒見到白夜與竹取月兩人都有的旋轉小三角呢。

記得勿棲之前告訴過自己，沒有三角的玩家都是……都是什麼來著，想不太起來了。

“不瞞你說，之前你不是滿世界找……我想想是啥來著。”竹取眼神上移，“對對對，白兔的速度足筋。”

“白兔的速躍足筋啦。不會吧，終於又有人打出來了？！”小島吃驚地雙手按桌，“簡直太玩美了吧，正好我就缺最後一份，等了那麼幾天都沒人打出來，沒想到還是竹取醬的人脈最廣啊。”

“哼哼，你也不想想我是什麼等級的存在。如果方便的話我在想給這位黑羽桑換一份神准木環合不合適呢。”

“改良版的都沒問題啊，你們可是我的大救星，這位黑羽姐姐尤其！沒想到今晚就可以開始開工啦。除此之外還需要什麼嘛？”

竹取先是瞄了一眼白夜，隨後便詢問：“嗯……我想想、你還能提供什麼額外的報價？”

由亞扶著下巴若有所思地“哼嗯……”了一陣，抬指提議：“我想了想，還能附兩瓶高速藥水或者鷹眼藥水哦，或者這位大姐姐願意的話也能準備兩捆竹箭，配套使用嘛！”

“黑羽桑有什麼想法嗎？”竹取回頭諮詢起白夜本人的意願。

“我……我隨便的。其實給我些傳送水晶就行。”

“這樣啊……傳送水晶那還不簡單，太平常了吧。”竹取聳聳肩。

“迷宮傳送水晶一份，可以嘛？”或許是想到馬上就要到手足筋，由亞的雙眼止不住地放光。

“可、可以的……”迷宮、迷宮傳送水晶？真的假的，這個兔子腳筋有那麼值錢嗎？！白夜咽了口口水，強掩著自己的吃驚。早知道自己不小心打出的這腳筋是稀有到如此誇張地步的素材，她就不告訴竹取了。這麼珍貴的素材丟背包裡吃灰也好啊，為了個飾品就要給出去什麼的……

但、自己又不懂鍛造技能，就連勿棲那種天性喜歡抱著一大堆素材去煉的玩家都沒興趣點鍛造。要真的讓白夜自己去用這份腳筋的話，結局就怕是純純浪費了。

既然能夠一步登天直接獲得一份提前確認有用的飾品（還是這個小島由亞提出的改造版本），確實也算是一比合理的交易吧。畢竟是把自己用不到的東西轉交到了真正需要這玩意兒的人手中……

因此……“嗯，我可以接受一份木環和一份迷宮傳送水晶。”白夜如此作答。

稀有素材……換來了專業對口的飾品與一件可遇不可多求的傳送寶物，也不算是虧吧。

這樣其實還不錯啊。如果日後打到了用不著的稀有素材，也可以送來這裡交換她真正需求的事物。

如此，不論是去刷何樣的怪物都會存在錫安與食材之外的收益了，何樂而不為……呢。

白夜微微露出一絲像是對未來產生期待的喜悅笑容。可惜幅度過於微小，甚至未被身前的那兩個人察覺到。她深呼吸一下，一邊上前一邊從背包中實體化了足筋。

◇ 「白兔的速躍足筋 -1」

“感謝您的慷慨交易！！”由亞高興得眉毛都快飛出去了，雙手捧住白夜拎來去的足筋，盯著看了半天後瘋狂點頭。

“就是這個對吧。”白夜核實道，餘光注意著竹取的動作。

“對的對的完全沒錯！黑羽小姐請稍等，我這就去準備你的神准木環哦！竹取先等一等我哦。對了、那邊架子上有玄米茶，你帶這位大姐姐一人喝一杯先嘛。”由亞招呼道，等竹取應答完畢便一蹦一跳地進屋了。

“麻煩你啦！”竹取在櫃檯前追應。

仍舊站在門口附近的白夜悄悄地左右張望，卻未見屋內擺有長凳。這小島由亞的意思難不成是要她倆站著喝茶嗎……恕她完全不明白其中風雅。

不過，至少達成了最開始的目的吧。開了圖鑒、賺了些有限的錫安，最後在獲得了想要的飾品時還意外收穫了一份迷宮水晶什麼的。跟勿棲講一講她怕是要聽得樂起來。

竹取興致勃勃地跟白夜述說起她曾經在這裡的交易歷史：“我跟你講你可別張揚出去，上次我來這用一些我壓根用不到的回振晶片換來了兩個破片手雷。最搞笑的是小島她自己不知道那是手雷，還以為是什麼裝飾金屬球。我賺大了。”

“她……居然連手雷都認不出來嗎？”白夜略有困惑。

“畢竟NPC沒有見過我們那邊世界的高科技，也是難免的嘛。”竹取答道，接著便滔滔不絕地繼續講了下去。

原來如此——白夜想起來了，ID下方沒有那個倒三角的話，代表這個人並非與她們相同的玩家，而是NPC。

所以說，這位元交易店的店主小島由亞……居然也是一位NPC啊。略有些意料之外，僅憑表面觀察她完全都察覺不到這個人的舉止言辭與真正的人類有什麼區別。

甚至比起之前在優妮什鎮遇見的幾位NPC更加接近真正的人類玩家。是因為年齡尚小嗎？才能夠學會更多的玩家間的相處與交流方式。確實，若說這個小島由亞是真正的人類，卻也存在一種不知源自何處的違和感。

雖然不直接告訴白夜的話，她恐怕會一直被蒙在鼓裡吧。

畢竟……誰會去特意在乎從別人身上察覺出的細小違和感啊，又不是閑著沒有事做。至少白夜是如此作想。

時間也晚了，在這位由亞將飾品遞給白夜後，她也該回去找勿棲和和伊了。不知道她們那裡調查現場的工作進行得如何。按理說，也不會那麼快就有進展的吧。

不過也說不定真的已經結案了呢？ 畢竟這裡是不符合現世邏輯常理的月星世界。

她們真的會有那麼神通廣大嗎……

白夜對竹取仍在孜孜不倦講述的過去充耳不聞，獨自徘徊于自己的思緒。

◇ 「迷宮傳送水晶 ×1」

◇ 「神准木環×1」

◇ 飾品：

- 神准木環 · 小島八百屋特改！

- 遠端物理攻擊 + 25

- 遠程暴擊率 + 5%

- 遠程暴擊傷害 + 8%

- 幸運值·森林 + 10

- 幸運值·薙峯霞林區域 + 10

特殊：使用竹制箭身的箭矢時，遠端暴擊率額外+15%、獲得45°的追蹤補正（追蹤類型：距離優先|起點：裝備者）。

[chapter:· · · · · · ·]

綾欒從今日負責守衛公會前門的河野這裡聽聞，有一位留著赤色短髮的身材嬌小的少女，指名道姓要見她——哪怕不進公會大門，在門口談一談也罷。

“有什麼人會見我……？”自己在公會外部沒什麼能稱得上“人脈”的關係，應該不會有人單純閑著一大早七點不到就來登門拜訪吧。她對河野的傳信內容充滿了困惑。

首先她猜測是町奉行的同心要來傳遞關於莎娜受害案的最新消息，但自己忙活了一個通宵都未能尋得關鍵線索，直到半小時前才終於找著空暇，回到公會準備睡個短覺。

現在的綾欒雖說正聽著河野的傳信，但人還躺在地鋪上呢，怕是一時半會兒根本沒精力再站起身。

來者若真是捎帶了有關真凶的情報，剛才經過町奉行總部的時候，他們應該會直接叫住自己的……所以，怎麼可能隔了半小時突然突擊到訪……

“能拒絕會面嗎……我如果太累的話遊戲可能會將我卡下線……”所以，她的第一反應是如此回答。

河野無奈地邊攤手邊道：“對方很堅定地要見你哦。說是昨天傍晚的時候與你打過照面，你誤傷了她。”

“誤傷……”綾欒使勁地回憶起昨日遭遇的一切。與那位名叫方聆弦的姐姐認真地切磋了一戰。在那之前，好像是……對，因為發現有個男人鬼鬼祟祟地窩在牆體上方偷拍公會內的女性玩家，她追殺了那混蛋一路。最後因為中途撞見了命案現場，還是給他趁亂跑了。

誤傷的物件……來找自己的這位玩家既然是少女，用腳趾想都不會是那男人。且不談方聆弦究竟算不算得上少女……她的發色可完全與紅色沾不上邊。

不過、昨天……確實還有遇見一名紅發的少女。後來自己離開那家藥水店（命案現場）時，她與方聆弦都還留在店內。

記得叫……神來社，神來社後某某二字。只是因為姓氏過於獨特，她還多看了好幾眼。

自己有誤傷過她嗎？綾欒對此毫無自覺，但既然指名道姓來找她，顯然對方已經很篤定造成誤傷的源頭定是綾欒。

是真的被她追殺那個男人時使用的散射流彈所擊中？那的確錯在綾欒，自己得好好向人家賠禮道歉了。

“我……我去見見她。”因此，綾欒如此道。

“不用我將她帶進來嗎？”

綾欒搖了搖頭，一邊從地鋪上起身：“不了，……不太安全。”

好累。……

[chapter:- 月見花 綾欒 & 神來社 詞音 –]

搖搖晃晃地一路走去，做出近似整個身體倒向前方的體勢推開了公會正門門扇，又是兩步朝前，剛欲扶住一旁門框之時，還未詢問來者所為何事的綾欒便見那紅發的女孩主動迎了上來。

眼見這幕的綾欒立刻抬起手指，指尖一道藍色的泡沫流線瞬間圍繞手指旋轉為環形：“先請別靠近我。”她的語氣比起冷淡，更該描述為有氣無力。

“啊、啊……”被直接拿魔法指著的詞音嚇得一哆嗦，趕忙朝後退了兩步，“對不起、我不是故意要叨擾您，只是……先日我的鎧甲可能是被您給擊中、那個……”

“你的鎧甲被我擊中？恐怕是我在追獵那個男玩家的時候無心擊偏的流彈吧。”綾欒閉起雙眼，險些站著直接入睡。

“嗯，就是我的那件騎士鎧甲……、”

“損壞裝甲的話，單純一發流彈不會減太多耐久。”她插嘴應答，“你將維修所需的費用與素材告知予我，我會想辦法補償。”

詞音面露難色，視線開始左右亂移。

“你……是還有什麼請求？”綾欒直接問道。她現在只想儘快擺平這樁事，加緊回房享受精緻睡眠。

“就是……昨天、您的流彈擊碎了我的盔甲，現在已經被系統移除了……”

“耐久歸零了？”綾欒本就疲倦的神色多出一分困惑，“我的穿甲數值雖高，但還不至於一發流彈擊碎金屬盔甲的。你是帶著低耐久度的裝備，碰巧被我誤擊了？”

詞音小聲地“嗯”了一聲，雙手輕輕搭在身前，低著頭不敢直視綾欒。

“耐久度……多低？”

“好像是只有個位數了……”

“你沒有早一點進城修復嗎……？”

“對、對不起……因為刷怪的時候太得意忘形了，等發覺的時候就已經只剩十幾了，然後一路頂著魔物的進攻撐回安全區的時候……真的非常抱歉，感覺好像是我為您添麻煩了，對不起……打擾了。”

綾欒不解地凝視著好像要直接轉身離去的詞音，對這女生的一系列行為只能說是摸不著頭腦。

“你先等等，方便的話可否告知，你丟失的裝備稀有度如何？”

“啊、”詞音一愣，“是我花費了很多中級礦石才鍛造出來的薔薇騎士鐵鎧，防禦力的話……怎麼說，就是還算可觀的程度。”

“大致是……？”

“嗯……是增加225的物理防禦，但、但也有減少15%的移動速度和30%的物理閃避率，屬於是重裝甲類型的，就那種、捨棄機動性換取防禦力的類型。我也不知道在您眼中稱不稱得上較為優良的裝備……”

“兩、……百？兩百二十五？”

綾欒聽了這始料未及的三位元數字後未免吃了一驚。她用力眨眨雙眼，再瞧了瞧詞音頭頂標注的“LV11”，這個等級段的玩家普遍主防具防禦力在60至80不等，因此甚至別提什麼用速度減益換取物防了，80和225可是將近差了三倍，倒貼出去的15%移速連提都沒必要提到。這位姓神來社的小妹妹或許真是下了血本，花了絕對不算少的功夫才超幸運地在低等級階段鍛造出如此強度的裝備。

“這是你親手鍛造出的裝備嗎？”

詞音再次點了點頭。綾欒瞧了瞧她那串紅色的ID，猜測面前這女生的鍛造等級絕對不低。

四大基礎元素風、地、水、火，皆有對應的原生強化專精。像是風元素玩家天生便在“融合”類強化上擁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地元素天生專精“附魔”，水元素則在“改造”上具有天資。

而這女孩子頭頂的紅色ID，意味著她擁有在“鍛造”方面持壓倒性優勢的火元素。

“是生產系玩家嗎？”綾欒未免來了興趣，願意修武具鍛造被動技能且在此領域頗有心得的玩家可遇不可求（真實人類顯然比知識水準仍停留在幕府時代的竹內町NPC要更能理解其他玩家腦中正譜畫著的設計呢）；有這女孩子的幫助，自己說不定也能趁此機會入手更加精良的火槍類武器。只不過考慮到現在自己是有愧於她……請求她幫忙鍛造武器這種事顯然尚不合時宜。

“既然對鍛造頗有興趣的話……不妨……”綾欒歎了口氣，身體不自覺地一沉，“不行了、我真的好累……”

“那個、難道說月見花姐姐您昨晚一直都……”

“一分鐘沒睡。一直在調查殺人犯的線索。”

“原、原來如此。那我確實不該打擾您了，若可行的話或許我能在明天早上再……”

“沒有裝備的話你也沒辦法跑去太遠的野區吧，一天可就荒廢掉了。除非你願意……嗯、在家窩著鍛造一整天、呃——怎麼說，好困、……我真的不行了，再不睡的話……系統要把我彈下去了，你……”綾欒轉過身去，還沒走兩步就差點被大門的門檻絆倒，再次面向詞音關照道：“過……過四小時再來找我……”

“四個小時嗎……？會不會、那時候您還……”

“肯定沒睡醒。六個小時吧、六個小時後……你就、找……找方聆弦……”

詞音聽得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方……聆弦？為什麼是找聆弦小姐？難道說你們兩個……”

綾欒猛地搖頭：“不不別聽我的、唉我這是在說什麼東西、不是……我要你找……嗯……河野葵，這個公會的、津風禮社的。就說……我讓你把我叫醒……”

她再度回首，一步一晃動地緩緩朝著門內庭園走去，留下詞音在公會門口一臉擔憂地目送著，直到見她進入了公會大堂建築內部。

昨晚一直都在調查凶案線索的話——詞音心道，想必是片刻未停地四處奔波了一整夜（通宵啊），她都不敢想像這種場合下的運動量會多麼恐怖，更別提這位月見花綾欒昨日還先後與兩名玩家進行了PVP，後者還是個勢均力敵的對手打算跟她拼死較量……

這麼一想，現在就算本著良心也該讓綾欒先小睡一會兒了。

不過，關於兇殺案的情報……不知道方聆弦小姐那裡有什麼新線索。她有請求詞音與和伊在發現新線索時儘量轉達給她，但詞音昨晚都忙著刺練習木樁了，想著要整理一下能用來鍛造下一件裝備的素材，結果理了一半便昏昏睡去，一覺睡到半個小時前才有精力過來拜訪綾欒。

她在津風禮社的正門前駐足許久，翻開系統功能表向聆弦發了一條消息。

“方聆弦小姐，打擾了，我是神來社詞音。”

——“噢，早上好啊神來社桑。起得挺早的嘛。”

秒回了……詞音還忙著輸入下一句資訊呢。她刪掉打了一半的句子，換成了對此問候的應答。

“嗯嗯，我本來是打算早起到月見花小姐的公會向她詢問裝備的事情。”

——“她那爛好人的性格絕對會加倍賠償給你的，不用擔心太多。”

——“不過我還沒獲得任何新情報呢。神來社桑是想問這個沒錯吧？”

“嗯。好像月見花小姐昨晚也徹夜調查，忙到現在才有機會睡下。”

——“所以你這次白跑了一趟對吧。”

“是這樣的……方聆弦小姐果然什麼都猜得到。”

——“你有興趣幫我查一件事嗎？”

“有。”詞音近乎是條件反射地立刻回道。話了，她才意識到自己尚不知曉聆弦想要她幫忙做些什麼。

——“很果斷呢。不過還是聽一聽再做決定吧：你有興趣幫我去調查一家店鋪嗎？”

“嗯，是什麼樣的店鋪？是NPC經營的嗎？”

——“沒錯，名叫‘琴音繞梁’的東亞樂器店鋪，店主有兩位，NPC與玩家合作經營。玩家在匿聲季結束上線後發現留守經營店鋪的NPC已經被殺害了。我嚴重懷疑這件事與藥水店店主莎娜受害的案件有關，但我如今正在與町奉行交涉抽不開身。所以才想知道詞音是否有興趣幫我去調查一下？”

“沒有問題的。我現在就去調查看看。”

——“案件的真相現在還未浮出水面，你雖然作為玩家能無限復活，還是記得小心行事。”

“沒有問題的。”

——“如果你想的話，也可以去問問茶屋桑有沒有興趣協同你調查。她在本地開店，與許多NPC有交情，是個值得依靠的萬事通。”

“好的……我明白了。”

詞音其實並不會去聯繫只有過一面之緣的人。她只是如此敷衍罷了，反正自己並沒承諾一定會去邀請茶屋和伊小姐加入自己。

——“一切小心，不要抱壓力。我這裡也沒什麼值得談起的進展，大家以玩遊戲為主，你也別有太大心理壓力。”

“嗯，我明白的。……謝謝方聆弦小姐。”

調查同樣是身為NPC的店主被他人殺害的案件啊——詞音一邊關閉系統功能表，一邊邁步離開了津風禮社的大門口。聯想到這兩起案件相同的性質，說是巧合反而會牽強，不論怎麼都有簡單調查一番的意義存在。

最重要的是，自己若能調查到有用的資訊，不光能説明到聆弦小姐，還能引起那位同在專心探案的月見花小姐的興趣，之後她興許會更願意賠償詞音。……反正她無所事事，不妨就先去那裡看一看吧。

雖然詞音不願意與人進行不必要的交談……但這並不代表她迎合他人對話以套取線索的本領就不合格了啊。既然是為了套出對自己有利的資訊，跟陌生人說話算得了什麼。

不過，方才詞音為了表示出同月見花小姐就裝備損壞問題進行談判的誠意，特地沒有攜帶任何武器。遇上危險的話，自己還有辦法防身嗎……

能無限復活是真，想盡可能別再體驗死亡的感覺也是真，她決定找一位保鏢沿途保護自己。

所以在遠遠眺見街對角的麵包店門口，玖琳然正抱著一袋法棍與吐司走出店門後，詞音便清楚自己該幹些什麼了。

既然是案發現場的第一目擊者……這位琳然姐姐，必定會想搞清案件的真相究竟為何吧。

免費的保鏢，這不就手到拈來了嗎。

[chapter:端末行動：詞音的調查·1]竹內町-明園北古道 翡翠新曆1年5月37日

神來社 詞音：（田中烘焙坊的店主確實有聽說過NPC被殺害的新聞，但似乎是有關昨日藥水店老闆娘莎娜的那場事件。）

神來社 詞音：抱歉，我確實是在竹內町住了很久，但主要都在南街區活動……

玖 琳然：南街區我確實沒有好好地逛過，我因為比較喜歡……吃喝玩樂，應該是可以這麼說吧。所以我主要是在這一帶活動。讓你看笑話了，明明是在這附近居住的我，卻對最近正在發生的連環殺人事件一無所知……

神來社 詞音：第一個撞見了命案現場，我完全可以理解琳然姐姐的。畢竟……我們怎麼可能想到會在一個遊戲裡目睹真正的命案。

玖 琳然：是這樣……嗯、昨天我是跟著和歌森桑提前離開了現場，之後我就回旅店了，我……那時狀態很差。

神來社 詞音：那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琳然姐姐千萬不要自責。不過我也很在意，聆弦姐姐剛剛跟我說的在與町奉行交涉……是在嘗試獲取什麼樣的情報。

玖 琳然：嗯……是那位身材很高挑的女性玩家嗎？我有注意到名字，好像和我一樣是中國玩家。

神來社 詞音：我有聽說佈雷姆有一個公會專門獵殺試圖傷害NPC的玩家，那個公會內部就全是中國玩家。不知道聆弦姐姐對此有沒有過瞭解，她好像也是從佈雷姆來的……

神來社 詞音：（昨天我掃描藥水店店主莎娜的背包時也順便掃描了近在咫尺的方聆弦姐姐，她背包裡有許多塞壬地區的特產，基本都是植物相關的素材。很在意聆弦姐姐為何既手持原型為農具的武器，又對植物類素材情有獨鍾。）

玖 琳然：應該是叫“星懸業火”的公會，在中國的B站上大有名氣，爭議性也很……但有關那些爭議圍繞的話題，我覺得我不太好做個人評價。我是偏向走與世無爭的玩法，玩家PVP什麼的簡直不敢相信在TBO這種遊戲裡也會頻繁發生。

神來社 詞音：既然懷疑連續殺害NPC的嫌疑犯是玩家，那麼聯繫這家公會的話多少會有幫助吧。……不過，既然是發生在竹內町的案件，讓竹內町的玩家自己來解決才更理想。

玖 琳然：不過，嫌犯不挑在NPC囊中素材豐富的卡邇玻什市下手，而是認准了竹內町——會不會是因為卡邇玻什的NPC等級太高，他還是她怕打不過呀。

神來社 詞音：嗯呃……其實，敢在同一個地區連續殺NPC商店店主而毫不在意惹人注目的玩家，可能根本就沒考慮過換其他大型區域的主要城市下手吧。

神來社 詞音：等等……如果那個玩家真的是為了素材或道具才殺NPC，而且只殺北街區的人，那他/她會不會心中其實早有了明確的目標，想要尋找指定的某樣事物？當然這只是個無稽猜想，我手上並沒有任何旁證。

玖 琳然：你的意思是……他/她殺害NPC，是為了尋找明確位於某名NPC背包中的某樣物品、？但他/她並不清楚是哪位NPC正持有這件物品，所以只能分散性地殺死他/她所懷疑的目標。

神來社 詞音：我不確定聆弦姐姐那裡聯繫町奉行是否正是為了驗證此事。如果我剛剛的這一想法是正確的，那聆弦姐姐必定也想到了。她拜託我來調查這家樂器店說不定就是為了讓我詢問受害的店主是否丟失了什麼特殊的財物。這樣的話，我只要詢問身為玩家的二店主有關稀有材料或者道具的事情，說不定能獲取十分有價值的消息。

玖 琳然：那個，詞音妹妹——現在除了我們與那位姓方的姐姐，還有什麼其他人能夠依靠嗎？我想到，如果是使用大型近戰武器的嫌犯，只要觀察到形跡可疑且手持這類武器的玩家，不說八成，至少有兩成值得懷疑的價值。

神來社 詞音：是哦，可以從武器方面下手……可以一擊斬斷正常成年NPC腰部的武器，普通的長劍難以做到。等級和近戰攻擊力足夠高的玩家很難想出有什麼理由會推動他們對NPC下毒手。這樣的話……實際上可以被懷疑的行兇武器範圍其實比乍一想的要小非常多。

玖 琳然：我這裡可以聯繫一下昨天的和歌森桑，她雖然不是正統近戰輸出職位，但……既然是喜歡鍛造近戰武器的人，我覺得她說不定會對行兇武器持有一些我們外行人沒有的技巧。不過詞音妹妹你用的是什麼武器？我好像沒見你……

神來社 詞音：嗯，出於某種原因，今早出門沒帶武器。應該是只能在安全區內活動了……我用的是刺劍，但我的鍛造技能研究範圍都在防具上，武器方面我也只熟知西洋劍類了。

玖 琳然：原來如此。我主使的是法杖，你應該已經注意到了的。

神來社 詞音：是的呢。可以的話你試著問一問你說的那位和歌森桑關於武器的事情，我先聯繫一下昨天跟我和聆弦姐姐留到最後的那個茶屋姐姐，她在北街區開店，肯定對周圍的NPC受害新聞多少有耳聞。

玖 琳然：嗯唔……你說的那家“琴音繞梁”的店鋪，好像就是這家？

神來社 詞音：已經到了？不應該啊，那塊牌子應該在……呃，怎麼、……

二人凝視著那塊已從店鋪大門上端被卸下，此刻正斜立在牆邊的“琴音繞梁”的店標木牌，許久未能做聲。

“所以……我們好像是，跑了個空？”多少秒的鴉雀無聲後，琳然打破了沉寂。

詞音未能作答，只是抿著嘴點了點頭。

“那家店的店主先前遇害了。”二人的身後，某個聲音淡淡傳來。

詞音未能反應過來有人在與自己對話，還是琳然先轉過頭去，映入她視野的是一身著灰藍色調男性漢服，且手持團扇的女生。她的身後，一身穿色彩偏粉白的女性漢服，留著長髮的少女正一臉埋怨地轉過頭去。

“我這位朋友從前總是光顧此店，最近這家店遭受了飛來橫禍，現在已經永久休業了。你也覺得遺憾吧？”

“曉風你都走走停停多少次了，快點啦，到底想不想和我去刮竹笙了。”她幾步走來，拉著那灰藍服飾的女生就要離去。

這女生並未被扯動，朝著詞音與琳然補充一句：“你們要找店主的話，可以去一個叫咖喱烏冬面的公會，不會白跑。”

“等、等一下，可否先……”

詞音半步朝前，試圖挽留這女生並留個聯繫方式，但她卻已經被再遠幾步那衣著筆劃著粉白色的少女給拖走了。一眼晃去，最後也只瞧清了那手持團扇的女生頭頂翠綠色調的ID：“司空曉風”。

或許是察覺到對方正在凝望自己的姓名，正被抓著手腕向遠處走去的曉風側著頭伸出左手拇指與食指，對著詞音比了個心，露出簡直像把“看好你們”寫在臉上的笑容。只可惜，作為日本人的詞音根本就沒明白曉風這一手勢的任何含義，她的笑容也只令詞音心感莫名其妙。

“好活潑的女孩子啊，好羡慕……是我的夢中情女類型了。”同樣身為中國人的琳然在詞音身側吐露出這麼一句令她摸不著頭腦的自言自語，可惜詞音這回是徹底被蒙在鼓裡了。

[chapter:『第肆章：星離月會，複返世事之公理』]

[newpage]

踏上吱呀作響的老舊木質矮台，身著鮮紅和花衣裳，化的是對比行業傳統標準要更顯清淡的妝容。我為偏僻的日式料理店面表演，我為偶然過度嘈雜的居酒屋表演，我也為私人於他們宅邸內表演。

與正當舞妓不同的是，於最後一處地點……在那之後他們要求我做什麼，我多半會從。是的，這就是我的第二職業。

舞蹈表演之事許多人不求穩重，只論優雅，我倒是兩者皆會留心。花街立方職位，評定藝術價值也見個人修養，我深知此理。

從事舞妓者，乃此地不可或缺人士。娛樂行業懈怠，不再有如此多人嚮往古典傳統藝術，我所從事細分又無法算作後繼有人，偶爾還是會替先一輩感到遺憾與惋惜。

抱歉我無法傳承這門文化，我雖有意去做，卻從根本上無從踏入門檻。我身骯髒，踏不進日本傳統藝術的大雅之堂，雖得以被良好訓練，但自知不勝此職。

我會堅持，但也是為了我的愛好，僅此而已。如此作想，我甚至會不再在意他人的目光。任何人對我指手畫腳的評論，我都會視若無睹，這便是我。

今日的帳單結了。我踏上歸途。

我常於深夜的街道上獨自歸家，已經習慣了那時舊樓小巷間幽靜的漆黑。雖說並不支持我所愛之事，家族卻無從阻止我的決定。依稀記得，父親曾執意派人為我提供每日接送，我婉拒了。

確實會有人跟蹤我，我見多了。但若只是因為這種緣由談論保護我人身安全的提議，其實並無意義。

反正那時他們並未盡哪怕十分之一的責任，最終令我落入那種地獄。

反正……嗯，反正我的身體也不乾淨。

既然我已是集千百骯髒於此身的遍體鱗傷的女性，就早已沒有必要忌諱。

他們要求了，但凡提供合理數額的金錢，我就會同意。但我顯然不認為與我持相異命運的同類同性該受到如此待遇。

這該是僅屬於我的……“專屬特權”一樣的選擇權利吧。

要細說的話，幼時我便是這麼走過來的。

不……那時，甚至沒有金錢報酬。

但我沒有資格去從事更正大光明的職業。這條路便是我自那段黑暗的時期起，可能性僅剩于此的未來。

我不會在其他的事物上懈怠。琴棋書畫論不上樣樣精通，可但凡我能從中體會到“美感”的事物，我都會去接觸。

這算是我享受生活的途徑。應該不是之一。

我的第二重職業便是其中一者。他們覺得這種事情骯髒且見不得人，毫無美感而齷齪低劣，只是因偏見而忽略其中固然存在的美感。

萬物不論貴賤不分高低，皆有其美所存，這乃常理。明明是很淺薄的道理。

除此之外……插花、茶道、神樂舞、弓道，但凡能顯現大和女子風采的興趣愛好我全都嘗試過，也全都堅持了下來。

況且我也必然仍是大學生，我唯一飽受爭議的便是自己從事的這第二重職業。

但我對此並無嫌惡。

畢竟，這也是日本文化的一環。

畢竟，這也是註定刻印在我生命中的，與我息息相關的事物。

多少的秋風葉落，多少的雪花飄舞。似乎童年時的我，曾為無名之花。

他們見我容貌出眾，出身有錢人家，賜了我“月見花”這代名。他們當然清楚我原本的姓名，但既然是在那種地方工作的大人們……怎會有人去關心呢。

究竟是什麼時候開始質疑活著的意義。

究竟是什麼時候開始放棄作為自己而活下去。

我已經全都忘記了。

究竟是什麼時候被警方救出那永不見天日的墨染花園。

究竟是什麼時候主動、親口拒絕做曾經的自己，隨家族的夙願……

究竟……是什麼時候……

而今，我終決定為自己這不潔的靈魂求以“綾欒”之名。

因為我，原本是那般美麗的月見之花呢。美麗而楚楚可憐，從未被憐惜對待的本該珍惜之物。

只是……我也開始對此產生質疑了。他們的話語——從前那些大人們的話語——向來並無多少可信度。我明明本是知道的。

我幾時曾自願成為“月見花”了。

那種事絕無可能。

但如今的我獲得的是並非自願的新生。

福安純晴……這個死在了六歲那年的小女孩，與我截然無關。

因為我的姓名……

“我”的姓名。

是“月見花綾欒”。

“……”

刺眼的陽光，僅是穿破紙窗投入的那些許，便使得綾欒睜眼尤其艱難。

“……呃、”揉了揉眼睛，順帶手肘撐著床鋪上身半起。為什麼越睡越接近昏厥，感覺整張臉都要發腫了——明明月星世界中的玩家睡覺時是不會感到任何不適的，“河野……河野？你在嗎？……”

而且也並不會做夢。

方才所想的，實際為她墜入睡眠狀態前所逗留腦中的思緒。入眠僅是一瞬間。

蘇醒後就會發現，眨眼的功夫，清晨便躍至……什麼時辰？

她的視線瞥向眼前畫面的右下側。現實時間是早上11點左右……自己還能玩大約一小時不到一些。

嗯……月星時間是下午四點。

綾欒整個人“砰”地從床鋪豎直坐起，整了整睡衣的袖口。十五秒內，她便完成了起身、整理床鋪、穿衣系帶的全套操作。

那位神來社詞音……應該是這個姓名。那女孩子，最後沒有來找自己啊。

說來，她會不會自己先行出發調查案件了？昨天的最後綾欒離開藥水店時，那女孩子同方聆弦與那位開店的玩家一同留在了案發現場吧。

走至衣櫃旁，打開紙窗窗扇，外面的徐徐清風……並沒能刮進來。恐怕是被圍繞公會的牆給擋住了。綾欒實際也對此多少習慣。

第一站是去尋找並不知身處何方的神來社，還是前往町奉行詢問最新情報？兩者皆不是理想選擇。尤其後者，她已經在短短24小時內叨擾町奉行同心五六次，接下來再去煩他們感覺也沒什麼必要了。特別是……就算如此三番五次拜訪町奉行所，他們一隊同心能查到的線索也不比綾欒自己搜集到的要多。

今日入夜前，就先試著在竹內町中央的傳送廣場附近捕捉一些流言蜚語吧。希望犯人現在還沒有離開竹內町，那樣的話可真就得查遍整個佩蒂利亞大陸了。

唔……這可就太過糟糕了啊。

同日，先前一些時辰。

和伊左手端著沏好的茶，右手拖著盛滿甜食點心的小瓷碟，正準備進房間好好享受，就見白夜已經將裝備穿戴整齊，急匆匆地自二樓下來。

“噢，諒、……白夜碳！門口那個穿斗篷的青藍色頭髮的女生……你認識她？是要一起出去練級嗎？”她立刻心領神會，那個傢伙方才在門對面那無人值守的藥水店旁不斷徘徊張望和伊的店鋪，給和伊嚇得，以為自己招惹上什麼麻煩要被殺人滅口了。

她甚至把自己在月星一年半內幹的所有壞事都給回憶了一遍，冤枉啊！雖然自己好像聽上去做了很多既不光明也不正大的事兒，也不至於被殺手公會通緝吧？！

所以從白夜那裡獲得了“嗯，是昨天認識的玩家”這樣肯定的後，和伊不光是松了一口氣，心臟跳動頻率正常了，步履輕盈了，身體也更健康了，現在爬20樓都不會喘一下。

“不吃完早飯再走嘛？”和伊稍抬高手中小瓷碟。她獲得了白夜果斷的回復：“不用，月星世界的饑餓完全沒法和現實比，我沒必要每頓都吃。”

“這樣啊——”和伊略顯失落，“總之如果有什麼想吃的，你是勿棲寶貴的客人嘛，隨時可以從我的店鋪裡取些甜品走的。完全不會虧本的喲！”

“就算是茶屋姐姐賣的食物，我也會好好花錢買的。畢竟……這裡的錢，只要打敗魔物就能獲得了，門檻很低。”白夜如此作答，話語聲漸輕漸軟。

“今天也要傍晚回來對吧，有什麼需求的話用郵件聯繫我就行！”

就像是媽媽同女兒在對話一般。“嗯，知道的。”——白夜也像個叛逆的孩子一般敷衍應答。

“對了……”

“嗯？”剛一隻腳直踏上第二階樓梯的和伊端著早飯回頭望去。

“是允許我在這裡留宿過夜的事情……。”白夜並未轉過頭來，只是用但凡四周環境再嘈雜半許就無法辨聽內容的音量講道，“謝謝你，茶屋姐姐。沒有你的話……可能我會一直住在各家旅店，很久都想不到還能有一處會等待著自己歸家的場所。所以……我從來沒有接受過這種程度的好意，明明我們之前根本沒見過面，還、……”

“哎呀反正房間空著也是積灰啦。你和勿棲君能光臨寒舍借宿幾晚，最開心的必須得是我啦。”

白夜駐足原地三秒，像是遮掩羞澀般快步逃出了和伊的店鋪。和伊瞧在眼裡，僅是笑著搖了搖頭，幾步上了二樓去。

這女孩子會將和伊眼中的一舉小事看作如此善舉，平日裡遭受的該會是何種不公的對待啊。世界是殘酷的，和伊一向明白此理。和伊自認為自己也有權利證實世間之無理與荒謬。

但在這裡……她不會嘗試去開導或教訓白夜。而當白夜正在逐漸適應這種“遊戲世界中的正常生活”時，她也不打算去過度干涉白夜的心境轉換。

因為，這女孩子現在所需要的僅僅是一段平靜的休憩罷了。

不光是同勿棲那類平常人眼中的異類、怪人成為朋友，這女孩甚至還能與從事雇傭兵業的玩家在半天內迅速走到一起。和伊清楚，像白夜這樣的女孩子……不論此刻正在追尋的是何種謎底，都一定能夠在最後找到答案。

[chapter:端末行動：聆弦與夏月的調查·1]竹內町-奉行所前通路 翡翠新曆1年5月37日

方 聆弦：聯繫完了。在我看來，那個小姑娘調查起來不會太久。

久禮 夏月：我記得你說過，你昨日在臨走時拿了兩個人的聯繫方式。開小吃店的茶屋那邊，不打算拜託那個人協助調查嗎？

方 聆弦：和伊小妹啊，她在NPC雲集的街區開店，熟悉周邊的風土人情、比普通玩家認識更多NPC……是因為考慮到這些，你才困惑為什麼我不去尋求她的幫助，對吧。

久禮 夏月：畢竟相比之下，我也只是會幾種隱身魔法，適合做跟蹤與間諜工作。既然是NPC受害，我並不理解為何不找個與NPC關係更加親近的人來協同處理這樁案件。

方 聆弦：我一開始確實也是這麼想的……但、你有注意到一點嗎？

久禮 夏月：注意到什麼？她還是名大學生，心智尚不成熟嗎？

方 聆弦：哈哈……你也太嫉俗了吧久禮君。我可完全沒打算去評判其他人成不成熟。你沒發現嗎？和伊小妹開的那家和菓子店在“距離”這一要素上是不是很有苗頭？

久禮 夏月：確實如此。她店鋪就在藥水店的斜對面。

久禮 夏月：……我大概能猜到你要說什麼了，你是指距離這麼近，她與這藥水店老闆娘的關係一定尤其親近？

方 聆弦：這只是第一層表像。既然是玩家親自下場開了店鋪，還賣的都是些現實流行的日本小吃……你不覺得，這種性質的鋪子定會有常客嗎？

久禮 夏月：我不是太明白，有常客能說明什麼？就算是恰巧目擊了真凶走入藥水店殺了老闆娘莎娜，如果不提前告訴這人眼前的便是個即將行兇的殺人犯，這人也無法對其產生印象。

方 聆弦：你再仔細思考一番？我們這裡可不是普通的MMORPG啊，你覺得月星世界的哪些特性現在會對我們有利？

夏月沉思默想，最終視線定格到了聆弦背後的那柄連枷之上。

爾後，他低頭瞥了眼掛在自己脖子前方的魔法攝影機，已經大致有了眉目。

方 聆弦：真聰明。

久禮 夏月：所以現在我們已經有了一條新的調查途徑：尋找帶著能夠一斬之內殺人滅口的大範圍近戰武器。長劍、闊劍、長斧、鐮刀，以及那些攻擊方式近似的自訂武器類型。

方 聆弦：真凶既敢大搖大擺地背著此類武器走進現場，我無法揣摩他/她到底在想些什麼，簡直像根本不怕被路人懷疑。那樣的人，除非嗜殺成性自身數值極高，町奉行來了也能保身逃離之人……就是已經提前踩過點、光顧過店面的常客或回頭客，知曉店主並不會戒備自己。

久禮 夏月：但這一點還無法肯定。

方 聆弦：沒錯。而店鋪就在斜對面的和伊小妹，一天基本都站在櫃檯後，總能瞧見對面幾間店鋪常有誰來拜訪。正因如此，我們過早地請求和伊提供相關情報……只會使得我們的資訊源走偏，過早地將目標鎖定在個體而不是範圍群體上。在這間隙，或許便會錯失找到真正的兇手的良機。

久禮 夏月：因此你聯繫了神來社詞音……但她、也能提供什麼情報嗎？

方 聆弦：別小看那小姑娘的行動能力，昨日你同月見花綾欒在街上大肆作戰之時，她也會有膽量在完全破甲的情形之下追趕你倆索賠裝備。況且，她那身鎧甲可不是隨隨便便就能損壞的。我不覺得被她視作如此珍物的自定制鎧甲不會被她定期維護。依我看，她昨日根本不是去普通的野區刷怪。她去的，指不定正是飛鳥泉，薙峯霞林最危險的區域。

久禮 夏月：霧霾山的最終迷宮就是在飛鳥泉的東南盡頭。不過方小姐從塞壬來，對我們這邊區域的難度劃分還挺清楚？

方 聆弦：那些並不重要。我將詞音引去那家琴音繞梁，是因為她隨後便一定會順藤摸瓜跑去咖喱烏冬面這所公會進行調查。

久禮 夏月：是因為昨天我告訴你的，有關琴音繞梁店主是咖喱烏冬面公會成員這件事？

方 聆弦：沒錯，而這樣的話……資訊網路就能成功連結了。

久禮 夏月：在那之後，你還指望那個詞音能獲得什麼我們二人都未掌握的情報？單純是縮小真凶的特徵範圍嗎？

方 聆弦：既然是在匿聲季時NPC好友被害，不論他何方神聖，顯然也不會有把握掌握嫌犯的任何特徵。我在咖喱烏冬面認識個曾也在星懸業火當過雇傭兵的舊友叫竹取月，也是中國人，轉籍到了日本。昨日我聯繫她，她跟我說自己交了個新朋友叫黑羽諒璃。

久禮 夏月：黑羽諒璃？對應這個姓名的人昨天應該也在案發現場吧。

方 聆弦：其實不止如此，我昨晚一直都留在藥水店附近，親眼見著這諒璃被竹取送回了和伊小妹的店鋪。她可是直到淩晨都沒再出來，八成是在那過夜了。今早，竹取還跟我說要帶諒璃去咖喱烏冬面的食堂用餐，想必能夠成功撞見某人吧。

久禮 夏月：我算看透你打的小算盤了。你想讓詞音和我們同時展開調查，並且將她那裡有關真凶特徵的情報先傳給諒璃，再通過諒璃傳給和伊。在她們將精力置於鎖定真凶身份時，我們繼續調查有關兇手作案動機與行兇規律的線索，兩邊平行推進搜查線索，讓真凶能夠完美脫身的機會大大減少。

方 聆弦：沒錯，而且我們這裡已經注意到了“武器”這一顯著的線索，那小姑娘要反應過來這件事也不會花費多久。

久禮 夏月：揣摩詞音的想法並利用詞音，利用詞音去利用諒璃，再利用諒璃去利用茶屋……哪個殺人犯攤上你去調查案件可真是倒夠了黴。能想出這種可行性極其值得懷疑的辦法，恐怕除你之外也沒幾人。

方 聆弦：分析得確實不錯，看來我找你來做搭檔還是有點用處的。

久禮 夏月：你是想幹架吧。

方 聆弦：算啦，不扯這些有的沒的。今天中午打算吃點什麼？我請你好了。

久禮 夏月：不了，AA吧。我還沒有窮到需要其他區域來的人請我吃飯的地步。那我是不是該盡一下地主之誼？竹內町有家飯店賣的菜品很古怪，但我想你或許會感興趣。

要託付給町奉行的任務已經交代完畢。現在的任務就是鎖定兇手的身份，並等他自行上鉤了。

在這玩家無法封禁玩家、被殺的玩家可以無限復活的世界……如何將兇手繩之以法，將會是最大的難題。

但這對歸屬殺手公會的方聆弦而言，從來都不是需要擔心的程式。聆弦與夏月都清楚，此次行動的最大不確定性——已經僅剩下兇手的身份。

方 聆弦：（那麼……神來社詞音，你可不要讓我失望呢。）

[chapter:- 向瀨 白夜 & 竹取 月 –]

短短的一小時內，自己與竹取已經解決了早飯問題（這片街區就近的某家豆腐味噌店）。光是喝湯便能恢復飽食度這種事情簡直過於便捷了，白夜現在開始認真考量以後自己是否要做個素食主義者。

開玩笑的，她怎麼可能會認真考慮這種對自己來說壓根沒意義的事情。幾年來都擔心溫飽問題的她，餓極了就算對面是人也吃給你看。

……現實世界的自己，因為買下了那張遊輪的船票，現在已經身無分文了吧。

必須得在現實世界的晚飯時間到來前想辦法找到食物才行。家中……家中的存糧好像昨天就已經被她清滅了。但自己該上哪裡找錢？難道該去偷東西嗎？自己被上天安排莫名其妙活了下來，就是為了到時候去偷人家便利店的盒飯？

“所以你們到時候真的幫我注意一下呀！昨天那一步失敗絕對是魔法容器的材質問題，只要換成毒沼礦穀的幽爍秘石……說不定真的可以三回之內融合成功！”

“我記得諒璃桑就是從優尼什鎮那裡來的，不知道諒璃桑有沒有下過礦穀。嗯？你一臉嚴肅在想什麼呢。”

“啊、”白夜雙手抱著茶杯，自思緒中被拖回身旁那兩個傢伙的對話。

是啊，自己跟著竹取月再次來到了小島八百奇貨屋。她這傢伙不跟由亞閒扯半天就沒興致跑去幹正事。“那個、你們是在說……？”白夜事實上也確實沒在聽她們聊的內容。

“就是諒璃桑你是從艾茲維澤來的話有沒有下過礦穀呀。”竹取再次詢問。

白夜靜默幾秒，搖了搖頭，卻又點了點頭：“我不知道我那個算不算下過礦穀。”

“嗯？啊、？這是什麼樣的情況？”兩人訝異地對自己的發言展示了面部表情上的困惑。

白夜歎了口氣：“應該下去過很多次，我記不清。但是是為什麼突然問起這個？”

“小島桑想要問問看你身上有沒有多餘的幽爍秘石，是毒沼礦穀的特產礦石之一……”聽聞至此，白夜已經展開菜單翻動起了背包，“我覺得既然是其他區域核心地帶的特產、小島桑，你出個不錯的報價嘛。”

“嗯……我想想……我現在需要的是三塊正常類型的幽爍秘石。”小島由亞在櫃檯上的一堆筆記本裡挑選半天，挑起一本翻了幾頁，“琉科希婭瀑布群的岩壁山洞中有特產一種名為‘淨琴石’的水元素魔礦，不管是在製造樂器方面還是打造水元素遠端武器彈藥方面都是絕佳的底材。”

“瀑布群……水庫方面的話，我之後會去塞壬地區，可能也有機會采到那些礦石。”白夜回想起之前在野外練級時，她無意間發現自己的被動技能中有LV2的採礦、LV3的金屬探測與LV2的寶石探測（可能是諒璃留下的技能吧……畢竟在白夜接手帳號前，諒璃就是從毒沼礦穀下線的）。要尋找裸露地表的礦藏或許並不會太難，“請問……您還有什麼別的選擇嗎？”

雖說是NPC，語氣反而變得更加尊敬了。白夜自己也有意識到這點，可但凡AI長著個大活人的模樣，她就做不到不用謙卑膽怯的語氣去拜託對方做任何事。

“我在想，小島桑要不要給諒璃桑一瓶那個……叫什麼來著？你調配的可以增加遠端物理攻擊的藥水。”竹取提到，“我是沒辦法能用上，我這平A吃的是魔攻，但如果主修物攻的諒璃應該可以飲用。”

“喂喂、我那藥水可不是用來喝的，喝下去真會出啥事我都不知道啊！”由亞嚇了一跳，趕緊指正道，“那東西叫‘矢刃銳化液’，是拿來做融合素材的，和箭矢一起融合可以高概率出遠端物攻更高的箭種。”

“那就是……純純的更高級箭種。鑒定為強化頂針。”竹取下意識地接道。白夜與由亞完全沒能聽懂竹取在說些什麼，便繼續將話題保持於交易報價。

白夜低著頭解釋道：“我對消耗品其實……倒也無所謂。彈藥之類的一下就用完了，我會選擇一直存著珍惜起來。甚至，可能都不會真的去用這瓶素材藥水。”

“原來是這樣……那麼，在兩瓶‘矢刃銳化液’外額外一枚應急用摔落緩衝傘壓縮包。可以防止因為失足跌落懸崖峭壁而死哦！”由亞的語氣活潑到簡直令白夜聯想不到這段話語中的“死亡”對由亞而言便是真正的離世。

“可以在危急時刻防止摔落死啊，如果是在野外探險的話。……怎麼說比較好呢，總之、我接受這個報價。”白夜點了點頭，“但是我想要兩枚，作為交換我可以提供五塊礦石。”

“成交了成交了！！”由亞整個上半身都快從櫃檯後邊撲出來，“你和竹取醬簡直是天使，這麼照顧我的話我會感動到不知所措的嗚嗚、！”

“因為小島桑是我很重要的朋友嘛。雖然……嗯。”竹取頓了一頓，偷瞄了白夜一眼，“我們待會反正就去我的公會那裡看一看了。諒璃桑還沒去參訪過。”

“哎，竹取醬所在的訪世者公會是有許多其他公會沒設立的設施。”

“對呀，自設食堂的公會恐怕除了咖喱烏冬面以外……只有另一所公會的那家黑暗料理餐廳了。”竹取的表情欲嘔非嘔，“不行了……不能去回想……味道是非常不錯，提供的Buff也、但……呃啊，算了，當我完全沒說過。還是我的公會比較合理，小日本小美食。”

白夜對竹取提到的那餐館居然產生了那麼半絲的好奇心。不過，“訪世者”這個稱呼或許是代指玩家群體吧；或許對NPC而言，像玩家們這些從天而降還能無限復活的陌生人類確實看著像上級生物下凡參訪。

而且……每當現實世界有要事處理的話（譬方說，上學上班），就總要從TBO下線。包括白夜現在也必須得在晚飯時間到來前想到一個能解決溫飽問題的辦法（現在白夜仍舊對此毫無頭緒著呢，不去偷東西如何憑空獲取食物，啃樹皮還是啃紙箱呢）。

是啊。大批玩家因幾乎相同的原因而在幾乎相同的時刻集體接連下線的話……再次上線會是現實世界的平均8小時後。

這對NPC而言，是所有的玩家憑空失蹤了1152小時。整整48天。

勿棲曾經教過自己該如何準確地以其他玩家聽得懂的方式表達這段幾乎所有玩家失蹤，僅剩下NPC留守月星世界的時日：匿聲季。

也被稱為……“極晝”。

“今天晚上要一起吃飯嗎？我真的要好好答謝一下你們，實在是感動過頭了！”白夜回頭看，由亞此時正抓緊竹取的手，二人興奮地討論著晚飯的內容，“帶上黑羽小姐，我們三個去吃隔壁的焰火牛排！”

“正合我意，我們倆也好幾天沒在一起吃過啦。今天要配上蘿蔔絲配海苔粉年糕一起享用。諒璃諒璃、你喜歡吃類似鐵板燒嘛，他們那家飯店很像鐵板燒的形式。”

“聽說過但從來都沒有吃過，鐵板燒是什麼樣的？”白夜問道，“我只知道好像是在燒熱的桌臺上煎烤各種食材。”

竹取愣了一下，左思右想一番：“今晚你就會知道了，我感覺這裡的醬料與配菜雖然沒有現世的花裡胡哨博人眼球，但肉類品質可謂完爆現世了，諒璃桑絕對不會失望的。”

“嗯……就選擇先信你了，別讓我失望。”白夜略有些羞恥地轉過了頭，“因為是第一次吃鐵板燒。”

“好吃的好吃的。但中午先帶你去吃漢堡排唐揚雞烏冬面！那麼，我們晚上在餐廳見咯，由亞。”

那神秘的小眼神，奇怪的肢體動作……這兩人果真不是什麼互相稱呼時名字後面還要跟“桑”的關係。她們二人顯然遠比白夜此前所見的要親近得多，就連白夜這種人都能明辨此事了。……就連“我”這種人？這種想法應該算是一種自暴自棄吧，白夜想。

人類……與NPC啊。人類與NPC之間友好相處的情況，就算真實發生了，又會是出於何樣的心態呢？

因為NPC並不是真正的人類。他們沒有靈魂、他們甚至不存在真實的軀體。全部都是……數位擬態而成的感官資訊而已。NPC並不是真人，所有玩家都知曉這一點。

但說到最難聽的程度，這簡直就像是一種難以言喻的戀物癖一般。人類能對顯然不含情感與靈魂的無機事物表現出擁有靈魂的生物才能展現的情感，自然也會對極度接近真實人類，不存在靈魂與思維卻無限接近存在靈魂與思維的NPC產生情感。

這一切都是虛假的一廂情願。是玩家們作為人類的一種居高臨下的玩樂般的情緒宣洩方式，甚至可能接近一種“施捨”。甚至都稱不上“施捨”如此高級的偽善情感。

白夜作為第三者，能夠看清竹取月與小島由亞之間一系列層層糾纏的潛在問題，甚至也足以推斷出“NPC與人類永遠都無法共存，因為本質上人類便已不將NPC視作平等人類”的如此冷酷觀點。

——那麼，自己為何還會被竹取與由亞之間的交流而打動呢？

因為自己也成了戲多的“演出者”嗎？出演一位妄圖將自己與NPC交好的行為稱作“跨維度友誼”的純粹的精神病？

這可是AI，眼前一切非玩家的事物都是AI。既然是人工智慧，這一切便並非與人相等之事物。

向瀨白夜，既然如此，你還如此珍視這嶄新的世界嗎？

既然都要如此，為何久久不願離開此處？為何將自己視作月星的住民？

就憑你的厭世嗎？還是你不想接受黑羽諒璃在另一個世界（被稱之為“真實世界”的夢魘）離去的事實？

你來到月星Online，來到這片佩蒂利亞大陸，並不是祈望獲得新生，而僅僅是為了逃避現實嗎？

是啊，既然產生了月星世界為自己嶄新生命的想法……

從此刻起，所謂的“NPC”，也已再不代表數字與程式的排列組合。

因為人類所寄託的心願，原本就能跨越時空萬物。

——那你是要承認嗎，“小島由亞”……以及其他的NPC，都是與玩家同為人類的同等層級的存在。

白夜對此沒有明確的答案。但她想試著朝“認同”的方向走去。至少，當今如此。至少，在短暫的未來中如此。

因為人類……

因為人類與月星世界的NPC本質的區別，從來都只有“是否能夠在遊戲中復活”而已。

因為眼前的竹取與由亞，早已將對方視作自己最為重要的朋友了啊。

這或許……便是月星世界的本質吧。白夜露出淺笑，她自己或許都未曾意識到自己嘴角處所產生的角度變化。

“嗯嗯！到時候你們可要好好等著我，我打理完店鋪立刻去！”由亞向竹取關照道，“要提前占一個靠吧台的好位置哦。”

“你又不能喝酒啦。”

由亞嘟起嘴，搖晃手中鋼筆：“你管嘛，都只是圖個氣氛而已啦。”

“知道了知道了。”竹取輕輕摸了摸由亞的腦袋，“我會給你占一個最靠門口的位置。”

“下次再戲弄我就要絕交了哦。”

“不敢了！”

二人短暫而歡快地互換了告別詞後，竹取先行領著白夜離開了奇貨屋。

[chapter:· · · · · · ·]

“那個、打擾了……”

“對不起、我現在沒有空。真的很抱歉。”又一位完全沒接受詞音搭話的玩家。

類似的場景發生了五六次，詞音已經直接麻木了。不知道為何琳然還保持著最初的活力。

是因為……她從一開始就節省了力氣，沒像自己這般拼盡精力調查吧。恐怕這才是較為明智的決定。

[chapter:- 神來社 詞音 & 玖 琳然 –]

不是所有玩家都會願意為了一個陌生人花費掉自己玩遊戲的時間。現實世界是如此，詞音倒確實沒料到即使將地點換入TBO內，這一事實也並未產生多少的差別。

算換琳然上前搭話也沒有什麼質地改變。二人能夠獲取的資訊非常有限。

像司空曉風那樣愛湊熱鬧、真的會主動向陌生人提供重要資訊的社牛確實是少數。竹內町這條街上至少一路走下來，更多的是像曉風身旁那位粉色調漢服女玩家的類型：看似禮貌，實際上並不會為你駐足提供任何有價值的消息。

說實話，住在這裡的玩家不見得比住在附近的琳然知道得要多。看來絕大多數玩家還是起早貪黑跑出去刷怪或找素材為主，要麼就吃喝玩樂。誰來了TBO還會專心研究樂器啊，更別提是像亞洲古樂器這樣本就小眾的分支了。能吹個笛子撥個古箏就不錯了，其他的樂器甚至詞音連名字都叫不上來，又怎會有人特別關注……除了那些本就對此有非凡興趣的玩家。

問題是，這樣的人也不見得會向自己提供資訊，這點在樂器店遺址前的那段對話中就體現得相當清楚了。

“那個、請問……”

詞音的目光首先是注意到眼前那位玩家背後巨大的鐮刀。在朝對方小跑而去的同時，她才想到要看清對方的形象。

是位男性玩家。渾身透露著陰沉氣息，披著深紫色紋路的大型斗篷，背後是殺意的鐮刀，怎麼瞧都是“殺人犯”一詞的代名人。

“找、找到了！！”詞音失聲叫道，一個後撤步，手朝腰間一抄，這才想起自己根本沒帶上任何武器。

所幸身後緊跟著的玖琳然反應迅速，立刻便領會到了詞音動作的意圖，前舉法杖隨時準備吟唱魔法。

那男性玩家被嚇了一跳，半天愣是沒有意識到面前這倆傢伙打算做些什麼，良久才終於開口道：“你們在發什麼神經，要打架的話在街上可不是什麼好場所。而且讓我打你們倆，會被人懷疑在欺負小姑娘的。”

“你、你是不是有殺過人、……”琳然簡直沒想到自己能問出如此愚蠢的問題。

那男性玩家——詞音與琳然趁僵持之際瞥了一眼，寫著的是“池穀徹”，象徵風元素的青綠色。他聽了琳然的質問後，先是傻在原地，隨後禁不住笑出聲來：“拜託，在這兒的誰沒殺過幾個人，殺人是獲得經驗最直接的方式啊。”

“果然是你嗎！？”琳然的法杖開始散發幽藍色的光芒。這個男的……距離太近了，在對峙開始的時候二人完全沒與他保持距離。如果戰鬥開始的話，他的巨鐮瞬間就……

但那男人——就算是此刻被琳然的法杖直指，敵視的意味擺在他面前——都未有出手的跡象。他只是抱著雙臂，饒有興致地打量著面前急切而恐懼的兩個小女孩。

“你們到底想要表達什麼？雖然我今天很閑，但被陌生玩家攔著要打一頓可不是什麼會讓人多樂的事。”他的眼神陰沉，抖了抖肩——似乎是在穩住將要滑落（但實際並不會滑落）的斗篷，“要有事相求，沒有人教過你們要好好說話嗎？”

“我們、這……但是、”詞音一邊質問，一邊幾步後退，“你是殺人犯吧，殺了……”她雖未攜帶刺劍，另一側腰間卻也別著閃光彈；必要之刻，或許真的要靠逃跑來應對一切。

況且在此處死亡並不會有“體驗”以外的懲罰，只要知曉了對方姓名ID的話……沒有問題，絕對不會翻車。

可惜……事態的發展卻與詞音琳然所預料的相差甚遠。

“你們真的沒有殺過玩家嗎？那有什麼，遊戲規則有寫不允許PVP嗎？”他立刻強橫地質疑道。

“PVP……可、……”難道說，這個池穀徹所指的，並不是指殺害NPC、？

“那你、你難道不是為了NPC的道具才……你難道不是要……”

“什麼道具啊、不是，你說的是NPC？”徹皺了皺眉，“搞了半天是為了這種事情。我也聽了小道消息了，但很遺憾，殺琴音繞梁店主的玩家可不是我，我對殺一般的NPC一點興趣都沒，獲得的經驗跟殺個玩家也沒什麼區別，沒必要那麼大費周章招人恨，對不對。”

“哎？這、這倒也是……”詞音支支吾吾地應和著。

“而且我要殺NPC為什麼要背著這麼顯眼的鐮刀在安全區亂跑啊，專門為了讓你們懷疑嗎？”徹嗤笑道，“你們去找找那些開店的玩家，他們或許知道的會比我多。但你們要找我的話，我雖然不是什麼好人，但不會做對我沒有任何好處的事情。”

“對、對不起……是我們誤會了，請問我該怎麼賠禮道歉才好？”詞音滿滿的歉意，恨不得找個井蓋掀開跳進去。

“不用了，你們先繼續去調查吧。查真凶挺重要的，別給我耽誤了你們的時間。”徹攤了攤手，繞開二人離去了。

“認、認錯人了呢……”琳然整張臉寫的都是尷尬，收起法杖哈著腰朝詞音走來。

詞音不知所措地講道：“看來、下次……呃、這次我們太不小心了，萬一對方真是我們在找的殺人兇手就完蛋了。這是我不好，我完全在想著該如何有效率地查到情報，忘記考慮萬一真的直接碰到真凶該怎麼辦……”

“但是、果然武器是一項很重要的線索呢。”琳然抬起一指，強裝微笑安慰道，“如果是真凶的話，顯然不可能將‘自己是真凶’這種挑釁性資訊寫在臉上對吧！只要我們將這點也銘記於心，推理就有了新的進展呀！”

“是……這樣的呢。謝謝你，琳然姐姐。”

“我們是同舟共濟的夥伴嘛，接下來也一起調查吧。”琳然搭了搭詞音的手臂，二人互相投予淺笑，繼續朝前行進。

在路上耽擱了許久，但凡是頭上帶著倒三角標識的基本都被詞音攔下來詢問了情報，但果然如同先前所述的：收穫甚少，成效不足。

甚至在加問了沿途店鋪內的NPC後，也只得到了除琴音繞梁店主外也有其他NPC在近期失蹤的訊息。但這種負面新聞對案情的推進可沒有任何幫助啊！詞音已經逐漸感受到了氣餒。

按照琳然的話來說，現在兩人才調查了一個早上，幾乎不可能瞬間收穫什麼關鍵的情報。剛才以為自己意外撞見了真凶……但這果然是毫無根據的想法。

說到底，要真能如此簡單地瞧見真凶，那詞音可真的會質疑自己至今為止的努力都是為了什麼了。

——總之，還是不能放棄調查。因為這是方聆弦姐姐交代給自己的極其重要的任務。

如果早點能結束案件調查的話，說不準月見花小姐也能早些著手於賠償詞音的損失。那樣自己就能再次前往野外越級開圖鑒了。現在的自己……說到底，被困在安全區內，也只能打打沒什麼價值的普通周邊低等級小怪，讓她這樣追求新奇玩法與內容的玩家枯燥地刷怪還不如把她直接踢出遊戲。

調查……能獲得真正進展的話就好了啊。光是自己與琳然的調查，真的可以獲取足以幫助到聆弦姐姐那邊的情報量嗎……？

嗯？前面似乎有一位、一看就是居住此處的玩家。是這樣嗎？是這樣的吧。詞音在撞上那名玩家前，大腦都完全用於案情的推理與自我質疑上，甚至未能察覺到自己的視野中已逐漸闖入此者。

或許是因為路途上的詢問舉動幾近機械化，在面前閃過了那身著巫女服的身影時，詞音根本沒來得及瞧清對方的身份或樣貌，身體卻已趕著上前，嘴中冒道：“打擾了……”

“打擾我做什麼？你叫什麼，神來社詞音？”

“啊、”不過被對方如此強硬地質疑還是首次。詞音愣了一下，幾近後退一步。她略帶膽怯地抬起頭，卻見對方表情淡然，僅是繼續問道：“你在這附近調查什麼呢？為何不前去拜訪町奉行與寺社奉行？”

終於才能瞧見那鮮紅色的ID。與自己相同的色澤……赫然書寫著“二階堂才新”。詞音雖然辨不出人臉，怎可能不識得此名，嚇得連忙鞠躬道歉，“對不起打擾了，我不是故意的！！”

琳然還沒搞清楚詞音為何一秒低聲下氣，便被詞音一把拖走，一先一後跑進了近在咫尺的某條昏暗巷弄。

“怎麼、突然之間？”

“不是你瞎啊沒看到那女生的ID嗎！”詞音急迫地為自己解釋著，“寫的是二階堂才新！”

“二階堂……好奇怪的名字，這是真名嗎？她……你那麼害怕她，她難不成是什麼不得了的大人物？像慕容思詩小姐那般的？”

“津風禮社的會長，這麼說你懂吧！？”詞音雙手捂臉，“我對二階堂小姐有種莫名的恐懼，就是……我不知道該怎麼清楚地解釋。就你知道，昨天傍晚不小心打碎我裝備的月見花小姐就是津風禮社的成員，所以我有去簡單瞭解過，結果才知道月見花小姐是她們公會的類似處刑人一樣的存在，專門負責去殺掉一些冒犯到她們公會成員的玩家。”

“對，這件事我有聽說過，畢竟居住在北區很難沒聽說過綾欒小姐令人聞風喪膽的威名呢……”

“但是其中有很大的盲點，總之我就是覺得月見花小姐能殺那麼多玩家卻遲遲未被惡行玩家集體針對，那麼久居然只是出現一個方聆弦姐姐去奉命討伐月見花小姐，我覺得真的很蹊蹺，可能月見花小姐的背後有某種更為威懾性的存在……但我能想到的，只有二階堂才新小姐了。”

“公會長作為成員背後的撐腰……確實是合理的推斷。”琳然低聲分析道。

“但、但我根本查不到二階堂才新的任何記錄，她就像是從來都沒有離開過津風禮社一樣，目前我沒有收集到任何關於她的目擊情報，沒有任何她留下的購物記錄，甚……”

“你你你先等等，你說的這些……你調查月見花小姐是因為昨天傍晚的事故吧，這些難不成全都是你才獲得的情報……？”琳然的眼中閃過了一絲難以察覺的恐懼。

詞音的表情有些困惑，好似完全沒認識到為何琳然會問出這類問題：“是、是啊，昨天回旅店的路上大致就查清楚了……”

“沒事，是我多問了。”

“但、你覺得一個公會的公會長怎麼可能沒出過公會建築吧，她練級又該是怎麼練的？北區的公會長，沒有一個是好對付的存在，這是竹內町人盡皆知的定理了……”

“所以就是說……？”

“就是，二階堂才新小姐，不是很久沒有上線……就是一直在野外沒回過安全區。”

“那……應該、也不會太過異常吧，畢竟還是有很多的玩家會選擇在安全區外定居。”琳然視線瞥向巷弄之外，二階堂早已離去，“至少，我這裡應該就沒怎麼注意到津風禮社公會有什麼不對勁的點、……倒不如說，應該普通玩家是沒辦法注意到的。”

詞音愣了愣神，又連忙使勁搖頭：“不、不對不對，琳然姐姐說的完全正確，我在想些什麼？！覺得事情不對、但背後的理由肯定不止如此，我應該是注意到了什麼別的東西才會這麼激動……對不起，我不太清楚自己為什麼會覺得事情很蹊蹺。或許真的不是因為沒人目擊到二階堂小姐的這件事，可能真的是因為別的，我只是不小心立刻找了個藉口嘗試去解釋自己懷疑的事情，你無視我就行。”

“沒、沒事的。我覺得詞音妹妹能注意到的疑點一定真的有問題，就……嗯、……”琳然吞吐了半天，沒能說出一句合適的話語將對話給進行下去，只得轉移道，“總之……我們先直接去咖喱烏冬面看一看吧，也可以在那裡直接解決中飯。”

“是呢，是呢。……中飯啊。”詞音嘀咕道，腦中思緒排列洶湧，滿臉低沉地跟隨著琳然朝著巷弄的另一頭鑽去。

到底……是因為什麼？

如果殺害NPC的真凶真的不會大搖大擺地走在街上……

那麼，他或她又是如何博取NPC信任的？又是如何知曉哪位NPC手中持有他或她渴望的資源？

到底是……其中到底是、怎樣的一層邏輯？莎娜阿姨是被人一擊之內斬死的，她……她為何會如此簡單地被殺死，究竟是……這名真凶，到底為何要盯上莎娜阿姨？

不、所謂的連鎖核心既然是造福遠程武器玩家的特殊零件……

為何……

為何，擁有能一擊將NPC斬決實力的近戰玩家，會對此零件產生足以使他或她下定決心殺人的興趣？這零件根本就專業不對口，為什麼一名近戰玩家會為了一個遠端配件如此地……

到底……到底是為了什麼，我不明白……

詞音好似顯現出一絲光芒的腦海內，全部的線索與資訊再次被瞬間碾碎為一團爛泥。

咖喱烏冬面坐落在北街區與中央廣場的分界線上，甚至新建的食材儲藏室已經造進了中央街區範圍內。町奉行所到這兒的距離鉚足了勁走也就十多分鐘，卻硬是被詞音與琳然走了將近一小時。

“我感覺這一整個月的社交量已經透支了……”琳然垂著雙臂，跟在詞音身後無精打采地一起進了咖冬的側門。

“琳然姐姐終於也不行了嘛……”詞音單手撐著牆，已經不急著走入公會庭園，只是緩緩地抬起頭，試著深呼吸了一口，“琳然姐姐覺得我們有收穫什麼突破性的情報嗎？”

琳然走到詞音身前一點，搖了搖頭，歎氣道：“我覺得、很難說……好像頂多也只是鞏固或否定了我們的某些猜想，沒有任何實質發展。”

“我也知道呢。”詞音不再說話。

太累了，一路上的玩家與NPC加起來多少已經被詞音攔了三十餘人；原本是要到咖冬來打聽最關鍵的情報，她現在卻只想先囫圇吞一碗面下去。

“那個、琳然姐姐肚子餓了嗎？”

“對對！我們先去吃中飯吧！”琳然以另類的形式給予了應答，“都專程跑到咖喱烏冬面來，錯過這片地方最美味的玩家餐廳就虧得大發了！”

“這裡真的有那麼好吃嗎？我上次點了明太子玉子燒，感覺也就那個樣……”

“哎呀，別點那種夜市小吃類的、我跟你講，她們在烹飪日式傳統主食上特有一手！來這裡就該吃打工人定食，咖喱飯、烏冬面、咖喱烏冬面……啊啊、好幸福……”詞音真想伸手去接住琳然那時刻都要滴落下來的口水。真的如此具有誘惑力嗎？果然不管現世遊戲、認識一個對“食物”熟門熟路的吃貨嚮導都是一般人品嘗到優質菜品的敲門磚啊。

詞音瞧見琳然繼續朝公會內走，便在牆面上一撐，簡單地跟隨過去。

“那麼我換班了。嗯、夏椰姐午安！”二人來到餐廳視窗前時，一旁通廚房的小門正好吱呃一聲，一位身著黃白色短袖禮服、雙手戴著白色手套的女子正一邊背起斜挎包，一邊推門從臺階走下來。

這女生沒走幾步，瞧見正朝視窗外那幾排露天座位走去的琳然，立刻抬手打招呼道：“哎、這不是玖琳然？”

“嗯唉？啊是詩織醬、”琳然加快了腳步，面露笑容回應道，“我又來吃午飯了。”

“真好，這次你還帶了朋友啊。冒昧相問，這位是？”詩織朝著琳然背後的詞音瞧去。兩人互相望向了對方頭頂的ID，“神來社詞音小姐……啊、我家琳然沒給你造成困擾吧，我先給你道個歉啊。我是明石詩織，請多關照。”

“啊、嗯這裡也請多關照……”詞音趕忙應道。

“你別鬧了真的是、”琳然輕輕推搡了一下詩織，飛速地瞧了一眼詞音，嘟了個嘴，“詩織的話，是剛下班嗎？”

“嗯，下午今天是夏椰姐一個人掌廚，你們運氣比較好。”

詞音此時的目光仍停留在一位扛著一把巨大（可能笨重）到難以用人類言語表述的金屬重錘的少女上。不知吸引住詞音的是這女生的超規格武器還是她那再少一點就幾乎要暴露出糟糕部位的衣裝；節省布料也不會節省到這種地步，這女生這麼穿能保證裝備提供了足夠的防禦性能嗎？

“能碰巧遇上夏椰大姐頭親自下廚真的太好了呢……只不過品嘗不到詩織你的蛋包飯了。”

“好好喝你的生椰西瓜汁去啦。怎麼樣，需要我陪你們一起吃個午飯？”

詞音的目光仍舊緊盯著朝點餐視窗若無其事輕鬆走去的那女生。換做詞音背著如此恐怖的一把金屬錘子，恐怕脊椎要當場折斷，腿都給壓成紙了。這女生居然還……十分輕鬆氣都不帶喘一下地在走來走去？她五大屬性裡究竟朝力量裡分配了多少點數？無法理解、這就是……筋肉專修嗎、就這樣居然還保持著少女的體型……

“你先回去好好休息啦。下午詩織是要老樣子去砸木樁嘛？”

“不砸了，太無聊，我估計會去刷一些禽類食材，可能再撿些竹雞蛋之類的。”詩織提了一提挎包的肩帶，“那麼、我不能再打擾你們兩個了，你去照顧一下你的朋友。”

“好的唉，下次有空的話再一起去收集些松木嘛？我之後造小房間應該會用得到。”

“那就先約好咯。”詩織閉著眼笑了一下，“回見了我的琳然。”

目視著詩織離開（實際上詞音的目光仍舊聚焦在出餐口，只不過這回是換成了視窗上側屋簷下的大片帶圖片功能表，光是看就快流下口水了），爾後琳然便領著詞音到了點餐的視窗。掌廚的兼顧點菜收錢與下廚多重工作，頭上頂著個帶倒三角的“弓長夏椰”紅色ID；玩家公會內由玩家全權經營的餐館，性質上很合理吧？

但這就造就了奇怪的後果。

“好的好的，牛肉咖喱烏冬面一碗七倍辣、雞蛋捲天婦羅兩份、雞軟骨醬串兩根、還有什麼，我真的服了，深煎去骨竹雀爪一小盤對吧，真就一片綠的葉子都沒有唄。”弓長大廚抱著臂滿臉嫌棄地盯著面前身旁置著巨錘的少女道，那腔調完全不像是名給錢就燒菜的普通經營者。

“行啦我忙活了一早上刷那麼多怪，現在只想大口啃肉，還跑這兒吃什麼菜來啊。”那少女單手撐起腰來，“先做吧，我真的要餓死在這裡了。”

大廚小姐冷冷地“哈啊？”了一聲：“小鳥游大小姐啊，我沒記錯你上次吃綠葉菜是什麼時候？看在還注意蛋製品的份上就想想給你幾次機會，結果四天沒動一口食物纖維。”

詞音與琳然排在這女生的後面。琳然做出一副這倆人一時半會可能吵不停了的無奈表情，詞音心領神會，仔細閱讀起功能表。

果然是以烏冬面為主要賣點的和食餐館，但也有售賣炸雞、豬排、牛肉甚至香腸、魷魚咖喱飯，不論是飯還是面都有辣度與蔬菜量的選擇。最辣好像是……

等等，推薦的辣度是在4，挑戰級別是在12，結果最辣的居然是……36倍？不論從什麼角度去想像這種辣度也太恐怖了吧，這是實證了玩家發掘調味料可能性的行動力嗎。

“很遺憾，咱們的菜品都是現做的，目前所有的菜都要幾小時才能做完。”夏椰大姐頭攤了0.25只手。

“好的。啊？幾個小時啊、這也太過分了，你昧著你的良心至少也重新說一次。”那女生揮手一砸錘柄（雖說錘身紋絲未動，掌側倒是震麻了）：“啊嗷好痛、這還經營餐館呢，我搬個合成爐過來丟地上拿食材往裡灌一小時也能出來菜了，一碗烏冬煮幾小時你是在用鐵鍋煉餃子皮嗎？”

“不過也有個解決辦法，我點了個被動技能可以增加烹飪速度。”夏椰側過身子，不知從何處掏出杯芝麻淋黃瓜沙拉，“你把這碗草吃了，點的菜三分鐘就能全都完事。”

女生手背一貼腦門，大聲哈哈：“哎呀搞了半天就是為了這事——不不，至於繞這麼大個彎嗎、……而且老是在TBO裡追求營養均衡搭配的人是否身體某處有些疑難雜症啊，來來你把頭伸過來，我給你上套治療。”她將手按在了錘柄上的某個部件，貼地的錘身後側忽地噴射起青藍色的火焰，被她一把掄起。

“在這打可別順帶把我廚房給拆了。”夏椰將手搭在了有她身板一半寬的黑鐵闊劍上，提起，再輕放下。如此欲攻卻退，大約有七成原因源於：窗口前那女生錘後的火焰只持續了兩秒便“撒啦”地熄了。眼見她被整個重心仍在半空的錘子帶得摔向一旁，連人帶錘砸落地面，整個公會的庭園感覺都在跟隨顫動。

“我……我真的不跟你計較，你快把菜幫忙做一下，我真的要餓到掉線了。”

“那麼小鳥游大小姐就先把這碗綠色心情給一口悶了吧。”

“行、行……我吃我吃我吃，我吃吃吃吃吃。”女生揉了揉腰，敲了敲脊骨，自地上爬起接過了那杯黃瓜沙拉，“吃那麼多葉子，我是山羊嗎？”

眼見前面二位終於要結束這段令旁觀中的她感到五雷轟頂的糾紛，詞音剛想要上前開始點自己早就盯了很久的“炸魷魚菠菜咖喱飯”，自己的肩頭忽然被一拍。

“嗯？琳然姐姐怎、唉？”

“沒有，就是……你看那邊兩個人，是不是那個黑長直有些眼熟啊？”

自己的視線與正從公會正門那一側入口朝此走來的白夜撞了個四目相對。兩人都是先一愣，覺著自己是不是有見過遠處那名玩家，隨後便不約而同地緩緩舉起手打了招呼。

[chapter:- 神來社 詞音 & 向瀨 白夜 –]

“黑羽姐姐……你也來咖喱烏冬面吃飯呀。”詞音率先開口。

白夜只是因為這意外的相遇而臉色蒼白，只是點了點頭，視線移向身旁那披著披風、肩頭遝著兜帽，背後挎著長弓卻不見矢袋的女生。是似乎有過幾面之緣卻並未進行過交流的陌生玩家。——姓名為竹取月。

琳然裝作才看到竹取的驚喜神情：“啊、月今天也來了，好巧！”

“噢？喔啊，琳然也來食烏冬？”竹取喜笑顏開，“我帶新朋友來這兒嘗嘗玩家的頂尖手藝。你身旁這位元也是你新認識的？”

“嗯，是神來社詞音妹妹，昨天才認識的朋友。然後，你身邊這位黑羽諒璃桑昨天也和我見了。黑羽桑好呀。”

“啊、嗯……”白夜是覺得面前這位美少女有幾分眼熟，這才回想起昨日傍晚勿棲與琳然在藥水店事發現場門口進行的那場有關NPC與玩家的交流，“是玖桑，你昨天、嗯……”去戳別人的傷心痛苦的回憶屬於非常無恥的行為吧。這麼想著，白夜將溜到嘴邊的話又咽了回去。

詞音不知該如何加入她們幾位的交談，餘光瞥見那位操使重錘的少女正端著一大餐盤食物走去挑選座位了，便提議道：“那個、要不我們可以先點菜，然後一起吃……”

琳然一頓，立馬應答：“啊、好的好的，我正好也餓了呀。二位意下如何？”

“一起吃吧一起吃吧，好像都差不多是熟人嘛。”竹取抬起一指，“黑羽桑沒什麼意見吧？”

白夜簡單地搖了搖頭。在群體中的交際……雖說從未有過，但顯然會比一對一地應付另一個人要簡單許多吧。

至少白夜此刻是這麼猜想的。希望自己的猜測並沒有錯誤，因為萬一三個人的話題都落在了白夜身上的話……

唉……光是要解釋清楚自己真實姓名，就要花費好一番功夫了吧。真的是毫無意義的資訊交換行為。乾脆就不用告訴她們自己真名其實並不叫“黑羽諒璃”吧。反正同樣無趣的人際交往活動在隱瞞這一層資訊後也不會有什麼差別。

雖然非常地對不起諒璃……但自己，甚至都有些習慣別人稱呼自己為“黑羽”或者“諒璃”了。某種程度上，這倒令勿棲與和伊二人成為了更像是與自己知根知底的家人的存在。

家人，……開什麼玩笑。

反正家人到頭來也都是些完全沒用的東西，毫無所謂。

她們也都陸陸續續點完菜了，輪到自己；其實吃些什麼都無所謂，但考慮到自己資金充足，試著點一些不會被人評頭論足的看上去比較正常的選擇搭配與分量吧。辣度……點甜口的話說不准會被人嘲笑太辣自己又承受不住，該點幾分辣好呢。

第一個點完菜買完單的詞音將幾步遠處這位“黑羽諒璃”全程的動作與表情變化都深刻收在了眼底。對方甚至都沒有發現自己正如此高強度地近距離凝視著她……剛才諒璃的這一系列表情，是代表著何樣的心情？她在思考著什麼？絕對不可能單單是吃什麼而已，但卻又真切地閱讀著功能表。

不……她那飄忽的視線，就像是在眺望著極其遙遠的事物一般。詞音對那種表情的涵義相當熟悉，甚至可以一眼注意到這絲旁人無法察覺到的，甚至可謂常常轉瞬即逝的異常。絕對不是良性的思緒——這位黑羽諒璃的心中，都裝著一些何樣的情感，何樣的……過去？

沒錯，她已經大致猜到白夜都經歷了一些什麼。

因為——這種跡象完全處於詞音自身所能感知到的範圍之內，甚至她有把握斷言問題的謎底十之八九不會偏離她的預測。

沒錯，詞音指的是受霸淩者相互之間的感知。

面前的諒璃，或許是比自己“更加完美的受害者”。

[chapter:· · · · · · ·]

火繩槍穿甲彈出膛之聲炸響，打破了街道本就短暫的巧合式寂靜。

隨著面前數十步遠處甚至未被綾欒瞧清全名的玩家應聲倒地、瞬間死亡並逐漸化散成飛舞的晶片，她也將左手拖起的槍身緩慢舉下。若是只看到那微張而毫無情感的雙眼與那睡腫到肌肉都有些鬆弛的臉龐，根本無人能猜到她居然在三秒前才手刃了一條性命。收穫？無道具、無錫安。可能有個位數的經驗值，但擊殺這麼低等級的玩家或許真的獲取不了多少經驗值。

3055/3127，還算勉強可以吧。在殺他之前左邊的數字是什麼？綾欒腦中不存在相關的記憶。

[chapter:- 月見花 綾欒 –]

“太好對付了。”令她感到發自心底的無趣。不存在戰鬥體驗，甚至連精神都沒趕得及集中就已將對方了結。

自己已經讓了對方10秒。很遺憾，他甚至都未嘗試過朝兩側的小巷子裡逃竄，此般愚蠢的逃跑方式根本是在侮辱她的PVP技術。

事實也確是如此。能被自己一發蓄力彈直接秒殺的玩家，居然也敢在方才頂撞綾欒的質疑。早些承認盜竊那家麵包店食物的便是自己，心情大好的綾欒還能免他一死。

只可惜，現在已經晚過頭了。槍起彈出，香消——玉殞。犯人已被處置完畢。

“所以，這種實力根本做不到秒殺NPC。”綾欒自言自語嘀咕道，從發現那男性犯罪玩家後背上是一把長劍時的驚異轉變為了與平常時期無異的情緒全無狀態。沒有什麼失落，僅僅是情報量未能產生變化罷了。

嗯，仍然沒有調查到任何新情報。自己的調查方向是不是從根本上就錯誤了？

自從今天醒來，這已經是綾欒所擊殺的第三名玩家。前兩者並沒脆弱到像這位般足以被她一槍擊斃的程度，卻也只有幸將同綾欒的戰鬥延續到十數秒長短。會不會是因為綾欒自身的傷害過高，導致無論挑哪名玩家進行PVP都有超過90%的概率能迅速結束戰鬥？

她回想起昨日與方聆弦於藥水店附近的那場殊死拼搏。好久沒能打得這般盡興了，那時綾欒能切實感受到身體的每一寸部位都處於高度緊張的集中狀態，上次進行這種需要高度專注，靈活掌握身體移動節奏的戰鬥還是自己單挑薙峯霞林迷宮“薙峯霞城”的一階段Boss，也就是砍倒那棵妖櫻樹之時。但要跟玩家打得不相上下？這對綾欒來說可是求之不得的展開，可惜卻未被15級後的她遇上幾次。換做如今，早已升至22級並快要突破等級瓶頸的綾欒在竹內都快不見敵手了。

居然有幸遇上了能與自己五五開的強大玩家嗎……之後一定要找到這個聆弦，同她再續這場未盡的決戰。這可比與自己的公會長（那個令她感到生理不適的二階堂才新）戰鬥要更能令綾欒體驗到自己所追求的“PVP遊戲”實感，而不是單純無意義且滿含猜忌的為廝殺而廝殺。

“話說……”

那個方聆弦的話，現在也在為調查NPC被害一事四處奔波吧。

綾欒從町奉行那裡獲取到的最有價值的情報是：最近受害的NPC遠遠不止莎娜姐姐一位。主要分佈在北町，但中部與南面也多少發生：共有至少8名NPC被不明人士殺害。

“不明人士”這個用詞還僅適用於其中六起。有兩起NPC受害案的犯罪玩家在嘗試殺害第三位NPC時被韻箋才淺公會的幾位成員抓了現行；那幾位當場將此犯罪玩家殺害，導致玩家死亡後復活在未知的復活點，從此銷聲匿跡。

唯獨可以確定的是，這位玩家後來並未現身於竹內町的安全區範圍之內，且另外六起殺人案現場所留下的勿棲痕跡與這位玩家所使用的槍類武器截然不同，攻擊習慣更是相差甚大，很難令人相信這剩下六起案件也是同一人所為。

而這也為綾欒帶來了最大的隱患問題：

只要將真兇殺死，或給了他/她使用傳送水晶的間隙，不論是誰想要在TBO找到這玩家的所在處都難如登天了。

而除了將真兇殺死之外……綾欒暫時沒有想到任何可靠的處罰方案。

甚至就連殺死真凶也無法與他/她犯下的罪孽對等；在TBO這個遊戲世界中，玩家的犯罪行為本就無法正常管束。

因此，就算玩家殺死的是形似真人的NPC……也沒有辦法對他/她降下合適的懲罰。

因為這名玩家——從未真正地殺過人。

不論綾欒與其他人做何種調查、進行何種譴責、展開何種懲罰……都全無法律的支持。這一切都是私刑，一切都是自詡正義的其他普通玩家的一廂情願罷了。

綾欒接受了這樣的現實。但她的妥協也只是被迫而為。

——要找到，與這名罪犯對等的，卻局限於TBO系統的處罰方式。

在那之前……絕對不能殺死這名罪犯。

也絕對不能讓他/她知曉自己的身份已經在被追查。

這一切……又怎麼可能做到了。

這可是遊戲世界，這裡是現實的法則無法干涉到的遊戲世界內部。

因此……她又該做些什麼，她們又能做到些什麼？

“我該做什麼、我接下來該走什麼樣的路……誰能告訴我答案？我……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答案啊。”綾欒本就在不斷減緩的步伐，終究停滯在了原地。

時間、靜止——或者說，在這144倍加速的世界中，相對于現實世界……本就臨近靜止。

但綾欒已經深切地感受到時間正在流逝。自己的時間有限，且在這種情形下——已經不再夠用了。

留給她們的調查時間本就不多，所有人從一開始都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只不過是能無視這一事實多少的差別罷了。後者毫無實際意義。

無助地抬起頭，是陰雲籠罩的天空啊。

就像那個時候一樣，同樣灰暗的天穹，同樣陰鬱的世界。自己已經不知道未來該向何處前行了，這場案件……

說到底，插手這場發生於另一個世界的連續殺戮事件，真的是正確的選擇嗎？

這本就不是屬於人類的世界。這是異次元維度，這是一場徹徹底底的『異維殺戮』。

因此……自一開始，真正的人類就不存在對此進行干涉、約束的權利。哪怕這一切都始於人類的私欲與暴行。

沒錯，這場悲劇始於人類，卻無法歸人類所管轄。這便是真正的遊戲世界。

真正的遊戲世界。

就算是在這月星之中，“遊戲”這一詞的本質也將永駐，人類無法逃離這些公理所定義的真實。

但……自己，不想就這樣放棄啊。

該如何，才能懲罰在遊戲世界肆意妄為的人？

該如何，才能懲罰那些毀滅擁有自我意識的事物的人？

該如何，才能……證明上述這兩條行為的合理性？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一滴晶瑩的雨珠，似是自天際而落，砸碎在她的眼角，自那柔軟的臉頰滑落而下，印出一道虛假的淚痕。

綾欒痛苦地低下頭，左手死死地摳住了被弓道服所隔起的胸口。自己……自己已經失去方向了。

“河野、加賀美，我究竟該怎麼做才好……”

[chapter:· · · · · · ·]

夜。

時有落雨，現在也仍在落雨。

卻也稱不上雨夜。

僅是有雨罷了。

時而聲響轉大、時而零散寧靜。

這便是這場雨的樣貌，同其他的雨無異。

說到底，被陰雲籠罩此等數日卻直至今日才降下的薄雨，已經失去了“雨”本身的一半意義。

大家都已經做足了落雨的準備，做得太多了——以至麻木；以至就算是眾人蹺足而待的這場夜雨，也顯得理所必然而失去了絕大多數的存在感。

就算是不幸淋到了雨，衣物也會在短時間內乾爽如新。真正會改變衣物性質的多少也只有異常狀態與耐久值。

單單的雨水改變不了裝備的多少性質。因此，雨最終只被當成渲染氣氛用的環境事件。

只是，現世延續而來的避雨習慣……卻一貫被虛偽的人類照常遵循。

[chapter:- 向瀨 白夜 & 竹取 月 –]

白夜同竹取月二人趁著這一陣雨點稀疏而快跑趕來了“竹內烤肉製造所”，占下了圍繞鐵板桌台的三個座位。

現在倒也稱不上饑腸轆轆（要說能在TBO內體驗到貨真價實的饑餓感可真是過度誇大了，這裡餓壞肚子可不會得胃病或低血糖），但二人著實累得只想找處地方歇腳，哪怕不點菜吃，光喝幾口水也好。

二人今日又走了一遍北部竹林的那片小道，刷了數十隻竹內町周邊常見的野怪；製作防具的素材全都歸白夜所有，可用作烹飪的材料則相對地全部進了竹取的囊中。傍晚時分，二人再度撞見了同一只48級的篁綻七羽，好容易才在未驚動這綠鳥的前提下安全回到了村中。按照竹取的意思，乾脆死回來也算一條捷徑。白夜自知沒有合適的方式同竹取解釋自己為何在盡可能避免讓這具身軀死亡，因此只得找了藉口：反正距離竹內町不遠，靠跑的也能趕在那綠鳥反應過來前躲進安全區範圍內（這顯然也是誇大了，雖說白夜和竹取的移動速度都不算低，可篁綻七羽本就是主要依靠高速移動襲擊獵物的精英怪，就現在的二人想跑贏它壓根是天方夜譚）。

好在最後……也算是平安回到町內了吧。接著便是竹取帶領白夜光顧了她平日裡用來練習射擊肌肉記憶的移動靶場，但因為這小靶場內的所有練習靶位都恰好被佔用了，二人白跑一趟。

“雖然對著木樁和靶子練習獲取的經驗幾乎接近0，但……還是有很多人甘願花上幾小時在這裡進行練習啊。”白夜那時不由得感歎。

“畢竟TBO的戰技在平時適用性太低了，大家既然依靠系統外技能去打架，肯定也會有人想發掘一下自己覺著舒服的作戰方式。”竹取聳聳肩，“雖然我是覺得打移動靶子確實不如去打打小白兔和竹雞，還能掉些食材。來這兒基本都是因為我實在想不到該做什麼了，過來瞧瞧竹內町的弓箭流派玩家都在整些什麼新花活。”

二人一邊交談一邊離開了爆滿的移動靶場，隨後便是這場雖遲但到的雨。開始時還是基本不影響她們繼續逛街的斜風細雨，結果沒過多久風是緩了許多，雨卻愈下愈大，直到二人不得不就近躲進了一家地毯鋪，趁著方才雨稍小些了，這才趕著奔到了烤肉店的屋簷下。

“腳差點都跑扭了……”竹取一邊吐槽道一邊翻菜單。白夜沒接竹取的這句話，腦中自行思考著這種類型的烤肉店一般會需要點些什麼菜。

但她倆還不能直接開飯：小島由亞現在還未趕到。原先便是說，由亞會先照顧好自己店鋪，為今日的生意收尾完畢方會前來赴約。二人本就有些趕早，自然暫時還見不到由亞。

“我和小島桑來吃的時候一直都會點他們推薦的B套餐。有兩種基於現實動物的肉類，比A套餐的那些遊戲裡的海鮮菜更貼近現實裡鐵板燒的口味。諒璃桑也可以試試B套餐選項裡的葉賴錫安產麵包，比你能想到的普通麵包要好吃一百倍，當然也可以傳統點選擇配白米飯啦。他們的米飯品質也不錯。”竹取滔滔不絕地為白夜介紹起她所推薦的點餐搭配與食物情報，“像是這種香酥陸行鳥肉塊就沒什麼意思了，太模式化了，竹內不管哪家日本料理都有賣，味道也參差不齊。浮菌水母切片生吃還行，煎烤完之後水分全都沒了，只能吃個口感，我認為性價比並不高。像一般的牛肉與竹牛肉區別雖然不大，但確實是竹牛肉的那種血腥味要更少一些，多點牛肉本身的獨特香味。都包括在同一個套餐裡，你也可以吃著對比一下。”

“我其實對海鮮應該不太行，平時從來沒吃過，我覺得自己也接受不了遊在海裡的東西的味道……”

“珊刺金槍魚的話確實味道挺腥的，嗯……但水母的話別說，還真的算不上是海鮮。畢竟是飄浮在空中的魔法生物嘛。”竹取笑著講道，讓白夜聽得一愣一愣的。會飛的水母？不算海鮮？還有奇怪的金槍魚品種……

“果然我還是吃牛肉之類的……”白夜於是道，心中裝滿了無菜可點的憂鬱，“嗯……竹取可以幫我點菜，全權決定。”

竹取單手遮嘴，大呼道：“哇啊，諒璃桑對吃東西真的好隨意！但我喜歡，我還真的就喜歡你這種！你就交給我！只要你人還能吃出味道就行，在飯店點菜這種事如果信不過我就無人可信了，就讓諒璃開開眼界吧？TBO的高級美食！”

“我也確實想不到該選什麼吃……”白夜一臉痛苦地說道，某種意義上也是無視了竹取一段話中絕大多數的資訊。

“這個蘸醬辣度你可要小心了，三種分別是酸甜味的柚子醬油、鹹鮮味的日式烤肉醬和傳統味增醬。這個味增醬是可以選辣度的，但和中午的烏冬面差不多，最辣的是簡直可以殺玩家的程度。上次小島桑點了十六倍辣的味增，要不是蘸得少了，我差點得把她抬到附近急救所。”

“竹取你真的非常在意小島桑啊。我看你一整天一直在不斷提到關於她的事情。”白夜忽然如此講道。

“啊、”竹取略微一頓，“我自己都沒有注意到這件事。嗯……好像確實是三兩句不離她呢。”

“我一直都很在意的，但因為考慮到某些方面才沒有詢問。竹取知道小島桑其實是NPC，但為什麼你卻願意向她……”

竹取聽到這裡，本是興奮狀態的她釋然般放鬆了雙肩：“你在困惑，為什麼我會向她流露出真情實感，是嗎？”

“嗯……。”

“我當然也知道呀，由亞只是一位NPC而已。我曾努力地想要將她當成真正的人類，因為她會像我們一樣正常自然地思考、說話、行動啊，因為就算是NPC也會使用系統背包、也會傳送到其他區域、也會去接委託完成委託、睡覺吃飯娛樂甚至練級……這一切我都有想過。恐怕正是因為就連這樣我都無法將由亞是NPC這一事實拋在腦後，我才會如此重視由亞吧。”她緩緩地講述道，臉上露出了淺淺的微笑，“因為我也不清楚啊，由亞……我一直都無法阻止自己將由亞視為一位元系統層面的人工智慧，那為何我又會真心地想與她交朋友？為何我的內心會產生這種程度的自相矛盾？我太在意這些……我越是在意這些，我越是發現，關於由亞是不是NPC這種事情早就已經不再重要了。”

“竹取你的意思，是……就算知道NPC與人類的區別，你也會願意與身為NPC的小島桑交朋友嗎？”

“是啊，到底是誰有規定過人類就不能和NPC、不能和AI交朋友？想要同NPC交朋友得先騙過自己將NPC視作人類什麼的，這算何種自命不凡的高傲心態，為什麼與另一種存在交朋友得把它們先視作人類？完全是精神潔癖，我根本就不在乎也沒有他們的這種潔癖。由亞在我的心中就是NPC，是貨真價實的AI，但我知道……我已經將她視作自己最重要的朋友了。”

“竹取是如何認識小島桑的？是在來竹內町之後……去了她的奇貨屋，受到了很多的照顧？”

“我應該從沒跟你說過吧。我曾經是歸屬塞壬區域的玩家。佈雷姆的雇傭兵公會，‘星懸業火’——我曾是那裡的成員。”

“然後，你做了……自由雇傭兵。你退出了那家業火公會？”

“我意識到，我想幫助自己真正想要幫助的人，而不是誰遇到了各種各樣大小煩雜難事都嘗試來找我出面處理爛攤子。我原本當一位雇傭兵就是為了在其他人的身後默默地守護著他們，可能再獲取應得的報酬……但、不知從何時開始，我發現自己已經意識不到自己在幫助他人了。對方甚至也鮮有對我抱有感激的、在大家看來，金錢買來了服務、服務對得起開支，這不就已經是完美的交易了嗎？可我要的並不是純粹的金錢收入啊，我想要的是向另一個人提供我力所能及的幫助，在這樣的旅途中獲得救贖，不是去接委託殺人賺錢啊。”

“好像……我能大致理解竹取的想法。”

“我後來申請退出公會。我幾乎是倉皇逃離塞壬的，那地方被我無端地結下了太多的仇；你想像一下，我原本只是想要去為那些需要幫助的人貢獻出我的力量，最後我卻反倒成了一堆人眼中的仇敵？被我幫助的人卻事後消失得無影無蹤甚至都沒好好地看過我一眼，不記得向他們伸出了援手的我是誰？這根本不可能是我想要的結果。我甚至無法理解為什麼還會有人留在星懸業火，甚至還有人不斷地加入這所公會；我不好對此進行任何批判，我只知道這絕對不是我所期望迎來的結局。

“到了竹內後，我雖然錢財充足，卻流浪於街道不願住進那些旅店。我嘗試去幫助一些玩家，組隊分擔些後援恢復或輔助刷怪的工作，但現在的TBO已經不同了：公測期間沒有新的玩家持續進入遊戲，大家都已經提升到了一定的等級，擁有了屬於自己的作戰方式並逐漸體系成熟。我能提供的幫助越來越少了，我甚至連等級都不及我期盼著自己可以幫助到的那些人，我還能怎麼去當一位雇傭兵？

“之後我或許是情緒崩潰了吧。我決定下線，至少是現實裡的三五天。由亞是在我按下登出的前一瞬間叫住我的，那一刻的我機緣巧合站在了她的店鋪門口——或許，這就算是所謂的‘緣分’？我還清楚地記著，當時的她問我是不是雇傭兵。我給予她答覆，她說有事相求於我，要我幫忙護送她前往㭉村收集名為‘竹返棱鏡’的稀有工具；我近乎是聽都沒聽仔細就瞬間答應了她的請求，甚至不知曉自己接受她的委託的真正原因。但、那次便是我與她的初識。”

“是委託人與雇傭兵之間的關係作為開端啊……”

“對呢……後來啊，因為我本就流離失所，由亞就提到她的屋子還有間空房。她父母在一年前失蹤於倫卡由旬區域後那間屋子便一直空著。我說我絕不能叨擾她太久，提出我只求自己能居留三日，而後我將自己尋求容身之地。我找到的是公會的玩家宿舍、……於是我才加入了‘咖喱烏冬面’。

“但我與由亞的緣分並沒有就此斷連呀，後來在某天清晨經過了由亞的店鋪，她正好在門口準備開張；我跟她交談幾句得知她自己有在私下鑽研煉金術，之前的棱鏡便是煉金用的成果錨定輔助工具，也就是讓煉金輸出的結果更加穩定——抱歉啦、跑題了。因為對這種特燒素材的工藝感興趣，她需要些自己無法輕易入手、普通玩家也不太可能願意出手的特殊魔物素材。好處就是，她開的是奇貨交換屋——我作為一名雇傭兵，不可能在她店內找不著我能派得上用場的消耗品。由亞搞的煉金可不止能煉出飾品、我最穩定的高密度煙霧彈供應商可就是由亞了。而且她在煉金失敗後總會產出一些她本人無法使用，而且觸發條件很苛刻的飾品或零件，許多最終都是送予我隨意使用改造。我後來用一部分零件找人融合出了叫‘螢火召閃’的魔導武器，又找町內的工匠于此基礎上進行鍛造，才造出了現在我使用的這把‘螢火輪返’。”竹取說的顯然是她背後那把可以自動召喚並用以射擊的魔法箭矢，那幽藍色的飄飄然法術感，時而黯淡、時而耀眼的無聲火焰，確實能讓白夜聯想到螢火一詞。

“你們算是煉金術上的好夥伴了吧。”她不知怎麼地就使用了這類老掉牙的詞彙，“一直都有合作、你見證了她的成功，也陪伴她不斷地失誤、失敗、重試……直到迎來下一次成功。這算是很珍貴的陪伴了吧。”

“是啊。由亞便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想陪伴她一輩子，跟著她遊歷月星、走遍這佩蒂利亞大陸，同她一起尋找她失蹤的父母、帶她尋找此世間最為罕見稀少的素材、見證她在煉金術領域的成長……最後，作為一個在TBO中不會受到壽命影響的存在，陪伴著她老去。這些，便是我埋藏在心中的情意與願望。……聽著應該很可笑吧？對方可是個貨真價實的AI，是NPC啊，我卻……去向她表露真情實意，想和她成為她一輩子的摯友。”

“沒有，竹取……我真的非常能夠理解你的內心。”白夜低下頭去，“如果我也有一個這樣的朋友……不論對方是NPC、人類還是什麼別的存在，我都不會介意。我會和你一樣，甚至都不去在意這種事情。所以、竹取……我能理解，我想要祝福你和小島桑，你們的友誼是貨真價實的情感，我很羡慕你、也羡慕小島桑……”

“謝謝你，諒璃桑……”竹取的聲音低沉下去。

兩人沉默不語，就這麼靜坐了些許時長。

“不過、”終於，竹取的語氣恢復了些許元氣，“這個點由亞應該已經在關店了吧，她有告訴我們先點菜的。”

“小島桑每天的經營都非常認真的樣子。”

“那可不嘛、但煉金術方面她也從來不懈怠的。一般你看店鋪裡如果沒見她影子，多半就是在倉庫裡鼓搗融合了。我身上好多裝備、倒不如說我現在穿戴的所有飾品都是經她一手改造的，可以說她確實是歪出了很多碰巧能被我用上的裝備呢，哈哈哈……”

“那、那個到時候你們也要為我準備一些，如果可以的話。”白夜鼓起勇氣提到，“我……會準備對應價值的稀有素材，我會去瞭解一下煉金術一般都會需要何樣的材料。”

“嘿嘿，諒璃桑真的是我見到的為數不多可以理解我與由亞的玩家啦。我都不太敢跟其他人提我對由亞的看法……”

“所以竹取在人前才會用‘小島桑’來稱呼小島桑嗎？我當時就有感覺到，你們兩個之間應該不是那麼淡薄的關係。我居然沒有猜錯。”

“讓你見笑啦，畢竟是在某些人眼中可能非常奇怪的關係……”竹取用手指敲了兩三下桌面，“由亞最近在製造一種新式的遠端武器零件，據說可以用來提高連續命中時的暴擊率。我倆提前給起了名叫‘複輪之齒’。她說如果這個遠端武器零件製造出來了就送給我，說是我一定能派得上用處。如果有這樣的部件去改造‘螢火輪返’的話，要是連魔法攻擊的平A都能增加暴擊率，那可就真的成為神器了。魔法暴擊率這種可遇不可求，如果是基於連續命中次數的話，魔法可不是一般情況就能閃避得了的。”

“原來如此……”白夜的注意力完全都在魔法閃避與魔法暴擊這些術語上。是啊、光是練習近戰的閃避率還不夠。如果不能閃避魔法的話，但凡遇上什麼魔法專精的玩家，自己都該白點那麼高的敏捷了。

魔法閃避……僅憑系統層面玩家的閃避率資料所同時給予玩家的大腦反應與身體行動速度加成，能夠在不修習特殊閃避類被動技能的時候成功閃避魔法攻擊嗎？

白夜向竹取提出了這層疑問。她只得到了“魔法一定是能閃避的，但反正我是沒有成功閃掉過任何不是單字吟唱的魔法攻擊”這種消極的回答。

那麼對於專修閃避與速度的白夜而言，她現今可必須多花點時間去摸清楚這方面的遊戲機制了。

不過……新式的遠端武器零件？昨天茶屋桑在晚上睡前告訴白夜，藥水店的老闆娘被害也是疑似因她持有一件獨一無二的遠端武器零件。

偏偏都是遠端武器零件啊……不知道昨晚茶屋桑所提到的那個“連鎖核心”是原定賣給誰的零件。

隨著門簾被掀起，連接著門框的小鈴鐺發出清脆的聲響。

剛把帳本收進桌屜，抱著一把箭矢推開櫃檯後的小門打算走進倉庫的小島由亞瞬間興奮起來，但瞥了一眼視野右下角的系統時間，只得暗暗地搖頭。

“你好，你就是小島由亞嗎？小島八百奇貨屋的店主？”低沉的男聲如是緩慢發問。

“啊、歡迎光臨小島八百奇貨屋！我是店主哦，但很遺憾，今天本店已經打烊了，您可以明天早上八點再來進行交易。”由亞一手抱著箭矢，另一手撓了撓側馬尾，臉上掛起歉意。

“沒事，我想要先看一看。”

“沒有問題的，外面展示的這些道具和素材如果有客官您感興趣的，都可以先記在心中，明天只要拿等值的素材同我交換即可哦。”由亞熱心地介紹道。只要不是現在提出交易的話，趁著自己閉店整理的這段時間，這位身披斗篷的男性顧客還能再看個三五分鐘。

“對了、……”

“嗯？”那一刻——由亞察覺到這男人語氣中那絲極難察覺到的變化。

獨自經營奇貨屋數年的由亞，當然熟知顧客各種情感上的變動，以及這些情感會怎樣影響到他們提問時的口吻。

但這次的情感變化……由亞、未知其為何物。

所以，在那一刻、

那一刻，她轉回過身去。

哪怕僅僅是無視這男人的話，繼續走進倉庫，不去在意這種令她異常心生困惑的古怪的語氣情緒……

哪怕僅僅是早些回過頭，不自顧自地想著要快點把箭矢放進房間，而是全身心地像往常一樣，將一腔熱情都灌注於自己最重視的顧客身上……

或許……屬於“她”的故事，都會變得不同現在吧。

“你們這裡，是不是還售賣‘複輪之齒’？”男人冷冷地笑道，“還是說……這件是非賣品呢？不管如何，可否讓我一睹為快？”

由亞的表情驟然凝固。或者說，她寧可時間也隨之凝固。

就像是那忽落的驟雨一般，許久未能降下的來自天穹的淚水，今夜也終於光臨了這片陰沉而昏暗的城鎮。

而由亞的結局……何嘗不是同一境景呢？

隨著刀刃揮舞而過，鮮血洶湧地濺滿了房間的每一處角落。

櫃檯長桌、後方的展示牆面，本鋪設了地毯的地面轉眼間便被刺眼的鮮紅所淹沒。

由亞頭頂處懸浮的紅色ID只在眨眼間便消失無蹤。

而她的身體——

她的身體，下半身仍舊佇立於原地，但上半身……卻隨著血液於空中的飛舞，隨著那四散滑落的箭矢，朝著地面摔落而去。

失重。

失血。

也僅是眨眼的間隙。

男人心滿意足地將複輪之齒收入了系統背包，將武器背在背後，平靜地離開了這間奇貨屋。

“謝謝你願意跟我述說那麼多有關你和由亞的事情……”

點完菜的二人面對尚且空空如也的餐桌，似乎是再續了先前的話題。

竹取笑容滿面地說道：“到時候我們三個人也要經常出來聚，由亞肯定也願意為諒璃你提供超多的幫助，她畢竟總是湊巧歪出遠端系玩家可用的飾品嘛。而且她手上資源超多，多到你絕對想像不到。不管是素材、消耗品、彈藥還是人脈……”

“嗯嗯，我也很期待能受到小島桑的照顧。”白夜淺淺地笑著，“到時候，你可不要覺得我在和你爭搶小島桑手上的資源哦。”

“我們一個是主修物理弓，一個是主修魔法弓，很難撞在一起的啦。”竹取輕拍了下白夜的肩膀，“我雖然是從塞壬搬家轉到霧霾山的，可我也算是半個竹內町屬的老玩家了哦，就讓我好好地照顧著諒璃桑吧。以後，我罩著你啦！”

“嗯……謝謝竹取、我真的……很開心。”靦腆地道出了這番對白夜而言已經過重的道謝之言，她已經開始幻想起未來於TBO的日子。

看來，也不一定要前往佈雷姆市。住在竹內町，對白夜而言……也足夠開心了啊。

“由亞真的是一位超級善良超級暖的可愛女孩子，你不久也會知道她的魅力的！相信我，跟你打賭。”

白夜注視著竹取沉浸在友誼的幸福之中，心中仿佛就快被竹取的好心情感染了一般，不自覺地也想要舒心地微笑起來了。

竹取與由亞的友誼啊……

人類與NPC的友好相處，有朝一日……必然能夠成真吧。

見證了竹取與由亞的故事後，白夜相信，就算是那樣的未來，她們也終會成功抵達。

[chapter:『第伍章：星牖微明，奠基輪轉之端末』]

by KOTOKO

[newpage]

“打擾了，各位有護衛需求嗎？我擅長……”

“不用，別煩我。”

竹內町的北部餐飲街，背後背著一把魔法弓的少女身披深紫色的斗篷。她此刻摘下了兜帽，那深藍色的齊肩短髮在過路的人群中並未有多麼顯眼。

嘗試為自己攬下雇傭兵生意的過程往往艱巨得毫無必要；明明是在遊戲中，為什麼卻總是要收穫那麼多不耐煩的厭惡情緒呢。然而，在迎下了又一次白眼後，接連幾次都未被正視過的少女沮喪地低下了頭。

幾時，她在曾經的公會往往只是幹坐在原地，迫切等待尋求幫助的人自行冒出來。以個人名義攬活嗎……她從未想到就算換做一款大型網路遊戲的內部，像這樣憑自己的能力居然也會如此艱辛。

這不就與自己在現實中的生活過得毫無區別了嗎。

“……不可以氣餒，總會有人急需治療師的吧。所以努力努力、再努力。”

少女抬起雙手，輕輕拍了拍自己的臉，生硬地擠出了笑容。這兩位前鋒架勢的近戰女玩家，看那悠閒的步態應該是出去練級的吧？單純只是刷經驗的話可能並不會花那個閒錢去找後援負責隊伍的治療，所以她並沒有必要去白費力氣上前詢問。

但是……

“對不起打擾二位元了，請問你們需要治療師擔當後援嗎？”

“治療師？夏椰姐，怎麼說？”

“哦，我們沒有需求，不好意思。”那單手輕鬆拎著一把巨大闊劍，身形卻幼小得好似小學生般的女孩子，以一種比她外貌要成熟出數倍的語氣回應道，“詩織，走吧。”

“不好意思哦。”走在略前一點的，手中握著波蘭戰錘的大姐姐賠了個道歉，二人隨即走遠。

少女的目光再次黯淡。只是，身前那兩位女性玩家的步伐卻顯著地減緩。

“不過對了，夏椰姐，我記得小鳥遊最近經常去挑戰王狼，她會不會正急著找個後援負責治療啊？”

“讓她隨便公會裡找一個吧，她錢都揮霍完了吧。”

“這小姑娘看著挺可憐的。而且……”那手持小錘的姐姐抬起一隻手，捂住嘴邊半側，“夏椰姐，她是日元素，你沒發現嗎？”

“不會用的話也沒什麼意思。日元素專修治療，再怎麼也打不過水元素。這是元素天賦與生俱來的差距。”

“不讓她來我們公會嗎？”

“咖喱烏冬面反正想進就能進，你管人家做什麼。”

少女不再能辨識她們的說話內容。咖喱烏冬面……是什麼本地飯店的名字嗎？抑或是說……是什麼公會的名稱？

她對答案並不太感興趣。現在自己的存款根本負擔不起正常飯店的菜品費用，而所謂公會這種憑藉組織性與交際說話的團體與自己也不剩下多少契合度了。

自從離開那裡後……果然，不想再加入任何公會了啊。

……肚子有些餓了。明明在遊戲中饑餓感是不會如此顯著的，果然是現實世界的自己又在餓肚子了吧。極晝……自己的極晝會在什麼時候到來？應該是月星的數日前吧。

登出遊戲也沒什麼能吃的。速食麵罷了。

至少也得讓我在遊戲中美餐一頓吧。我還是將這一切想得太簡單了嗎……？想著若是有自己在公會時的雇傭兵經驗，以及一小部分的存款，就算從塞壬來到薙峯霞林也能輕鬆地找到適合我的活。以個人之力謀生，那還不是……小菜一碟嗎。本來該是如此的啊。至少在遊戲中遭遇的各種坎坷，對比起自己在現世所遇到的種種不幸，總該更加容易找到解決方式吧。

解決方式到底在哪裡呢。她不知道。她已經很努力地在尋找了，卻無果。瞧見另一位獨行玩家後，她的身體條件反射般再度上前。

“打擾了，請問你們需要治療……”

“滾啊，看不起誰呢。”

反應過來之前，自己就被面前那男性玩家的手臂給拍中，踉蹌朝後退去。腰間的匕首摔落在石磚路面上，發出叮噹撞擊聲。

她慌忙將匕首拾起，想再度抬頭將方才的自我介紹給說完畢，那男性已經頭也不回地揚長而去。

經驗豐富的治療師。

那又如何。

距離公測開始已經過去了四天。現在的玩家團體基本都已成型，該缺治療師的也都已經被人填補了位置。自己作為單體治療師，就算不做雇傭兵，轉而跑出去單刷野怪的話，此地對她而言人生地不熟不說，她的招式也都是些輔助他人的魔法與戰技，能對自己起效的寥寥無幾。

而且……自己的魔法弓“螢火”也已經落後太久了。特殊性質的武器一經鍛造並熟練掌握後，便很難進行單純的升級：武器的功能與性質越複雜，鍛造出同樣性質的武器的難度也會指數級增長。她完全不會什麼鍛造或改造魔法，也不認識這裡的任何玩家工匠，而面對NPC的話就連自己想要個什麼樣的裝備都很難跟對方描述清楚。這把弓現在拿出去打怪……也最多只能應對比自己等級高出4級的怪物。自己已經很久都沒有升級過了，就算用這弓擊殺了魔物也不會增長經驗。

不快點適應下一把新武器的話，憑自己現今的實力就只能被當做此處的底層玩家了。屆時，別說接活幹了，連單純地跟人組隊都會成為困難。

強行練習新的武器吧。新的武器類型、新的輸出方式，怎麼都好，自己急需經驗值升級。

但自己……已經連買吃的東西的錫安都快用完了。不去鍛造裝備、不去購買武器，難道要讓自己從野外撿武器來用嗎？魔物又不會掉落任何裝備。

自己窮途末路了啊。

居然會在一款網路遊戲裡走上末路。

果然，自己活著的意義就是不斷地碰壁、不斷地失敗、不斷地經受惡性循環吧。

她，已經開始對此深信不疑。

甚至可以說是：早就如此。

早就如此……了啊。

“那麼，誰能教教我呢？我現在，該怎麼辦？我該去哪裡？”

少女緊閉起雙眼，佇立在街道穿行的人流中央，好似下一秒就要被洶湧流轉的世界沖散至灰飛煙滅。

周圍的一切雜訊只讓她由心底感到嘈雜不堪。她已經無法待在這裡了。

我該去哪裡……？

總之，我該到的地方，不是這款遊戲。

不是月星世界。

想到這裡，似乎也有些釋然了。

“過幾天就徹底下線吧。”

……

嗯，徹底下線。

與這個世界永別。

再與那個世界永別。

從此，世界不再有我。

竹取月緩慢地抬起了頭，仰望向了那片與她那頭齊肩短髮同樣呈現著深邃蒼藍的天空。

烈日懸掛，陽光刺眼得略顯慘白。

竹內町今日的晴天，令她感到炙熱不堪。

夜未深，卻也過了飯點。夏月已經對著菜單幹瞪了三分鐘的眼，仍未決定點哪道菜。反倒是被邀請過來的聆弦早已點完下單，此刻饒有興致地抱著雙臂坐在椅上，觀察著夏月抓耳撓腮的模樣。

“小弟弟，你多大了？”一瞧周圍也沒多少旁人，聆弦不禁笑問道。

“不知道。”他即答，將菜單第三四頁來回翻了兩次。

聆弦“哈啊？”了一聲，半遮著嘴譏諷道：“你甚至不知道自己幾歲？這可比我預想得要更厭世啊。”

雨聲逐漸轉大，隨風肆意飄入餐廳內。負責維護桌椅餐具耐久值的那男生原先只是在店內懶散閒逛，現在不得不前去將三扇大窗給關閉。幸好TBO內沒什麼黃梅天，不然聆弦可要等著看竹內這堆泡在霧裡的傢俱玩意兒會長出什麼顏色的黴斑。

“怎麼可能不知道幾歲，我只是覺得告訴你了也沒用。”

“嗯哼？”聆弦對他的話語充滿好奇，“倒是有這個既視感。唉我跟你講，你有點像我以前的一位顱腦損傷患者，大概是頭太疼了，不管是誰跟他說什麼都要懟個兩三句。”

夏月將菜單往桌上一按：“你是說我腦子有問題嗎？”

“不敢不敢。”聆弦強忍笑聲，“其實敢，但確實沒有你說的這種意思。你沒發現你被戲弄的時候真的非常可愛嗎？”

“這飯是不是沒法吃了？”夏月翻了個白眼，“你還想不想和平共處了。”

“你就像那種、大奶狗，凶是凶得要命，實際上人畜無害，我一個平A上去你就只剩絲血了呢。估計身子還會打很久的轉吧。”

夏月咬牙切齒，卻未再為自己辯駁。哎呀……他這傢伙，居然真的以為自己說的是遊戲對戰！聆弦簡直想像不出他到底是純潔到什麼地步。

“我跟你說……”

“別跟我說了，你真的很煩啊。”

聆弦故作吃驚：“哇，大姐姐的心被傷到了哦。”

“我也不比你小半個世紀好嗎？要我知道你這麼惱人，我當初就不該答應跟你。”

聆弦扶著臉頰用另一隻手的手指敲了敲桌面：“別忘了現在的夏月君可還是綾欒眼中的偷窺狂偷拍犯哦，沒我罩著你，你確定自己不會被她在最近哪天一槍崩死嘛？”

“我本來就不是在偷拍她。”夏月斬釘截鐵地立即反駁。

“喔？可是小弟弟你確實有在拍人家呢。”

“別再叫我小弟弟了，我說了我沒比你小多少。我的天……”他扶著額頭道，“我拍她只是為了煉AI，煉出帶人物的完美的AI圖，我來月星就是為了做這件事。”

“那麼，為什麼拍別人照這件事一定要在月星完成呢？你知道月星裡的人與現實中樣貌相同吧。”

“因為我、……”夏月卡殼。

“你要知道啊，不管你拍人家小姑娘是為了什麼，未經過允許的攝影全部都會被歸類於偷拍。我知道夏月君不是什麼猥瑣色狼，但凡跟你相處個四五分鐘這種事就明顯過頭了。但是啊，如果每個變態偷拍狂都對著人拍，被抓到就說自己是為了去玩NovelAI或者別的什麼用處，那你不覺得世界上很快就不會有人偷拍被譴責了？”

夏月無言，只是盯著菜單上的某個角落看。

“你可得把姐姐的話給聽進去噢。”

“知道了知道了我耳朵沒有隔音開關，你說什麼我可能聽不見嗎？”他舉手招來服務員，幾秒後關照道，“一份回鍋肉蓋飯。”

待店員應答離去後，聆弦將臉湊向夏月，問：“唉，你糾結那麼久最後只是點了個回鍋肉？”

“是的，今天被你搞的沒有胃口吃融合料理。”

她將手指指在菜單左半邊的某堆不可言狀之圖上：“你真的不嘗嘗這個套餐？我看價錢很划算啊。”

“審判日套餐誰愛吃誰吃，反正我是個沒愛的人。”

“那這個‘通天塔的崩毀’……”

“你真的會想吃一堆碎軟骨渣配番茄碎肉末嗎，而且它很血腥啊。”夏月質疑道，緊接著又補充，“別再問了，天地放電這種疾電鳥翅蘸史萊姆凝膠的怪東西我也不會吃的。”

“可是它會讓你8小時內魔法防禦力增加5%哦。”

“我搞不懂，你晚上是不需要睡覺的嗎？”

“也對。”聆弦點了點頭，“你腦子確實沒什麼問題。”

“所以在我剛剛說這句話之前，你確實覺得我腦子有問題？”

“沒有的，放心。”

“我並不放心。”

拌嘴的二人此刻並沒發覺餐廳的主廚已經親自光臨食客區域，直到夏月察覺到有個顯然是玩家的女生顯然是朝著二人走過來，非常顯然是要告知什麼與菜品相關的事情。

“二位客人不好意思，你們點的有一道菜食材不足，可能需要二位元進行替換。”

聆弦朝這女生看了一眼，倒三角標誌……是玩家。ID為天冬茗。她隨即將目光轉至夏月身上。

“別想了，肯定我的鳳梨魚腦養生套餐。”

“你要點那麼怪異的東西肯定容易缺貨啊。”

天冬茗朝著夏月鞠了一躬，道歉說：“實在不好意思客人，我們店其實是豬肉用完了，可能需要您這裡將回鍋肉換為別的菜品您看可以嗎？”

“你……你開玩笑吧。”夏月滿滿的驚奇，“你們中國料理，沒有豬肉？”

“實在是對不起，我們豬肉的供應商來不了竹內町，好像是因為華懷周遊道闖進一批本該在飛鳥泉那裡的高級魔物，NPC的供貨管道甚至聯繫管道都被暫時切斷了。”

“這麼嚴重啊……”夏月無奈道，“能給我換咕咾肉嗎？”

“對不起客人，咕咾肉其實也是豬肉……”

夏月無奈至極，直接擺爛：“這樣。可樂雞翅，謝謝。”

“好嘞，謝謝客人諒解，我這就為您做去！”茗向二人比了個OK的手勢，快速走向了廚房。

“我真的不知道該說些什麼了。”夏月說了這句話。

“哈哈，沒想到中國料理店豬肉存貨也能耗完。這兒看來飯點的時候還是有挺多人？”

他點了點頭：“但都走得比較快，不然會被那個叫天冬茗的中國人廚子請去免費品嘗新實驗料理，也不好拒絕。那些東西味道好的會成為新的菜品，味道不好的則是被淘汰。”

“至少是會被淘汰呢。”

“但試吃的那個人可是真的把這玩意吃進嘴裡了啊，絕對會留一輩子心裡陰影。”夏月一臉作嘔狀，“我跟你講……我在這兒吃完絕對一秒出逃，我反正是不敢冒這個險。”

“啊呀，哼哼。”聆弦忽然在椅子上抱胸輕笑。一臉意識到了什麼關鍵展開，終於等到這一幕的表情。

“怎麼了嗎？如果你要去吃的話我可不會攔——”

夏月視線餘光中，餐廳大門傳來開門聲響，緊隨著店門口的門簾被一女性直接撞開。那女性張望半瞬，目光落在了正在等餐的聆弦與夏月這裡。

“我操。”夏月看清來者正臉，直接雙手拍桌倏地起身，轉身就欲跑。聆弦只是笑眯眯地坐在原地不動神色，夏月要從這餐廳逃跑，除非撞破店鋪落地玻璃窗，怕是只能是從那女性的臉上踩過去。

女性收起原本握在手中的火繩槍，快步上前：“坐回去。我並不是來殺你。”

“月見花小姐終於想起來要找到我們了？”待那女性走近，靜靜不語的聆弦終於發話。

“方聆弦閣下，……以及你。”綾欒的目光有如火釘般刺在夏月的臉上，“你們兩個去町奉行並不是為了詢問同心的調查進展。你們究竟是去做什麼了？果真是我想到的事嗎？”

“既然你已經這麼直截了當地來尋找我了，想必月見花小姐也很清楚答案了吧。”聆弦不緊不慢地起身，轉身向月見花伸出一隻手，“怎麼樣，加入我們的晚飯飯局，我們聊一聊各自手中有關這場連環針對性殺人案的線索？”

夏月自覺根本插不進兩人的禮貌日常對話，退後半步，躲在了椅背的後方，時刻準備溜之大吉。他已經在腦中模擬見了能踢倒撞翻最少桌椅的最短衝刺路線。

“不必了，我在遊戲中沒有按時用餐的習慣。”綾欒冷冷地回絕道，眼神愈顯得堅定而犀利，“方聆弦閣下，你是否還掌握了什麼其他的重要線索，方便同我進行交易嗎？”

聆弦假裝吃驚：“哦？居然是重要線索的交換？呵呵，我其實很樂意免費贈予你我手上掌握的諮詢，畢竟我們二人目前的利益相通，都是要嘗試殺雞儆猴，盡可能避免類似的殺人事件在未來大規模發生並失控。不對嗎？”

“天下不存在免費的饋贈，我不需要你施捨給我情報。”

“那也要看你手中的情報是否稱得上擁有‘同等’價值了。怎麼樣？我可以暫且接受這筆交易。你先請坐吧。”

“暫且接受。哼。”綾欒對聆弦的用詞不屑一顧。一旦情報出口，就算再反悔，交易也已經是板上釘釘地結束了。說什麼“暫且”，不就是為了把自己先放到制高點之上，佔據主導權嗎？“我只消站著即可。閣下請勿見怪。”

可惜綾欒一向對誰掌握大局不感興趣。她原本就未打算同這兩人共同行動，對方一人曾試圖因並未牽扯到她本人的事而試圖殺了自己，另一人連偷拍偷窺跟蹤的嫌疑都尚未洗清；綾欒其實信得過他們，畢竟他們現在確實是在調查。

說白了，綾欒只是心理潔癖而已。與聆弦那一戰打得她酣暢淋漓，但她從心底就對夏月抱有一種未名的厭惡。

“我先說罷。”聆弦並未在意綾欒的冷漠，只是自然開口，“綾欒應該還未調查到連鎖核心原本的買家身份？”

綾欒答：“町奉行說沒有相關的情報，買家本人也並未在今日光臨店鋪。”

“正是如此，買家恐怕是提前聽聞此事，因此選擇不再碰運氣，未前往莎娜的店鋪。”聆弦手背叉腰，“但事實上，我與這位你討厭的男人調查到了關鍵的情報。”

“是對方身份的線索嗎？”綾欒問道。

聆弦搖了搖頭，攤下手，乾脆地答道：“是真名。也就是說，我們現在完全知道連鎖核心原本的買家是誰。”

“居然調查到這種地步嗎……二位果真能力出眾。”綾欒語氣平淡地讚歎道，接著再次毅然與聆弦對視，“閣下是否願意告知我對方的姓名？”

“連鎖核心原本應該歸屬的玩家是韻箋才淺公會的成員，艾辰。”聆弦刻意壓著嗓門說道，“這就是我們下一步需要調查的物件。”

“姓名是艾辰……”

綾欒固然是在北區活躍的玩家，卻也未曾聽說過此名。韻箋才淺是TBO中規模最大的中國玩家公會，要形容起來的話就是同為中國玩家公會的星懸業火與其完全不在同一量級。

因此，就算是知曉此人屬於韻箋才淺，恐怕也得詢問屬於此公會的玩家才能找尋到她本人。

“如何？”聆弦其實已經知道會有什麼樣的答覆。

“我暫時沒有頭緒。”綾欒如實回答，“但我認識韻箋才淺的人。方聆弦閣下也是吧。”

“想必在TBO活躍的玩家多少會有這所公會的遊戲好友。”聆弦道。一旁一言不發僅扮演傾聽角色的夏月不知為何苦起了臉。

“我明白了。那閣下的意願……”

“是的，我並不屬於薙峯霞林，本區的人際網路還得是歸屬本區的人來接手，對吧。”聆弦笑著瞥了身旁仍舊苦著臉的夏月一臉，“像月見花小姐這樣的人，想必在竹內町也有些話語權吧？”

“不見得，但我總會找到艾辰。”綾欒道。

聆弦閉著眼笑笑：“那我就先禮貌性道一句謝了，月見花小姐。”

“但有關‘韻箋才淺’公會規模一事提醒了我。這確實也和我原先打算告知閣下的情報有關。”綾欒指出一點。

聆弦挑起眉毛：“哦？那麼，我確實感興趣了。”

對話插入了一段僅幾秒的沉默，爾後被綾欒發聲打斷：“方聆弦閣下知道第一次公會戰吧。”

“原定公測最後一日進行的全服玩家PVP公會大戰，這並沒什麼問題。”聆弦抬了下頭，笑道。她並未猜到這件連環殺人案與那場遠在數月後的公測最終狂歡有關聯；或是說，她原本的猜測方向就不在此，“你是想說，真凶是在為第一次公會戰做準備？”

“面對水城公社與韻箋才淺那般的超大型公會，普通的中小型公會幾乎毫無勝算。就算是限制小隊參與人數的PVP競賽，自那種地方挑出幾個能打的從來都不是難題。”綾欒側過身去，似是在眺望遠處的某幢建築，抑或僅僅是店外那棵高大魁梧的古樹，“而且，方聆弦閣下，就算是公會長之間的個人競爭，拿星懸業火的甯晦韜會長舉例，真的能夠擊敗身為四輪之柱的慕容思詩嗎？”

聆弦露出了一副“有點噱頭”的神情，饒有興致地應道：“我並不認為如此。說實話，以我公會長那傢伙的實力，想擊敗你們的會長也並非易事吧。”

綾欒語氣短暫地兇狠：“我們的會長絕非同一回事。”她頓了頓，又沉聲繼續道，“但如果手持性能達標的裝備，就可能會減輕等級差異或元素相克帶來的負面影響，進而逆轉戰局。”

“因為公會戰成績看的是一個公會最後倖存的人數數量？所以並不一定要擊敗對方會長，只要五五開壓制就有希望反超，是這個意思嗎？”

綾欒點頭但不語。聆弦瞧向了綾欒手中那把能夠將水元素魔力轉換為子彈的火繩槍。那正是“改造”所帶來的成品。

而若要在“改造”裝備時保證成品的品質，定然需要消耗極其稀有的針對性零件。

澤斐雅工坊的連鎖核心，便是用於“改造”的零件。真凶若是嘗試依靠這一點為第一次公會戰的逆襲做準備，那便必須要滿足兩點：

1. 對方擁有較為高級的“改造”被動技能等級，或至少認識一位元能夠説明其進行高階“改造”的玩家。可惜，這一點太過容易滿足；

2. 對方必定是物理遠端輸出流玩家；

3. 鑒於連鎖核心的特殊性質，對方一定依靠連射與速率進行輸出，而並非爆發性傷害；

4. 對方的公會規模或實力恰好在有希望反超大型公會的臨界線上（像綾欒自己所屬的津風禮社這類古典藝術性質的公會就根本不會計畫進行任何逆襲的嘗試）；

5. 暫時未想到。

綾欒將自己整理出來的推斷告知了聆弦。

“很不錯，非常不錯。我也補充幾條我手中的線索吧。”聆弦拍手稱讚道，“綾欒小姐，你真的不坐嗎？”她這麼問道，是因為天冬茗正為聆弦與夏月上菜。

夏月瞧著盤中的可樂雞翅，垂涎欲滴，卻不敢坐下吃飯。這導致現場形成了一幅三個人圍著飯桌盯著兩盤飯菜，卻只有一人就席的詭異畫面。

聆弦瞧見“美食”上桌，大喇喇地地用筷子提起一大塊魚腦送入嘴中，就飯咀嚼：“這也鮮過頭了，就是鳳梨的口味比較搶戲。”

站立的二人目視著聆弦一人享餐，她卻毫不在意地咽下食物，一邊招手令夏月也吃，一邊開始講述自己整理出的線索。

5. 現場留下了水元素的攻擊痕跡，真凶很可能是水元素玩家；

6. 由於莎娜受害之事已經傳遍了竹內町，要不了多久也會傳去其他城鎮，真凶不會膽大到帶連鎖核心去NPC的店鋪尋求裝備改造——他/她一定是會親手改造或委託熟人（很可能是共犯）幫助；

7. 韻箋才淺公會組織性與團結性極高，且財力充沛，真凶幾乎不可能來自韻箋才淺；

8. 對方很高概率不是竹內町本地常駐玩家，更不可能是北區的住戶。沒有人會膽大到擔心身份暴露卻還在自己家門口大開殺戒；

9. 鑒於線索8，對方一定有非常可靠的本地資訊來源指明莎娜一定有連鎖核心；

10. 若線索9準確，真凶很有可能不止一人。

“現在看，如何？”聆弦道完上述資訊，繼續開始用餐。夏月或許實在是太餓，小心翼翼地繞到椅子前頭極度緩慢地坐了下來，躡手躡腳地用筷子夾起了一根裹滿醬汁的雞翅。

面對這六條對自己而言暫且陌生的推理，綾欒陷入了長久的沉默。

“我會去嘗試找到那個艾辰。她是目前最顯而易見的突破口。”這便是綾欒最終的結論。

聆弦點頭：“我認同你的觀點。坐下吧，我請你吃一頓。”

“恕我禮貌地拒絕，現在有重要的任務需要我去完成。”

“找人的話，緩一緩靜下心慢慢找，比急匆匆跑出去無頭蒼蠅一般撞運氣要有效率得多。”聆弦夾起一筷子大白米飯，“來吃吧，如果你拒絕的話我就在這裡和你開打了。”

“……”綾欒皺緊眉頭，咬著唇繞著四人尺寸的桌子走了半圈，坐在了聆弦一旁。

[chapter:- 向瀨 白夜 –]

原先尚且悅耳的雨聲，在時間流逝下逐漸失了美感。雨點此起彼伏的交響奏樂在愈漸失控的狂風中化作了純粹的白噪音，對仍在街道屋簷下躲雨的行人而言震耳欲聾。

在這不規則的陣陣斜風下，屋簷顯然也失了職責；好在有些NPC為過往玩家敞開了房門，他們才從這天降的淋浴體驗中倖免於難。也有些並不嫌渾身濕透感難忍的玩家直接頂著傾盆大雨朝向旅店行去，走出並不遠便會被大雨埋沒身形，不知是單純的雨勢浩大遮了影像，還是他們終被兇猛的雨吞沒在了這喧鬧而寂靜的黑夜之中。

有些人，他們註定沒法安心躲雨。事實上若不是因為這場雨，他們早就能夠規避那些本不該降臨的飛來橫禍。

冒雨前行，雖是橫穿幾條街道的直線距離，硬生生地被白夜與竹取走了數十分鐘。再一次來到小島八百奇貨屋的時間……是接近當晚十點。

店鋪的大門始終都在這場驟雨的風暴中保持敞開，陣風將滂沱大雨捲進店內，幾乎使得地板完全泡了水。店內紙張四散飄落，浸濕損壞，許多工藝品也都在風中傾倒，或是落入積水，或是摔裂損壞。

雖然是由於過量溢出而至今都不會乾涸的血液，在與這雨水混雜後變得更沒可能化為幹痕。只是，那鮮豔的顏色也在那自天穹落下的透明之水稀釋下變得不再刺眼。

屋內所有物品的色澤都是那麼黯淡。就好像一切情感都定格於無，不論憎惡、悔恨、悲痛、暴怒、惶恐，全都失去了它們存在的意義，因而沒有必要令它們在此刻出場扮演任何角色。

“……騙人的，對吧，一定……”

竹取立足於被狂風高高吹起的門簾前，她的眼前便是店內的全部景象。鮮紅？她甚至已經不再清楚鮮紅是何樣的色彩。顏色？那種事物有任何哪怕象徵性的意義嗎？

暴雨狂風，身披在雨中兇狠飛舞的黑色斗篷，那身影就似雨中最為孤寂者，此刻正望向那虛假的，明亮的人造光線，卻不見任何前途、任何心意、任何自己繼續前行的價值。

她踏過那被風吹落而摔在地上裂為數瓣的風鈴，玻璃渣發出了刺耳的尖銳粉碎聲。

自己的手臂，正在被一股力量朝後扯去。

“竹取、你……你先、你聽我的你冷靜，你先別過去……”

那是白夜正在盡一切手段嘗試阻止竹取繼續向店內走，“如果你不小心破壞了現場的話，真凶的線索說不定就一起沒了……！”

她狠狠甩飛了白夜的手臂，繞向櫃檯後方，低著頭。爾後她捂緊了自己的嘴，生怕自己爆發出痛苦的悲鳴。

在白夜的眼中，她仿佛已經這麼做了。

“由亞，……”

一步朝前。身軀險些因這微小的移動而徹底失去平衡。她因此用手肘撐在了櫃檯桌面，卻仍是如此艱難地恰好穩住自己的身體。

“騙人的、你……我……我們明明約好了、要帶你一起去……找你的爸爸媽媽，一起、……經營好這家店鋪，交很多……好朋友，明明……明明你都答應我了，為什麼，為什麼你要……”

她幾步後退，一邊嘶吼一邊用指甲深深掐入自己的臉頰，指尖所點之處霎時鮮血湧出。她的視線雖落在由亞的……那具冰冷的屍體之上，卻並未在注視著任何事物。

因為，已經沒有這麼做的必要了。

沒有做任何事的必要了，一切已經無法挽回了。

一切已經……

“我們明明約好了，約好了要永遠在一起，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要先離我而去，為什麼丟下我一個人在這裡，由亞、為什麼你要……！！！我不理解、怎麼會變成這樣！！我不理解！！！老天爺，你為什麼這麼對我！！過去也是現在也是、為什麼要把我最珍惜的人從我身邊奪走！！！始終、始終都是……、！！！！！老天爺，我操你媽，我要親手去做盡所有惡事，所有你最為嫉恨的惡事！！你不是如此對我嗎，你就算是在這遊戲裡也這麼對我，是很有意思對吧？！對吧？！！我現在、就讓你知道、！！我、竹取月、不是好惹的，不是你媽逼好惹的！！！！”

竹取的眼中——前方，就在自己的正前方。那行與血液同樣鮮紅的“嚴重警告！玩家的現世軀體正在遭受永久性損傷”深深地刻入了她的視界，周遭的萬物（簡直像是整個世界，真的是竹取所在的整個世界）都為此同步轉向了黑暗。

“這地方的神，我他媽說的就是你！！月星、！！！月星你給我聽好了！！！我要用你的系統、我就要用你的系統，去做你最不想見玩家做的事情，我現在就……在此立誓、在此立誓……”

“竹、取……”白夜快要聽不見自己的話語聲了。興許是外面的雨實在是太大了吧。

“……。”大概是些許冷靜了下來，又可能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這時的竹取，終於轉過頭去，瞧向了呆呆地站在原地一直未敢動彈的白夜，“諒璃、我……原諒我、但……我絕對要……要替……”

竹取月的身影正不斷地徒然轉變為長條形的反色調色塊，卻會在眨眼間再度回歸原本的模樣；與此同刻，五彩的碎片正斷斷續續地閃爍于她的周圍，那斑斕的色彩似要將她的身體徹底吞沒似的，不斷增多、不斷閃動得越來越頻繁迅速。

於是，儘管白夜在這一刻立即選擇上前去抓緊竹取的手，她卻還是在白夜的眼中徹底變形為了一堆亂碼般的長方形，僅在半秒之內便徹底消失在了空氣之中。

徒留白夜一人，獨守這死寂的店鋪。

直到不知多久之後，慌張驚恐的白夜才終於回過神來，顫抖著用系統功能向勿棲發出了緊急求救信號。

[chapter:端末行動：勿棲與和伊的私信·2]月星-私信郵件 翡翠新曆1年5月38日

茶屋 和伊：我的媽，我的關東煮又被人偷了。一天天的真的讓人根本沒法省心，搞得我現在茶都不想喝了。

和歌森 勿棲：這可是好事，說明你做的小吃是真的美味，受到大家的熱烈讚賞！……不過這次商品損失嚴重嗎？

茶屋 和伊：嚴不嚴重是另一回事，這個月已經是第十七八次了，雖然關東煮沒什麼成本但也不能一整格一整格抓大把地薅啊，直接趁我回頭拿一根就跑我都壓根不會發現。現在如此倡狂這算什麼，這算公然挑釁。豈有此理。

和歌森 勿棲：你應該裝監控了，有患無備。

茶屋 和伊：是有備無患啊弟弟，而且裝監控，你在文藝復興科技樹下裝監控是想玩什麼穿越者超現代科技龍傲天流劇情嗎。再者，說得好像我不知道這事兒都誰幹的一樣。其實我跟你提過好幾遍的，一大半就是那個ID叫折橋吹雪的垃圾女偷的，從我開店以來已經被我逮現行至少七次了，每次都給她逃掉。她那叫什麼花鳥魚蟲批發的公會就是一野生無秩序無組織的存在，我連人都撈不到。

和歌森 勿棲：TBO是這樣的呢，但凡一個玩家想要躲起來，多神通廣大都基本是找不到對方的。再不濟往隔壁姆歇戎一藏，直接銷聲匿跡，還能獨行快樂玩好久。你也小心點，你PVP的本事不高，當心被她給偷襲受傷，雖然實際不會怎樣，但還是多少會痛的。

和歌森 勿棲：那個，白夜桑她好些了嗎？我到現在也啥資訊都沒問出來。

茶屋 和伊：我還以為她跟你在一起，那我只能給提供一則情報就是她又去咖喱烏冬面公會了。她沒明說，但我在她身後跟了一會兒，那方向基本沒跑，除非她是要去傳送廣場。她現在也沒理由離開薙峯霞林。

和歌森 勿棲：我是真的不知道她昨晚到底經歷了什麼，早上也跟你說了她是全身濕透回來的，一句話都不說。

和歌森 勿棲：而且……很奇怪的就是，她昨天下午跟我發私信郵件提了有關那位紅頭髮小女生提供的情報，說是真凶在你店鋪這條街道作案，光天化日一定有人目擊……雖說這點我們倒是一開始就想到了，不知道她為什麼要特意提這種事情。現在好了，她又一言不發了，從頭到尾也就透露了這一點有意義的資訊。難不成是她昨晚撞見真凶了？或者接收到什麼很受打擊的新情報？可白夜桑不是壓根不關心這場殺人案嗎？我還是不太理解這些事情背後的聯繫。

茶屋 和伊：詞音的意思就是我在這附近開店肯定有見到真凶，可惡我要真的有見著我還至於在這裡emo嗎，我早就把所有嫌疑人都給拎出來了。你們來之前我去南區採購煉金器具了，壓根沒有在看店，要說也必須得是這附近其他的人有目擊真凶。當天早上莎娜阿姨可是活的。大活人。

和歌森 勿棲：我們是不是該問一下附近的其他商戶？他們或許會提供什麼關鍵資訊。

茶屋 和伊：看情況吧，我得先想辦法搞個魔法監控之類的。我得先治治那個什麼吹雪。

和歌森 勿棲：對了，她一般都是在什麼時候偷你的商品？會不會就是在你沒看店的時候？

茶屋 和伊：那時確實是良機啊，我每次鎖上店鋪前窗也會被撬開。而且不止如此啊，我現在就在店裡呢上樓端杯茶，又你媽被偷了。她是不是光盯著我這一家店偷啊，怎麼不明搶啊。

和歌森 勿棲：雖然我聽得不知道為什麼感覺很搞笑……但、我這麼提議你別生氣。你覺得，會不會那時候這位折橋吹雪在你的店鋪附近，目擊了真凶？

茶屋 和伊：啊？就算她可能見到真凶了我也不可能去問她的。往最差了說嘛，她看到我就跑了，你覺得我怎麼從她嘴裡撬出情報來？拷問嗎？

和歌森 勿棲：沒事，你先去著重于問周圍商鋪的店主，看看他們能不能提供資訊……當然我覺得町奉行也做完類似的調查工作了。你得做好通過這樣的程式也無法獲得任何有用線索的準備。

和歌森 勿棲：而我呢？你去詢問周圍店鋪店主有關這次案件的線索就會不可避免地人要離店對吧，對，所以我負責在那段時間裡逮人。她一直有見到你，你一注意到她她就會逃跑——但她並不一定記得我是誰，我只要叫上澤子和池原一起埋伏著，三邊同時夾擊，我不信那位靠偷東西吃飯的吹雪女能跑得掉。

茶屋 和伊：你們小心不要撲個空，那吹雪有什麼備用手段我完全不清楚。我每次抓她都是被她正面掙脫逃掉的。天哪，我怎麼這麼丟人啊。

和歌森 勿棲：目前也只有先這麼走看看了。那麼……你覺得白夜桑那裡我們該怎麼辦？咱們好像也手束無策？

茶屋 和伊：……束手無策。既然你懷疑是與這樁殺人案有關，那顯然我們這裡有了進展之後，白夜那裡也會好受很多吧。現在我們並不清楚她是因為什麼才沉默寡言起來，但依我看來不可能與這殺人事件無關。不然的話，我們沒法解釋她為什麼會突然對殺人案有關的事情產生興趣。總不可能是閑著沒事幹吧，她每天都和那個雇傭兵約了出去玩，應該能做的事很多。

和歌森 勿棲：那位你說的雇傭兵是之前在早上等著白夜桑出門的玩家吧，我記得你說她也是咖喱烏冬面的成員。對了，今早你有見到那個玩家嗎？

茶屋 和伊：今早啊……確實沒有。沒來接人，我看白夜似乎也是急匆匆的，會不會是那個玩家發現關鍵情報了啊。

和歌森 勿棲：只要不是當場抓住真凶然後打起來了就好。但如果是那樣的話，白夜桑也肯定會叫上我的，所以應該不是。

和歌森 勿棲：可惡可惡，虧我以為自己已經獲取白夜桑的信任了，最後出了這種事情之後，我都沒辦法挖出她心中的任何秘密……又幫不上忙又安慰不了她。我這朋友做的，太失敗了、太失敗了。這次白夜桑變這樣，必定有一份我的責任。

茶屋 和伊：有你個屁的責任啦，我之前跟你說白夜有很嚴重的心理疾病，現在多半也只是因為什麼事給激發出來了。具體是什麼事，既然白夜她自己沒說，我們就不該去多管，只能希望她先姑且冷靜下來一些。這回最多也只是你把白夜看得太願意向別人表述出自己內心的思緒了。她本來就是個極其內向的人。

和歌森 勿棲：我還是陪白夜桑陪得太少，光顧著和倒懸巴別的那堆人鬼混了。既然白夜多少關心這次殺人案的真相的話，我們就只能用行動來獲取情報，再用情報去安撫她了。

茶屋 和伊：事不宜遲……今天既然那吹雪已經光顧過了，顯然就不會再次接近這條街道了。若是要執行計畫的話，估計也得等到明天。

茶屋 和伊：在那之前，你去試試找白夜吧。雖說她現在在經歷什麼我們也不好過問，但既然我們把她當成朋友，就肯定也是會擔心的。我計畫一下明天的具體行動方針，你去街道附近轉轉，問問有沒有人見過白夜。

和歌森 勿棲：嗯……那我先出發了。計畫有擬定初稿的話記得給我看一眼！

食堂。

但有一說一，這食堂的全名真的就叫食堂嗎？自己跟別人介紹的話該怎麼稱呼這兒？所謂的“咖冬食堂”到底算是怎樣一回事的名字，聽著都讓人不好意思自我介紹。“哎呀，我是咖冬公會的，我們家有咖冬食堂，賣咖冬菜。不是豬排飯，是咖喱烏冬。除了咖喱烏冬其他都不供應——怎麼可能。”

所以今天中午，小鳥遊清紫也和弓長夏椰大姐頭再續了那場永不見天日……好像用錯詞了吧，應該是地久天長。對、地久天長的……不管哪個詞了，總之是有關到底遊戲裡一頓飯該吃多少綠色食物的紛爭。

最後得出結論，綠色的魚餅不算綠色食物，紅色的番茄倒是，簡直稀罕事。嗯！搞得好像清紫自己不清楚這背後的緣由一樣，她顯然只是在跟夏椰強詞奪理啦，這麼明顯的事情還得自己明白講出來可真的太欺負人了啦。

總而言之，清紫是個絕不會向邪惡管飯營養平衡勢力輕易屈服的人。當然這也只限“輕易”屈服，實在是餓極了自己也只能捏著鼻子咬咬牙將菜嚼碎然後混著水果茶給那些綠色不明已逝去植物給一口吞下。無限供應的免費美食，前提是你得吃菜，之後就是看你到底能連吃同一道菜多少口才不會將它的口味給徹底吃膩了。

但今天的清紫是來和夏椰殊死搏鬥的，至少她在這頓飯前還存蓄了不少的魔力，為的就是現在的光榮反抗。最後夏椰只是借清紫的噴氣巨錘成功錘松了幾塊事前增加了堅韌程度的肉排。夏椰抄著把大型闊劍，靈活躲開了清紫的一通亂掄，將地上被錘扁的肉排用劍頂挑起，甩進了餐間內的麵粉框，裹足了麵粉後些微彈起滾落進一旁沸騰的油鍋。廚房之中好似什麼都未曾發生，世界和平。

夏椰手背撐著腰：“感謝合作，我會算在你的工時上。”

“合作你大爺、……！”咣的一聲悶響伴著震天撼地的衝擊波，將周圍的桌椅都給掀得劇烈晃動起來。幸好夏椰一步後跳就躲開了這記蓄力錘擊。

“下面沒有肉餅墊著就先別錘地了。我都不知道加連川會長找來的那堆人是怎麼修的公會這些房子，成天搖搖欲墜的碰一下就掉塊磚，你再這麼每天這裡敲敲那裡砸砸，吃不准哪天咱們就得集體搬遷。”夏椰歎了口氣，一劍擋在清紫的重錘正下，被這全力一擊給震得虎口開裂。她忍住不耐煩的表情，冷淡地對此進行了言語上的回應：“你該打累了吧，什麼時候吃葉子？”

“寧死不屈，少廢話，你先死！”

夏椰將巨劍插在一旁地面，劍身深入地面少許。清紫一錘子橫著敲過去直接給彈得刹那腦瓜嗡嗡響，而夏椰卻並未多看她一眼，徑直走回了餐間，撈起炸制完成的肉排準備切段。

只留清紫雙手抓著錘柄站在原地氣喘吁吁，這下她可沒力氣再繼續鬧事了。不對，……她這反抗行為怎麼可以單純一筆帶過為鬧事呢，這是……這是光榮的起義……

……怎樣都無所謂了，媽的，先讓我吃飯！綠色食物怎麼的也好紅色食物也罷，快快端上來吧，我都給你一口吃完。真煩！下次自己就花錢出去開葷！

[chapter:- 小鳥遊 清紫 –]

“啊小鳥游桑，今天也吃咖喱烏冬？”

“是招牌。”簡明扼要地作答後，清紫繼續努力乾飯。明石詩織一看她這精疲力盡的表情就知道剛才定是發生了場不得了的大戰，不知道會不會把非本公會的玩家給嚇跑。她在背過身後開始偷笑，雖說這不太符合自己對外展現的人設性格。

但咖冬公會自己的成員早就看慣了，清紫本就是會因各種奇怪的理由和公會裡的任何成員幹起架的性格脾氣。實際上她在那些打鬧中都會故意減緩四肢速度並略微將攻擊打偏以免真的砸中對方，詩織是不信擁有飛出重錘砸碎高速型空中魔物實力的清紫會連續七八次平地上攻擊打不中同樣使用重武器的夏椰大姐頭。所以清紫果然是在挑起事端的同時卻還讓著大家對吧……真是個奇怪脾氣的死傲嬌。也挺好的，咖喱烏冬面公會就該多加入這類能帶動整體氣氛的成員。這會不會也是清紫精心營造的一種人設呀，要想她實戰時確實是人狠話不多的純主力型傷害貢獻百分比超高型頭牌玩家。那這樣的話詩織還是挺佩服清紫的，能將這種教科書級死傲嬌的性格演得如此傳神，淋漓盡致……

反觀某咖喱烏冬面的創始人，連登錄都不怎麼登錄了，壓根就堵門都堵不著人，名存實亡！本來就沒什麼集體性的咖喱烏冬面都快徹底失去任何能被稱為集體性的特質了，非常感謝你啊加連川梅可會長，都是你的功勞，多虧有你咖冬公會才能迎來今天這種怪異卻又說不出到底哪裡怪異的模樣！

詩織腦中活躍，餘光卻瞥見了昨日也前來此處用餐的那位黑羽諒璃。不同的是，身為自家咖冬成員的竹取月這次卻未陪同那諒璃一起買飯。

諒璃現在也完全沒在買飯。她好像在急切地尋找著某人的身影（料想也不是在場的任何一個人啦……）。最後，她的目光居然是定格在了詩織自己……不遠處的小鳥遊清紫身上。

“詩織你來換班了，正好幫我上一下炸豬排到17號桌。”夏椰從窗口探頭瞧見詩織正朝廚房走來，便開口招呼她給食客送餐。

“啊、好。”詩織趕忙上去，進入了今日份的工作狀態。

“那個，……我可不可以問一下，小、小鳥游桑……”

這是那諒璃朝自己快步走來，站到了桌子另一側盯了自己半天，卻躊躇不決半晌後道出的話語。你倒是直接把想問的問題問出來啊，這裡又不是現實社會，整得這麼社恐幹什麼啊，看你長得都不像個社恐，扭扭捏捏的。

於是清紫多嗦了幾口面，抬頭瞥了眼諒璃，接著低頭繼續大快朵頤。

“小鳥游桑，……你、那個……你有沒有看到……”

連個打擾了對不起都不說，還真是獨特的個人風格。為什麼那麼久還沒有問出來？

清紫一抬頭，卻見諒璃已經繃不住尷尬轉身走掉了。她趕忙把筷子朝碗裡一插：“黑羽諒璃，先別跑。”

諒璃背著清紫渾身顫了一下，弓著背轉過身再次小跑回來，站在桌面另一側。

“問。”

“小鳥游桑、呃……”

“問不問，好煩。”

諒璃將頭低得更低了：“非常對不起！我、我不是故意要打擾你的、真的很對不起！如果覺得我很討人厭的話我會立刻離開的！我、我不會再出現在你的眼前……”

這也太嚴重了吧。怎麼，這位是被社會磨平了所有的棱角，已經自卑到這種程度了嗎。欺負這種女生應該很有意思個屁啊，我又沒什麼另類的癖好。……哦，至少這類我沒。

所以面對這種人我該怎麼整啊，頭都大了。直接向對方追問出答案來的話也不失為良策……？別說更好的法子了，都想不到其他可行的途徑。哎呀，跟心裡不健康者打交道怕是要成為我在TBO不會缺席的生活日常。

“你說事，我有見到誰？”清紫淡淡地追問。

“那個、我在找的是竹取月……昨天應該、有和小鳥游桑打過照面，我和她一起來這裡吃午飯來的。”

“朋友怎麼了？失蹤了？”

“嗯……”

臥槽，還真的是失蹤了啊。那我也不知道怎麼辦啊？哦對，咱們是不是有個好友系統什麼的？加了好友應該就可以私信吧。

“有試過私信那位竹取嗎？”竹取月一天到晚獨來獨往，同咖冬中的其它人沒什麼稱得上交情的交情，很難想像公會中會有牢牢掌握她每日行程的存在。如果就連有幸能和她共坐一張餐桌的人都想要試圖找著這位前任雇傭兵，想必其它人（包括清紫自己在內）對此是不可能有任何辦法的啦。

“她將我的好友刪了……”

“這麼嚴重？咋啦，昨晚吵架了？”

“她……我、我不知道該怎麼向小鳥游桑解釋。”

“那就別解釋了，等我吃完再解釋。”

“嗯……”

清紫沉默片刻——她可不是單單在沉默。就算那個令人極其不省心的竹取月刪了眼前這諒璃的好友，清紫本人也是可以通過遊戲系統內的公會聊天頻道找到竹取並發送私聊資訊的。看似發愣的清紫，實際上只是在自己腦內調取公會群聊罷了。

然後清紫就這麼找了半天也沒找著竹取的姓名。她直接開了搜索，打進了竹取、Taketori、月、Tsuki，沒搜出有意思的東西。

有點意思，Tori正好是日文“拿取”的意思，Take又是英文“拿取”的意思。這個竹取月，“這麼想要拿到月元素”，最後卻變成了頂著“月”字當名的日元素玩家，現實正是如此殘忍呢。

“好傢伙。”

諒璃對忽然爆感歎詞的清紫滿臉好奇，卻不敢開口問話。

“你不好奇我看到了啥？”

“嗯、因為隨意詢問他人心中所想是一件很不禮貌的事情……”

“這垃圾話誰跟你說的啊。開玩笑，遊戲裡不能隨便交流嗎？那你怎麼跟別人交換情報啊，靠讀心術嗎？”

諒璃搖了搖頭。別跟我說這意味著她從來沒有體驗過與人交換魔物圖鑒或者道具或者地圖的快感。太悲哀了吧！！這可是啥，這可是款MMORPG吧再怎麼說？

“總之就是竹取退出了咖喱烏冬面公會。”清紫乾脆向諒璃直白挑明事實，一攤手，接著抄起筷子猛吃幾口面，三下幹完了一條章魚天婦羅，“別說我了，就算加連川梅可這老流氓親自上線也未必找得到她。”

“退出了……公會……”諒璃的臉上堆滿了驚訝與迷茫。她怎麼看現在都完全處於不知所措的狀態。為什麼，好友退游退網對她的打擊這麼大嗎？啊~難怪，畢竟是社恐，好容易交到一個大概是朋友的不知道什麼怕是花了很大的功夫吧。

“對你打擊很大？她早上還在公會裡，現在卻退了，具體是因為什麼我不好說。反正她也不是第一次退出自己所屬的公會了。”

諒璃再度好奇：“唔嗯？”

清紫咽下嘴中麵湯：“噢，就、她以前是星懸業火的，後來退了逃到竹內來當了個自由雇傭兵。有次被佈雷姆的仇家追上這裡來想要給她幹廢，一打六被按在牆上暴揍。然後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大姐頭抄著把三米巨劍從公會裡飛了出來，三下五除二大概十秒內直接貓了其中四個，跑了倆被我飛過去一錘子直接也幹翻了，完事這堆人再也沒敢來竹內町。總之大姐頭一人包圍六人的壯舉在附近街道出了名，所以不熟悉竹取的也都能知道公會裡有個叫竹取月的傢伙是前星懸業火公會的成員，甚至還被人追到自己家門口揍。不過嘛，跨區域本該互不干涉，不知道那六個人是不是腦子抽了敢跑來薙峯霞搞人。就算大姐頭不出來幫忙，自家門口發生圍毆慘案，那個殺人魔綾欒應該也不會坐視不管。”

“是這樣啊……”

“不過諒璃，你不叫你的朋友過來嗎？”

“啊、你叫我？啊……我、我的朋友好像……”諒璃滿臉不知道清紫在代指誰的表情。太悲哀了啊，活成這樣真的太悲哀了啊。

“昨天跟你們一起吃飯的。不是那個玖琳然？還有個叫神來社詞音的。”

“你的記憶力真的好好……”

“怎麼，人名有什麼難記的嗎？”

“我……我原本以為只有必須要記對方姓名，拼命去記的話，才能在沒有交流的情況下記住名字……”

清紫無奈：“必須要記，你是在參加記憶力比賽啊。”她再次發愣（實際肯定是在翻系統聊天記錄啦），爾後補充道，“看來你們幾個也不是朋友嘛。不用擔心，我已經親自把她們倆叫來了。”

“咦？小鳥游桑為什麼要……”

“因為我們要去的地方很危險。在這之前，讓我多吃一點。”

待清紫低頭幹完了最後幾口飯，正要起身去購買更多餐品時，諒璃終於忍不住開口問道：“那個、！我們、我們是要去什麼地方嗎？”

“是的，飛鳥泉。也就是咱們的區域迷宮薙峯霞城的週邊地帶。”清紫頭也不回地答道，“你終於學會主動詢問他人了。”

“那個、可……對不起、很感謝但、我以為小鳥游桑並不……”

“你還記得我提過她早上還在公會裡吧？你看看我頭像……說錯了，你看看我ID什麼顏色。”她停住了腳步，回過身去指了指自己頭頂。

諒璃瞧見小鳥遊的ID是代表風元素的翠綠色。

“明白了吧。我點了個被動，能看見所有好友與公會成員所在大區域的名稱。雖然看不到具體位置，‘飛鳥泉’這仨大字我還是識的。好了，現在先讓我多點些菜，我待會帶你們去飛鳥泉找這位竹取物語月亮高高掛。”

白夜不為了立刻就有人引導自己前往竹取所前往的大致方向尋人而感到激動或興奮。

她只為接下來即將再度見到兩個只打過兩次照面的陌生玩家而感到害怕，她不知道該如何去與尚不夠熟悉卻已經相互認識的人進行交際。

現在她只祈禱小鳥遊清紫有能力主導大權。她順便祈禱竹取此時此刻確實在飛鳥泉。

但是……飛鳥泉真的大過頭了，而且嚴重遮擋視野的濃霧鋪天蓋地佈滿了整個區域。聽勿棲曾說過，飛鳥泉的腹地能見度壓根不足十米，且那厚重的霧氣無法被日元素或風元素魔法驅散，直接導致先人（那些早期的NPC）將竹內町選址定在了整個薙峯霞林的最週邊區域，姑且先遠離終年不散的霧氣。

就算是四人同行……

她無法想像光憑她們四人該如何在這般糟糕的環境中成功找出一個刻意想隱去身形，與其他人斷絕聯繫的雇傭兵玩家。

除非……

直接前往薙峯霞城，也正是位於飛鳥泉東南面的薙峯霞林的迷宮區域。

同時也是整個薙峯霞林區域最為危險的地帶，並非現今等級的白夜所能妄圖攻略。或許這也正是為何方才小鳥遊清紫二話不說地向詞音與琳然發送了組隊邀請。

就算是看上去極其可靠，實戰經驗無比豐富的這位玩家，果然也不敢挑戰單槍匹馬拖著白夜這個累贅前往薙峯霞城這般危險的場所嗎……

雖只是毫無根據的第六感（真的是完全沒有任何根據嗎……？），但白夜親眼目睹了昨夜竹取失控的模樣。

若是那樣的的竹取如今毅然前往飛鳥泉，只可能是為了去往◇ 那個地方沒錯。

事實上……唯獨這一點，白夜莫名地感到正確無誤。

四人在半小時內便集合成功，皆數用餐完畢後便一齊動身前往竹內町的南區。

在竹內的東南方向有個面朝一片山崖峭壁的村口，只需要走過一道狹長的山谷即可踏進濃霧肆虐的薙峯霞中心區域，直接抵達石林地帶的北境。若是想前去飛鳥泉，這條路正是最快速的路線。

路途上，神來社詞音與玖琳然一同靠近了走在最前面帶路的小鳥遊，看樣子是在問後者一些問題。白夜對她們的任何話題都不感興趣，順理成章地走在了四人隊伍的最後方。

途徑南部的一條商街時，白夜餘光注意到絕對是有個什麼人在一旁商鋪的布篷下方朝自己凝視。她對此有些不自知的困惑，便順著自己所感受到的目光來源瞧了過去。

那是個臨時擺出的日式手工藝品攤位，站在布篷底下的是一身著綠色基調唐朝服裝的氣質高貴的女生。對方只是靜靜地站於原地，冷冰冰的目光直射白夜的雙眸之中，且在視線對撞之後也不曾移開。

白夜甚至不可置信地納悶了幾秒：是在看自己嗎？

看她？向瀨白夜？

為什麼？難道是自己今天出門時穿錯衣服了嗎？

她只得將自身的視線回報給這個女生，嘗試從對方的身上找到任何值得一提的跡象。失敗告終。

那女生的頭上是棕色的ID（象徵著地元素），除此之外……上面代表姓名的字眼由於與仍在朝前走去的白夜橫跨了大半條街道而沒被她看清楚。似乎是四個漢字，沒能辨別具體內容。

白夜滿懷困惑卻也略帶膽怯地加快了步伐，試圖跟上前方的三人。她在走出不遠後悄悄地回頭望去，卻見正是方才那唐服的女生此刻已踏進路中間，仍舊直勾勾地凝視著已經走得足夠遠的白夜。

她的內心對此產生了些未名的恐懼。方才這女生與自己隔著街道相望時，那看似黯淡冷漠的目光其中實際充滿了某種詫異，甚至更多的是一股刺骨的敵意。白夜對這種飽含負面情緒的目光極其熟悉，她不會認錯那樣的眼神。

但她並不知道自己如何招惹到了那女生，她甚至都不記得自己與這女生打過任何照面。她只能理解為是自己常受欺淩的羸弱氣質又在掉隊行走的情景下不經意間體現了出來，吸引了霸淩者的注意。

但白夜對此無法確定。那女生的氣場非凡，必定是名門世家的大小姐，就連身處這遊戲之內身著古裝時都顯著地無間斷散發著非常強烈的自信與魅力，且舉手投足像極那些受到高級教育，根本不會如何正眼打量過路普通人的高貴才女。

這樣的人會如此緊盯著白夜看，光是這一現象就讓白夜百思不得其解。

因此她決定先將這件事擱在一旁，眼下最重要的是盡一切可能嘗試找到竹取月或搜尋到與她行蹤相關的線索。除此之外，一切都暫時不再重要。

與白夜本身相關的事……自然也是如此。

但……為什麼要那樣看著自己？

為什麼是那種帶著驚異的目光？就像是那種，認為自己不該出現於那條街道，甚至不該出現在這個世界的眼神。

除去那些現實世界中遇到的施暴者，白夜未在任何人眼中瞧見過這種對一個人純粹的存在性蘊含此般詫異情緒的目光。

看來短時間內，她無法將那女生甩出自己腦中了。

[chapter:- 7af9.53d6.6708. -]

黑暗。純粹之黑。眼前顯現的是那道被灰色所掩罩的模糊光芒，我卻仍只是感受到徹底的漆黑。

身體劇烈疼痛……方才受重傷之處痛徹心扉。此刻，我已不再像先前那樣去撫摸自己的傷口，那裡此刻必定安然無恙。

我早已習慣。我默默地望向早先已經耗盡能量，此時已經開始累積充能點的四枚重生錨，此刻的這枚是尚未被利用過的最後一枚。我仍剩下三次重生機會，在這之前，我會成功。

我絕不可能失敗。已經死去十二次的我絕不會失敗。就算再度失敗，先前的重生錨也該充能完畢，我擁有無限的機會。

沒錯，我擁有無限的機會。

我擁有144倍的時間。我擁有比她要多出143份的生命。

就算不下線，不離開這個遊戲……又如何，在這之前我終會毫無壓力地砍倒那棵櫻樹，打敗隨之出現的劍聖。

就算是單一玩家近乎毫無勝算又如何，我定會勝出。

因為，我不接受自己的失敗。

因此終有一次，我不會失敗。

在那之前……

在那之前，一切都無所謂。一切都無所謂。

我會一直留在這裡。

直到打倒它，親手打倒它，獲取它的能力……

最終，為她報仇。手刃殺害她的人……一切阻攔我之人，我都將一併殺死。全部，不留一命。

此身本是為她而仍舊存在，她所不在的世界，縱使我犯下無邊似海的罪孽，也不會自責。

這世界，無她便是虛物。對此，為了尋見我所期望的結局，我會做出一切。

無法阻止命運的捉弄，我就要利用命運，讓一切順命運而行之人後悔。這就是現在的我心中所懷有的……信念。

眼前的日式城堡被濃霧所籠罩，明明是陽光本該刺眼的正午，此刻卻被濃霧所造成的陰影給吞噬了啊。

究竟什麼時候，這城堡本身也會將我一併吞噬呢。

我，會不會被“月星”所吞噬呢。

曾經的竹取月，會不會被現在的竹取月所吞噬呢。

是啊……我又怎會知曉答案。

[chapter:- 神來社 詞音 & 玖 琳然 –]

……唉。哈欠。

昨晚被各種亂七八糟的無端思緒所衝擊，就算是在TBO的世界內也失眠了兩個多小時。雖說現在算不上有多困，但詞音今天確實是不太想去練級刷素材了。

因此，她一覺睡醒後本來計畫是想前往隔壁㭉村遊玩，順便採購一些新的鍛造用金屬素材。結果到了馬車夫那裡，對方就告訴他今天連通竹內與㭉村的最近直線路徑華懷周遊道出現了攻擊性極強的精英魔物，不接單。

還沒等詞音做出直接徒步前往的決定（大路有怪物的話，大不了從馬車走不了的小路繞過去），她就莫名收到了玖琳然的私信，說咖喱烏冬面的一個高玩親自下場要琳然和詞音去幫個忙。什麼？誰？要詞音去做什麼？而且，別人難道不行嗎？抱著這樣的疑問，詞音躊躇不決，最後還是決定先來咖冬食堂這兒探探。

到場後，她才發現自己和琳然是被那個昨天在隔壁飯桌享用午飯的小鳥遊清紫所喚，要的是她們隨行清紫與那位怎麼看怎麼越來越混臉熟的諒璃一同前往飛鳥泉。

自己前幾天才去過那兒，試圖攻入迷宮區域薙峯霞城，無果。這回她一聽這兩人是意圖前往飛鳥泉，要知道薙峯霞城可就在那兒，除此之外她可想不到一般玩家為何會想不開前往那個伸手不見手的重度大霧森林。

手邊的線索也側面驗證了詞音的猜想，畢竟她還未等眾人踏上征途就輕而易舉地從滿臉寫著焦急的諒璃那兒試探到她們此行的目的地確實很可能是薙峯霞城。詞音立即心想，還有這種天降的好事？那自己就可以跟著大隊伍殺入城堡內，估計能白撿到不少沒法從㭉村那兒輕而易舉淘到的迷宮區域特有魔物素材。琳然雖然稱自己對特殊素材沒有什麼需求，但由於是常與自己打照面的小鳥遊少見的求助，她覺得自己有必要應答。

所以在路途中，詞音對此進行了更深程度的追問。

“那你也並不是咖喱烏冬面公會的成員啊？”

跟隨在開路的小鳥遊與和小鳥遊隔了幾米距離的諒璃，詞音與琳然走在了更遠的最後方，邊行邊談。

“嗯，但因為……我覺得前線玩家既然會請求得到我的幫忙，好像我也沒有什麼理由去拒絕。”

她在說謊。詞音不知道為何琳然要說謊，但她並未點破。

“因為你今天本來就很閑？”詞音隨即問。

琳然搖了搖頭，卻又接著點了點頭。

“畢竟這個遊戲內……任何看似很重要的事情也都只是遊戲的一部分嘛。”她的表情略有些陰沉，“不論看到什麼，應該都是這個道理才對。”

詞音心領神會：“NPC去世無法復活的事情，給你的打擊很大嗎？”

琳然乾笑了幾聲，緩緩地解釋道：“不是的，因為……畢竟我也沒怎麼和非玩家角色好好地相處過。真要說的話，好像是有些玩家非常看重NPC，甚至會和NPC交朋友、戀愛……唉，戀愛呢，之類的。”

“但他們沒有意識到這會有壽命論的問題嗎？”詞音道，“只要我們玩一年的TBO，我們起初進遊戲時所見到的一切NPC都會去世。自然老死。可能我們只是休假幾周，回來時都會輪換好大一批NPC，或許屆時他們就連記起我們的身份都困難。”

“可能對於那些玩家來說，他們所見的是與我們兩個人不同的世界吧。”琳然苦笑，“因為，都能和NPC交朋友了，難道是周圍的玩家不多嗎？TBO雖然目前也只有兩千多人活躍，但想要找到志同道合的人首先就比在互聯網上肆意衝浪瞎撞成功的概率要高得多。是對現實生活與真正的人類要失望、恐懼到什麼地步的人，才會依賴於與這些人工智慧成為摯友、成為戀人啊。他們難道就沒有意識到自己所珍視的對象只有他們自己144分之1的壽命嗎？他們難道意識不到對方其實只是一堆資料與信號嗎？”

“琳然你站在他們的角度所想的真的很多。”詞音感慨道，卻不是為了誇讚。

琳然微微抬起頭，天上的陰雲已經開始不再清晰，像是被蒙上了一層模糊效果。這卻並非好容易停歇的落雨再度降下，而是逐漸開始遮罩周圍景色的白霧。

“我想的，真的算多嗎？我們甚至沒法猜到，那些將NPC當成自己最重視之人的玩家，他們每天每夜……要想多少？他們會不會決定盡一切可能不退出遊戲，就為了能與自己的摯友或戀人廝守更久一些？他們每退出遊戲去上一天課，對遊戲內的存在而言可是過了七八十天，是月星世界的一個多月啊。我都無法想像……我根本無法想像，像那些玩家，當他們在思考這些問題的時候，當他們隨即意識到自己尚且是正常的人類，尚且是貨真價實的生命，尚且有自己真正的生活要過，終有時刻要退出遊戲，甚至很快便會與自己珍視之人永別的時候……他們，內心該有多麼絕望？”

琳然語畢，遲遲未再發言。詞音只是默默地並肩與她同行。她不知道說些什麼才能恰到好處地安慰這位有些可謂多愁善感的富家少女，但詞音希望就只是這樣陪伴著她，默默無言地一同前行，能使此刻的琳然好受那麼一些。

“謝謝你，詞音妹妹。”琳然的突然發話，“詞音知道你的心理年齡非常成熟嗎？成熟到不太像是一位初中生。”

“這個問題其實我倒不是很想討論。”詞音近乎自我防禦性地答道，“但我確實經常被人說成熟。我不明白為什麼成熟與否是一件值得被搬上檯面用以評頭論足一個人的話題。抱歉，我不是在質疑琳然你的任何話……我有時會說一些讓別人聽著不舒服的話，請別在意。”

琳然轉過頭，露出淺淺一笑：“沒事的，我周圍有很多人因為非常厭煩我的出身背景，經常刻意地背著我說的話發言。我能感覺到詞音沒有惡意，所以詞音說什麼都是沒事的。”

“我真的沒有惡意嗎？”我真的沒有惡意嗎？在心中重複一遍。她不想聽到針對這個問題的任何答覆，所以她遮罩了琳然對此做出的回答。

或者說，琳然確實沒有回答嗎？詞音無法確定。

說不定只是自己的自保意識過於強大，真的可以遮罩自己並不想聽見的聲音了吧。

某種程度上，自己在現實生活中的經歷……與這個琳然，雖然可能本質上並不同，但遭受的還是有些相似的。想到這裡，詞音就覺得有些厭煩，為什麼不管那個諒璃也好這個琳然也罷，生活中都多少有被集體孤立啊。

既然有這麼多被孤立的存在，輪到過現實生活的時候又都跑到哪去了？怎麼從小到大，周圍被孤立的好像就詞音一個？笑死，這月星是把三千個名額都發給了三千個什麼怪人，淨收一些像詞音自己這樣的心態不健全社會個體。還是說，自己在月星見到的人依舊太少了？但她可不是來TBO裡當交際花的。

不管這個琳然是不是，前頭那諒璃是不是，都和詞音完全無關。每個人有每個人玩遊戲的方法，這便是真理。詞音無權管轄其他用什麼風格玩遊戲，他們自然也再沒理由質疑詞音自己的玩法。

向來如此，禮尚往來，你不犯我，我就不會在日後於意想不到的時候讓你嘗嘗被噁心到的滋味。

“……嗯。”該死的負面情感，能不能從我的腦子裡滾出去。

自己又在玩遊戲的過程中陷入有關現世生活的情感了啊。明明自詡平時情緒控制得還不錯，基本不會把寶貴的精力花在用這些雜亂無章的思緒自己折騰自己的事情上……

那個傢伙，在自己腦中揮之不去。

如果昨天沒有去街上亂撞亂問，就不會恰巧遇見“那個女生”了。

她因此後悔自己在調查中沖得太猛。——可、僅僅是因為單一人士給自己造成的影響，就足以動搖自己的行動力啊。

……不想再去想這些事情了。要說也絕對不會是自己的錯。自己絕對不會錯，調查這一行為本身並無問題。

詞音甩了甩頭，再度將注意力集中在身旁琳然所說的話語上。

所幸琳然此時未在發言。

[chapter:- 向瀨 白夜 & 小鳥遊 清紫 –]

銳利的穿甲箭矢接連迸射，回到白夜背包中的則為錫安與魔物素材。射擊數次後，白夜便將弓舉低，方便瞧見周圍有沒有別的隱竹山猞沖來。自從周圍的竹子數量越來越稀疏，參天松樹逐漸密集後，山猞和筍豬這類竹林魔物的數量也呈快速下降趨勢。現在的周圍更多的是一些憑藉不良視線打出近戰突襲傷害的狡詐魔物。

接下來就進入自己這種直射類遠端系玩家的弱勢場合了。在這種大霧肆虐的地方，路徑固定的物理攻擊光有很高的射程也派不上任何作用……

與自己的劣勢相對，松林區域確實也難以尋見能夠進行遠端攻擊的魔物，進入大霧地帶後更是完全不見遠端魔物的蹤影，只要白夜的反應夠快，就足以躲開依靠肉體某一部位進行偷襲的魔物的突然攻擊。目前也只是受了四下擦傷，光是自然恢復就足以在受下一次傷害前自愈。

擊敗了一堆未曾打過照面的魔物，經驗值顯著增長了80點左右，白夜對此較為欣喜。更快的升級則意味著更多的技能點，在此之後便可不依靠換裝備就獲得更快的移動速度。

不過自己也有必要換一把數值更高的弓了。面對這些和自己等級差距越來越大的魔物，已經不是一次二階段蓄力射擊打中弱點就能帶走的難度了。方才面對一隻行軍蜂時，她甚至抽出箭矢近戰揮舞數下才僥倖擊中了這傢伙，又對著落在地上的巨蜂猛射幾下，結果還是吃了對方決死釋放的麻痹毒。還得小鳥遊回身吟唱了祛除神經毒素的魔法，白夜才得以從地上艱難爬起防身，不至於被趁機衝刺而來的筍豬給幾腳踩暈。

打怪打成這種境地，丟人倒是不至於……但面對飛鳥泉邊境處的魔物就如此吃力，白夜無法想像飛鳥泉腹地的魔物會多恐怖。

“還應付得過來嗎？”小鳥遊在前面問候道。

白夜“嗯”了一聲，沒有多說話。

二人行走了一段持續二十餘秒都未再有魔物偷襲的路程。不知道有小鳥遊和她在前方開路的前提下，後方那兩人是不是行進得十分輕鬆。

“對，你有聽說過嗎，薙峯霞林的飛鳥泉擁有三隻極度危險的精英怪。”

小鳥遊的話真的很多，哪怕白夜完全沒有在給予任何應答。一路上看下來，或許但凡這個棕紫色短髮的女生進入野外區域，就會開始不斷地自言自語。

“所幸它們的攻擊性都不高，但凡不招惹它們都不用擔心這些事。”她就這樣提著一把如此巨大的金屬錘子，真的一點都不累嗎？白夜瞧她雖然是半拖半舉著那錘柄，步伐卻如此輕盈，實在是不像被重力所牽制的狀態。

在《月星-Online-》內，玩家的加點都會直接影響到系統賦予玩家的基礎身體機能。譬如說點了足夠的力量便能舉起現實中絕無法搬動的物體，足夠的堅韌則使得在長跑過後只會有變數數值上的衰弱，但身體所接收到的程式發送的疲憊、眩暈、酸脹感等都會更快地消散（雖說原本遊戲內能感受到的各種劇烈活動所帶來的痛苦就只有現實世界的四分之一）。

白夜盯著小鳥遊並未被衣物布料所遮掩的光滑的後背看，絲毫未留意到面前這位短髮少女穿得極端之少的這件事。或許是因為兩人之間確實隔了這麼幾步遠，如此濃重的霧氣也淡化了二人的身形嗎？她回頭去看，遠處的白霧中依稀能辨出詞音與琳然的身影，她們還好好地跟在後面啊。

“薙、峯、霞，三個字分別代表了這三隻精英怪之中的成員。據說，居嵯凪天峯尊用巨大且堅硬的身體將大山劈碎，留下山體崩裂後的無數巨柱，讓此地成為石林。居嵯凪雲薙尊打通了山體與地下水之間的通道，使得那些石柱的頂端源源不斷湧落清泉，形成瀑布飛流而下。居嵯凪夜霞尊為了保護這片山林盡頭的城堡，製造了遮天蔽日的濃霧隱去山林下半部分的景色，使得危險的外界魔物于內難以行軍，對此地望而卻步。”

“那個，小鳥游桑是怎麼知道這些有關這片區域的傳說的？”

“之前書店的老闆跟我講的這些故事。他可能就是找個機會留住我，在同我談話的時候花更久的時間看我的身子吧。”小鳥遊滿不在乎地答道。

“小鳥游桑的話……不會覺得這樣的人令自己很困擾嗎？”

小鳥遊朝前繼續走著，但錘頭的一側忽然開始竄出火苗：“你先等下。”

白夜面無表情地目睹小鳥游前方的濃霧中似是沖出一隻巨大的蜘蛛型魔物。隨著錘尾的火苗瞬間爆散為赤紅的爆焰，整柄重錘倏地舞起，一道金屬反光閃出，“咣”地一響後又緊隨“啪”的液體衝撞聲，那巨型蜘蛛直接八條腿扭曲著被瞬間從身側被擊碎，高速飛入了小鳥游左前方的霧中，直接沖出一條明路。蜘蛛的屍體被飛行路徑上緊隨而至的霧氣給再度包裹，眨眼便不再可見。

“哦，當然不會很困擾了。”小鳥遊手中的重錘不再噴吐焰苗，落回了地上，再而被她甩回自己右後方拖行起來，“你想，光是讓對方用視覺去享受一番這種物質上的玩意；我都沒有損失任何東西，白嫖這麼多的遊戲情報，賺都還來不及呢，自然不會覺得有什麼虧損。”

白夜聽見自己右面的霧中傳來風聲，連忙拉弓朝霧中盲射三箭。最後一箭出弦一秒，一具被插上箭矢的小型尖嘴鳥類魔物屍體摔在了她面前。

她確認了這只“松林刺鷯”的掉落物，回應小鳥遊：“你原來是這樣想的啊……”掉了一根刺鷯的黑針喙，看名稱不像是這魔物身上最基礎的素材。

“畢竟拜託，對方可是實打實的NPC，再像人也沒用，不論如何都沒法跑到現實世界裡去跟我真人快打吧。比方說啊，如果你玩個電腦遊戲，你所操控的RPG主角被其他NPC給盯著看，你會覺得自己本人很不舒服嗎？哦，那種過於逼真的代入性扮演遊戲確實可能吧。嗯……月星裡而且是真人真貌，那我大概理解你為什麼會這樣問。”小鳥遊左手撓了撓頭發，“但我不會那樣去想，我覺得這是血賺不虧的無成本交易。”

白夜算是理解小鳥遊的立場，畢竟如果換成白夜自己的話，她絕對會認可這種並不會讓自己經受實質性或肉體性痛苦的交換。只是被人用眼睛盯著看就能獲得好處，這對白夜而言也算是運氣夠好才能尋見的機會。

那下次自己要不要也試著在遊戲裡穿得少一點呢？白夜回想起自己現實中嚴重瘦弱的身子骨，月星世界最開始讀取她的外貌時會直接複刻她營養不良發育不足的體型，那樣可看上去就像一個很好欺負的物件。幸好自己如今是在諒璃的身體之內，需要擔心的事情少了一件。

但正是因為是使用著諒璃的身體，多少也不能用她的外貌去色誘別人吧。

……白夜因此輕輕地搖了搖頭，她只希望至少能好好地保護諒璃殘存的這具身軀。雖說，她已經不在了。

獲得情報的高效率手段，利用失敗。

“更多的要來了。”

“啊……”白夜聽聞小鳥遊壓低嗓門提醒道，“是剛才的那些蜘蛛魔物……”

“不，遠比蜘蛛要危險得多，有些種類的魔物是依照組織紀律集體行動的。”小鳥遊的右手處顯現出風元素魔法的光紋，錘體上的魔法指示機械燈點亮三段，錘尾火苗再度燃起，幾度閃出藍色火芒，“霧隱狼群，這次是由王狼親自領頭。恐怕是因為我們同行人數過多。”

白夜不解，但卻也趕忙抬弓裝箭：“可我們才只有四人……”

“四人也足夠令狼群警戒了。”

小鳥游單掌前探，嘴中無聲念道四句咒文。隨著探測魔法吟唱完畢，她眉頭隨之緊皺。

“目標超過十隻，見了鬼了。這裡能見度可稱極其糟糕，我們處於劣勢。你去通知後面兩人情況，儘快。”

白夜不顧小鳥遊正背對自己，點了點頭，接著便踮著腳尖迅速沖至後方二人。小鳥遊平淡地緩下了步伐，單手舉起巨錘，凝視著目前被濃霧所嚴重遮蔽的視界。

濃霧之間，驟然閃出一雙血紅的犬類巨瞳。數匹灰白毛髮的狼逐漸從霧中踱步顯形。獰惡而狡猾，它們打算發起圍攻，但……狼群的目標似乎是小鳥遊身後那三個人。她明白，這是王狼意圖與自己一對一戰鬥。

小鳥遊雙眸那綠色的光澤逐漸明亮。通過這道關卡，她們便能深入飛鳥泉腹地。

“又見面了，霧隱之王狼禦白獒真神，凡人小鳥遊清紫在此。我們之間的戰鬥再開。”

[chapter:- 月見花 綾欒 –]

茶樓，邁著大步風風火火踏入店內的綾欒讓不少客人都驚得趕緊放下茶杯，一瞧這總是穿弓道服的女生這回目標並不是自己，這才安下心來繼續品茶。可為什麼是此處？難道她這回需要獵殺的目標正在這裡飲茶嗎？就算這女生的行動再正義，這兒可是被韻箋才淺公會罩著的地盤。那月見花綾欒，再怎麼說也是津風禮社的人……

所幸在綾欒快步上樓數十秒後，大家的正上方也未傳來任何掀桌或槍擊聲。眾人心知不該多管閒事，方才霎時安靜下來的茶樓終於再度響起茶碗碰撞聲與倒茶聲。

但當那位正欲用黑茶過下嘴中點心的豐滿女子察覺到這位殺人不眨眼的竹內町處刑者居然是沖著自己而來時，直接嚇得茶杯都落在桌上，若不是軟木製成的桌面，小杯險些直接就被摔碎。

一樓的氣氛歸於祥和，二樓的客人可就隨之不淡定了。這位元身體曲線迷人的女性玩家與並未手持火繩槍的綾欒對視數秒——她隨即意識到自己（暫時還）不會有生命危險。

[chapter:端末行動：綾欒的調查·1]竹內町-北阪燈街-天街茶樓 翡翠新曆1年5月38日

？？？：這樣火急火燎地跑來找我，我還以為自己攤上事了呢……呵呵。

？？？：那麼您好啊、月見花綾欒小姐，請問為什麼這回是我？您知曉我是韻箋才淺的管理層成員吧。

月見花綾欒：無需恐懼，我並非來此同任何人算帳。艾辰小姐，你是否認識莎娜·克蕾伊爾文？

艾辰：還真是毫無寒暄的開門見山啊……我也很高興認識你，月見花小姐。

月見花綾欒：請回答我的問題。莎娜被人所害，我在追查殺害莎娜的兇手。“連鎖核心”，我知道你就是這枚零件的原買家。

艾辰：等、哇你……你膽子也真的太大了吧，居然真的敢在這裡高聲說出這個零件的名稱……怎麼，你難道是懷疑我殺了莎娜阿姨？我何必那麼做？唉、……我真的是。在那之前，先換個地方說話吧。

艾辰端起茶壺，對準壺嘴兩口飲完了壺中剩餘的黑茶，接著手勢示意綾欒跟著自己。

二人來到了茶樓三層的天臺。艾辰手中施放了一個機械狀的自飛行裝置，綾欒見那小小的裝置懸浮了幾秒，便回到了艾辰的手心，被她收納而起。

艾辰：現在沒有問題了，針對此事我們就敞開直言吧。月見花小姐真的認為是我殺了莎娜阿姨？

月見花綾欒：我從未如此懷疑過，但也請謹言慎行，我現在會開始考慮這層可能。

艾辰：你可真的是名副其實地完全不會開玩笑呢……沒錯，我知道莎娜阿姨被人殺害的事情。我也知道真凶似乎是玩家。我們公會長有在刻意壓下這則新聞的熱度，但你跑到我公會的地盤，在眾目睽睽之下說出這幾句信息量滿滿的話語，該說真的是毫不畏懼周圍人可能對此做出的任何反應啊。

月見花綾欒：連鎖核心果然是炙手可熱的稀有零件。你也並不是唯一的索求者。

艾辰：我可是花費重金才打聽到這連鎖核心的下落，澤斐雅公房說是只會生產三枚核心。其中一枚被公房自己儲藏，一枚據說由一位德高望重的全NPC公會會長買走，這最後一枚大多數人只知道是在薙峯霞林區域被原買主轉賣，最後據說是被一位險些死在魔物手下，卻依靠從莎娜阿姨那兒買來的藥劑僥倖活命的機械武器使用者作為禮物贈予了莎娜阿姨。我雖然是極少數有能力打聽到這層情報的玩家，卻絕不會是唯一的人。我這麼說，你能夠懂我的意思吧？

月見花綾欒：你是否清楚有誰可能在追尋連鎖核心的下落？

艾辰：這你就算直接問我，我也想回答呢。畢竟莎娜阿姨受害，連鎖核心被搶走後，我可是直接受害者。但很遺憾，我並不清楚連鎖核心可能的下落。

月見花綾欒：有關你找到連鎖核心一事，你也沒有告訴過其他人？

艾辰：我告知了幾個絕對信得過的公會管理層人物。

月見花綾欒：那，他們的身份是？

艾辰：抱歉。有關這一問題，我無可奉告。

月見花綾欒：37號，你為何沒有前往莎娜的店鋪赴約？

艾辰：那當然是我已經知道莎娜阿姨死了，我怎麼找死人赴約？

綾欒聽到這裡，猛然間意識到艾辰的話有問題。她眉頭緊鎖，緊盯著艾辰的雙眼。

月見花綾欒：提前知曉……等等、你說什麼？莎娜在36號傍晚受害，你卻在次日就已經瞭解到此事。但你卻從未前往現場，你如何知曉的此事？

艾辰：哎呀……難不成是我說漏嘴了嗎。其實我感覺你也被蒙在鼓裡了，月見花小姐。

月見花綾欒：此言何意？

艾辰：我知道你還是有最基本的好奇心，所以我也藏不住什麼資訊。你也知曉你們的公會長二階堂才新一直有意無意地想來抹黑我們韻箋才淺吧？先前祭典上的暗殺……我們還算閉了隻眼，前些日子鬧市上的明面殺人可就不是我們能容忍的範圍了。雖然我很懷疑自己有沒有必要問出類似的問題，但你真的不清楚二階堂在如何利用你嗎？

月見花綾欒：我早已知曉她接觸我是為了其他的目的，但我不想去關心那種事。

艾辰：那也真是沒辦法了呢……但、月見花小姐，你見的世面果真太少了啊。我提前知曉莎娜阿姨被殺害是真，可你忘了？我也提前清楚了真凶是玩家這樁事實。很顯然，是有知情者將此事刻意於大眾玩家群體間傳播了吧？思詩會長的旨意是盡可能讓此事風聲被控制在最小範圍，所以既然不是韻箋才淺的手筆，為何我等又會如此迅速地知曉此事呢？是不是因為，有人清楚這場針對NPC的連環殺人案對韻箋才淺不利，想要趁機扳倒韻箋才淺對竹內的絕對控制權？那麼由我來反問你，月見花小姐：你應該知道你的公會長都在策劃什麼吧。你就沒有懷疑過嗎？為什麼津風禮社是只限日本玩家加入的公會？為什麼二階堂會專挑與韻箋才淺相關活動展開的當日命你來殺人？為什麼你將莎娜阿姨受害的事彙報給了二階堂後，我們就有那麼多人知曉了這樁殺人案的內幕？

月見花綾欒：你在刻意針對我的公會長發言。試圖推翻慕容思詩統治竹內計畫的公會不止津風禮社一家，可你卻一口咬定是才新會長主導了這次的傳播。

艾辰：沒辦法，我與你本就是敵對勢力，有些話我不好說，另外有些話我說了你也不可能會輕信。但月見花小姐，不要再被多方勢力來回利用了。至少，看清誰利用你是為了真正出於善良的目的吧——若你還是想做個一心追求捨己為人的小孩子。

月見花綾欒：我承認，我並不認為我的公會長毫無嫌疑。你的話語我會納入思考範圍。

艾辰：哇，這還真的令我非常吃驚。沒想到二階堂苦心培養的幫她處理髒活的人，到頭來卻也完全沒能信任她呀。這或許便是我們韻箋才淺與一般小公會之間的區別吧。

月見花綾欒：艾辰小姐，你還知曉其他的關鍵情報嗎？

艾辰：很遺憾，我能幫到你的範圍至此為止。

月見花綾欒：我會在日後再度找到你確認線索。在那之前，我得找我的公會長談談。

綾欒說罷，便準備直接從三樓陽臺躍下街道離去。

但就在她抬腿之際，艾辰叫住了她。

艾辰：和你一起行動過的那個女生，叫黑羽諒璃的。她有參與這次調查嗎？

月見花綾欒：是。具體情況我不清楚，問我無用。

艾辰：唉……話說回來，我覺得你也是可以信賴的物件。雖然我這麼幹了思詩會長應該會把我活活打死，但我再告訴你一條我所掌握的資訊吧。也算不上情報，但我認為能幫得上忙。

月見花綾欒：感謝你的信任。你要告訴我何事？

艾辰：別感謝我的信任了，還是請先感謝我提供情報啊。其實，除我之外也有一位玩家百分之百清楚連鎖核心曾在莎娜阿姨手中。

月見花綾欒：那位玩家是韻箋才淺或津風禮社的成員嗎？

艾辰：很遺憾，卻也很幸運：他都不是。那人名為霧雨紅，凶染Rhyme公會的會長。想必你也並不認識此人吧？

月見花綾欒：似乎有所耳聞。應該是我前往佈雷姆遊玩之際……佈雷姆城？你是指此人並非薙峯霞林區域的住民。

艾辰：沒錯。另外，我並不清楚此人是否就是真凶，也無法確定他與這次連環殺人案有什麼聯繫。但我可以明白地告訴你一件事：他與你的公會長，也就是二階堂才新相識。

霧中松林，自石林頂端泉眼跌落薄瀑，再于谷間彙聚成清澈溪澗。白夜在疾退閃避時一腳踏入了溪水，險些摔倒其中。

沒錯，被霧隱狼群所包圍的白夜四人仍在奮力戰鬥。

兇惡的狼群已經快被全數擊退。手持長弓遠程射擊的白夜與使刺劍突擊的詞音各守一側，在負責治療的玖琳然支援下撐過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勢，現在戰局的優勢已經傾向三人之側。

而小鳥游也正在與王狼全神貫注地決鬥。一反白夜在咖喱烏冬面公會牆後瞧見的，每揮一次錘都會氣喘吁吁幾秒，動作笨重的攻擊方式，此刻的小鳥遊將那把巨型重錘揮舞得殘影破風，每次腳尖點地時，她都會隨著錘尾又一次火焰爆燃而再度騰空而起，錘錘直中王狼防備最弱的部位。沉悶呼嘯與震耳點火聲間，等級高達35的王狼血量已被削減過半，一度低於魔力儲存就像無窮的小鳥遊。

甚至每當白夜成功速射一箭，小鳥遊都至少再度平A了兩回。並且，每當小鳥遊施放重擊戰技砸向王狼腳下的地面時，總會掀起令數十米外的白夜衣沿都隨之晃顫的強風衝擊波。

這個小鳥遊清紫的實力……相當恐怖。白夜無法想像她在進攻弓長夏椰時到底放了多少水，但那時的小鳥游恐怕連20%的實力都未曾用上。若是TBO存在戰鬥BGM的話，她已經能想像出小鳥遊的周身能播放多麼激烈勁爆的熱血戰鬥曲。這女生根本就是一個端著重錘，靠風元素魔法減輕武器揮動難度的狂戰士……

遠處那柄破風的重錘狂暴的軌跡長久停留在白夜眼中，使她幾次都失誤射偏眼前那群白狼。

不過自己面前的這些狼似乎也擁有著些許的智慧。每當它們之中有個體的血量被削減到低於50%，就會有更高血量的個體攔在受傷的白狼身前，當個體血量落至20%以下時甚至還會直接逃跑。戰鬥持續了至少十分鐘之久，白夜等人雖然防守嚴密、逐漸佔據起優勢，但真論輸出卻連一隻白狼都沒成功殺死。

這些白狼似乎也並不是存心要來殺了她們。白夜並不清楚它們到底為何要進攻四人，但它們絕對不如自己兇狠的樣貌那般殘暴。

難道，這群狼只是在享受戰鬥的過程，卻並未嘗試拼個你死我活嗎？

想到這裡……白夜拉滿弓弦，箭頭瞄準了那只血量僅剩5%，仍舊在地上翻滾的白狼個體，卻並未松指射出箭矢。

她，放棄了這個唯一一次能殺死某匹狼的機會。

“神來社桑，我覺得……我們是不是不該嘗試殺了它們。”下一刻，她後退幾步，向詞音提議道。

“你也發現這一點了嗎，諒璃姐姐。”詞音背對著自己，手中刺劍閃出錐形粉光，“它們似乎也不會將我們置於死地。我不覺得這群等級不低於25的狼有這麼弱。”

白夜沉默數秒，擊退了一隻仍在嘗試朝自己撲來的白狼：“它們到底是……難道真的只是在享受戰鬥的過程嗎？”

餘下幾匹白狼的進攻欲望也逐漸消退，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個體都已經撤退至霧中消失無影。與霧隱狼群的戰鬥似乎快要告一段落。

“那這便是最後一擊了，王狼。”小鳥遊閉起雙眼，默念數句魔法咒語，隨即雙手高舉重錘躍入半空離地數米處。錘柄上所示的指示機械燈拉滿至六格的那刹那，錘尾的火焰兇猛噴燃，“……SPITFIRE，隨我一同降下震天撼地的隕星衝擊吧！！”

周圍的層層大霧仿佛都為此震撼而散。三道使得三人無法站穩腳跟的衝擊波自小鳥遊所在的方向爆裂傳開，卷著無數松針與落葉，伴著碎石一同狂舞飛翔。白夜並不知道自己那時有沒有被這全力的猛衝而波及受傷，她只記得那一瞬間的風聲使得自己一陣耳鳴。

待霧氣再度平穩，周遭隱入狼群到來前那般的寂靜後，白夜、詞音、琳然三人隨即清楚，霧隱狼群離去了。

於是在這片遮天蔽日的昏暗濃霧之中，她們四人得以深入飛鳥泉的核心地帶。

“好像……終於，打完了。”琳然氣喘吁吁地說道，放下了手中散發著蔚藍色光澤的法杖。若是施放回復類魔法可以提高武器的溫度，這法杖怕是要燒成焦炭了。

“大家都、辛苦了。”詞音將刺劍收回腰側，“它們應該是全都撤退了吧。”

濃霧之間，白夜能依稀瞧見小鳥游一步一停地朝三人走來。她單手拖著那柄笨重的巨錘，其錘尾再無火焰。

“喂、你們還好嗎？狼群已經被擊退了。”這是小鳥遊疲憊卻仍充滿元氣的關候聲。詞音與琳然對此進行了應答。白夜抬頭望向無盡的濃霧，只是沉默不語。

待小鳥遊走到三人所在的位置，她將錘子扔在地上，發出一聲悶響。白夜瞧著小鳥遊一手扶著朝上豎起的錘柄，一手憑空變出了一盤辣味魚籽雞翅：“我沒剩下多少魔力了，不過我帶了很多吃的。你們，不來一點？”

白夜對吃東西沒什麼興趣，因此瞧見自己生命值還勉強夠用，她便只是搖了搖頭。飽食度抵達100%後便會隨時間推移而逐漸恢復生命值，但無論是麵包片還是牛排都能增加飽食度，用更高品質的食材做出的菜除了能使食用者獲得對白夜的流派而言堪比蚊子腿般的數值提升效果外，便只有味覺上的不同。準確而言：白夜對食物在味覺方面體現出的區別沒有興趣。

“你們兩人呢？”小鳥游看向詞音與琳然。

“沒關係的，我其實自己也有帶吃的。”詞音擺手回答，“我還剩下超過一半生命值，多虧琳然姐姐的治療魔法。”

琳然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樣，上前半步卻又撤了回來：“我……呃、嗯，沒事，我也不用。”

此時，白夜皺緊了眉頭。

“你們這麼拘謹幹啥。”小鳥遊拖著盤子的手掌一抖，一根雞翅隨即飛入她張開的嘴中，被她連肉帶骨直接吞了下去，“獲得了能量！確定不要點？這樣的我帶了十幾盤。”

“小鳥游姐姐囤了很多的料理呢。”詞音評價道。

小鳥遊咧嘴一笑：“畢竟肉類食材派不上什麼別的作用嘛。”

白夜只感覺這附近的空氣中有種怪誕的，說不上從何而來的氣氛。她並不明白自己為何會誕生這種想法，她甚至都不知道是否該將自己的感覺告訴眾人。

但直覺告訴她，這層詭異的氛圍並不來源於她們四人之間所謂的拘謹。因此儘管握緊了手中長弓的弓身，她依然不確定自己該不該提前舉弓搭箭。

是什麼危險的魔物嗎？……不，方才在狼群到來前，白夜也不曾有過這種感受。狼群才剛剛自此離去，她們不該無縫遇見另一批危險的魔物。

唯獨小鳥遊注意到了白夜的微動作，先是一愣，凝視著白夜攥緊弓身的左手沉默了數秒，爾後假裝輕飄飄地問眾人道：“那麼，我們算是休息好了嗎？可以繼續前進的程度？”

“啊、是的吧。其實也沒什麼必要休息。”詞音不解為何小鳥遊如此急著再次出發，但對此並無異議。

白夜根本沒有注意到小鳥遊有在說話。

“既然休息好的話就沒問題了。”她將盤中剩餘的兩根雞翅收入了系統背包，隨即右手使勁揮向後方濃霧，擊出一道風圈。路徑上厚重的白霧被這勁風吹向四邊，顯露出霧中那矮小的灰黑色人影。

啪、啪。這是自霧中傳來的略顯清脆的拍手聲。

小鳥遊緩慢地轉過頭去，冷冷地注視著霧中正在朝四人走來的那神秘人物。若時機恰當，她會隨時準備猛揮一錘。

“那是……？”琳然小跨步跑到了小鳥遊的身前，探頭朝霧中望去，“玩家……？”

小鳥遊“嗯啊”了一聲：“是的。玩家，火元素。隔著霧看不清ID，但想必她會繼續朝我們這裡走來。真他媽怪事、按理說吧，以我的感知能力不可能沒提前注意到咱們周圍有人，我懷疑這人的氣息遮蔽被動等級絕對不低。”

“小、小鳥游桑也沒有注意到她在我們附近嗎……？”

“不管如何，警戒。你做好開盾的準備。”

琳然驚道：“什、開、開盾……？她是可能會和我們打起來的嗎？！為什麼小鳥游桑可能會……”

空氣中安靜得令人汗毛倒豎。白夜拉滿弓弦，箭頭對準了霧中的那個黑影，卻尚未射出箭矢。詞音意識到事情不對，趕緊跑去站到了小鳥遊的身側，卻還未做防禦姿態。

“有趣，有趣。我還以為既然是大名鼎鼎的小鳥遊清紫的話，必然只會與黑羽諒璃結成二人小隊前來飛鳥泉。”霧中的那道黑影處傳來了這稚嫩卻又陰暗的話語聲，“沒想到，就算是你也會拉來兩位跟班呢。”

詞音聽聞此話語聲，先是疑惑片刻，隨即瞳孔縮小，雙手開始輕微地顫抖。

“她是……”琳然輕道。

“我沒聽過這聲音，不知道。”小鳥遊答道，“但不管如何，她肯定是來攔路的。出於某種不知名的目的。”

遮天蔽日的白霧終於無法掩住這位人物的身形。只見濃霧之中走出一位身著紅白色巫女服的瘦弱女孩。與那陰森的語調全然不符，她的表情上似乎並未寫著任何能被言語概括的情緒。

詞音失聲驚呼：“她……她是……”

白夜眼瞧著詞音試圖用激烈顫動的左手抽出刺劍，卻連抓數回都手滑失誤。最終，詞音開始後退、數步後退，直到被土坡絆了一跤，險些一屁股摔在地上。

“……這是誰？你誰？”小鳥遊仍舊處在困惑之中，“二階堂才新，沒見過的名字。但好像在哪聽說過。”

琳然大悟：“啊、是……津風禮社的會長，那個二階堂才新。我昨天有和詞音妹妹在路上撞見過她。”

小鳥游一頭霧水：“津風禮社？我堂堂大咖喱烏冬面公會難道惹她不成了？啊、還是說，難不成你們幾時重公會招惹到這位了？”

她聽後連忙搖頭：“啊、啊？不太可能、我絕對沒有吧？！但我們公會的其他成員我就不太……”

“沒錯，你們找對了地方。但很遺憾，現在已經為時過晚，曾經的竹取月已經再也無法回來了。”遠方的二階堂才新語氣陰森。白夜聽見竹取月的名字從這神秘人物口中道出，立刻瞪大了雙眼，只聽才新繼續說下去，“這場實驗很成功。從現在起，你們的一切嘗試都將無濟於事。”

詞音此刻已徹底被驚恐所吞噬。其他三人並不知詞音產生如此反應的緣由，但這無非給此時的局面更添壓力。

“雖然我不太懂你到底是為了什麼才來這裡做些什麼……但、”小鳥遊轉過身去，左手握住擱在一旁的重錘錘柄，倏地單手將其舉起，“既然我們在找的人被你給連名帶姓提到了，這就證明你並不是來跟我們好好說話的。我這麼理解，沒什麼問題吧？”

“哼哼，沒錯。還需要……一點時間。還需要一點時間，我就可以驗證並見證那一幕，你們將得以與我一起見證，凡人的靈魂突破此世神明之限制，親手創造奇跡的那一幕！這位元竹取月便是最完美的實驗物件，現在的過程很理想……所以，現在還不能為你們放行啊。”

小鳥游聽見自己身後傳來奔跑聲。

那一刻的白夜舉弓疾跑數步，對準被薄霧包圍的才新便是一套小範圍散射。

她只瞧見才新在那時抬起了手。

霎時間，火舌四散，烈焰旋舞。待一陣黑煙散去，位居散射範圍正中央卻並未挪開一步的才新卻毫髮無傷。

“哎呀……沒想到你是個急性子呢。”才新冰冷地一笑，緩緩地抬起了左掌，指縫間夾住了幾張閃著赤光的符劄，“但我還沒空跟你深刻交流一番呢。在那之前，至少在場的無關人士必須離場。”

場面的溫度，仿若在轉瞬之間歸於零點。

寂靜、刺耳。灼熱、冰冷。這並不是任何談判該有的氣氛，卻存在著一股赤裸裸的殺意，毫無遮掩的最純粹的惡意。

她們並未對這場與其他玩家的戰鬥做好任何準備。不、很難說小鳥遊是否在詢問三人是否繼續前進的同時就已經做好了一切反擊的準備，但對PVP實戰經驗近乎為零的玖琳然而言，她顯然自始至終都未能跟上狀況。

詞音渾身劇震一下，她是第一個意識到才新言語背後意義的人……儘管如此，也太遲了。只聽她顫著聲回首喊道：“琳、快跑……！！”

因此，琳然的渾身寒毛都因那瞬間的恐懼而豎起。事實上從這一秒起，任何在場者都終於可以明確辨識：此時才新那對毫無生命氣息的眼睛正死死地凝視著她。這道刺骨的視線直射入她的瞳中，屆時使得琳然近乎無法呼吸，渾身麻木。

“咦、哎？……”

方才因躲閃白夜的衝刺射擊而躍至一旁空地的她，此時並未站在小鳥遊的身後。她完全暴露在了才新的攻擊路徑之中。

沒錯——才新想要攻擊琳然。她手中的符劄在她甩手的那一瞬間高速飛向了毫無防備的琳然。這般出乎預料、甚至小鳥游緊急張開的風牆都未能成功擋住這利刃般的張張符劄。

琳然對這符劄即將對自己造成的傷害毫無預知，但她料想對方必然沒打算留自己活口。趕緊抬起法杖施加護盾——不、已經來不及了。自己雖然已經在全力躲閃，卻根本於事無補：這些符劄居然自帶追蹤性能，單純的閃避動作根本無法起效。

“不、不要……”琳然無法判斷自己現在應該怎麼做。已經在全力舉起法杖、已經在盡可能於腦中吟唱咒詞——但自己就算照著程式給出的咒語逐詞念讀也已無力做到。驚慌之下，她的大腦一片空白。

就是在那一瞬間，琳然意識到自己必死無疑。

但……同樣就是在那一瞬間，琳然與詞音的目光相撞。

詞音的眼神，極其古怪。

——抱歉，如果是我留在這裡的話，我絕對沒有勇氣去面對二階堂才新。

琳然未聞詞音開口，但她的眼神中，那絲恐懼、那絲敬畏……那充斥其內的堅毅與決然，清楚地向琳然闡述了這樣的訊息。

所以……她從不是什麼願與琳然肝膽相照的存在。

但，比起令自己這種派不上作用的生產系玩家僥倖存活——還是讓那位懂得如何用魔法支援隊友的大小姐留在此處比較好啊。

下一秒，無數的符劄繞過女孩的身軀展開包圍網路，連結起數不清的炙熱赤線。

在赤線隨符劄的包圍網路縮小而切入女孩的皮肉後……她並未因這渾身四面傳來的灼燒之痛而驚叫。

那時的女孩，僅僅是回過頭去，神色複雜而黯然地向身後的少女望了一眼。

“接下來……後援就交給你了。”

畢竟，詞音是自願赴死的。

她擋在了琳然的身前，被十數張符劄兩兩拉起的熾炎之網所包裹、切割入皮肉。

琳然瞧見詞音那略微過半的血量，轉瞬間便被消耗殆盡。

琳然趕不及在兩秒內念完恢復魔咒。詞音那段紅色的血條消逝得實在是太迅速了。

“不可以、詞、詞音！”

在琳然自知絕無可能趕上，卻仍舊試圖吟唱恢復魔法的間隙，白夜一個箭步沖上前，手中緊握著一塊治療水晶。

只要碰觸到……只要懸在詞音身體上方的話……

“詞音！！！”

在白夜飛撲至詞音身前約半米不足處的那眨眼間——

詞音的身體逐漸四分五裂，被赤線所深深嵌入的皮肉開始飄浮起七彩的晶片。

隨著在包圍網徹底合龍之刻散出的一小陣黑煙，白夜撲倒在了草坪與滿地碎石之上。

七彩的晶片，隨風飄蕩，轉瞬即逝。

摔在地面的白夜，雙手默默地握緊了治療水晶，沉默不語。琳然吟唱完畢的恢復光柱，最後僅是在詞音原本停留的位置遲落而下，將下方白夜的生命值恢復至了80%上下。

沉默，摻雜厚重的濃霧，吞噬眾人。

“殺錯人了呢，真沒想到她居然會做出這個決定。我原本還打算同她好好交流一番的，看在我與她都是初中女生的份上。”

這是遠處，連嘴角都未在上揚的那本該毫無存在感的小女孩，充滿詭譎笑意的感歎。

全程都站於原地的小鳥遊輕輕地閉起了雙眼。

“但你卻道著輕浮的話語，企圖對濫殺玩家的行為敷衍了事。”她說罷，歎了口氣，“果真如此的話，你便成為了我真正的敵人。”

二階堂控制不住地狂笑起來——儘管她的面龐仍舊不露出任何表情。

“呵呵……呵哈哈、哈哈哈哈哈！！太天真了、你們簡直太純真了、哈哈哈，真的沒意識到我為你們準備的是何樣盛大的好戲嗎，你們應當感謝我二階堂才新！哈哈哈、這女孩子的退場可真的是太可惜了，但這樣一來時間也已足夠。與我同為普通玩家的軀殼內藏有真正靈魂的生命啊，我等終能見證神明的領域被凡人所觸及、打破的時刻，這便是如假包換的人造奇跡啊！不論是誰，此刻都該恭迎新的超越系統極限者誕生！”

小鳥遊瞧見白夜怒不可遏地站在了她的身側，蓄力準備射擊的姿態，向她舉臂阻攔：“這傢伙……已經徹底瘋了。你帶玖琳然逃，你們兩人去飛鳥泉。”

“啊、可是……？！”

“聽我說的做，不然你們兩人在這裡只會拖我的後腿。我自己去飛鳥泉完全沒用，我或者你們倆，至少還得再死一者。”

“不、清紫，我沒能救回詞音，我不會讓你也……”

小鳥遊雙手青筋暴起，再次提高嗓音怒道，“快跑！！你沒有妥協的餘地，向瀨白夜！！！”

白夜的大腦好似被瞬間雷擊。

在月星世界之中，這是一名陌生玩家初次直接喊出自己的真名。

也就是在那一瞬間，她做出了最完美的決定。

“讓我們一起歌頌新神降世，目睹這一刻來臨吧！！”不可勝數的各色符劄自二階堂才新的衣襟中、衣擺下高速飛出，互相交錯著圍繞她那幼小的身軀不斷加速旋轉，舞出了妖豔的紅、綠、藍三色火光，“看看處於最絕望狀態下，徹底失去自我的竹取月，可否打破妄想限界，超越神之領域，抵達‘心念’所在的月星最高點！！你們與我……一同見證！！！”

小鳥遊雙手握錘，砸至身前地面。錘柄的指示燈，閃爆至七盞。

她無需對後方二人產生擔憂。

因為如上所言，白夜已經做出了最完美的決定。

她一步大跳，用勁扯住了仍舊逗留在原地手無足措的玖琳然，用現世人類絕無可能抵達的移動速度不顧一切地沖至了面前的濃霧之中。

數秒後。

確認白夜與琳然已經安全逃離，小鳥游冷冷一笑，對面前已經徹底陷入癲狂的才新說道：“你運氣是真的差透了，居然遇上的是我啊。”

狂風夾雜熱浪席捲至松林的深處。

仍舊處於強烈震驚下的白夜，死死地拉住琳然的右臂，帶著她沖向了遠處的濃霧之中。

最終，四人組成的小隊，僅有兩人抵達飛鳥泉腹地。

[chapter:『第陸章：螢火輪返，昏煌連鎖之齒輪』]

[newpage]

數學老師在下課鈴打響的一瞬間就放下了寫到一半的可擦水筆，草草宣佈了下課。

起立敬禮後的眾學生目睹太田老師又一次在打鈴瞬間就收拾背包離去，隨機騷動起來。“你快把我的筆還我！”“我偏不還，你上次把我的筆給搞丟了我還沒找你算帳。”

沒幾秒就徹底陷入喧鬧的教室昭示著初中的孩子們四射的活力。井上幾個翻身便坐在了江口前面的座位，趴在江口的課桌桌面上盯著她看。

“下一節美術課要坐在我的旁邊嗎？我們拼桌一起畫點不那麼刻板的東西。”

“就算神來社醬經常曠美術課，你也別這麼肆無忌憚地佔用她的座位呀。快讓開，你壓著我的筆記本了。”江口對她認為過於小孩子氣的井上搖了搖頭。

井上回過頭去，眼瞧著詞音簡單地將桌上的書本收入了背包，接著便起身離開了教室。

“她又去做什麼？上一次看到她在美術課出席是在兩周前唉。”

“又跟高年級的人打遊戲去了吧。”江口滿不在乎地答道，“我勸過了，也跟她說至少跟同班的同學一起玩，別老是跟那群不務正業的高年級學生鬼混。神來社醬讓我不要插手她的選擇。”

“哇、這也太尖酸了……什麼選擇啊，明明上課才是學生的天職吧。”

“你看她不也好好地上完數學課了嗎，雖然我都懷疑她沒怎麼去聽。估計地中海老師講課的時候她腦子裡想的又都是什麼掌機、手遊的內容。前些日子還和我聊什麼泰拉，什麼災厄模組，她嘴裡講出來的話題我現在都快完全聽不懂了。”江口白了滿臉期待的井上一眼，“但這不是你老是讓我坐她座位的理由，你也老實點。”

“唔唔……本來武田老師就不點名嘛。”井上一臉憋屈，“坐過來嘛……”

教學樓天臺的陰影中，詞音與一眾高年級學生並排蹲坐。

但詞音與她們幾個人的距離，卻又有些過於遙遠了。

“這個神來社怎麼還不過來幫忙，我都快給人打死了。”

“我又不是負責奶的。我在旁邊幫你們吸引其他怪的注意力。”詞音如此應答。

“你別吸引了那幾隻怪統共都沒多少威脅的，你再不來加點輸出我們任務時限都要超了。”

詞音沉默不語地操控人物轉向了被Boss獨自圍攻的其他幾人。“多一個我又不會給Boss加血量上限，你們下次也多練練操作啊。”

“又不是魂類遊戲，本來拉你就是能讓打Boss更輕鬆，然後你在那兒光撿垃圾也不來搭把手，我們少人才被Boss吊著打。”

“我本身也沒多強，就來打雜而已。”詞音嘟噥道。

“我們又不需要純打雜的隊友。”

團隊作戰的體驗對大家來說都不算滿分，對詞音而言更是略微不合格。在玩完這局後，她便找了個理由獨自離開了。

而詞音也並不是回去認真停課。她最終來到了女廁所，關上隔間門，自顧自地開始了單人遊玩的體驗。

在多人線上遊戲中，她幾乎就沒有嘗試過大眾瞭解的主流玩法。自己的流派總是怪得令周圍的人難以理解，在那種自由度過低的MMORPG中才能勉強扮演一個生產業的角色，可但凡有些高自由度的遊戲就會令她無法控制地去開闢新的遊玩方式。

她至今未能找到支持自己開創出機制獨特且同時保證角色強度甚至最基本生存能力的角色的線上遊戲。單機領域中也十分罕見。

最冷門不過在槍戰遊戲中追求刀劍近戰吧。詞音選擇的是用槍身格擋，主要依靠弩箭對戰熱兵器，再用步槍射擊爆裂彈藥。這已經算是合理的範疇了，因為普通的第一人稱射擊遊戲也做不了太多超脫遊戲基本簡單框架的操作。因此，她一般將射擊遊戲視作索然無味的代表類型其一。

“我不知道自己該上哪去比較好了。”她並不清楚何處才是她這種異類的歸宿。

因為就算是隨同這些被視為“異類”、“曠課者”、“不務正業學生”的高年級女生遊戲小幫派一齊嘗試那些小眾的多人合作遊戲，詞音依然會被本就足夠性情獨特的她視為極其特殊的異類。

而且，往往並非褒義。自他人口中道出，有關自己為人處世的評價，幾乎從未是誇讚。

……我與其他人不同。

那又如何了——我本來就是我自己。

我選擇為我自己而活著。這本身就是我的權利。

我不為任何其他的人而活著。他們活著的方式也自然與我無關。

“找到你了，神來社。”在打開廁所隔間門後，碰巧撞見了方才高年級不良學生中的其中一人，“你蹲這裡幹啥呢？我去你教室也沒找著你，還被你們任課老師罵了一頓。”

“赤山同學？……為什麼要找我？”詞音這麼詢問是因為她確實不知曉答案。

“我只是告訴你我們單純是想要讓你更具有團隊意識，沒說你不能和我們一起玩。”低年級小孩的那點小想法在她們眼裡足以被一眼看穿——這女生好似將這一事實寫在了臉上。

這只讓詞音覺得她居高臨下。“我和你們玩遊戲本身就不開心。不用強行帶我。”她如是回答。

“我們從來沒打算孤立你。”赤山試圖攔住想要立刻離去的詞音，“神來社，你這樣交友處事的方式如果是到了高中，很難碰上能夠容忍你的同學。”

“那就很難碰上好了，就算不交友又如何？大不了打開遊戲，上了網路，沒有人知道我是誰，我玩的再菜她們罵的也只是冠上了一個虛擬姓名被我操控的幻想角色。就算真的是在罵我本人，我也懶得去在意。”

“你真的是個執而不化的傢伙……”她無奈地歎氣。

“我不需要交朋友。如果交朋友無法帶來我所期盼的結果，那說明交朋友這一行為本身就不適合由我去進行。我也有我自己的選擇，既然是我做出的選擇，那我就不會去惋惜我因此失去的東西。我原本就不需要那些有的沒的。”

赤山搖了搖頭，放棄阻攔一意孤行的詞音：“你什麼時候能成熟一點呢，不要再裝作大人了。”

“我也並沒被孤立。”詞音繞過了赤山，徑直離去，“我只是把你們所有人都給孤立了而已。”

“能說出這句話來，雖然有考慮你年齡還小……但你真的很差勁啊。”

詞音對赤山的評價裝聾作啞，沉默著離去。

數周後，月星世界，翡翠新曆1年5月36日。

身披騎士鎧甲的詞音，將閃著銀白色光澤的刺劍收回了腰間劍鞘，仰首望向面前那座被濃霧所籠罩的暗色日本城堡。

“現在的我，還沒強大到得以踏入那座城池，再活著回來。”

因此，她也始終只是圍繞著城堡行動，斬殺魔物、回收素材與錢幣。偶爾收割蚊子腿一般的經驗值。在這遊戲之中想要升級簡直是天方夜譚，所以現在的自己還是以積攢魔物素材與實戰經驗為主。

只不過，飛鳥泉這一塊的魔物……自己也快打膩了，從剛開始靠著恢復道具續命活活剮蹭掉高等級魔物，到現在已經能針對弱點巧妙地快速結束戰鬥，詞音覺得自己對這些魔物過於熟悉也不算什麼好事。這樣會使自己懈怠的吧。

要不，今天就嘗試著進入城堡內部探索吧。

“反正這套鎧甲的耐久度……應該還能撐一個來回不耗盡吧。”她檢查起自己的裝備資料，於內心大致計算了一番，“早知道就在昨天維修一下裝備了。只要自己小心一點的話……嗯、不去面對不知特性的，等級相差過高的魔物即可。”

詞音關閉系統視窗，再次面向城堡……這回，她的目光逐漸下滑，最終定格在了城堡前方護城河上的索橋。

“必要的時候……就要使出後備手段了。以我此刻的鍛造等級，用現有的素材在十分鐘內鍛造出一把趁手的，可以撐得住一把刺劍重量的……足夠了。”

向前平舉的詞音的掌心，一道弧形的長條輪廓正淡淡地懸浮顯現。

“這裡……我們到了。”

大致如此。在偶遇兩個明顯是情侶，單純來此處刷怪的路人玩家後，她們一路上沒有再見到其他的活人。竹取月似乎並不在那座城堡以外的地方。

因此……白夜與琳然此刻的目的地也就相當明確了：薙峯霞林的最終迷宮區域，二人前方遠處的那座薙峯霞城。

琳然雙手握緊法杖，忐忑不安地問道：“會不會，我們貿然進入了迷宮，最後卻發現竹取並不在裡面？”

“那也只有真的進去之後才會知道答案了。”白夜這樣回答。

“我們……諒璃桑，我可以問一下、你的等級是多少嗎？”

“13級。”

白夜邊說邊打開資料視窗，瞧了瞧上面寫著的LV13（241/1795）。居然在短時間內漲了那麼多經驗值，這是什麼原理？

“我……那個，諒璃、我我……只有9級……”琳然的話語聲已經輕到就算是在這寂靜的松林之中也快完全聽不見了。

“因為輔助系玩家很難通過殺敵進行升級吧。”白夜對此滿不在乎，“我也沒有13級的能力，照樣能擊敗16級的怪物。在月星世界重要的是合適的遊玩方式和技能。並不是等級。”

“所、所以諒璃不會覺得我拖後腿嗎？”

“你本來就沒有義務跟著我來這兒的吧。都特地跟著我一起來到這裡了，現在還說這些做什麼。”這是白夜的心裡話。

聽聞白夜說辭的琳然似乎是松了一口氣，卻不再言語。

“我們走吧，如果那個穿紅白衣服的女生說的是對的，我們所剩的時間不足以遲疑了。”

“竹取對諒璃來說……是這麼重要的存在嗎？”在白夜剛踏出一步後，琳然終於發問，“能讓你……頂著如此大的危險，前來迷宮區域這類地方，哪怕就連她是否真的在這裡都無法確定……”

“是啊，應該一點都不重要吧。而且，我不想在月星世界死亡。一次都不要。”白夜望向城堡高聳的天守閣，那兒近乎被濃霧徹底遮蔽。

琳然露出吃驚的神情：“諒璃你這麼說……難道、至今為止，你一次都沒在TBO中死亡過嗎？”

“嗯，一次都沒。以後也不會有。我絕不會死。”白夜淡淡地說道，“但我不會允許自己的朋友就這樣從我面前消失。我不會允許有人在欺負她後就這樣大搖大擺地離去。我絕對不會。”

琳然知曉白夜的心中有著屬於自己的執念，不再對此過多追問。

二人一前一後地行過索橋，踏入了薙峯霞城半開的巨大城門。

[chapter:- 向瀨 白夜 & 玖 琳然 –]

“那個……我有必要記錄一下我們的行走路線嗎？”

“我感覺不會有什麼用。”

琳然與白夜一邊輕聲交流，一邊躡手躡腳地穿行於城堡內錯綜複雜的和式隔間。

這座城堡果真是一片巨大的迷宮。從起始的大廳與隨後的小庭院踏入城內，隨之而來的便是無數的木質走廊與紙窗、紙牆、各種和風圖案的門簾、形態端莊的武士盔甲、展示用的掛畫，雖是古色古香，卻好似毫無規律地無盡拼接，在城堡的外框之中錯綜複雜地延展張鋪。

“簡直像後室一樣……”

“後室？”白夜並未聽過類似的名詞，“那是什麼？”

“啊、那是……很流行的一款恐怖遊戲。或者說算是一種恐怖色彩風格吧，那種相同類型的房間無窮無盡相連的……等等、噓——”琳然提醒道，同時握緊了法杖。白夜隨即也意識到前方不遠處與她們所在的這條走廊銜接的另一條長廊內，有兩名似是無腿的武士狀鬼魂正巡邏而過。

“他們……”

“應該又是按照路徑巡邏的怪物。”

“這種應該最好避開吧。”

“除非在我們的必經之路上。比如，現在的情況……”琳然望向後方狹長的走廊。幸好那裡不會突然冒出什麼魔物來，不然她倆可就被夾擊了。這條走廊兩旁也有不少房間，但最多的也只不過是三個書室相連，全部都是死路。

原本還以為月星世界的迷宮區域怎麼都會是個四通八達的場所，沒想著現在看來也存在這種能把人困死其中的一本道。

白夜在與勿棲半夜交談的時候有討論過迷宮區域的場所特性與魔物類型。

簡而言之，複雜鋪張開來的結構只算是前菜。迷宮區域不僅能以比外界快出數十倍的速度自我修復魔法所帶來的地形破壞，甚至連通過物理手段改變的地形也能一併復原。要知道，野外的無生命物體雖然在被魔法轟飛之後很快就會重新復原，但用物理途徑去破壞可就是實打實地對物體造成了永久性更改。

而且……迷宮區域的房間與結構圖會不斷變化。這也正是白夜為何不建議琳然記下她們的行進路線。

——就算是完全畫對了迷宮結構圖，沿著原路返回的時候也或許會碰到原本可以打開，往後卻像被嵌在牆上似的假門。

對，就像是和空間固定在了一起，紋絲不動。

或者，乾脆就是一堵牆。一堵曾經並未立在那裡的牆，上面可能還掛著畫，前頭可能還堵著空書櫃。

所以……深入城內後，就連出城都成了問題。說到底，薙峯霞城在月星世界的八個迷宮區域中已經算是不錯的那一批了，至少貼著城的框架走能夠通過破窗這一方法直接跳到城外，脫離迷宮區域。像是有些在地底或是處於超高硬度牆壁內的迷宮區域，一經進入或許真的得通過死亡才得以脫困。

加上普通的傳送水晶壓根無法在迷宮區域範圍內起效，不知時隔多久終於再次深入迷宮區域的白夜又是出於這種緊急原因才動身，壓根沒機會去準備迷宮傳送水晶。

若是不能順利找到出城的路徑……就算不遇上這些對自己而言強度過分超規模的危險魔物，也得在這裡迎來屬於自己的第一次死亡了。

嗯……在TBO內的第一次死亡。

可以的話，真不想就這樣簡單地因為找不到回家的路而被迫自殺。白夜想盡一切可能保證自己不會用諒璃的肉體承受死亡。

雖然，她知道自己的這種信念毫無意義。

“……我們最好還是避免和任何魔物戰鬥。”待琳然彙報那兩隻魔物已經走遠，白夜如此申明，“就算低等級的也得小心行事。我們兩個沒開這裡任何怪物的圖鑒，根本不知道它們會不會有什麼決死技，也不知道會不會吃什麼持久性的Debuff或者碰上能呼朋喚友的魔物。”

“我覺得……嗯、有道理。我都聽你的。”

琳然也只能聽白夜的。要知道憑琳然自己根本就支撐不了多少作戰能力，一旦白夜不小心出了事，琳然單人的輸出可以形容為就算貼著城堡最外圈的框架也都休想破壞牆壁跳出去。再怎麼也得跟著白夜一起死。

所以琳然知道現在二人組的主動權實際上完全在白夜身上。琳然認為自己現在該做的就是盡可能保住白夜的性命，同時盡更大可能提前預警危險，規避任何真的需要她拼命保住白夜性命的事態。

那個竹取月……此刻是否安好呢。她到底在這巨大城堡的何層何處？她到底在不在這座薙峯霞城之內？白夜與琳然無從知曉。

但現在……只有先硬著頭皮找下去了。再怎麼，能找到Boss所在的房間提前熟悉一下環境，也不算無功而返。

“諒璃桑，你覺得這裡總共有幾層？”

“我光從城堡外面的高度看也看不出來，但多少也有六層吧。”白夜還記得自己瞧見了四座小天守與一座大天守。很難想像這地方的規模比現實中一般的城堡要大出多少。

“六層啊，這地方該有多大呢……”

白夜抬手揉了揉下巴：“按照一般邏輯來說，我認為最終Boss可能會在大天守的天守閣？”

“但是……天守閣這麼狹窄的地方很難容納區域最終迷宮的Boss戰這種規模的場面吧。”琳然提道，“當然……這也只是我的觀點。我從來都沒參加過任何迷宮Boss戰的……”

二人減緩了腳步，小心翼翼地自一隻扒在天花板上的巨蜘蛛下方經過。那只怪物身上的紋路比外頭霧裡的蜘蛛還要紫上許多，等級也是直接加了個10。她們倆可不會貿然驚動對方。

迷宮區域的魔物在除去最終Boss以外，主要分為固定路線魔物與自由行動魔物兩種。方才的幽靈武士便是只會按照規定路徑巡邏，攻擊警覺範圍內敵人的固定路線魔物；這蜘蛛的分類雖然尚不明朗，但先前的那些鬼薙刀一看就不是什麼會安穩老實走特定路線的怪。白夜急中生智才用從竹取這獲得的爆破箭矢吸引了那玩意的注意力。

要說……能自己行動的武器一般都不會弱到哪裡去，但也更是雜得不能再雜的小兵。“你說，鬼武器在擊殺後會不會掉落武器？”她異想天開地問道。

“怪物的掉落物……應該無論如何都不會包含裝備的。”

白夜點了點頭，不過她從來也沒想過去挑戰那些強度不明的自行走兵器，倒不如說在這裡能被白夜穩定擊敗的也只有死亡時會自爆的孔明燈外型魔物“不落燈妖”罷了。

隨即，她像忽然想起什麼般略抬起頭（顯然只是演技），向琳然道：“對了，琳然。我剛剛在松林裡好像打到了一個鑲嵌魔法。本來想著就是要送給你的。”

“鑲嵌魔法？是……什麼樣的？送給我嗎？”琳然略顯吃驚。

“嗯，我想送給你，畢竟我自己根本就用不到這種東西……。這個好像是能學會定位法術，只能對單體生效，而且只會有5秒的有效期間。”白夜打開系統視窗，對著技能詳情文句念道，“好像……確實是沒什麼用。”

“應該是會有用的。這種工具類的輔助魔法總會在關鍵的時候派上用場，就像之前我也學過讓烹飪用的廚具不爆炸的魔法，想著我其實也不會做法，沒什麼用處。結果，我因此成功阻止了竹內一個餐廳的高壓鍋爆炸……”

“我感覺那個更多的是廚師自己的問題。”白夜評論。

“五秒鐘的話……雖然是定位，可這個定位是通過什麼方式顯示的？技能詳情裡應該有描述定位形式。常見的有對使用者發光、直接使使用者感知方位、顯示在系統地圖上等。”琳然詢問道。

白夜又看了一回，答道：“好像是顯示在系統地圖。”

“那確實……類似的魔法我有學過，但是是只對好友生效。能看到最後見到的我列表中好友的座標……”

“你修了這樣的魔法啊。”

“啊、呃……嗯。”琳然略微有些尷尬地低下了頭。她沒想到平時沉默寡言的“諒璃”居然會指出自己魔法修習方向的可疑之處。

“琳然……就，我這麼說真的不是針對你。”白夜略有些卡殼，但還是清了清嗓子，確保周圍暫時安全，拉開了又一扇紙門，“這件事情，也就是這一系列的兇殺案……本身是和你一點關係都沒的。你能前來幫助我，甚至能隨著我一路跑到這麼危險的地方來，哪怕知道自己其實很容易在這裡陣亡。我非常、非常感激，我不知道自己除了送你這個鑲嵌魔法之外還能有什麼途徑表達我對你的感謝。但是、但是……這一整個調查的過程，甚至是包括竹取失蹤這件事……我的確記得你和竹取確實先前就認識，但你們二人的關係怎麼看也只是飯友而已。”

“嗯，諒璃桑是這麼看的啊……”琳然的應答聲輕了許多。

“所以，我其實一直都很不解。那個玫紅色短髮的初中女生好像是自己就對這件事情充滿了莫大的好奇，而小鳥游姐姐能來幫我主要也是因為竹取曾經是咖喱烏冬面的成員，算是小鳥游姐姐自家的人。我一直都看不透，是什麼讓琳然你……追隨我們到這裡，一直跟進這場案件，一直走在調查前線的位置。”

“……嗯。”她的聲音，幾乎快要聽不見了。

“我平時……只是不想將我所見的事情說給任何人聽。”白夜說罷，停頓了許久，“但我將一切都看在眼裡。因為……萬一忘記了某個重要的線索或是跡象，我將吃到的會是你們一般正常人想不到的虧。我把你們每個人身上的所有疑點都記在心中。”

“諒璃桑，我……”

“你是……想要解釋嗎。”白夜淡淡地問。她的語氣甚至都不像是在詢問琳然的答案。

“不、我……我不知道該怎麼向你解釋。我原本以為我快在詞音妹妹面前暴露了，但我……我沒做好準備，我沒想到最後點破這些事情的居然、居然是……”

“最人畜無害的黑羽諒璃，是吧。”白夜直接搶話，“我又不是黑羽諒璃。我本身就不是好人，我罪大惡極。”

“你為什麼、……要這麼說？”

“哦。你說，我就這樣眼睜睜地看著自己在TBO新交的朋友最好的閨蜜被人給殺了，結果我最後一點忙都幫不上，連我朋友在哪裡都無從知曉。我沒有臉面對她，這是我的失誤，這是我的錯誤。”

“可又、又不是你謀殺的……等等、你說竹取的閨蜜？！諒璃你、你是指什麼意思？”

“小島八百奇貨屋的店主，小島由亞，竹取最好的閨蜜。被人殺害了。”

“她……她該不會是，NPC？”

白夜沒有說話。琳然心裡咯噔。

琳然大悟，深深地歎氣：“所以，竹取才會……消失的無隱無蹤，把我這種純粹的飯搭子都刪好友了嗎……”

“但總之，琳然……這麼說雖然非常地不禮貌也不友好，但我從來也沒打算做一個禮貌友好的人。我雖然不知道你是出於什麼私心在跟進這場案件；但我，不信任你。”

琳然深深地低下了頭，沒有做半句狡辯，就這樣默認了白夜所說的一切。

“嗯。”

她果然是無法在任何人面前藏住自己的小心思啊。

“我想要把這個水元素的鑲嵌魔法贈予你，並不單單是因為我想要感謝你隨同我到如此危險的迷宮城堡裡來。”白夜再次平淡地解釋道，“我認為你知道為何我會覺得你需要它。”

“……謝謝你，諒璃。”

“不要叫我諒璃，我的名字不是諒璃。”白夜皺緊眉頭，“當然，我也不知道你該叫我什麼。要不……你就繼續叫我諒璃吧。”

就在這一刻，二人頭頂的木質天花板忽然落下幾粒灰塵。白夜聽聞某種類似腳步的奇怪響聲自頭頂傳來，渾身瞬間激靈，以最快速度推著琳然撲向了一旁，自己順勢受身翻滾立起。與此同時，原先二人正上方的天花板刹那被劈散至四分五裂，無數木片石塊伴隨著一團碩大且看著有尖毛的黑影拍落而下，揚起一陣卷積碎屑的灰塵。白夜甩起長弓擊飛一道朝自己射來的尖刺，接著又朝牆跑躲過緊隨而來的一系列穿刺射擊。“跑！！”

琳然聽白夜如此喊道，趕緊抬杖先施放出防禦罩再說別的。白夜雙腳上牆猛踩，整個人仰面飛進了琳然的法罩後方。隨著又是幾道尖刺將琳然面前的法罩捅出大面積的裂紋，二人就這麼面朝前方那從二樓殺下來的未知魔物身邊快步倒退，接著由白夜率先轉身衝刺清道。

先前掛在天花板上安睡的蜘蛛被猛然驚醒，剛要躍下來襲擊白夜便被白夜預判式一根提前準備好的蓄力箭射入軀體，被釘在了天花板上。閃身躲過一道自蜘蛛噴出的紫色毒液的白夜又是趕緊搭箭，向著前方恰巧攔住去路的兩隻不落燈妖放去弧光遷散。一道拖著白光的箭影霎時分為三股，又裂為九道，數道細線接連穿行飛馳，數次打穿了這兩隻浮空紙燈籠的外殼，施放出火元素的自爆。

“糟糕……！”

◇ 「不落油紙 ×3」

◇ 「不落燈芯 ×1」

◇ 「錫安 ×18」

雖然是成功幹掉了。

刹車不及的白夜直接臉接兩坨火球，瞬間沾上了燒傷異常狀態，血量倒是只扣了約18%。琳然此時正聚精會神地邊跑邊對遠處那射刺的黑色魔物施放分析魔法，並未照顧到跑在前頭的白夜。白夜一瞧情形，自系統背包中取出芝士麵包片囫圇吞下，再拿了瓶療愈清露，祛掉了燒傷狀態。飽食度才到93%，還得再吃些東西才行。

自後方倒退撤來的琳然與白夜撞了個背對背，將白夜手中的魚丸串和香菇串（當初和伊一本正經地給自己塞了五根不同口味的關東煮串……）撞得飛出去落在了地上。白夜爬去地上撿起了食物，接著便被琳然使勁扯起，二人跌跌撞撞地躲進了一旁的小房間。

“琳然我記得這裡也是死路吧裡面就一間房間了。”

“前、前頭好像也變成死路了！我記得之前那裡是沒有雕塑的……嗚啊、！”

“它又來了！”

紙門外直射進來幾根黑刺，打在琳然提前召喚的反射水珠上，彈射回房間外的走廊。兩人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走另一道門躲進這盡頭的房間。裡頭的房間結構果然未曾變化，仍是死路。

“這東西……”琳然氣喘吁吁地講道，“它甚至都不是精英怪，就是個巨型蜈蚣……！”

“蜈蚣、像那樣長成一團？”白夜想到那黑影正是巨型蜈蚣蜷縮成球，寒毛都隨之豎起。

“我們怎麼辦？！”

白夜望向距離自己最近的那面牆，指尖上前觸摸。純木。

隨即，她靈機一動：“琳然，你會鍛造嗎？”

“鍛造……？！鍛、鍛造什麼、我的鍛造只有2級……”

“隨便什麼近戰武器，多小都沒問題！！”

這最後一間房間的紙門也如同……紙門，般被那龐然巨物的頭部衝破。

◇ 大百足 - Lv35

但她們二人不會應戰。事實上，這條名為大百足的巨型蜈蚣確實不費吹灰之力地就沖進了房內，卻一頭抵在了琳然事先準備的防護罩上，將法罩撞碎的同時，自己的身軀也跟著回退出去。

琳然就在這短暫的間隙內成功用自己背包中的不明石塊鍛造出了一把“花崗岩短劍”——原來是花崗岩。白夜見琳然所鍛造的武器成型，立即自她手中搶過那把短劍，邊轉過身邊用空閒的另一隻手將琳然使勁扯來，手中短劍的劍刃也在那刹那對準了面前的牆壁。

“准騎劍法·多重疾馳刃。”

幾道灰色的劍影快速接連閃出。白夜與琳然在後方大百足第二次衝撞的千鈞一髮之際衝破被石劍斬碎的木牆，來到了牆後的空間。

“諒……諒璃！？剛剛你那是、……”

“練過別的武器。”白夜回身，將短劍全力飛擲出去，卻是劍脊砸中牆洞後方的大百足。“不好意思，晚點賠給你素材。”

或許是通過某種機制檢測到迷宮地形遭受破壞，四面八方那些不起眼的牆角小框被接連頂破，從中鑽出統共至少十隻長著兩對細長尖腳的黑煤球狀怪物，一半湧上牆壁的裂口，躍上意圖穿過牆洞來到這一側的大百足開始一通嘶吼，另一半則沖向了距離更近的琳然。

◇ 付喪煤塊 - Lv21

“噫……！！”琳然瞧見這些比拳頭還大的無臉黑球帶著這麼多根腳跑了過來，直接汗毛倒豎，整個人凍結在原地。

白夜舉起長弓，幾箭射出都未能命中，喊了聲“往我這跑！”，搶到琳然面前將一隻煤球怪一腳踢飛。琳然反應過來，頭也不回地轉身就逃，那速度可比先前從大百足那兒撤退要快上不少。

大百足幾口便用尖牙咬碎兩隻煤塊，散出兩團黑煙，這下看來它短時間內是顧不著兩人了。連弓都沒來得及背上的白夜剛想要跟著琳然一起撤離，餘光瞥見煤塊朝自己的後背躍來，趕忙朝前面的地面跪去，跟著貼地滾動幾圈，而後起身欲跑。但還只是邁出了左腿，右腳後跟就被煤塊咬中。“呃嗚……！！”鑽心的劇痛。這麼痛是怎麼回事？TBO不該是只有1/4的痛覺才對嗎？！

她馬上自後背的箭袋拔出一根箭，俯身對著那煤塊便插了上去，這小巧漆黑的惡魔卻紋絲不動。白夜朝旁橫跳躲開另一隻煤球的跳躍撕咬，眼見右腳這只仍舊依依不捨地緊抓著她的腳腕，著急地拔出插在它身上的箭矢，再次朝它刺了好幾下。這東西的血條……甚至都沒能掉下一半。

只能先帶著這傢伙跑了。

自琳然那邊飛來了一道算不上寬粗的水柱，沖跑了白夜後方的一大堆煤塊怪物。白夜強忍右腳傳來的猛毒般劇痛，帶球疾跑向遠處等待自己的琳然。跟著琳然法杖附上水元素魔傷對著白夜腳上的煤塊猛砸一下，這才將它給徹底擊碎成一縷黑煙。

白夜猜到琳然嘴中念叨的是恢復魔法的咒文，立刻制止道：“先跑再治療！”

“好、！”

白夜與琳然一前一後地在走廊狂奔。雖然在TBO中受到的皮肉傷會很快痊癒（角色身體的受傷程度與角色自身的生命值無關），右腳仍舊傳來了不小的疼痛感。“那個、琳然，我好像中毒了。”說出這句話的同時，白夜也瞥見了自己視界左上角，位於生命值旁的那個中毒異常狀態圖示。

“啊、好的。”琳然將這直接視為了需要魔法治療的請求，雙手抓著法杖左右張望幾下，將身旁一道翠綠色的拉門半開些許，確認裡頭安全後便擺手示意白夜過來，自己先行鑽入房間內。

兩邊的長桌與各自桌面上擺著的花瓶中插著許多像是人造物體般豔麗的鮮花。白夜拖著右腿直接挑了左邊的桌子一屁股坐下。

琳然朝著白夜舉杖，輕念：“嗯……請稍等。”

伴著琳然念出了似乎是有四段的咒文，白夜的右腳跟處被柔和的，好似散發著晶片的青白色光芒所覆蓋，不一會兒便沒再疼痛。“謝謝你，琳然……幫大忙了。”

“嗯……沒事。”對此，琳然只是淺淺地笑了一笑，“那個、怪物可能還會發現我們。要先往遠一些的地方轉移嗎？”

這間房間並不與其他的隔間相連，唯一的出口便是方才的走廊。留在這裡對她們沒有什麼絕對的好處，除非……

白夜打開了小地圖。雖然在迷宮區域中，她只能瞧見自己方才在5分鐘內走過的路線，但這裡……綠色的拉門、寬敞的空間、三面掛著字帖的牆壁……從小地圖內，她也確信自己與琳然恰好遇見了“安全房間”。

“沒事，我們在安全屋內了。這裡絕不會有魔物的。”

“啊、”琳然的視線有那麼幾秒鐘並未聚焦在任何實物上，想必她也是打開了系統小地圖，“哦哦，確實是這樣的……！”

“所以、……”白夜深呼吸一番，“我該問清楚了吧，琳然。我覺得或許這是最好的時機。”

琳然沒有發出任何聲音，她的臉龐甚至都未閃過些許的疑惑。想必，她和白夜一樣……對方才二人之間的那段對話“耿耿於懷”吧。

“我可以聽聽嗎？琳然，有關你究竟為何要幫助我們調查這場案件。”

“真的……非說不可嗎？”

琳然的語氣，無助中透著悲傷。

不再緊繃，不再惶恐，更多的卻是一種好似面對註定的壞結局般的釋然。

“嗯，畢竟已經和我走到了這裡了吧？”白夜略低下頭，“假設我們在這遊戲中只能死亡一次，那我們已經該是同生共死的莫逆之交了。雖然……我也知道我們兩個人之間的關係可以說是過路人聊了兩句因此碰巧相識了而已。但……至少，我想聽聽看。”

半晌的沉默。

“不是作為質問……如果琳然你真的不想說，我可以接受。我會不再去問。”反正，好奇心從來就不是什麼好東西。白夜對這條虛假的道理可謂深信不疑。

“沒事。我……可以說。”帶著些許堅定，琳然的嗓音提高些許。

就算已經猜到自己的說辭說不定能動搖始終不願開口的琳然，但在她終於決定坦白的那一刻，白夜還是略有些驚訝：“……沒有關係嗎？”

恐怕，更多的是這種“好奇心居然能夠被滿足”的落差感。心中存在疑惑——疑惑能夠被解開，這種體驗白夜沒有經歷過多少次，自然也不會嫌多。

“是呀……諒璃桑。沒有關係，本來就該是沒有任何關係的。只要你願意聽我的胡言亂語……我願意告訴你事實。”琳然手中與地面垂直的高大法杖，逐漸朝著前方傾去，被琳然那冷汗所沾濕的右手所緊握，軟綿綿地懸在了半空，“你可以答應我嗎？不將這件事告訴任何人。除了……神來社詞音。她好像早就已經發現我另有所圖了，也算是我對她捨身救下我的感謝。答應我，諒璃桑，至少在這場案件的真相——在我們都無比在意的那個真相水落石出前……別告訴其他人。”

“嗯，我答應你。我也沒有任何人可以說，甚至包括神來社。”白夜投射於琳然側顏的視線，事實上也並不炙熱。她也只是想要知曉這背後的那條答案而已，“你和神來社的事情，你們自己解決，不要找我。”

“……”琳然仍舊用身子的一側面對正坐在長桌桌面上的白夜，“你應該有猜出來吧，我其實出生在非常富裕的家庭。我……不被家裡允許做許多的事情，我的童年幾乎也都是在父母的嚴厲教誨與嚴格管控下度過的。我從小就看到自己身邊的同齡人興高采烈地談論流行文化，她們日夜追的新番新居、愛不釋手玩的手機遊戲、寧可付天價購買火車飛機票也要去粉的韓國舞團……我都不理解，我完全不理解她們的世界。

“我這麼說的話，很奇怪吧？我居然從來都沒有嘗試過對她們而言可稱習以為常的每日活動。你是不是甚至都很困惑，那我每天都在做什麼？所以……我對此產生了一股極其強烈的執著。我喜歡……我癡迷於，‘窺視’她們所懷抱的內心思緒，我喜歡去猜測她們做那些事情的理由，我近乎癲狂地去觀察她們因為享受自己所做的興趣愛好而展現出的那興奮、激動、快樂的模樣。我……發現，就算我能支配的零花錢比我所在的貴族學校的任何同班同學都要多，名牌衣物、貴重首飾、最好的筆記本與最高品質的水筆、鉛筆，我居然……我居然產生了‘羡慕’的情感，我羡慕她們就算不通過揮霍錢財也能收穫貨真價實的快樂，我……開始嫉妒她們所有人，我想要學習她們所做的事，我想要竭盡全力地嘗試成為這些明明我從來都是認為低我一等的人……

“註冊TBO然後獲得公測名額這種事根本就是在我預料之外的，就算沒能獲得名額，像NeuralLinker這種便宜的設備我甚至可以給我的全班同學人手買一套。但……我學著班中對網路遊戲有所追求的男生，跟他們一樣註冊了《月星-Online-》這個我之前都不知道是什麼的遊戲。你知道為什麼我的等級才只有9級嗎？不光是因為我身為輔助升級很慢……實際上，公測第一天我就得知自己獲得了名額。我花了整整三天時間去別的MMORPG學習各種遊玩技巧，我發現自己什麼作戰方式都無法掌握，所以我開始嘗試幫助那些能夠作戰、比我更強大的玩家。這樣……我也好更多地瞭解他們在遊玩時都會做些什麼、意圖得到些什麼。我因此成為了軟輔玩家。直到我認為自己有最基礎的輔助技巧，能夠對團隊派上用場後，我才初次進入了TBO。那已經是公測第三天的深夜了，我在那之前的72小時內，為了快速升級到能夠參與那些遊戲公會副本團戰的程度並積累實戰經驗，連6小時都沒睡滿。沒錯，在這之前……我幾乎是不會玩電子遊戲的。

“我……其實也會窺視其他玩家的背包內容物。你知道嗎？TBO內的玩家是可以學習魔法隱藏自己的真實元素屬性與等級的；我甚至學習了針對性的魔法，看破對方與此相關的真實資訊。我……諒璃你應該知道我為什麼會這麼做，純粹是因為過剩的好奇心，純粹是因為嫉妒她們……想要知曉有關她們的一切隱私與秘密，想要試著讓自己盡可能成為與她們相似的存在。那天我在藥水店瞧見了受傷的NPC，我的第一反應是立即對她使用了背包窺視魔法。在魔法的光效照亮那片陰影後……我才發現，那個NPC已經死了。所以、我才尖叫起來，意識到自己可能會被誤認為兇手，就在你們進屋之前朝著櫃檯丟出了竊聽魔法。那個竊聽魔法能夠維持12小時……我在那之後，便找理由逃出了房間，並跟著你的閨蜜勿棲離開了現場。

“後來，那位姓方的玩家在調查過程中發現了我的竊聽魔法與背包窺視魔法所留下的痕跡。她用不了多久就會開始懷疑我，因為在場的水元素玩家除了我就只剩下絕對清白的那個月見花綾欒。我很想儘早查明這件案件的真相，因為我無法向她們坦白我學了這麼多偷窺隱私用的魔法的事實……就算我說了理由，她們也不會理解我。她們絕對不會。我只有儘快調查出這件殺人案的真相，才能……才能為我自己正名。所以……我才選擇幫助你們調查。”

寂靜的房間內，二人久久不語。

“抱歉，琳然，我好像聽了什麼不該聽的事情。”白夜撇過頭去，不敢看向琳然，“我希望你不會因為這件事討厭我……”

“啊、嗯……沒事。我不會。畢竟……我是第一次，跟別人提起我心中的這些秘密。好像……”琳然的嘴角，微微地上揚，“終於將這些都說給另一個人聽的感覺，也挺好的呢……”

——我終於不再是那個躲在陰影中偷雞摸狗，不敢面對自己的懦弱之人了。

“謝謝你能將這些告訴我。你、嗯呃……”

“我知道你不信任我，諒璃。但……我信任你。我其實對你們之間的所有人都有警戒心，我認為你們之間的任何人都遲早會懷疑到我的頭上……但、我唯獨知道諒璃你，絕對不會背刺我。我不知道為什麼自己會這麼想，但……”琳然深歎一口氣，“或許我在見證你這樣拼命地想要找到竹取時，我就徹底信任你了吧。是不是很沒有原則很沒有戒備心啊？我這個人。”

“你居然這麼信任我。……”想到自己甚至都未能向琳然坦白自己的真實姓名，白夜略感到一絲羞愧。

但……也許琳然只是在演戲吧。雖然不知道她在坦白這些後還有什麼必要裝模作樣，但白夜沒有那麼容易對另一個人放下戒備心——是的，與這個琳然不一樣。

在這之前……自己，還要繼續嘗試瞭解對方的“真實”。既然自己已然身處這由妄想所構成的世界，那麼解決這種問題的途徑也自然明朗。

與初來月星世界那時一樣，她再次做出了相同決定。

那便是：去“試著”信任琳然。

“琳然……要、繼續探索迷宮嗎？”白夜的屁股離開桌面，緩緩朝琳然走去，“我們……我們兩個一起。”

“好啊，我們兩個一起。”琳然的臉終於轉向了身旁的白夜。她那抹微笑的上方，兩行眼淚涓涓流淌。

白夜的眼神一晃。活在惡意與悔恨中的她自然難以理解為何琳然會哭泣，但她終究還是被衝破了防線。

“那個，琳然……對就是，我剛剛也有告訴你的。嗯……我的真實姓名，其實——”

她們在簡單的整頓後離開了安全屋。

不知是在這半個小時內又兜了多少圈子，潛行了多少條走廊，在驚動又一批魔物後，她們再次挑了個支道拔腿就溜。

逃跑過程中，琳然似乎察覺到面前的空氣流動方向有變，隨即指了一個方向讓白夜同自己朝那兒跑。

爾後，兩人順著前方那似乎有微風吹來的轉角飛速跑去，在幾個拐彎後沖入了面前那道蒼白的薄光。瞬間，涼爽且濕潤的新鮮空氣湧上白夜的面龐，稍稍化解了在城中不斷潛行周轉所造成的緊張與壓迫。

所以這裡是……室外。

但，這裡的霧似乎要比進入迷宮前所見的要淡上許多。

琳然在白夜後方踏出這扇敞開的小門，雙手撐著膝蓋氣喘吁吁地問道：“是、是戶外，我們難道不小心跑出來了？”

“不，我感覺這兒應該還是迷宮的內部……這裡，是城堡的中庭嗎？”白夜試探性地朝前走去幾步，望向四面的城堡高牆。這邊見不到魔物的蹤影。

——唯獨庭園的中間聳立著一棵巨大且色澤妖豔的櫻花樹。

在白夜的目光定格在那棵櫻樹上時，她也在同一刻知曉了那櫻樹實為何物。

“我們……琳然？”白夜壓低了嗓音。

“諒、白夜桑、怎麼了嗎？”？

“這是迷宮Boss，我們不小心跑到Boss決戰場地來了。”

琳然聽後瞬間大驚失色：“啊？！這麼輕而易舉地就……啊？怎麼可能，我們現在已經在Boss房間了？”

“似乎是這樣沒錯……”白夜抓住這一機會多深呼吸了幾口微涼的空氣，擺手道，“我覺得我們還是回室內比較安全一點。我不知道這東西會不會突然攻擊我們，射程又是多遠。”她指的顯然是那棵詭譎的櫻樹。

與其對視之時，她瞧見了“伊賦夜妖櫻 - LV40”的字樣。與其它魔物完全不同，這次的魔物資訊直接懸浮固定在了白夜視野的正上方。她料想，既然出現了如此見所未見的名稱展示方式，那便預示著面前的大櫻花不是什麼簡單的精英怪而已。

這樣的存在，必然會是迷宮Boss。

“奇怪，我明明記得薙峯霞林的迷宮最終Boss是一個人。”在白夜意圖回到門內時，琳然如此小聲嘀咕道。

白夜的腳步停滯原地。她也依稀記得勿棲曾告訴自己，鎮守這座日本古城堡的是被稱作“劍聖”的人形魔物。可惜就連勿棲都沒能記住那Boss的全名。

——所以，二人身後那櫻花樹又到底是棵什麼東西？

“因為我有聽說一則謠言，說是擊殺了劍聖就可以掉落什麼有關看破其他玩家某種隱私資料的魔法，還恰巧是哪個我尚且沒學會的種類。……抱歉，真的、我簡直噁心到不可理喻吧。你看，我關注的都是些這種東西……。”

白夜搖了搖頭，立即回復琳然道：“我不這麼認為，我知道你也有自己的苦衷。我不會覺得擁有這種渴望是什麼糟糕的事情，更別說到了噁心的程度。這世界上，沒什麼人是真正的君子。”

“嗯……謝謝你能這麼說，白夜。”琳然咽了口口水，繼續講道，“總之……嗯、我是聽到了這樣的情報，所以才會對劍聖這個Boss的外貌有些印象。他們特地有在那時提到劍聖是人形魔物，非常人形的人形魔物，就像是NPC一樣。”

“宛若NPC的樣貌啊……”她思考數秒，“那怎麼想對方也不可能是一棵樹了，這東西所以只是個精英怪中的精英怪嗎……”

不不，這不是自己應當在意的細節。就算對此擁有那麼一絲的好奇心，白夜也知曉自己不該將其付諸行動。因此，在片刻的遲疑後，她又接道：“還是先進去吧，我們本來就不是到這裡找什麼Boss的。”——她嘴中重複著這項提議，率先回到了城堡室內。

琳然則緊隨白夜身後。

而正是由於從原路返回時產生了視角方向的轉變：順著來時的反方向遠望而去，盡頭的牆壁留著一道顯然是經由人為破壞造成的痕跡。白夜皺眉，似是迫切地想要確認何物般向那裡小跑而去，但牆體上的那數道裂縫卻在她抵達前便自我修復成了完好如初的模樣。

“白夜桑是發現什麼了嗎？”

“嗯。”隨著琳然跟來，白夜指向前方整潔的木牆說道，“剛剛這裡有被破壞的痕跡。絕對是人為的，我懷疑是玩家。”

“那這意思就是……”

白夜詢問：“琳然知道這座迷宮被破壞的牆體要多久才會自我修復完畢嗎？”

琳然搖了搖頭：“這個是我的知識盲區了……但應該會在10分鐘左右吧。”

“總之不會超過半小時吧。”白夜猜測到，一邊自顧自地朝著來時的方向邁步走去，“事實上，要驗證這種問題也有個更簡單的途徑……”

“嗯嗯？”

琳然跟隨著白夜前行，兩人在拐過數個轉角後，便來到了一處兩邊展示著掛畫的房間。而在房間的中央，儼然是一個只有白夜半身高的小洞。

“看來迷宮區域的地形……自我修復速度確實很快。”白夜輕輕地閉起眼，向琳然說道，“我覺得我們正在找的人……會自己出現。所以只要等在這裡就好了。”

無窗的臥室，四面木牆上掛著大小各異的卷軸。房間另一側孤單的長桌桌面如同被洗滌一空般整潔，僅擺著一盆略有些枯萎的插花。

並非薙峯霞城的隔間。伴隨著久久回蕩於腦內的震盪感，二階堂才新自地鋪半坐起身。

“啊……真痛。這個人，出手完全不留情面呢。”

沒錯，自己在與小鳥遊清紫的對戰中耗盡生命死亡，並於最後記錄的重生點復活了。這裡是公會“津風禮社”的內廳側房，才新自己的臥室。

同時也是公會三合院中最神秘的，罕有成員試圖踏入的房間。

敲門聲恰好在此刻響起。四下急促的清脆敲擊，跟著兩記緩慢的叩聲。

“進來吧，綾欒。”這是才新告知綾欒的敲門暗號——雖然說，這種音量的暗號也很容易被其他人聽見，但才新料想其他的公會成員也不會試圖挑戰自己的權威。

隨著原木所制的門扇被綾欒緩緩拉開，才新也從床鋪上起身，在那張空空的長桌旁席地正坐。

[chapter:- 月見花 綾欒 –]

“是有什麼事要彙報嗎？”

“我基本已經確認了嫌疑最大的玩家。”綾欒說罷，並未急著繼續說下去，僅是慢慢走到了長桌的另一側，就那樣直立著，低頭凝視起始終未曾抬頭的才新，這才再次開口，“會長，我已經敲了三十五次門，你全都保持沉默。這是第三十六次。”

“嗯，我方才在冥想，最近需要我照顧到的事務比較多。”才新面不改色地撒謊道。

“我調查到有一所名為凶染Rhyme的塞壬區域公會意圖竊取連鎖核心，他們的嫌疑很重。而且，我得知他們在竹內町有內應。”

才新的表情並無波動。她表現出消化新情報時該有的模樣。

“會長，對此你真的什麼都不知情嗎？”

“那是自然。所以我才會派你進行調查，這件事情一直在被韻箋才淺壓下熱度，我有充足的理由懷疑是他們的人做出的行當。而且你也清楚，連鎖核心原本的買家便是韻箋才淺的管理層人員。你難道就肯定東西不在他們手上嗎？”

“……”

“不過你提到的那個什麼凶染公會也很有意思，你是說……有其他區域的勢力瞅上了屬於我們區域的蛋糕？那確實也存在不小的可能性，但目前綾欒你掌握了多少訊息？這條情報可信度高嗎？”

“會長，我從來都沒告訴過你連鎖核心的原買家是韻箋才淺的人。”

“哦，因為這非常顯然吧。”才新直接解釋道，“有能力搜尋到有關連鎖核心下落的情報，甚至支付金錢進行購買的人，十有八九來自韻箋才淺。”

“這太牽強了，會長。”綾欒搖了搖頭，“那我也可以用同樣的方式去懷疑一大票玩家。”

“所以我們才需要盡可能收集更多指明真凶的情報，你要知道如果真的是韻箋才淺的人殺了那藥水店的老闆娘，然後又試圖制止這樁殺人案的傳播，這會對她們的威望造成何種程度的衝擊。”

“會長，我對你計畫對那群中國人做的事沒興趣。我只想知道，華懷周遊道被精英魔物闖入究竟是怎麼回事？我去詢問了在那裡被襲擊的玩家，那所謂的精英魔物來自飛鳥泉。最令我震驚的是，那魔物的身上還存在被符劄切割所留下的段痕。我所認識的使用符劄進行戰鬥，且有能力驅趕精英魔物的玩家，只有會長你一人。”

“世界之大，無奇不有，綾欒。我也不是第一個使用符劄戰鬥的玩家，你很清楚這一點吧？而且我這兩天根本就沒有去過華懷周遊道，更沒有能力定向驅趕任何精英魔物。我並沒有豐富的PVE作戰經驗。”

綾欒深深低下頭，雙拳緊攥。她的身體開始劇烈地顫抖。

她的認知被動搖了。

她的良知被動搖了。

她，無法面對眼前明擺的真相。

“……不、不可能，我不接受。我從來都、甚至……不想朝那種方向去思考。但是你、你平時從來都不會向我解釋那麼多的。到底、你到底瞞著我什麼，會長？”

明明才新至今對綾欒所言的皆是些虛偽至極的言論，甚至是生怕綾欒看不出她在撒謊。

這根本就是情緒勒索，才新一直都在試圖讓綾欒接受自己在被深度利用的境況。這……明明自己從來都能猜到她究竟意圖做些什麼，但……自己、自己為什麼會被她利用至今？

綾欒皺緊眉頭，追問道：“會長，你告訴我實話吧。你方才到底在哪裡？你並不在房內吧。你是通過復活回到這裡的嗎？”

才新並未回復，淡淡地說道：“我自有自己的事情要處理，這些本來就不在你該關心的範圍之內。綾欒，你只要做好我吩咐給你的任務即可。目前你都做得很好。”

“是的，我真的很需要你的鼓勵，尊敬的會長。”綾欒冷言冷語地回應。

“那麼如果沒有什麼事的話，綾欒你該離開我的臥室了。”

綾欒的表情似乎是因那些微的訝異而顫動了一瞬。隨即，她假笑著點了下頭，一向都不存在光澤的目光又有些許渙散。

“我沒有什麼事了。遵命，二階堂才新。”

才新終於抬起了頭，但就算如此——她們二人的目光也再未碰撞。

“感謝你至今為止對我的照顧與賞識，與您的合作非常愉快。”綾欒義無反顧地轉過身，朝著臥室門口的方向走去。在離開房門的那一瞬，她駐足原地，平淡地告知才新：“我會退出津風禮社。”

“你真的要退出嗎？”才新近乎是立即問道，“你知道你這樣衝動的決定意味著什麼嗎？我不會生氣，但我希望你仔細思考一下自己是在試圖做什麼。”

綾欒遲疑了。僅此，她便遲疑了。

但……緊閉起眼的那一刹那，莎娜的屍體再度閃現於她的腦海。

她，絕對不會忘記是誰協助製造了這一系列的悲劇。

自己為的是不被任何人所利用。

就算自己註定會被人利用……

至少，要選擇自己認為正確的道路。

現在的自己，並未走向任何程度的正義。

因此……她再度明確了自己前進的道路。

“我比誰都更清楚我自己在想什麼。我的意志任何人都無法掌控，就算是你也一樣。”

“哪怕，我能幫助你找到正確的道路？綾欒，就算是換做其他人，他們最終也只會利用你，但只有我知曉僅屬於你的優勢，你可以為我所利用，我會讓你成為竹內町秩序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件。”

“可笑至極，你還能將我引領至正確的道路？正確的道路是什麼道路？”綾欒憤怒地轉身反駁道：“我實話告訴你，你給不了我想要的，我從來都沒想要摻和任何玩家政治。不要自詡善人了，不管是你也好、韻箋才淺的管理層也好，你們這群人讓我感到噁心。”

“所以……你確定自己要離開津風禮社。”

“我不想重複我已經說過的話。”綾欒的目光，此刻並無溫度。

“真是沒辦法呢……”才新歎了一口氣，緩慢地站起身，面向綾欒，“可我不會允許你離開我。你是我至關重要的棋子，我希望你能明白這點。我無法接受你的離開，我需要你，而且我只需要你一人。我希望你明白這對我、這對你意味著什麼。”

“我當然知道。……”

綾欒緊咬自己的下唇，直到鮮血自牙縫中湧出，直到自己的牙齒深深嵌入自己的嘴唇，將唇肉整塊咬下。隨即，自己的肉體在程式的説明下恢復至完好無缺的狀態。

劇烈的刺痛，能讓她的神志無比清醒。她甚至希望自己對疼痛的感知能夠更加清晰，更加高效。

“……但對不起，我寧可自己什麼都不曾知曉。我不會追究你在這場殺人案中所背負的責任，但我也不會原諒你。我選擇切斷與你之間的關係。才新，再見。”

“那這是我最後的嘗試了。或者說——月見花綾欒，如果你試圖離開津風禮社……”才新淡淡地微笑著，面向綾欒敞開了雙臂，“親手擊敗我。然後，我會許可你離開這所公會。”

那一刻，綾欒的視線兇猛顫動，起初不敢直視才新的目光……最終還是定格於才新的胸口。

簡直像是她要試圖擁抱自己一般。

簡直像是……自己略有一絲的猶豫，都會放棄心中的正義，心甘情願地重新撲至她的懷中。

像曾經一樣，被她繼續利用下去——成為才新的棋子，成為才新手中的王牌。

隨即，她抬起了手中那柄通體漆黑的火繩槍，上膛、點火，乾淨俐落地一槍射穿了二階堂才新的心臟。

“我幹什麼需要你的許可？這槍只是為了讓你明白一件殘酷的事實：沒有了我，你什麼都不是。”

綾欒將手中的火繩槍隨手拋向了房間內，轉身離去。

在這月星世界，她從未感到如此輕鬆。

[chapter:- 7af9.53d6.6708. -]

黑暗。純粹之黑。眼前顯現的是那道被灰色所掩罩的模糊光芒，我卻仍只是感受到徹底的漆黑。

身體劇烈疼痛……方才受重傷之處痛徹心扉。此刻，我已不再像先前那樣去撫摸自己的傷口，那裡此刻必定安然無恙。

我早已習慣。我默默地望向早先耗盡能量，此時已經累積起充能點的五枚重生錨。若是錨點無法自然充能……我便算是在這次用完了所有的重生機會。

我絕不可能失敗。已經死去十四次的我絕不會失敗——明明，是這麼認為的。

已經戰鬥了15回，死去了15回。再這樣下去……無論再重複多少次都是沒用的，無論如何都是趕不上的。

那個著名傳聞……只要擊敗“劍聖”禦天真正伊賦夜守，即可獲取能夠覺醒“看破血罪”鑲嵌魔法的特殊掉落物……

只要利用這個魔法，我就能窺見任何玩家此生殺死過的全部人類，這包括其他玩家與所有的NPC。

我朝前再次行進。就算知曉毫無勝算，我依然前行，朝著“劍聖”所在的方位前行。

迷宮中的魔物阻止不了我。

迷宮的地形限制阻止不了我。

在親手殺死“劍聖”後，我便有機會……驗證、那則謠言的真假。

只要……獲得這個掉落物……

……但是，我快來不及了。

這樣下去的話，真凶會在我成功擊敗劍聖之前逃之夭夭。

我沒有時間。我有無限次的重生機會，但我為由亞報仇的時間……快要消耗殆盡了。

我繼續朝前走著。一步、一步。

真是可笑，明明擁有了一百四十四倍的生命，我卻仍被時間的流逝所毀滅。

這便是我的命運吧。

我繼續朝前走著。一步、一步。

始終……活在時間的漩渦之中，被黑暗所吞噬殆盡。

我無法改變由亞的命運。我甚至無法改變我自己的命運。

我繼續朝前走著。一步、一步。

前進的意義……

又為何？

我……終於感受到了絕望。

就算謠言是真的，我覺醒了“血罪看破”，那又能造成任何實質性的改變嗎？

由亞已經死了。她無法複生。

我明明是知道的。

我從來都是知道的。

我繼續朝前走著。一步、一步。

木已成舟。我所做的一切……就算是現在嘗試要做的一切，都是毫無意義的行為。

是啊……毫無意義。

由亞的生命，失去了全部的意義。

因此，我的生命也失去了全部的意義。

我繼續朝前走著。一步、一步。

毫無意義。

……誰都幫不了我了吧。

但我不會因此怨恨任何人。

因為我，從來都沒能幫上他們。從來都沒能做到。

“竹取月。”

我的腳步，停駐於此。

抬頭，面前——那熟悉的存在，正嚴肅而擔憂地注視著我。

“竹取，你……還好吧。終於又見到你了，我以為……我真的以為你再也不會出現了，你知道我多擔心你嗎？”

是……黑羽諒璃。

站在她身後，面容少了一絲擔憂、多了一些焦急的，則是先前有在公會的食堂與我打過數次照面的玖琳然。

為什麼，要在這時候出現？

為什麼乾脆不要出現？

為什麼……你們不早點出現？

現在，已經來不及了，已經快徹底來不及了啊。

我……已經，走不了任何的回頭路了。

“你們……”

“竹取，這裡太危險了，迷宮區域不是我們該來的地方。”神色憂慮的諒璃，向我緩緩地走來，“你聽我一次，我們先回去，跟我們一起回竹內町……好嗎？”

我不想聽任何的安慰與勸誡。我知道我在做什麼。

“諒璃，……”因此，我搖頭拒絕，“不，我並不屬於那裡。我……不屬於任何場所，任何城鎮。我……不屬於這個世界。所以——讓我過去，我要去殺了它，殺了劍聖。”

實際上……我承認，我並不知道我在做什麼。

“你在開玩笑……你明明沒有半點勝算，你知道迷宮Boss是什麼樣的存在吧——你不要把視線轉移開，你好好聽我說啊竹取！”白夜心急如焚地想要上前搭住我的雙肩。我向後退去，與她保持了距離。

“我……已經快要打敗了。”我向她們撒了謊，“只要擊敗劍聖……親手殺了劍聖，我便可以看破任何玩家的殺戮之罪。我便……”

“原來如此，原來你是為了那種東西。看見玩家曾殺的其他玩家與NPC的資訊——竹取、你……是認真的嗎？”琳然質問我道，“我也聽說了‘看破血罪’的事情，但那甚至只是個謠言，根本沒有人證實過它的真實性，你就如此拼了命地去挑戰這個就算我們幾個合力都無法擊敗的頭目？我問你，假如你花費了那麼那麼多的時間，最後這個鑲嵌魔法根本就沒有出現，又或者說它的掉落物掉率非常低，低到就算擊敗了劍聖三次五次都沒能出現，那你要怎麼辦？這不是比通過正常手段調查真凶身份更加不靠譜嗎？！”

我不想聽她說的話。

我知道她的意思是什麼。我聽信的是一則純粹的謠言，那萬一謠言純粹是被編造出來的怎麼辦？萬一謠言是保真的，可那個鑲嵌魔法掉率並非百分百怎麼辦？無非就是在議論這些吧。

“因為我……已經無計可施了。我不知道該做什麼。我什麼都做不到，我從來都改變不了任何事。”

我無法幫助她們調查什麼殺人案。

我已經失去了我唯一想要珍惜的人，這便是冰冷的事實。

為此……再也沒有必要去走尋常的道路。

反正，無論怎麼走都一樣。

我什麼都做不到。

“諒璃，請……讓我過去。如果你們不願意幫助我……至少讓我過去。”我最後一次請求道，“我一個人去殺死劍聖。”

“竹取，雖然我自己並沒有體會過……但、每一次在TBO中的死亡，都會是真實的死亡體驗吧。你其實……已經痛苦到無法承受了吧。”

唯獨這句話——唯獨諒璃所說的這句話，清晰可辨。

抑或是說……在這無盡的麻木之下，僅有一次又一次真實的死亡感，才能不斷證實自己依然像個擁有肉體的幽靈般活著吧。

我活著。

在那現實世界之中。

同樣在這月星世界之中，我活著。

我無法承受死亡的痛苦，固然為實。

但我卻……已經死了多少次？10次？12次？

我居然……連這都記不清了。

而且無論怎麼死亡，我都會活下去。可無論怎麼活下去，我都會再度迎來死亡。

此即我在這世界的生命輪回。所有玩家都會經歷這些……只不過，我選擇了最快捷的死亡方式。

我正試圖走向的僅僅是一條自殺式的，必死無疑的道路。我無數次被推回原點，為什麼我還要無數次再度出發？

……無論怎麼死亡，我都會輪回轉生啊。

我這樣的廢物，居然……能夠重生啊。

為什麼，由亞明明是如此完美的女孩，她的靈魂是那樣純淨，是那樣善良……

為什麼偏偏由亞無法重生？

為什麼……重生的永遠都是我？

我永遠都不想再重生了。

我……不想再繼續苟延殘喘了。我不想再度輪回。

因為這屎一樣的現實永遠都會迴圈歸返。

為此，我只有逃避現實——了嗎。我已無數次再度出發。我已經……

我已經……

死亡，對我而言……也不算是太糟糕的選項啊。

但那也是在我替由亞報仇雪恨之後。

我……抬起了“螢火”。

——為此，我會殺死所有阻攔在我前進路線上的存在。

不論是玩家。

還是其他的NPC。

只要我能為由亞報仇。

只要我能為由亞報仇。只要我能為由亞報仇。只要我能為由亞報仇。只要我能為由亞報仇。只要我能為由亞報仇。只要我能為由亞報仇。只要我能為由亞報仇。只要我能為由亞報仇。只要我能為由亞報仇。只要我能為由亞報仇。只要我能為由亞報仇。只要我能為由亞報仇。只要我能為由亞報仇。只要我能為由亞報仇。只要我能為由亞報仇。只要我能為由亞報仇。只要我能為由亞報仇。只要我能為由亞報仇。只要我能為由亞報仇。只要我能為由亞報仇。只要我能為由亞報仇。只要我能為由亞報仇。只要我能為由亞報仇。只要我能為由亞報仇。只要我能為由亞報仇。只要我能為由亞報仇。只要我能為由亞報仇。只要我能為由亞報仇。

只要我能為由亞報仇。

我會殺死所有阻攔在我前進路線上的存在。

不論是玩家。

還是其他的NPC。

[chapter:- 向瀨 白夜 –]

白夜從來都不認為人類之間的言語交流是多麼有價值的行為，自己不信任任何人所說的任何話。她料想此時的竹取也會抱有相似的心態。

所以在琳然意識到竹取的進攻意圖，想要撲過去推開白夜時——白夜卻已經先一步斜身進行躲閃。熾熱的魔法箭從自己的臂下馳過，幸好未能成功命中。

肩膀快要撞到牆面前，白夜右腳踩在牆根，一個後掏便取出長弓，迅速搭箭對準竹取。

她本來是可以完美命中竹取要害的。

……但她遲疑了。

就在半秒後，竹取立即抬起魔法弓，對準白夜連射四箭。白夜甩手用弓身抵擋一箭，接著朝旁躲閃，卻沒料到自己的腳前正有一顆煙霧彈徐徐滾來……

白夜緊皺眉頭，身體觸電般彈向後方。也就是與此同時，嗆人的濃厚煙霧在瞬間噴炸而出，灌滿了走廊的一段。未等白夜後退幾步，五道魔法箭便橫向排列先後高速襲來。

她以最快速度回過身，將同在射程內的玖琳然一把按倒在地，後背卻被魔法箭打中。炙熱的灼燒感仿佛撕裂般湧上她的脊椎——她咬緊了牙，疼痛轉瞬即逝。

意識到白夜吃傷的琳然仰躺在地上直接吟唱了恢復魔法。可惜白夜並沒空去在意自己的生命值是如何變動的：竹取的下一波攻勢已然襲來，無數細小的短矢自煙霧中狂湧而出。她知曉這下自己根本沒有躲閃的餘地，與其加大受傷面積還不如杵在原地，便直接冒著箭雨向煙霧中盲射幾箭。她並不清楚自己有沒有命中竹取。

她最好自己沒有命中竹取。

哪怕……現在的竹取似乎不會收手了。細箭擊中白夜的瞬間並未帶來多少疼痛感，但她卻在自己的狀態列中讀出了“魔法防禦降低：-15%”這條不詳的信息。

“竹取，！我不管你現在有沒有在聽，我不想以任何程度傷害你！”短暫的博弈後，她沖著煙霧的那頭喊道。

短暫的沉默。

就在琳然第二次吟唱完恢復術的同一刻，煙霧中沖出一道黑影，未等白夜反應便持匕首連揮數刀。白夜只感到抬起遮擋的手臂刺痛數次，被這突然的近身攻擊逼得連連後退。她在勉強穩住搖晃的步伐後抽出爆裂箭矢便朝面前目光兇狠的竹取插去，揮舞的手腕卻被竹取淩空抓住。隨後，竹取將另一隻手的匕首飛擲向琳然，直接精准地將刀尖紮入了琳然的左眼。琳然只瞧見了似乎來源於自己的鮮血瞬間噴射狀飛濺，伴著席捲左半邊視野那片純粹漆黑一同來臨的則是洪水般的劇痛。

方才還準備起身的琳然立即雙膝跪地，丟掉法杖，雙手抬起——掌心接觸到的是那依然留在她眼窩中的，表面流淌著滾燙液體的匕首。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白夜意識到琳然受創，卻沒有間隙去確認她何處負傷。只不過，竹取的這一次進攻也徹底跨過了她的忍耐界線。

“竹取，你瘋了嗎？！”

竹取未發一言，只是冷眼瞪了白夜一眼，而後便將白夜右手抓死的爆裂箭矢使勁抽出，插入了白夜的腹部。

“呃……！”白夜一下重心不穩，倒下的那刹那一記飛腿將竹取踢翻在地，自己卻也倒在地面。爆裂箭矢受到衝擊，在白夜的腹中炸散，全部的破片都刺進了白夜的五臟六腑。

“嗚嗯……啊啊啊啊啊、！！！啊啊、！！！”痛不欲生。兇殘的疼痛差點就讓白夜失去了神智。就算是四分之一的痛楚，這也足以使她徹底大腦如老舊電視失去信號的雪花般雜亂而空白。

生命值、不好了，這下子自己的生命值……

白夜躺臥在地，疼痛使她近乎無法動彈。但她還是使勁全身力氣——只為將眼球轉向左上方的視界，瞧一瞧自己的生命值條。

紅色的血條仍在不斷縮減。

自己的生命值僅剩5%。現在不論竹取發動什麼樣的攻擊，自己都會因此命喪黃泉。

……自己，要死了？最後自己居然要死在……竹取的手裡？

“不、不要……”

她無法想像自己是在與多麼猛烈的痛楚抗爭。

但她頂著腹部近乎被轟爛時該有的疼痛，翻身躲過了竹取射來的兩箭。

“不要殺我，為什麼、連我都……”

……果然，就算是在遊戲中，大家也不會友好相處吧。

白夜在悔恨與絕望中閉上了雙眼，感受冰冷的淚水自眼眶中不受控制地湧出。

對不起，諒璃……

我還是失敗了。

竹取緩緩地取出了一枚錐形的飛刀，用手指輕撫著烏黑的刀面。

“那麼，結束了。我會當你從來沒有出現在我的生命中，黑羽諒璃。”

飛刀被她全力擲出，直沖白夜的胸口而去。

……但就是在那千鈞一髮之際，白夜的血條被什麼事物給強行扯至了30%，而下一秒的自己便被飛刀直接命中。她沒有死。

意識到這一點的她，拔出胸口的飛刀，直接按原路徑擲回，插在了竹取的左臂上。她可能是完全沒料到這一下居然帶不走白夜，雙眼瞪大地後退半步，但立刻便調整心態，抽出螢火射出四支毒箭，分別飛向了尚未完全站起的白夜與後方吟唱這次中級治療法術的琳然。

“琳然……！！”

“好！！！”

疼痛感已在系統的説明下幾近消散。白夜抵著殘餘的疼痛，自地面飛跳而起躲過兩支毒箭，用血肉之軀擋在了琳然與另外兩支毒箭的中間，被箭矢直接穿刺。

自己的生命值僅剩下了紅條。按照削減速度，自己會在一秒後直接死去。

但她在賭。她在賭琳然趕得上。這一刻的她，為了避免註定的壞結局，將自己的生命第一次交在了另一個存在的手中。

琳然甩去了左手大片新鮮的血液，右手舉杖，吟唱了比恢復魔法的發動要快上一倍的止血法術。白夜紅色血條僅剩的部分被立刻轉為綠色。

最後，血條的綠色部分保持在了約15%的位置。

竹取橫過弓身，對準白夜便是三箭齊飛。白夜也不甘示弱，抬手便是一道弧光遷散；三道純白的光箭尚未分裂完全便與竹取的三支箭相互衝撞抵消，釋放出三陣魔爆。

白夜意識到這輪攻擊的餘波仍能直接將絲血的自己轟死，趕忙朝後猛退。箭矢對沖造成的魔爆最後彈在了琳然的局部魔法罩上，保住了白夜的性命。

“快用。”

“這……是？”白夜接過了琳然推來的不明藥劑，一愣神。

“強回復藥，我來不及了！！”

白夜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將藥劑灌入了嘴中。生命值綠色的部分朝著70%左右的位置迅速延展，而她也隨即左腿朝後飛踢，用小腿掃開了琳然，自己則順勢摔在地面。幾道劇毒箭矢與二人擦肩飛過。

“竹取她還有87%的生命值！！”

“怎……？！”

白夜對竹取剩餘的生命值量感到無比的詫異，剛才那番進攻至少也該削去她20%的生命值吧，白夜以為自己的推斷已經很悲觀了？！

竹取淡淡地講道：“這便是實力差距，諒璃。你在玩家對玩家作戰中，贏不了我。”

隨即，她便抽出了腰間第二把，也是最後一把匕首，疾馳襲向白夜。這次的白夜吃了教訓，直接抬起弓身用力砸在了竹取的手背，刀刃從對準脖頸變為了刺入自己的右肩。她則直接用腦門狠狠撞竹取的額頭，將竹取撞得懵了半秒。隨即，白夜便拔出自己右肩的匕首，施放了一招准騎劍法·多重疾馳刃，身體在系統的援助下開始向竹取衝刺揮劍。可惜自己對諒璃的戰技嚴重缺乏練習，連揮六次卻只有兩刀命中竹取。戰技施放完畢，她跟著平揮匕首，劃入竹取胸前，布料與血液隨風飄去。

自己……在做什麼。

她一次又一次地揮動匕首，一刀又一刀地命中竹取的前半身。竹取掏出炸彈想將自己同白夜炸得兩敗俱傷。反應過來的白夜近乎立刻奪去了竹取手中的炸彈，擲向了走廊的遠處。

明明自己是來拯救竹取的。

炸彈伴著震耳欲聾的轟聲卷著火舌爆炸，氣浪奪取了爭執中的二人的平衡。白夜趁機將竹取扯倒在地，丟掉匕首，抽出弓向竹取的背後射了數箭。

結果，卻變成了這樣。

竹取忍著劇痛掃腿踢在白夜的腳側，將她掀翻在地，自己則直接在手心召喚魔法箭，翻身將箭矢插在了白夜的腿部；正欲繼續召喚魔法箭的她被白夜甩來的弓身砸在腰側，身體扭曲的刹那被白夜一腳踢遠。二人近乎同時起身，雙雙朝對方撲去。冷兵器已經趕不上動作，她們用拳腳廝打在一起，而白夜很快便被竹取按在牆面。

“竹取，求求你，我無論如何都不想傷害你……”

“但我無所謂。”竹取攥緊右手，揮拳砸來。

她甩頭躲開竹取的拳頭，一膝蓋踢在竹取的雙腿之間，又對著竹取猛揮一拳，將她打得身子一晃。但自己尚未來得及舉弓，竹取就用手肘作勢撞來，直接撞飛了白夜手中的長弓，在地面彈摔數回後落在了遠處。白夜抓住竹取雙手，卻反被竹取直接使勁拖向一旁，撞翻了走廊邊的矮桌。

“求求你了，竹取……、”

竹取一拳擊在白夜的肚子上。若不是遊戲系統已經修復了白夜之前被炸傷的腹部，這一下簡直無法想像會有多痛。

“別攔著我，我會放過你。”

“不、我也絕對不會讓你再去——”

竹取閉起眼，她的身邊幾支魔法箭開始顯形，對準白夜。

但竹取卻被突如其來的一道水柱擊打在身體側面，直接被沖得飛入半空，摔在了十數米遠的地方。

琳然舉低了法杖，氣喘吁吁地問道：“白夜，我們、我們要逃走嗎？”她的左眼並未被系統治癒，此時仍舊是瘮人的黑色空洞。

“絕對不要逃走。但我也不知道怎麼辦了。”

白夜一面回答，一面跑去拾起了落在幾步之遠的長弓。

“可、可我們再繼續的話……竹取就、……要被我們殺死了。”

白夜愣在原地：“什……啊？、為什麼？！她不是剛才血量幾乎沒怎麼掉嗎？！”

“就、我也不太清楚，可剛才竹取的血量就開始階段性地大幅度降低……好像是、每次想要施放魔法箭的時候，她的生命值就會被轉換為魔力——但這只是我的猜測，總之她現在……她現在、只……只要被我們碰幾下就該死了！！”

可是，白夜不想殺死竹取。

白夜甚至都不想傷害竹取。但現在……自己難道，只有親手殺了竹取才能拯救自己嗎？

“竹取……”她極度緩慢地轉過頭去，眼見竹取手抄不知從哪裡撿回的飛刀朝自己沖來，只是呆呆地站在原地。

沒有任何的反抗。

——竹取的飛刀被她手握著捅入了白夜的胸腔。

“竹取，我……我不想殺你、——”

竹取一拳將白夜擊翻在地，死死地將她踩在了地上。

此時的白夜其實可以輕易掙脫開這種程度的拘束。……但她，已經不知道該如何是好了。

若她不殺死竹取，死去的就會是自己。

自己絕對不想要死去。

但自己也絕對不會親手殺死自己的朋友。

哪怕這個所謂的“朋友”意圖對自己刀劍相向。

——也不是未曾有過啊。

自己最珍視的人用拳腳甚至銳器傷害自己的經歷。

白夜只是不想要死而已。

哪怕假設白夜現在使用的僅僅是自己的身體，都可以歎一口氣，毅然受死。

但堅持到了現在的她，從來都只是為了不讓諒璃的身軀再度死亡。

這算是什麼無聊的執念嗎……？

……這種兒戲般的一廂情願，也該放棄了吧。

“竹取，我……求你……”

琳然向後退至安全距離，不斷向白夜吟唱恢復魔法。但她也未再進攻哪怕只是被最基礎的攻擊魔法擊中三四回都會立刻被她們擊敗的竹取。

但……在竹取這樣無情的攻擊下徹底放棄了抵抗的白夜，那薄薄的生命值根本撐不住如此攻勢，幾乎要與琳然的恢復速度持平，甚至減少的速度都要快上一籌。

不行，這樣下去竹取也絕對不會停手。就算白夜在自己的連續恢復下撐住沒死，自己的魔力也已經快要見底了。

她們三人的結局清晰可見。

白夜與琳然，已經徹底無計可施。

在潮水般湧來的無盡的無助中，她們同時放棄了。

哪怕到最後一刻，也無法對竹取月下手——琳然將這視為自己無能的體現，而白夜接受了自己的懦弱不堪。

或許……這也都是事實吧。

但也就是在那本被她們當成結局的時刻……

一陣細微的尖銳聲響，自靠著城沿的走廊左側隔牆傳來。

“那是……？”琳然輕聲念道。

……隨後，發出這輕微聲響的原型徒然閃現於琳然的視野。

它在疾速飛行。溫度無法估量。琳然無法看清這長條形的物體是什麼，但它正在拖出無盡的赤紅閃光。

尖銳的高音在眨眼之際升格為了聚爆般的暴烈隆聲，拖著強大的音爆刹那便將牆壁如同鵝毛枕頭般撕碎燃盡，擊穿了竹取的身軀，爾後又拖著一道紅光打入了另一面牆壁，不費吹灰之力地擊穿了其路徑上全部的薙峯霞城的牆壁，自城堡彼端的另一側狂暴沖出。

紅線隨即化為了刺眼奪目的閃光，強大的熱浪姍姍來遲地將遠處的琳然猛吹而出，直接撞在牆壁上，背後被抵著摩擦了數米距離。這不知誕生何處，突如其來的毀滅性神秘射線攻擊直接將一直沒來得及給自己治療的琳然轟成了殘血，但她卻還是對此詫異萬分：如此破壞力驚懼的攻擊，居然沒能直接秒殺與其近在咫尺的她，要知道她方才就只剩了不足20%的生命值啊。

夾雜著火焰的赤蒼烈光逐漸消逝，牆壁的撕口破洞處留下焦灼的痕跡與尚未散去的閃光。

在這堆殘破的木片之中，塵霧內站起一個顫顫巍巍的身影。那是距離攻擊路徑更近，卻同樣倖存的白夜。

“白、白夜！！”

琳然激動地沖過去，一把抱緊了渾身是血的白夜，“我們……我們居然活著……”

“剛才的攻擊、到底是怎麼回事……”白夜按住了被震盪衝擊至方向感全失的腦袋，搖了搖頭，“竹取……竹取呢？”

“竹取剛才，被那道攻擊直接穿透了。她現在，肯定已經……”

“這樣啊。……”

二人緊緊相擁，卷積著塵埃的空氣被徹底的靜默所吞噬。

但是，儘管如此。

再次抬起頭的白夜，目光落在了正在逐漸復原的牆壁的深處——不知是城堡多麼裡側的一個身影。

她近乎立刻斷定，那是竹取月。

但死去的玩家，會在四秒之內化散為七彩的晶片——自己明明已經對這種現象習以為常了。

為什麼，竹取月保留了屍體？怎麼會這樣……？

……

……不、她搞錯了。

她與琳然都搞錯了。

那並不是竹取的屍體。但那確實是竹取沒錯。

她並沒有死。

“怎、麼……可能？”

竹取的身影在灰塵中搖曳，幾秒後忽然高速地朝仍舊貼在一起的白夜與琳然沖來。白夜大喊“危險”，一把推開了琳然，自己被竹取直接撲中，順著另一頭牆壁通向城堡外的破洞同竹取一齊朝著城外摔去。

所幸這裡的層數很低。白夜跟著竹取在地上翻滾數圈，掙扎著起身，卻被幾道金色的箭矢擊中了胸膛。——毫無痛感，卻在瞬間吃掉了她大量的生命值……與魔法值。

“竹取月……？”

城堡外的濃霧很快便隱去了竹取的身形。

但白夜瞧見了竹取臉上的“那個東西”。

白夜瞧見了熊熊燃燒的火焰。金色的火焰，在竹取的左眼燃燒，宛若鬼魅且不合時宜的晝光，無聲地燃燒著。

“白夜、！！”琳然自城壁的破洞處一躍而下，落在石磚路面上，跌跌撞撞地跑到了白夜的身邊，同時則向竹取吟唱了生命值看破的魔法。

但也就是在那之後，琳然的瞳孔迅速縮小。她感到一陣惡寒侵襲了自己的全身，她無法理解自己瞧見了什麼。她不相信自己看到的是事實。

“白、白白、白……白夜、……”

“琳然、你是在看竹取的生命值？”

“沒錯但、這……絕對、這不可能，不可能，我絕對是看錯了，我再吟唱一遍……啊、！”

在二人疑慮的片刻，竹取已經單手平舉。一張神似螢火，卻只有金色輪廓的長弓浮現於她的手心，無數箭矢被瞬間生成，射向站在原地當靶子的二人。

琳然嘴中快速念詞，硬是在比物理箭矢飛行速度略慢的魔法箭來臨前張開了魔法護罩，但護罩卻被在瞬間擊碎，箭雨像橫飛的雨點般落在兩人的身上，擊中她們身軀的瞬間便會消散為金黃色晶片般的碎光，不留血跡；這些箭矢單體並不構成多少威脅，疊加在一起的總體傷害卻高得難以形容。琳然冒著魔法箭組成的狂風拼了命地吟唱恢復法術，這才勉強保住了她們兩人的性命。

但情形不容樂觀。白夜與琳然連頭都沒點半下便默契地兵分二路朝著箭雨的攻擊範圍外一心逃跑。待這波攻勢徹底結束，白夜舉弓搭箭，卻未立刻開始射擊。她在等待琳然告知自己有關竹取的具體情況。

“白夜！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我真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琳然在遠處被霧隱去一半，白夜只能清晰地聽見她驚慌的呼喊，“但是我確實又吟唱了一遍、除……除非我現在已經瘋了或者看到了幻覺，不然竹取現在的生命值，就真的是……負17%！！！”

“負……-17%？！”

竹取的視線與白夜驚訝的目光相撞。白夜登時屏住呼吸。

“琳然！！這個遊戲，只要生命值降到0%，就會有真實死亡體驗，對吧？！！”

“是、是這樣的！！應該、應該是這樣！……但我、我從來沒想過會有到0%以下這種情況……！！”

白夜倒吸一口涼氣。

這便意味著……此刻的竹取……

竹取的左眼——金色的火焰熊熊燃燒。

“她的血量掉到負21%了，白夜！！”

這便意味著，此刻的竹取一直維持在真實死亡體驗之中啊。

“竹取，……”

這一刻的竹取……可惡，白夜想到，她似乎並沒有張口說話的能力。

不知為何，白夜甚至猜測竹取此時根本不持有任何程度的理智，甚至說是神智。

“她……的生命值，仍舊在不斷減少。”

取而代之的，是近乎無窮無盡的魔力。在目睹這鋪天蓋地，如暴雨般朝自己飛來的金色魔法箭矢後，她更對此深信不疑。

白夜想做最後一次嘗試。

既然現在的竹取……已經失去了神智，那想要繞開她的攻擊，輕而易舉。

想要閃避這些看似眾多，卻毫無章序的箭矢……只要空隙允許，便——輕而易舉。

她想嘗試。

她願意嘗試。

並且，她將付諸行動。

遠處的琳然只見白夜就像持著貓科猛獸般的勢頭紮進了箭雨之中，那矯健靈活的身影，絕非半日可成的熟練閃避過程……在這無數金光之下，白夜不斷橫穿於箭矢與箭矢之間的窄縫：金色的光芒擦過自己的胸前，金色的光芒落在自己的腳旁，金色的光芒在自己的眼前貼臉劃過。她皆數躲過、她全數躲過。

只要自己願意，只要條件允許……她就能躲開任何如此慢速的遠程攻擊。

更別說，射箭之人並無理智，僅僅是在一通亂射。

若是能在這種情形下失誤被擊中，白夜從何談起保護諒璃殘存的肉體？又如何證實自己潛心修煉閃避技術的成果？

月星世界的閃避率只會在玩家本人決定閃避時指明正確的閃避方式，加強玩家本人對身體的操控效率，並同時加快玩家本人的反應能力。

最終的閃避，需要玩家自己達成。

那又如何。我就將它全數躲開給你看，竹取月。

閃爍的黃金海潮之中，那道蒼白的身影如同黑夜的流星般向前躍進、折線閃身、高速側移、旋舞前行。琳然從未在月星世界中瞧見任何玩家施展如此高技巧的閃避，但她此刻終於對這樣的事實深信不疑：對白夜而言，不論多麼密集、多麼大範圍的攻擊，只有真正飛向她的那一部分才會構成最基礎的威脅。但凡擁有能夠容納白夜身軀寬度的空間，她——能夠毫髮無傷地衝破看似無解的攻勢。

於箭雨中衝刺的白夜，接連獲取了三個有關閃避的成就。而每當獲取成就的時刻，自己的體感時間又會進一步減慢，增加自己擦彈躲閃的容錯率。在這樣的極端條件下，白夜居然成功覺醒了自己的第一個常駐被動技能。

◇ 習得被動技能：高集中度閃避

常時發動。物理近戰/遠端閃避率各+5%。魔法閃避率+3%。

關閉視窗、斜身向著地面鏟去的白夜，順著草坪滑行一米有餘，最終完全脫離了竹取的魔法箭矢攻擊範圍。

總算成功走到這裡了。

竹取，又一次近在眼前。

白夜側過身子，躲過了竹取向自己射來的又一支箭矢，快速沖到她的身邊，將她撂倒在了地上。

“竹取，你如果再繼續這樣，由亞會恨死你吧。”

“……”

竹取手中，由魔法構成的金色匕首正逐漸成型。但她手心的光芒卻被一道水線沖散——琳然正慢慢從遠處走來，她的目的不是為了傷害竹取，只是想要剝奪竹取的進攻能力。

“你現在……正在無間斷地承受死亡的痛苦吧。”白夜的眼中，似是淚光晶瑩。她的手掌，輕柔地捂在了竹取左眼那金色的、朝著正上方的天空死寂燃燒的火焰。輕微的灼痛感，除此之外便只有一股冰寒之中的，難以覺察到的溫暖。

“你很相信謠言吧。我最近認識了一個新朋友叫和伊，她曾告訴過我另外一則謠言：玩家與魔物會輪回轉生，這固然沒錯。”白夜淡淡地苦笑道，“但NPC也只是明面上死去了而已。死去的NPC……靈魂會降臨在新生的NPC身上，又或者是野生動物，又或者是魔物……但、他們的靈魂不會就此消散。他們會永遠存在下去，永遠……都會在這月星世界之中，通過其他的方式，活下去。”

竹取的視線，猛烈動顫。洶湧的淚水自她眼中奪眶而出。

“而且……竹取，不論你對我做什麼，我都會願意永遠陪著你。我會等著你……等到你回心轉意的那一天。在那之前，我會一直心甘情願地等著你，不論你是否對我做出了任何事。”白夜淺淺地沖著被淚模糊了雙眼的竹取一笑，“因為，我們是朋友啊。就算你不再這麼認為了，我也不會就此背叛你。我不會後悔自己當初信任了你，我也不會後悔自己與你成為好朋友。”

竹取失控地哭泣，那哭聲中蘊含的情感，是如此地悲痛、如此地委屈、如此地自責，無法想像地觸動人心。

就這樣，白夜將竹取自地上抱起，摟在懷中，久久不放。

“白……白夜閃開啊！！！”

直到琳然尖叫一聲，猛衝過來撲開了白夜，隨即被一道從天而降的金色光柱從頭至腳貫穿全身。

白夜愣在了原地，靜靜地目睹著琳然抬起自己的雙手，不可置信地眼睜睜看著自己化散為七彩的晶片。

“白夜？……我、我是不是要死了？”

“琳、……”

隨即，琳然的身軀……化散為七色的碎屑，消失在了空氣之中。

而竹取則發狂般地自地上一躍而起，用那情感無比複雜，無法用言語描述的目光回首望了震驚之餘的白夜一眼——隨後，她不顧一切地以最快速度沖入了濃霧，銷聲匿跡。

空蕩蕩的飛鳥泉，萬籟俱寂。就連那些危險的魔物都未再現身。

直到小鳥遊清紫終於找到了仍舊跌坐在地，保持著相同姿勢始終未變的白夜，她都孤身一人待在這裡。

有那麼幾刻，她錯誤地以為自己便是這世界上的最後一人。

那時……她的面前，好似只能望見無盡的孤獨。

——諒璃，我在這場旅途……最後都做了些什麼？

我做的這些，到頭來又是為了什麼？

[chapter:『第柒章：飛鳥落花鳴，蕭風殘月無返』]

[newpage]

又是落雨的日子。雨點打在油傘上，彈奏著不規則的打擊樂；時而吹拂的帶著一絲涼意的輕風，或許是因沖散了薄霧而捎帶著過剩的濕度，令綾欒微皺起眉。

她行走至那標著“花火小徑”招牌的酒館門口，刻意地向前又走數步，這才不緊不慢地裝作無意間回過頭去，不見任何可疑人物。

確認安全後，她收起紙傘，順著六階朝下的石階走下半層。這裡是兩幢建築物間幽暗的小巷，只聞清脆的雨聲點落屋棚，混合著遠方傳來的聲聲蛙鳴，天空的陰暗襯托了牆旁那盞小油燈所散發的昏橙；酒館敞開的大門正前，聆弦雙手抱胸眯眼偷瞄來者，隨即看似思考何事想通般地放下手、抬頭長吐出一口氣，回身掀起門簾走入了酒館內。

綾欒與聆弦一言不發地從同樣未曾言語，正擦拭啤酒柱的店長面前經過，一前一後地進入了房間裡側那扇破舊木門後的地下室入口。

一步步順著嘎吱作響的木臺階走下，最終來到地下室樓梯的轉角處，綾欒終於忍不住念叨：“我都不知道月星世界也會有黴味這麼重的地方。”

“遊戲真實性不錯嘛。”聆弦打趣道，不回頭地繼續領路。

不久，二人來到了一扇石門前。聆弦自懷中取出連枷，用鐵鍊拴著的尖頭以三短二長二短的間隙在石門的表面晃敲。隨後，石門便徐徐朝著一邊開啟。

“你還得感謝夏月，要不是他我都不知道竹內町有什麼保證不會有竊聽者的場所。”一邊走入房間一邊講到的聆弦擺手指示著夏月所在的方位。他正坐在方桌前擺弄手中的相機。屋內視線極暗，僅有桌上的幽藍色燈火搖曳，以至於綾欒最初都無法確認那些黑暗的房間角落是否存在其他的玩家。

雖然對此做了準備，但綾欒還是立刻神情繃緊，銳利的目光直指桌前因有人到場而抬頭望了一眼的夏月。他用鼻子輕哼一聲，趕緊扭開了視線。

“咳咳嗯、那現在有四人到場。”夏月清了清嗓子，“黑羽諒璃和神來社詞音估計要遲到了。”

“反正也不缺這麼幾分鐘。”聆弦走過去，使勁拍了拍夏月的後背。

“你要把我打死嗎。”

“哎呀呀，那也得把你的重生錨設在這房間裡，慢慢地把你打死很多次才行。”聆弦坐到夏月旁邊的位置上，輕輕用兩指捏住了他的兩頰，“你什麼表情，我顯然是開玩笑的。”

夏月苦著臉，壓低聲音責駡道：“你這想什麼？你是不是故意要在綾欒面前表現得和我很親密啊。你和她的恩怨別把我牽扯進去。”

“明明我一開始就是要殺了你吧。”後方，綾欒冷漠地插話道，“如果你們是來戲弄我的，我很忙。”

聆弦抬起雙手，打著哈哈：“哎呀綾欒小姐別見怪，這不是為了和我的好搭檔維護一下友誼嗎。看來綾欒小姐和我一樣很想儘快把這件事情解決掉，所以我們這就開始聊作戰方針吧。夏月，你負責去把琳然小姐傳呼過來？”

“為什麼是我啊，你自己不能去？”夏月翻著白眼。

“因為這裡就你事情最少嘛。”聆弦故意道，“幫幫忙？晚點給你請我吃飯的機會。”

“我靠……你這女人能不能快點死啊。”夏月手掌拍了幾下桌子，將相機置於桌面，抬腿去找琳然了。

目送夏月離開這間昏暗的臨時會議室，以及快速走向夏月留下的相機的綾欒，“那麼綾欒，我今天看你公會變成‘無’了，這是怎麼回事？”——如此，聆弦直截了當地詢問。

“這不關你的事吧。”綾欒嗤笑道，“能不能不要視奸你的好友列表？第一時間發現我退出公會了，怎麼，你很自豪嗎？”

聆弦單手撐起腰：“誰知道呢，或許我只是很關心同自己合作的人有沒有牽涉到複雜的利益糾紛吧。”

綾欒拾起夏月放在桌上的相機，將相冊打開，翻起相片。

“你就這麼動別人的東西啊。”

“呵呵，我為什麼動這垃圾的東西，你難道不清楚原因？”

“別老是反問句啊。”聆弦攤手。

綾欒快速翻動著儲存在相機內的相片，最終停在了其中一張。

果然，這人有成功拍到遠城清喜。雖說現在津風禮社與自己已經沒什麼關係了，但綾欒還是果斷地操作一番，刪除了這張照片。她接著便將相機隨意地朝桌上一丟，目光轉向聆弦。

“我有沒有牽涉到利益糾紛我自己最清楚。我退出津風禮社就是為了徹底讓我成為個體。”綾欒沒好氣地回應。

“哪怕……你現在又成為了韻箋才淺的走狗？”

“你是來和我合作的還是來跟我爭論的？”綾欒左手一抬，其內水紋湧動，正對聆弦。

“我如果和你在這裡打起來，遭殃的怕是這家酒館的店主啊。”

綾欒選擇以怒目相對：“別以為我不知道這裡是那個下頭男找到的地方，能跟他扯上關係的人沒有一個會是好東西。你，也一樣。”

“唉。”聆弦拔出了固定在背後的連枷，在半空比劃了幾下，接著便走去將連枷放在了桌上，“我來找你真不是為了打架。你明明清楚我到底為什麼要同你說這些。”

“……我與艾辰的談話，難道你全都聽見了？”

“是啊，我再怎麼也是中國玩家，碰巧在那間茶樓裡吃飯很奇怪嗎？”聆弦笑道，“韻箋才淺的會長慕容思詩為了壓下這次兇殺案不惜賄賂町奉行的高層，為的就是在進一步掌控竹內的實質統治權前不出現任何對玩家個人利益造成負面影響的風浪。從塞壬區域跑來的野人居然在竹內町裡撒野，最後甚至連抓都沒被抓到，你覺得他們會怎麼看鬧出此類笑話還試圖罩整個薙峯霞林區域的慕容思詩？她們現在只是在借你之手與我這個在暗處調查且與竹內町並無名義關係的雇傭兵，去除掉那位連續殺害NPC的真凶。我不清楚他們到底是怎麼知道我有在跟進這場案件，但既然町奉行已經近乎落入了慕容的手中，我跟夏月與町奉行的交涉想必也定有人將其走漏給韻箋才淺的眼線。”

“他們想要借我手更快地處理掉幕後黑手，這又怎麼？這豈非我們現在計畫要做的事？”

“所以說你還是太年輕，太嫩了。”聆弦裝裝樣子地歎著氣，“你這不是把自己個人的正義感與行動力全都無償貢獻給了慕容的宏圖大業嗎？你可是在親手推動她們公會擴張權利的企劃啊。”

“哼、我知道我在做些什麼。再說了，我要做的事情和韻箋才淺無關，都是我自己的選擇。”

聆弦輕笑幾聲，走至綾欒的面前，鄭重地與她四目相對：“真相固然永遠是真相，但聽信了美言的外人可不一定知道究竟誰才在闡述真相啊。你認為，在這場案件結束後……又有多少人能接觸到有關這場兇殺案背後真正的事實？我們，又一定能摸清事實嗎？綾欒，我們：不管是我還是你，我們已經被存在於竹內町的政治暗流給利用了。而且更壞的現狀是，我們還得繼續朝著這條路走下去，別無選擇。我只期望自己至少能夠在結局瞧清這場案件背後真正的元兇，此人……絕對不會是下場殺人的那個玩家。”

“所以呢？”綾欒聳肩，“所以，你打算怎麼做？”

“無計可施。至少就現狀而言，我們在這遊戲中的地位還不足以我們接觸到真相。”聆弦歪了歪頭，“琳然她們怎麼還不來，我都快忍不住說出來了。”

“你要說什麼？我勸你快點說出來，別吊我胃口。”

“哦、其實，我也打算退出星懸業火。我在想啊，我們倆，找點人，一起建個公會？”

“你鋪墊了這麼久，就是為了跟我說這種沒用的事情嗎。”綾欒背過身去，“如果是你當會長，我就絕對不會同意。”

“哎呀，所以你看，你也不是完全不願意嘛。那麼假如我們找個其他人當會長呢？”

臨時會議室的石門，此刻正緩緩開啟。琳然與夏月一前一後地從外面輕手輕腳地走了進來。

“該聊作戰計畫了。”綾欒冷言相對，規避了聆弦的問題。

雨下得略有些大了。雖說在抵達屋內後衣物很快便會被系統晾乾，但沒人會喜歡被雨直接淋得滿身都是的感覺。

白夜穿梭於街市的屋簷與車篷之下，直到自己終於來到一處沒有遮擋物的街口。為什麼偏偏是今天的這個時候下雨啊。

就在白夜做完一番深呼吸，準備直接冒著大雨沖到位於十字路口另一側的鐵匠鋪內時，她無意間瞥見了街道的另一側……

正有人死死地盯著自己。

“啊呃、”白夜不知該不該裝作沒注意到那個存在，但那個女生搶先向自己打了招呼。

事實上，那句慰問語幾近被大雨打在車篷上的嘈雜聲響完全遮擋，白夜壓根就沒能聽清那人喊的是什麼，只知道她一定是在和自己說話。

白夜甚至在這一秒產生了先直接逃了，別的事情以後再說的奇怪想法。

但她、未能做到。在這短暫的遲疑之中，那位玩家不顧雨水，自街道中央橫穿而來，最終站到了白夜的身旁。相距一米多遠。

“你好，黑羽諒璃小姐。”

“啊、……”果然是找自己嗎。

白夜終於做足非必要社交的心理準備，不情不願地轉過頭去。首先映入她眼簾的是那身綠色的唐朝裙裝——似曾相識。

對了，白夜想起來了。她……是昨天在與小鳥遊清紫前往飛鳥泉之前，在竹內町南部街區遇見的那位盯著自己看個不停的女生……

“那個……是你？昨天、……”她本來想問的是為什麼她昨天要那麼兇神惡煞地看自己。

沒有像這樣問出來的原因僅有一半是出於懦弱與膽怯。

事實上……在白夜嘗試漸漸將目光從這女生的裙擺抬高至她的正臉後，這女生頭頂那棕色的四個漢字瞬間便吸引了她的注意力。

她近乎也是立即就瞄了一眼那玩家ID書寫的究竟為何字。但也就是這突發的好奇心，使得她被空氣嗆得劇烈咳嗽。

白夜看清了這個名字。她甚至對這一偷瞥感到後悔。

她不可能不知道這個名字。

竹內町沒有人不知道這個名字。

那女生將白夜的所有微表情都收入眼中，此刻只是坦然地叉起腰：“這樣……你果然不認識我啊，黑羽小姐。”

白夜差點被這句話嚇破了膽。

“不、那個……我當然認識你了、”白夜的聲音顫抖得十分嚴重，“慕容思詩小姐。……”

沒錯。此刻站在白夜跟前的便是那位廣為流傳的四輪之柱的其中一員。

慕容思詩。全《月星-Online-》最強的地元素玩家。

“是的，你認識我。但你並不認識我。”

白夜躲閃的目光，終於辨別出隱藏在思詩雙眸中的，那端莊與從容之外的孤獨。

“那麼是時候告訴我了吧，佔據了黑羽諒璃身軀的人。”

“唉、……哎？”

大雨依舊。似乎街道上已經沒有多少行人，似乎白夜與思詩便是這條路上僅剩的玩家。

又似乎，此刻的思詩也僅是孤身一人。

在這陰雲籠罩的天穹之下，思詩微微地笑著，對白夜質問道：“你，到底是誰？”

思詩的背後，傾盆大雨。

[chapter:- 方 聆弦 & 月見花 綾欒 –]

“現在開始詳細講述此次行動的分工。我們所有人都沒有第二次機會，這次行動一旦失敗我們便全盤皆輸。我希望這場案件的真凶能夠被我等順利緝拿，我將全部的信任都寄予你們。”

“我不需要你的信任，而且我也不信任你。”綾欒風輕雲淡地拆了聆弦的台，“說吧，我們該做些什麼？”

“那還真是感謝你的評價。”聆弦乾笑，接著講道，“我們現在已經近乎可以肯定真凶來自於塞壬區域的公會‘凶染Rhyme’，但根據夏月昨天下午的調查，僅能確認對方公會有三人來到了竹內町，我們沒有證據證明他們之中的任何一人是元兇。好消息是，方才茶屋和伊已經向我彙報，她們有很大概率能夠在30分鐘內鎖定目標元兇的具體身份。在那之前，我們必須要做好十足的準備。這不僅僅是戰鬥的準備：正如大家所知，玩家一旦在TBO內死亡便會立刻回歸重生點，而我們完全不知道這個人的重生點會在何處，所以我們要盡可能避免殺死對方，且一定要保證對方無法進行自殺行為。”

夏月舉起手問道：“那如果他或她成功自殺了怎麼辦？”

——原本詞音也想這麼問，但現在已經被他搶了。

“這個之後會講道。本次行動的前鋒隊伍將包括我、綾欒、琳然三人，我會在最初便嘗試用草魔法束縛對方，但我並不清楚自己是否會是對方的對手。所以我們需要詞音躲在暗處伺機行動，一旦對方突破了我的束縛嘗試進攻我們，由詞音保護琳然和綾欒，我可以自保。對方為了躲避我們的追捕，必定會嘗試自殺，可是我們並不會阻止他自殺：只有在確認了他的重生點具體位置後，我們的下一步行動才能順利進行。

“因此，在他自殺的前一刻，由綾欒和琳然自兩個不同方向同時向對方施放短期追蹤魔法，對方近乎沒有可能同時抵擋兩個追蹤印記。在印記成功刻下後，就算對方不自殺，我也能同詞音一起用戰技牽制對方，再由綾欒蓄力將其必殺。事先告知二位，綾欒的火繩槍留在了津風禮社，所以她本次行動使用的是並不稱手的和弓，我們需要儘量配合她的攻擊方式，相較昨天我在短信上發的做出適當調整。”

“另外，我還需要補充一下風險……”夏月插話補充道，“根據月見花大人提供的資訊，我們本次行動與津風禮社公會的計畫水火不容，因此他們很可能會派人前來干涉，但希望借我們手除掉這個殺人玩家的韻箋才淺公會同樣有可能在暗處協助我們。若二階堂才新真的前來攪局，但願他們的人能夠將她攔住。同樣，我們也並不清楚真凶究竟是幾人，但如果是凶染Rhyme公會的三人一齊行動，我們就必須得尋求外援。依靠町奉行的同心無法保證成功率，所以我們隨時與咖喱烏冬面公會的小鳥遊清紫保持聯繫。但是：她隸屬沒有領導者的完全中立公會，極其不想趟這潭牽涉到竹內町政治的渾水，所以我們需要盡可能自己解決突發情況。”

“以及我個人推斷此次我們的對手只會是一人。設想一下，他們既然有能力調查到連鎖核心位於竹內，還能從佈雷姆殺到這裡來，不可能傻到派數個成員去行兇，不然不止是會增加目擊率，還有可能導致案件水落石出後他們整個公會都被其他玩家聲討。如果是單人行兇，若是不幸或者說幸運地落網了，凶染的會長霧雨紅也可以及時切割自己與真凶的聯繫，說這是此人的個人行為，與他無關。但具體的情況我們無法確定，得留個心眼，只是不需要太過擔心對手不止一人的情況。”

聆弦停頓片刻，清了清嗓子，繼續訴說起來。

“本次夏月負責與町奉行對接，同時與我們保持聯繫。當我們成功限制了真凶的行動後，夏月將率領同心前來拘留真凶。如同昨夜所述，我們在與町奉行的交涉中獲得了一條關鍵資訊：在町奉行牢獄中服刑的玩家，重生點可以被強行設置於牢內，在所有的裝備與傳送水晶都被暫扣的前提下幾乎沒有可能越獄。這當然是件天大的好事，但萬事大吉前得先由我們我們控制住真凶，不然對方說不定並非町奉行的那群NPC所能對付，可能會造成更多的傷亡。一定要記住，本次事件我們是作為可以無限重生的玩家去幫助那些僅有一次生命的NPC，我們死了沒有關係，但NPC若是死亡，他們的這輩子就到此為止了。我希望各位能夠全力以赴，爭取華麗地贏得戰鬥，殺雞儆猴。”

“那個……”站在距離眾人最遠處的琳然遲疑地抬起頭，輕聲問道，“我是與綾欒小姐負責施放追蹤魔法對吧。就是、我想詢問一下……若是我和綾欒小姐兩個人都意外失敗了，會怎麼樣？”

“如果真凶在那時自殺的話，那麼很遺憾。”聆弦無奈地答道，“我們的作戰就失敗了。”

由於過度緊張，聽聞此話的琳然匆忙低下了頭。詞音用餘光注意著琳然的表情。

“有什麼辦法在每個旅館都安插眼線嗎？”綾欒提到。

夏月搖了搖頭，卻並未接話。聆弦於是幫他答道：“我們沒有足夠的人力，你應該比我更清楚竹內町的玩家分佈有多混亂。除非依靠韻箋才淺的人力，這條路就行不通。可惜，韻箋才淺現在正在裝作對此事毫無關注，藉以減輕任何可能發生的恐慌。若是一下派出那麼多人去竹內各處的旅店，明眼人一下都會以為是出大事了，本末倒置地造成比NPC連環兇殺案本身還要更大的負面影響。她們因此絕不會和我們如此合作。”

“說到底，現在我們可是位於正常調查最關鍵的時期，要是我們抓人抓失敗，之前所有的調查都等同于白整了。我和聆弦就如何擒住真凶這件事已經商討了整整兩天，所有貌似可行的方案最後都被推斷為不可靠。”夏月單手抬著臉，手臂懶散地撐在桌面，“這次行動是我與聆弦能想到的風險最小、可行性最高的方案。除此之外別說韻箋才淺會如何跟我們合作了，他們甚至都不會承認與我們有或有過任何程度的合作。我們幾個人甚至都不是同一所公會的，和他們建交對他們一點好處都沒。更別提月見花大人還經常招惹韻箋才淺呢。”

綾欒震怒，喝道：“我和韻箋才淺之間的私事你也要管嗎？”

“哦噢，小的可不敢質疑您的行動意圖。只不過誰知道您與韻箋才淺公會的恩怨是不是她們不願意派人前來協助我們的根本理由呢。”

“我聽明白了。”綾欒點了點頭，單手平舉，五道水流以漩渦狀凝聚至其正中央的淡藍色光球，“久禮夏月，你是活膩了吧。我現在就滿足你。”

“啊、大家別吵了……”琳然意識到眾人要真的幹起架來可能會使計畫泡湯，趕忙鼓起勇氣走上前去，擺手期望她們停手。

“呵呵……綾欒，你要和我與夏月幹架的話之後什麼時候都不遲。”聆弦抬指搭在下巴上，笑道，“但現在大家可都是一條船上的人。先把事情給解決吧，然後我給你倆約個時間讓你慢慢暴揍他。”

“仗著計畫是你定的，就把自己當和事佬了？也行。”綾欒再度收手，“我這次隱忍是看在詞音……還有玖琳然的面子上。”

一直在觀察琳然微動作的詞音視線一晃，與綾欒投過來的目光短暫地相撞。但僅是瞬間，綾欒就將視線轉移了回去。

……她在看我？我有什麼好看的。她是先提到我再提到琳然的吧，那為啥不看琳然？怪。

對喔，這個月見花綾欒還欠自己一套精良的騎士鎧甲呢。這次的行動結束後自己可千萬別把這一茬給忘記了。

“所以……”夏月閉起眼睛，停了幾秒後問道，“那個黑羽諒璃，她該做什麼？”

“實話實說，我認為那個諒璃身上的不確定性太大了，所以我有讓她別同我們一起參與正式行動。”聆弦攤手道，“但她現在不知道在哪，我郵件也聯繫不到她。看來不確定性確實是有些高。你們怎麼看……嗯，夏月，你怎麼看？”

“之前有說過的，是在真凶嘗試自殺並成功後……”

“沒錯，按照原計劃走。”聆弦點頭，並向眾人解釋了諒璃的任務。

[chapter:- 和歌森 勿棲 –]

和伊可真的是踩了狗屎運了。她一出門去隔壁店主那裡問情報，天上就開始下小雨。剛開始還說就這種程度的雨強行淋著到處跑也不成問題，結果不一會兒就下起瓢潑暴雨，這下連街上行人的影子都快瞧不清楚了。

躲在莎娜藥水店隔壁再隔壁那棟麵包房二樓陽臺的勿棲懶散地趴在欄杆上，注視著斜前方無人值守的和果子關東煮鋪。

下這麼大的雨，那個折橋吹雪真的會跑出來偷東西嗎？是我的話就算我快要餓死了也絕對不會在這種天氣出來零元購——勿棲確實這樣想。

但她無法理解一般行竊慣犯的思維邏輯，萬一她就喜歡挑這種時機行動呢？……怎麼可能啊，下這麼大的雨，連和伊在不在那間鋪子裡都看不清。唉還好這裡是遊戲世界，不然這麼雨水濺來濺去，那堆擺得這麼矮的關東煮鐵錠沒法吃了。嗯，鐵定沒法吃了。

“所以……你說的那個小偷女，她真的會來嗎？”

“沒事沒事，因為很快就幹了，還是可以正常食用的。”勿棲都沒意識到自己在說些什麼。

“啊……？什麼意思，你這是要吃人？連我們都不會吃人呢。”

勿棲身體一抖，這才從神遊中歸來：“不好意思，我在想事情。不不、你剛剛說什麼？真的沒聽清，抱歉……！”

在勿棲右側挺直身板抱胸站立的池原抿了抿嘴唇，一字不落地重複道：“所以你說的那個小偷女她真的會來嗎？”

“啊、我也不太清楚，說到底下這麼大雨我真的有些懷疑了。”

“這樣等下去也不是辦法呀。”勿棲的左側，夜櫻澤子用手指敲了敲陽臺的木欄杆，“我要淋感冒了。”

“應該、應該不會感冒的吧……”勿棲從自己粉色的短髮上抹飛一大把雨水。沒錯，她們三個所處的陽臺連個屋簷都沒有，她們現在是實打實站在雨裡無死角被拼了命淋著。

池原的頭已經快被沖成了景觀瀑布。她無可奈何地在大雨中保持直立，罵著勿棲聽不懂的韓語。

“要不……你們二位先回去？我改日請你們吃頂級燒鳥作為賠禮道歉……”

“那你還打算在這裡站著？”池原問。

“嗯嗯，畢竟是要幫和伊忙……順便說不定還能幫到那群在查那樁案子的幾個人。哎呀，其實也就是不好放棄獲取關鍵線索的良機嘛，雖然我也不清楚會不會如償以願地拿到個靠譜的結果……”

“所以連確定都沒確定下來，你還願意站在雨裡守株待兔啊。”池原歎了口氣，“順便，你是不是要說的是‘如願以償’？”

“啊好像是哦……嘿嘿。”

“別嘿了。”她抬手捂著自己完全濕潤的額頭，“就允許你為朋友做到這種地步？我們不也是朋友啊，我跟你一起在這兒等那小偷女。夜櫻，你的話……怎麼說？”

“拜託哦，都淋了那麼久了，你要突然跟我說中途讓我回去，我可得跟你鬧。”澤子十指交叉，神色焦慮，看上去像是蹲人蹲得比勿棲還急。

“這……實在是太麻煩你們倆了。我是真的沒想到會下雨，而且是這麼大的雨。因為前天晚上明明下過了……”

“沒事。” “噢謔嗚——”勿棲的右肩膀傳來裂痛，那是池原將手搭了上去，“好事多磨。”

勿棲無力地垂下了雙臂，將臉擱在了欄杆面上：“怎麼看這也太難變成好事了吧！”

“還有，壞事成雙。”

“你這還是在安慰人嗎……！”

“我在講道理。”

“嗚嗚，誰要聽你講道理啊！”勿棲的雙臂大幅度地左右擺動。

鬧彆扭真可愛。澤子一邊在原地偷笑，一邊繼續著急地張望是否有衣著可疑或留著白色短髮娃娃頭的玩家送上門來。這麼一瞧……好像、還真的有？

“唉你們別聊天了！看看後面那個從巷子裡出來的女生，像不像勿棲你描述的那位？”

勿棲還經歷了兩秒的反射弧，然後才一個激靈，順著澤子的眼神望過去：“嗯？我靠她不會真的來了吧，2032年最敬業盜賊啊。哪兒？讓我瞅一眼——”

“她居然冒著這麼大的雨還來偷東西……我再次提個醒，我這次帶的可不是趁手武器，可能我就幫你們堵她了，如果真的要打架的話我就只能輔助。”澤子對二人道。

“明白。我先過去嘗試一個人擒住她，你們從兩邊隨時做好準備。”勿棲關照完畢，借著一陣雨勢的遮掩翻下了護欄，差點摔了個正臉著地。

[chapter:- 神來社 詞音 –]

雨勢逐漸轉小，自屋簷飛淌而下的雨水卻仍在石磚地面上砸出接連不斷的淅索雜訊。詞音從來都不會在TBO中撐傘，所以這回她也只是毫無顧慮地徑直走進了雨中，在這惡劣天候下也暢通無阻地來到了自己的埋伏地點。

此處雖是北街區，隔著兩條街便是平日的鬧市，但這條路上正午卻見不到多少行人。街道的南部盡頭是個丁字路口，從大門正對這條路的那座旅館橫穿而過便能到達竹內町的中心廣場，而向北方跑個幾步就能到咖喱烏冬面公會的庭園範圍。

茶屋和伊的和果子店距離這裡可謂較遠，但那裡並不是詞音等人重點監守的區域。兔子不吃窩邊草——就算那真凶膽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入店殺人，也幾乎沒有可能會將暫住地點定在殺人現場的周圍。而且假如對方真的現身或復活於那附近，和歌森勿棲與茶屋和伊也能夠將其牽制，直到聆弦她們的增援抵達。

“小妹，你也等人？”

興許是自己在思考時略有駐足（倒不如說……本來就是因為已經差不多到了自己該埋伏的地方），詞音吸引了某人的好奇心。待那男聲的主人靠近自己，直到站在了自己的身旁，她才反應過來方才那聲音是在嘗試與自己對話。

“……嗯？”她禮貌性地發出了疑問般的應答，實際上壓根不想去理任何人。這幾天過量的交流使得她內耗過於嚴重——特別是在粗略瞭解了有關那個二階堂才新的事情後，詞音已經感覺累到不行了。陌生人的搭訕之類，路人的詢問之類……全都不怎麼想去管。

但她還是瞥了一眼這個人的ID……與他那較為高大的身板。

“哦，不是陌生人。”

這個身披黑色風衣，ID為池谷徹的男人側過頭，饒有興致地問：“你在說什麼嗎？”

“沒說話。”詞音淡淡地回答，“現在也沒說話，你在幻聽。”

他是之前詞音在街上調查兇殺案線索時詢問的其中一者。由於自己與琳然一開始將他誤認為是兇殺案的幕後黑手，還險些鬧出了笑話。

再加上詞音在那之後很快就與才新打了照面……

詞音咽了口口水，聽著池穀徹裝作隨口問了一句“你還在調查NPC連環殺人案？”，卻也沒想搭理，自顧自翻著系統郵件。

此時還沒有任何新訊息。這說明真凶身份尚不明朗——也在情理之中。

她那默默盯著郵件頁面的模樣，像極了在凝視著那場空虛而輕薄的時雨。

“是毫無進展嗎？”徹接著試探道。

“不關你事吧。”實在是嫌煩的詞音直截了當地評價道，“我先好心提醒一下，我還在上初中，你要繼續騷擾我的話我會在現實世界報警。”

“哎呀也別這樣啦。”徹擺了擺手，“我只是看小妹你孤身一人在雨中亂走，擔心你是不是有遇上什麼煩心事，這才想來關心一下你。就算不會感冒，淋上這種大雨的感覺也不怎麼舒服吧？”

“是嗎？我覺得還好。”真的太煩了，這個男的到底什麼時候能停止發言啊。詞音朝著身旁無人的那一側跨出半步。要不是礙於自己有責任纏身，她真的會直接翻牆走人。

“聽說又有新的受害者了，也是NPC。”

“你瞭解得很清楚啊，明明消息都被韻箋才淺壓下去了。”

“竹內還是有那麼兩三個公會日夜盼著鎮內出點什麼事，我要知道情報也還不算難。”

詞音的眉頭一皺。他說的話有問題。

“你要知道……？為什麼特意強調你自己？”

“噢，因為我本來就不是什麼合群的玩家，我想表達的就是，就連我都清楚這些新聞，顯然其他的玩家也很可能知道這一連串的命案。”

“你合群不合群不關我事。”詞音下意識應道。但隨即，她又感覺到這男人的話語實在是藏著些怪異的矛盾，“你認為自己不合群，很特殊，是吧。”

“小妹是覺得玩TBO的玩家都很合群嗎，可惜了，我不是那種社交型玩家。”

“不、我的意思是……你認為不合群的人只要知曉這種新聞就不正常，你為什麼會這麼認為？”

“噢噢，你誤會了，我沒什麼別的意思。我只是說，我平時因為和其他玩家打交道得少，接觸到的訊息本來就是有限的。”

詞音嗤笑一聲，追擊道：“哦，所以你是說知曉這件事就不同尋常的並不是那些合群的人。如果就不合群的非社交型玩家聽聞這類消息的可能性都不低，韻箋才淺為何還要大費周章打壓這件事的熱度？越打壓才越可疑吧。慕容思詩有那麼弱智嗎？”

“我、……你也別這麼敏感嘛。我不太會說話。我只是想跟你表明，我也聽說了這些事情，因此說不定能和你共情。”

這男人不值得自己信任。

“誰要你和我共情？”詞音心覺莫名其妙，“你還有什麼別的事嗎？你至少給我提供些情報，有關其他的我什麼都不想聽。”

“情報啊……是啊，你說真凶會不會是來自其他的區域玩家？不過這樣的話就無從尋覓了吧。月星世界還是很大的。”

“為什麼說真凶是其他區域的玩家？”詞音閉起眼，“我們已經經過了非常緊密的推理，真凶一定是竹內町本地的玩家。”

既然如此，就打發掉他。

“是嗎？那你們的推理還挺有意思的。”徹點頭道，“可我道聼塗説，真凶是來自塞壬區域的人？”

道聼塗説。你從哪裡道聼塗説的？“這樣啊。但既然能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兇，還不引人注目，想必也只能是原本就經常在命案現場活動的人吧。”

“聽上去也不無道理，但你想啊，本地的玩家應該也不會殺死可能會給自己提供戰鬥補給品的NPC吧，除非是有什麼深仇大恨，很難想像他們會對身邊的NPC下手。”

你也只是把NPC當成提供必需品的工具人啊。說來，有太多玩家都是這般想當然吧。

“就只是因為這種理由就斷言真凶不是本地人嗎？”詞音的後背靠在房屋的外牆上，“你的推理真的小兒科。”

徹將雙手搭在後腦勺，笑了笑：“哈哈，想必你們也調查了很久吧，那我這個不太清楚事情具體情況的傢伙，暫且也只能信你的話咯。”

“真是沒原則啊。”詞音攤手，“那麼你能走了嗎？”

“我在等人，晚點你就不會再見到我了。”

“誰吃的准呢。”她沒好氣地說。

所以……殺死莎娜·克蕾伊爾文的人究竟是誰？詞音的意思是，真的有可能是這個池穀徹嗎？

他有什麼理由直接站到自己面前，強行試圖拆穿自己胡說八道的有關真凶是竹內本地人的推理？他不該為此樂開花，將錯就錯才對嗎？

詞音留意到他背後那柄巨大的鐮刀。他就更沒必要背著兇器跑過來了，生怕自己不懷疑他啊。

她用餘光注視著徹那翠綠色的ID色彩。真凶留下的痕跡是水元素，而這個男人是風元素玩家。不是他。

那他又為何要來自己這裡跳臉？居然真的是要搭訕自己嗎？無可理喻。

詞音就這樣沉默，一聲收到新郵件的提示音將她的視線扯回了郵件介面。方聆弦……轉發的茶屋和伊轉發的和歌森勿棲的郵件？她無聲地閱讀了其中內容，其中只有短短一句話。

她在心中將其念讀，接著心裡一個咯噔。大雨依舊，她卻並未對自己得冒著雨奔赴抓捕現場而感到焦慮。

“對了，你對我有興趣？”她將雙手背在了身後，沖著身旁看似觀察雨勢的池穀徹甜甜一笑。太好了，自己的表情有被他的餘光捕捉。

“嗯？抱歉小妹，我沒有要搭訕你的意思。我真的只是單純……”

“比起那些，我們加個好友嘛！就、就當你不是在搭訕我。”詞音歪著頭，滿臉可憐兮兮地懇求道，“因為可能之後我也要請教你一些情報。我覺得如果是大哥哥你的話，說不定能站在大型近戰武器使用者的角度幫我分析一些線索。好不好嘛。”

“哦哦？”聽到“大哥哥”這三個字的池穀徹略有些心花怒放的意味。他隨即點頭答道，“當然沒問題啊，我跟小妹你加個好友。請問我該如何稱呼你？我喊你神來社小妹可以嗎？”

兩人加上了好友。雖一直依靠意念開關系統介面的詞音故意用手指在空中一劃，賣弄地沉下腰，一邊右手叉腰，抬起臉沖著徹滿臉笑意：“隨便你呀，只要是你喊著舒服的，都沒問題。”

她並沒在看著徹。儘管任何旁人都會認為她正興致勃勃地注視著她。

但……她並沒那樣做。

隨後，收件人為方聆弦的郵件……發送成功。

[chapter:- 和歌森 勿棲 –]

在從鍋裡徒手撩起兩串魚蛋關東煮後，折橋吹雪就已經意識到有人在朝著這裡過來。她條件反射地朝那兒瞥了一眼，卻被一陣摻了雨水的風直接吹進眼中，視野一片模糊。

她確定來著不可能是茶屋和伊（這家關東煮店的店主），但她也不想招麻煩，萬一來者是個什麼喜歡出警偷竊行為的正義玩家怎麼辦？吹雪將手中的魚蛋幾口啃完，又趕緊伸手在展示櫃檯上摸了一把，將七八個大福收入了自己的系統背包，抓起一串鵪鶉蛋和一串海帶結便哈著腰快速朝著街道另一側小跑而去。

就這麼冒著雨前行，正要與前方一個躲雨的穿著大一號衣服的女生擦肩而過時，她忽然發現近在幾步外的對方好似在偷偷盯著自己。吹雪的直覺告訴她，這場面不太對勁……這些不可能是町奉行的人，那又是誰要來圍堵她這個小角色？難不成並非沖著自己而來？

“那個，我問一下……請問你知道這附近有一家和果子專賣店在哪裡嗎？”只不過，那女生轉頭瞧了一眼吹雪，就沖她招了招手，半無表情地迎面來問路。

吹雪警覺地護住了手中兩串關東煮，滿懷敵意地瞥了這女生一眼。夜櫻澤子，不認識的名字。

“對不起真的打擾你了，我在這裡轉了大半天了，就是……”

她迫切想要擺脫這個澤子的糾纏，便轉頭朝後一指：“這店就在這裡啊？你看我背後……”

“對對，我也想讓你先看下背後的……”澤子側著身，一邊撓了撓手腕上的繃帶。

“嗚哼……！？”

吹雪剛轉過頭去，就瞧見身後雨中疾跑來一人，雙手持短劍直沖自己——果然是那個茶屋和伊的閨蜜想要來抓自己現行！吹雪倒吸一口氣，看準時機立即朝一旁翻躲，僥倖避開了勿棲這波出其不意的背後襲擊。但還沒站穩身子，她就被埋伏在巷中的池原一記飛踢踹翻在地。

她在雨水潭中翻滾幾圈，但卻毫無徵兆地忽然點地飛躍起身，順著左手一揮，幾根冰針飛射向站在原地的幾人。澤子下意識地就想要開盾防禦，這才發現手中拿的只是把彎刀，立馬慌神飛撲向了池原身後。池原飛出長鞭擊飛兩根冰針，腿部卻被第三根直接命中，瞬間右腿凍結住一大片。

“我動不了，你們快上。”

未等池原講完，澤子直接雙手筆劃成圓，一團風炮轟到正欲從這棟單層矮房翻牆逃跑的吹雪後背，將她直接拍在了房檐上，身子還撞碎了兩塊瓦片。

吹雪本要抓住上方其他瓦片加緊逃走，結果瓦片鬆動，她抓著瓦片就向地面滑落而去，而澤子舉著彎刀就等在下方。

“澤子你小心她袖口！！”

“啊？我、……”澤子瞧見吹雪手中那短暫的閃光，立刻朝後躲閃，一面揮刀招架。吹雪手中袖劍展開，與澤子的彎刀撞在一起，銀光四散地發出就算在這雨中也響亮可辨的一聲“當”。

澤子被震得直接彎刀險些脫手，她沒想到這個偷盜成癮的女生居然點了如此之高的力量。想要趕緊穩住步子追擊的她，卻發現被追擊的成了自己。短暫一秒內，吹雪給袖劍附上冰霜，衝刺上前對準澤子便是幾劃，澤子在第二刀才來得及提刀防禦，根本沒法輸出。

一旁的池原抽出長鞭，直接擊在吹雪的腰間，她又是一聲悲鳴，不再戀戰，瞅准距離這三人最遠的空隙撒腿就跑。

勿棲直接將手中雙劍的其中一把擲向吹雪的後背。她輕而易舉地便將其躲開，未曾想勿棲的目標本就不是正在逃竄的吹雪，而是她腳邊的地面。

隨著發出棕色光芒的短劍劍體砸中地面，瞬間發出一聲低沉的音爆，伴著水花四濺，揚起的衝擊波直接將吹雪撂翻在地。未等她起身，一把鐵傘直接從天而落，傘尖向下，穿透了她的手掌。

“咿啊啊啊、……！！！！”劇烈的疼痛海浪般席捲而來。她翻過身想要拔走這把不速之傘，但傘柄卻被一個天降的黑影落在上方踩住。伴著又一聲慘痛的尖叫，神秘的來者也無可奈何地搖了搖頭。

“啊、會長你怎麼……”澤子率先小跑上前，想要接應這一神秘來客。

“給你送傘。請問這位女生是做了些什麼嗎？我看你們在追她，就順便幫了忙。”被稱為會長的女生平淡地問道，瞧了一眼表情扭曲，拼了命想要將傘尖從右手手背拔走的吹雪。

“啊、她知道這次兇殺案的關鍵線索，但不是很配合。”池原不緊不慢地走來，“但既然黑澤你幫忙拿下了她，我們也能試著從她嘴中撬一撬情報了。”

黑澤一奈似懂非懂地點頭同意，自傘柄上躍下，一腳踩在水潭裡，濺了澤子一身雨水。

“啊啊黑澤會長，不好意思我都不知道你要來，沒迎接你——”勿棲朝著這兒跑來，一邊拾起了剛才掀起衝擊波後被彈飛的短劍，“我們這抓小偷呢，還是黑澤會長你幫了大忙啊。”

“哦哦這樣……舉手之勞而已。”一奈眨巴了幾下眼睛，“那沒什麼事的話我就先趕回去了。對了，澤子、池原，你們待會也趁早回來。有關我們倒懸巴別是否參加第一次公會戰的事情……呃、我已經和天冬茗爭論到現在了，想著你們也得到場，不然真的討論不出結果。”

“啊、？呃好，沒有問題。”池原先是愣了一下，爾後比了個OK的手勢，“謝了會長，我和澤子過會兒就回倒懸。”

“那你們加油了。我……先不淋雨了。”一奈向眾人擺了擺手，疲憊地走向遠處。

勿棲拼了命地朝一奈揮手表示拜拜，但一奈始終都沒回頭，她揮累了也就放棄了，轉而低頭俯視起被澤子的金屬傘死死釘在地上的吹雪。

“那麼折橋小姐，你回答我們幾個問題吧。”

“把……把這個……拔、嗯嗚嗚……！！”吹雪痛得滿頭是汗，或許如此吧。在被雨水這般無情拍打之下，就算誰在出汗、誰在痛得直流眼淚，也都無從證明了。

勿棲拍拍自己腦袋：“噢噢真的不好意思、我忘記這遊戲還是有四分之一的痛感在的。這樣這樣，你早點說完我們早點拔掉，還會給你送二十串關東煮。你隨便挑種類。”

吹雪因尖銳的劇痛而眯起的雙眼立刻睜大些許。

“二……二十串就想要從我嘴中……”

“我自費再給你買10份味噌年糕。”勿棲直接插道。

吹雪幾乎都感受不到疼痛了。

[chapter:- 方 聆弦 –]

聆弦一臉嚴肅地讀完了茶屋和伊轉發給自己的郵件，招呼一旁的琳然與綾欒到自己這兒來，解釋了郵件中的內容。

“好，我們已經知道對方可能是凶染Rhyme的成員，可能來自塞壬區域對吧，但這目前並未被核實。可以確認的是，我們幾個弄錯了一件事。”她鄭重地說道，“雖然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能在案發現場發現魔法痕跡，但真凶並非水元素，而是實打實的風元素玩家。”

一聽到這裡，琳然整個人都徹底釋然了。放下心中沉重負擔的她幾近直接昏厥過去。綾欒不清楚琳然的身體為什麼一晃，但還是下意識地抬起手臂摟住了琳然。

“然後，他——注意，是‘他’，攜帶一把巨大的鐮刀，身披黑色風衣。那天，有人瞧見具有這些特徵的一名玩家走進了莎娜的店鋪。當時茶屋和伊去買煉金設備，這才未能瞧見真凶樣貌。”

“要趕緊轉發給詞音和諒璃吧。”綾欒催促道，“還有那男的。”

“男的？哦你說夏月。”聆弦停頓幾秒，“好了，已經轉發過去了。不知道她們有沒有在街上見過類似的人物。”

“等、等一下……等一下！！”琳然回憶著方才聆弦描述的真凶樣貌，忽然大驚失色地掙脫了綾欒的手臂，“我知道他是誰，我和詞音都有見過他，他……他居然、居然真的、？！”

“你是說你有見過他？”聆弦的神經立刻收緊。但也正是這一刻，她聽見了收到新郵件的提示音，“你們先等等，有人回我了。——是詞音。”

“詞、詞音她……有說什麼嗎？”琳然忐忑地問道。她不想聽到自己所預料到的那條答案。

“她說真凶名為池穀徹。現在她就在他旁邊，半米都不到。”

好消息是，這並非琳然所預料到的答案。但她寧可自己剛剛猜的是正確的。

因為這條訊息，無非只是讓她心中的膽怯再被蒙上了一層真切的恐懼。

“對了，你對我有興趣？”

“嗯？抱歉小妹，我沒有要搭訕你的意思。我真的只是單純……”

“比起那些，我們加個好友嘛！就、就當你不是在搭訕我。因為可能之後我也要請教你一些情報。我覺得如果是大哥哥你的話，說不定能站在大型近戰武器使用者的角度幫我分析一些線索。好不好嘛。”

“哦哦？當然沒問題啊，我跟小妹你加個好友。請問我該如何稱呼你？我喊你神來社小妹可以嗎？”

“隨便你呀，只要是你喊著舒服的，都沒問題。……不過，留了聯繫方式之後，我可能就得先走了。”

“嗯？是因為你的朋友還沒到嗎？我這兒在等的那兩個人也還沒到。”池穀徹左右張望，“奇怪了，他們去哪裡了，不會放我鴿子吧。”

詞音撇開視線，話語中裝出遲疑：“那個，我先行告退了。大哥哥，再見。”

“好的，詞音小妹。我們下次再見。”

不過確實是有些奇怪啊，池穀徹在原地逗留，心中想到。原本約好的時間早就過了，為什麼會長還沒來接走自己？

這樣下去也不是個辦法，那接下來就該由他獨自回到佈雷姆了吧。他再度瞧了一眼系統時間，搖了搖頭。

“極晝”也快到來了。在那之前……做好自己該做的事情，完成會長交付的任務，安心下線。

詞音與徹辭別，一溜小跑到不遠處兩棟房之間的小巷中，接著三兩下翻過了堆積如山的木箱，躲在了這一整排住房後方的那條街旁。

現在自己的任務並不是與這個池穀徹直接糾纏。她身上有更重要的任務——若是現在聆弦她們的行動被協力廠商攪了渾水，她們就全盤皆輸了。

所以，此刻的詞音只有……

“啊、我見過你。是……詞音桑，對吧？”熟悉的聲音，隔著雨聲……轟然作響。

她刹那間震驚在原地。

若來者真的是津風禮社的會長二階堂才新，那詞音顯然算是倒了大黴，碰上了自己絕對無法戰勝的對手。

在才新來襲的這種最壞情景中，光是為聆弦她們拖住時間就已經足夠困難，更別提現在她們壓根就沒來得及趕過來。如果不在開戰之前引開才新，天知道她會如何幫助真凶脫困。

但……萬一，詞音曾經也是想，萬一來的人並不是二階堂才新該怎麼辦？

這場案件，以及竹內町現存所有有關殺害NPC的行為……絕不止韻箋才淺管理層與津風禮社兩家關注。她早已想到這一點。

她完全忘記了韻箋才淺是一家規模多麼巨大的公會。

她完全忘記了如果韻箋才淺有意壓下這一系列NPC兇殺案的熱度，那其中的公會成員也仍舊知曉此事。

詞音的眼神中充斥著畏懼，但她正在竭力抑制著自己的情緒，無比使勁地使得自己的眼神看似平靜如常。

她不知道自己該如何面對遠處這位注意到自己的，有過一面之緣的玩家。

她清楚這位玩家曾為自己帶來了最有價值的線索之一。

她相信……不、是她寧可相信，這件事情與正在一步步朝自己走來的這名玩家無關。

這個人只是碰巧經過，沒錯……只是因為巧合，因為微不足道的概率才……

“果然是你，下這麼大雨你居然會在這裡閒逛呢。如何，是在無所事事嗎？”

“啊、哦……哪有的事情。我只是在……”

沒錯，我只是在阻止你這樣的存在靠近池穀徹。

我不想與你為敵，但我也絕不能讓你干擾到這場決戰。

“天氣挺糟糕的，不過我這種打風元素控制也算是如魚得水啦。可惜今天沒法耽擱太多時間，我先走一步！”

這女生瀟灑地一擺手，冒著滂沱大雨，就這樣繞過詞音向遠處的街道趕去。

不行。……

必須要阻止她。無論她曾為自己提供了怎樣的幫助。

詞音本就該想到韻箋才淺可能會出內鬼。

“等、等一等。”因此，她目光毅然，右手攥緊了掛在左側腰間的刺劍劍柄。她祈禱自己不需要拔出武器。

“嗯嗯？何事何事？”

聞見詞音叫停自己，司空曉風止住了前進的步子，面帶微笑地轉過身去，羽制的團扇遮住她半邊面龐。

天穹蒼灰，風雨未歇。

“雖然很想繼續告誡你一些事情……但、好像一切都要結束了呢。”

大雨肆虐的竹內，無人的街市，慕容思詩神秘地低下頭，那絲笑容令白夜脊背發寒。

“還是說……對你們而言，這算是一場‘開始’？”

“慕容小姐，那個……”神情恐慌的白夜支支吾吾地好似想要說出些什麼，即將出口的話語卻全部都卡在了聲帶之中。

“我知道你有自己的職責。但是，向瀨白夜……你、想清楚了嗎？”

“我……”白夜的右手死死地攥住了自己上衣的胸口，“慕容小姐、你說的……你剛才說的，真的有根據嗎？我……我可以相信你？”

思詩只是簡單地一笑，回應：“白夜，你認為我慕容思詩……有必要欺騙你嗎？”

“我、我必須得花點時間好好想一想，這件事情有些……”

“是啊，花點時間好好想一想。只可惜呀，時間不太允許了。”思詩說罷，緩緩地轉過身去，白夜無法再瞧見她的表情，“你還有自己的職責要做吧。快點出發吧，替我好好地懲罰殺害那些非玩家角色的罪犯。”

白夜一言不發。她躊躇不決，她並未踏出離開的那一步。

“快要來不及了，白夜。去完成你當下的使命……人死不能複生。諒璃已經死了，但你還活著。我會在這裡等著你——直到你想清楚這一切，重新回來找到我。”

“慕容小姐，我……”

“快去吧，不然就快來不及了。”

白夜焦急地一步上前，一股無形的力量卻死死地拖住了她的身軀。她知道自己因何事而擔驚受怕。

她知道現在怎麼做才是正確的。

但她從未做對過任何事情。一路走來，她始終不幸如此。

……所以，我要一錯再錯嗎？

月星世界，原本該是自己重獲新生的舞臺。

縱使這一切妄想之中始終混雜著糾纏不休的紛爭，她卻仍想抓住那一絲僅存的微光。

這才是自己一心期盼，一心祈求能夠進入月星世界，行走在這佩蒂利亞大陸上的，最初的心念啊。

我已經想通了。

既然這是你想讓我替代你完成的使命。既然這是你為我留存的希望。

諒璃，我會做出你想讓我做的事。

“我之後會來找你。”

正是因此，她不可辜負當下對自己懷抱期望之人的心念。

打從一開始，就是自己親自做出了決定，嘗試去發自內心地信任那些人。

我絕不會讓她們對我的期望付諸一炬。

我絕不會讓諒璃對我的期望付諸一炬。

這從來都不是為了證明什麼。

這從來都只是她的贖罪。

感知到白夜的離開，慕容思詩點了點頭，平淡地向著上方偷聽至此的某人問道：“所以，這次你不打算阻攔了？平時不是非常拼命地要和我對著幹嗎？”

街攤雨棚之上的屋簷，身材嬌小的二階堂才新坐在深青色的房瓦之上，雙腿在空中自在地搖晃：“你居然能發現我在這裡。”

“沒有和其他玩家一般達到你的期望，很抱歉。”

“哪有哪有，我原諒你了。”才新興味索然地雙手搭在膝上，“我的得力助手有她自己的想法，這次念在我對她的舊情上，勉為其難就不來拆你的台了。”

“好的，我代表韻箋才淺公會感謝你的配合。”思詩心無波瀾地走遠。

才新嘟著嘴，朝地面使勁晃了晃手臂：“喂——就這麼走了？你就不關心既然如此我為什麼還要跑到這裡來嗎？我公會離這裡可很遠唉？”

“嗯。那你要彙報什麼？”思詩並未減緩步伐，甚至連說話聲都未提高。才新幾近聽不見她的話語內容。

“你就不會心存懷疑嗎，你那麼大個公會一個跟你想法相悖的人都沒有？我知道你們公會有哪些洩露情報的人……哎哎，好好聽完再走嘛。”

思詩沒有再給予應答，徑直離去。

池穀徹之所以能意識到聆弦等人的到來，還是因為他腳下的地面早已被兩條手臂粗的藤蔓破石而出，螺旋纏繞上了他的雙腿。

他並沒第一時間反應過來具體發生了什麼，但傻子也知道自己是被人襲擊了。“是誰？！”

來者並未給予任何應答。隨著無數雨點一同自上方落地的正是手持連枷的聆弦。

“你是哪個？”他握住身後巨鐮的鐮柄，在聆弦將連枷前部甩來的同時朝前用力揮舞鐮刀。兩方金屬劇烈碰撞，火星飛濺。

連枷頭部被彈飛，聆弦本人卻並未失去任何平衡。她對準徹緊握鐮柄的手臂就是一片光錐，旋轉加速鑽去。徹看出這光錐帶有追蹤屬性，直接左手接替右手握鐮，右臂自上朝下一甩，形成一道氣牆。未等被氣牆減緩飛行的光錐成功突破控制區域，徹便忍痛直接揮鐮貼著自己的小腿切下，解放了右腿。聆弦抽回連枷，斜著朝徹的腰部甩去，試圖通過纏繞限制他的上半身行動。徹直接以左腿為重心，一個猛烈轉身，跟著鐮刀順勢朝聆弦斬去，被聆弦一個後撤步躲閃而過。未曾想鐮刃處閃過一道青光，一片與此鐮刀同款外形的半透明黑影直線飛出，橫切聆弦胸口，斬得她捂住胸口連退數步。

徹剛要斬斷左腿的藤蔓，而藤蔓之上意想不到地爆出了數根棕色的尖刺，其中一些直紮入他的小腿，使他痛得倒吸一口氣。他忍著疼痛繼續切藤，緊要關頭之際躲開了聆弦擲來的麻痹花瓣。他瞥向自己視界左上的2級毒標識，向著積雨的水潭吐了口唾沫。

“媽的、你到底是來幹什麼的？！我跟你何怨何愁？！”

“少、廢話。”聆弦穩住步子。徹察覺到她的體表正閃過一層閃爍的白光，立即斷定還有個治療魔法使用者藏在暗處，當即甩鐮之時一個突進，進一步逼退了聆弦。而後他大喝一聲，鐮刃砸地，一道翠綠色的圓形風浪卷著空中的雨滴向四面卷去。

“你們有三個人啊。”他淡淡一笑，“我知道你們是來做什麼的了。你們已經發現了吧。”

遠處被雨簾所遮蔽的街景徒然化為一片白色。從中逐漸顯出一人影，正是借著漫天水元素力隱藏在雨中，手中持一把重藤弓的綾欒。

“哦噢、我認得你。”徹輕浮地說道，“有人警告過我，來竹內就別惹上月見花大美女。這可是你自己找上我了，不關我事啊。”

綾欒步步逼近，邊走邊搭箭對準徹的左手臂。徹看透了她瞄準的身體部位，不屑地翻了個白眼。

“知道我的身份還省了我不少事。乖乖地停止抵抗，饒你一條性命。”

“是嗎？”徹側過頭去，露出奸詐的笑容，“照我看，你們根本不敢殺了我吧。”

他左臂朝左伸直，平舉鐮刀，刀刃轉向。隨後，他只是輕蔑地瞪了方聆弦一眼。

聆弦大喝道：“他準備自殺！！”

綾欒立即一箭射出。與此同時，兩道藤蔓從徹的兩邊地面兇猛破出，直沖他的雙臂而去。徹本就未想直接自我了斷，一鐮刀切段其中一根藤蔓，再朝後疾閃避過第二根。他嘴中默念兩道詞條，直接將綾欒那支箭矢的飛行軌跡下壓，爾後自他臂下破空而過。

“小姐姐們，該怎麼才能跟你們說明這些都是沒用的？那麼，再見了。”

忽然，他的背後傳來一聲“嘭”響。原來綾欒的那支箭矢並未飛遠，而是半空解體，其中飛出六道扭曲的水線，直沖徹的後背而去。

“什、”池穀被水線直沖後背，直接被打得鐮刀險些脫手。聆弦立即甩連枷擊向他的鐮刀柄。在這刹那，一直躲在房頂上的琳然終於也瞅準時機飛躍而出，念完了短期追蹤法術的最後一句詞條。

池穀輕笑，直接順其自然地借力朝著地面摔去，跟著鐮刃轉向下方一砸，一片半圓型的風阻輕而易舉地抵消了琳然的追蹤魔法。他直接在地面卷著積水翻滾，向著自己身體上方一鐮刀重切而過。隨著劈啦的清脆一記，聆弦的連枷鎖鏈應聲而斷，連枷頭直接擺脫限制飛向遠處，擊破建築的木牆飛入了屋內。

聆弦也沒打算慣著地上這破壞了自己武器的男人，直接抓著連枷的棒身附上了一圈麻痹荊棘，沖著地面就一個飛身躍進，狠砸而去。遠處綾欒早已放下弓，將自己這份追蹤魔法吟唱完畢，對準徹發射而出。而落地的琳然在打了幾個滾後便再次嘗試吟唱追蹤魔法。兩顆魔法彈同時擊出，料想徹在聆弦的進攻下也不再有機會展開空氣罩，這回必定成功。

“司空曉風桑……對不起，我只是、我問你一個問題……”

詞音不知道該如何組織語言。一旦直接道破了曉風的目的，她倆的交情（雖說本就不深，但正因是本就不深）說不定便會截止至此。

自己……明明根本不在意跟不跟人交朋友。但她覺得通過這種莫名其妙的方式結下樑子毫無必要。曉風與自己本該是利益共同體，現在又怎麼會陷入這般利益衝突的情勢？

“詞音桑是想問些什麼嗎？要不你之後私信找我，我現在確實是趕時間啊。”曉風做原地跑步動作，臉上並未遮掩全部的焦急。

“我……”詞音咽下了不知多少口口水。她用手背抹去臉上混著雨水的冷汗，最終還是選擇直截了當地質問，“你……為什麼要幫助二階堂才新？”

“哦，你說這事。……”曉風的跑步動作停滯於原地，迎來的是幾秒的沉默，“哦哦沒錯，有關NPC兇殺案的事情……我這不正是要去找他們算帳嗎。”

詞音的心中一沉。

“你居然……真的是韻箋才淺的內鬼……”

“唉？詞音桑你不是中國玩家吧。怎麼會突然擔心起我們公會的事務來了？我其實不太方便跟你說這些，因為我……”

“你知道嗎，你無意之間促成了什麼樣的後果。”詞音的語氣，似乎又有些過度平淡了，“你為什麼要殺NPC？你怎麼下得去手？他們是只有一次生命的存在啊。”

——不是，我是被迫這麼做的。

又或者換一種可能性吧。

——不是，我是無意間不小心間接殺害了NPC。

就算是這樣也好。就算是這樣，也足以令本就自詡冷酷無情的詞音對曉風產生足夠的諒解。

“因為，如果我要變強的話需要解鎖一些特定的技能，獲取一些特殊的素材去打造裝備對不對？假如我要練成我理想中的流派，必須要殺那幾個NPC的話，我也沒什麼選擇啦。”

……卻為何，偏偏獲得的是這樣的答案。

詞音歎了一口氣。

“所以……司空曉風，你果然有殺NPC。”犯罪者，往往都會回到犯罪現場，欣賞自己所留下的傑作，“琴音繞梁的店長，是你殺的，對嗎？”

“哦？你覺得我殺了他有什麼好處？那個NPC手中沒什麼太好的資源，你知道吧。”

“因為……”詞音恍然大悟，皺緊了眉頭，“因為，你最好的朋友，那個之前和你一起行動的女生，她很喜歡各類古風樂器。對吧？”

曉風一臉興致地抱起了胸，手中團扇上下緩緩晃動：“是這樣沒錯。你的推理還有點意思。”

“她花在那些樂器上的時間太多了，幾乎經常去各種樂器店泡著不走，也不想和你一起去野外刷怪練級，而她待得最久的便是琴音繞梁這家店鋪。你為了她能夠同你一起遊玩，於是就趁著‘極晝’的時候上線，親手殺了琴音繞梁的店長。這下，她便無法再在這上面耗費大量時長，甚至會因此產生心理陰影。你的目的就會達成，對嗎？司空曉風。”

曉風面帶笑容地點了點頭：“太對了，太對了，你還有什麼想法？”

詞音微微地低下頭去，將腰間的刺劍緩緩拔出：“果真如此。你居然會因為這種無聊的理由去犯下惡行，你真是讓我感到恥辱。……殺了琴音繞梁的店長後，你收穫了店長的遺物，發現還有這種途徑能獲得珍貴道具和素材，因此才會決定與二階堂才新合作，為的就是在她們殺NPC時，你能坐享一部分利益。僅需提供情報，不需要你來親自動手，你是間接的殺人犯。”

“可你有沒有想過，有些NPC他們確實就是純粹的惡人，他們本就該死？你也清楚吧，月星世界存在的可不僅僅是你眼見的那些小店店主小裝備鋪工匠，月星世界也是有NPC劫匪、NPC黑幫，甚至NPC互相殘殺的案例也比比皆是。他們犯下的罪孽不輸那些現世的違法犯罪之人，為何我不能將他們殺死？”

“那種NPC確實該死，罪不容誅，死有餘辜。”詞音閉起雙眼，輕聲說道，“但琴音繞梁的店主做錯了什麼？那個藥水店的莎娜又犯了什麼錯？為什麼你要間接害死他們？你居然將行惡視為如此隨意的行為，豈有此理，我會讓你品嘗隨手犯下殺人之罪的代價。”

她的兩眼瞬間睜開，刺劍直指曉風而去。曉風對此早有預備，直接團扇一掃，將詞音吹定在原地，毫無前進可能。詞音立即用手臂帶起火焰，試圖用其衝破曉風刮起的範圍風，沒想到曉風又是蓄力一扇，詞音手臂一旁剛剛初生的火焰便不再受到控制，肆意朝著四面飛射而去，並未命中曉風。

詞音的進攻方式，恰巧被曉風的流派壓制了。

她不甘示弱，立即向著橫方向一個躍進閃身，又在曉風朝這一新方向猛扇之時閃回原先的方位，趁著曉風預備下一波攻擊之時直接沖至了她的跟前，細劍直指她的胸口。

“好了我不跟你鬧了。”

曉風左手持扇，本該是空無一物的右手卻不知何時握起了一把數尺長，閃著青光的影劍。——糟糕，是什麼時候換成這把……

詞音的全部慣性都用於前沖，根本沒有半途止步的餘地。曉風輕笑，直接用刀背一下將沖至面前的詞音手中那把刺劍擊飛，借著一個恰到好處的閃身，接住了飛撲而來的詞音，將她半摟在了懷中。

“哎、……？你、”

“我的寶，你先聽我說。那樂器店的店主給覓萱賣了把用了五次就折斷的笛子，但這壓根不至於讓我殺了他。我殺的都是一些罪大惡極的傢伙，從未幹過好人，哪怕是小偷這種級別的。”曉風將詞音扶穩，緊接著便被詞音掙脫而開。

“你什麼意思，所以……所以他並不是你殺的？”

“我跟覓萱本來就是大學同學啊，有什麼必要擔心她在遊戲裡被電子人給迷到了。我壓根不知道那個店主是怎麼回事，我和覓萱一上線他就暴斃了，我倆連他個屍體都沒見著。”

“這樣……啊。”詞音整了一整自己的外衣，蹲下拾起了耐久被砍到只剩三分之二的刺劍，“所以……你剛剛只是在……”

“對呀我看你的推理還挺有意思的，我都差點信你了。可惜你說的是我本人，而我本人並沒做那些事。”曉風無奈地叉著腰，“本來我還打算點破，沒想到你直接就跑過來要刺我，給我嚇得……”

詞音臉上一熱。“那你……為什麼下那麼大雨跑來這裡？你趕時間又指的是……”

“就是你說的那個什麼莎娜的事情啊。韻箋才淺的管理層不知道發什麼瘋非要壓這件事情的熱度，背後的意思不就是禁止玩家殺害任何NPC嗎，不知道是會動搖民心還是怎麼的，我也不敢說我懂。但不殺任何NPC和不殺好NPC這可區別大了去了。完全禁止殺NPC，這可是斷我發展路線啊。”曉風滿臉的無奈，“然後那個二階堂派來的幾個人一天到晚來我們的領地打探情報，我就想著如果她們能幫忙攪亂管理層的計畫，那搞不好我還能再走一段時間老路，給等級練上去了再說。”

“原來是這樣啊。所以，就是你洩露給了才新有關韻箋才淺管理層的行動方針……”

“哎，但是，可不止我一個人。我顯然也是看到有其他公會成員這麼做了我也才放心這樣幹的。”曉風停頓幾秒，若有所思，“但是那幾個人偏偏對我有意思，讓我幫忙去調查什麼特殊零件的情報。我記得叫……叫什麼來著？”

詞音提醒道：“連鎖核心？”

“什麼是連鎖核心？噢噢哦，可不是！那種玩意要是我能知道在哪的話，早就翻天了吧，人人都要去搶了。”她忙擺手道，“我就一公會的中層玩家，我哪有那麼神通廣大啊。我記得她們要我找的東西好像叫……什麼齒輪？對，好像叫什麼複試齒輪。”

“這個零件我確實也沒聽說過。”詞音搖了搖頭，“反正既然不是連鎖核心，那說明莎娜被殺和你其實也沒有太大的關係了吧。”

“哎呀那可不嘛……但之後他們跟著我的情報過去，據說是把這個複試什麼齒輪的持有者叫什麼小島由亞，也是個NPC，給殺了。所以我就特別惱火，他們可沒跟我說會下死手啊，我這正找他們算帳。但我昨天找那個二階堂也不在公會裡，今天又去了一趟，二階堂跟我來說殺人的不是她，要我來這個地方找什麼人。”

“池穀徹。這人殺了莎娜。”詞音立刻回應，“但你現在不能找他，找了就沒法抓他歸案了。”

“哈哈哈抓他歸案，你們抓殺人犯啊？等等……你說是池穀徹？不對不對，我要找的那人名字也是三個字，但不是池穀徹。那人叫霧雨紅，是凶染Rhyme的會長。二階堂跟我說這人今天要來這個地方，他就是這件事情的幕後主使。”

詞音聽聞曉風講述的情報，不禁陷入深思。

“二階堂……給了你情報？為什麼？她有那麼好心？”

“這就不在我的理解範圍內啦，我也覺得事情比較蹊蹺，但我還是過來了，乾脆直接找那霧雨紅當面對峙。”

“但我覺得。”詞音無可奈何地攤手，“這人怕是不會來了。這回我猜的很有可能正確，這個所謂的會長估計拋棄了自己手中作為棋子的池穀。他現在怕是已經在佈雷姆了吧。”

“這樣、有什麼我能幫得上忙的嗎？”

“有，我的同伴估計還是會想抓池穀徹到町奉行。所以，你和我在這裡好好待著別靠近他們。同時，如果你能幫我阻止其他人靠近戰鬥現場，也會幫我的大忙。”

“這個大忙幫起來好像還挺順手的。反正我現在目標沒了——我可以信你吧，詞音桑？”

“我要騙你的話就不會是這幾套說辭了。更不會對你拔劍。”詞音冷淡地回答。

曉風又一次點頭：“很有道理，這回我又被你說服了。”

寬廣而無人的街市，由雨點揚起的水霧，不知是否來源於那片幽深的山林。

獨自在雨中奔行的白夜，目的地並非聆弦等人所在之處——而是竹內町的傳送廣場。

“既然真凶並非竹內本地玩家，做好了隨時逃跑準備的概率很高。既然如此，他或她極有可能居住在竹內町中心廣場的附近。”久禮夏月曾在郵件中分析道，“考慮到發生命案的座標規律，真凶很可能暫居在距離命案地點密集的竹內北街區的相反側，同時又靠近竹內的中心地帶……也就是說，他十有八九會在竹內的南街區北部。”

白夜的任務是負責在眾人一番苦戰失敗後，以最快時間前往真凶的復活點並試圖拖住真凶。沒錯，她並非追捕真凶的主力，而是確保這場行動能夠圓滿成功的保險絲。

雨勢漸小。月星的PVP總是會在兩分鐘之內結束……難道聆弦她們真的對上了難纏的死敵，與其戰鬥至今尚未分出結果？可是她們的目標從來都不是要殺死真凶，而是奪走真凶的行動能力，並盡力阻止其自殺。

……既然如此的話，能打上這麼久，說明她們已經對真凶無計可施了吧。若是能夠將其控制住的話，行動早就該成功了。

如此作想，白夜忽然被收到新郵件的提示音嚇得險些朝前跌去。她顫顫巍巍地點開了郵件頁面，只瞧上面書寫的幾個大字。

——“作戰計畫A 失敗。作戰計畫B 失敗。”

雨，停了。

詞音隨行曉風，二人巡邏于街道，小雨逐漸不再。自屋簷流落的雨水跌向地面。四周古色古香的和風建築被這些微型瀑布所點綴，佈置得宛若人造的水鄉。

除此之外的聲響卻是未剩下幾種。包括那聲無法被詞音排除出列的郵件提示音。

她默默地將這封信件的短短幾字閱讀了數回，關閉了郵件視窗。

“怎麼了詞音妹，是你剛才說的那幾個合作夥伴嗎？收到信了？”

“作戰失敗。”詞音有些過於冷靜地將事實告訴曉風，跟著約十五秒的沉默，期間也只是呆滯地望向遠方未被建築所遮擋的，那片空無一物的陰雲，“嗯……之後也沒有我的什麼事了。曉風桑，你能告訴我你所知道的有關那個凶染Rhyme公會的一切嗎？”

曉風似是因為詞音突然對緝拿真凶一事失去動力而略為吃驚。但隨即，她爽快地一笑：“你是想要我把兩邊都得罪啊。正好，我原本便是這麼打算的，幹完這一票我就轉去幾時重。”

聆弦愣愣地側躺在地，緩慢地抬起了自己的右手。

自己受了致命傷。那個池穀徹方才用鐮刀的刀刃將自己拍在地面，接著便用鐮刀刺在自己身上空翻，躲開了綾欒的追蹤彈。

而琳然的追蹤彈？琳然發出的那一枚確實成功命中了。

但是，命中的是聆弦。

她撐在地面上，想拼盡全力地起身去阻止退到牆邊的徹自盡。與此同時，綾欒也一發水流束縛彈自手中彈射而出，可惜飛行速度並未趕上。

徹冷酷的笑容很快便轉為得意的大笑。他立即將鐮刀翻轉，連續斬入自己的胸口。

伴隨著那無數的七彩晶片，他死在了她們的眼前。

“我們……”

琳然三步並作兩步快速奔來，為聆弦吟唱了恢復魔法。聆弦抬起手，沉著嗓門問道：“我們……成功追蹤到他了嗎？”

她只瞧見琳然搖了搖頭，而綾欒也只是躲閃了她的視線。

“……這樣啊。”

聆弦深深地歎了口氣，而後緩緩地打開郵件系統，先後向夏月、詞音、諒璃三人發送了書寫著“作戰計畫A 失敗。作戰計畫B 失敗。”的郵件。

“已經結束了嗎，那個、……”

“是的，看來已經結束了。”聆弦簡直感到一絲的釋然。她面無表情地自地面起身，用手背捋掉了後背上的水，隨意地朝前走了兩步，“我們還是把這種事情想得太簡單了。很遺憾，我們應該是輸給那個傢伙了。”

琳然滿心急切：“沒、沒有任何辦法補救嗎？現在立刻搜遍所有的旅館的話……”

“沒用的。真凶都有機會從我們三人的合作下成功逃跑，再從旅館逃走，逃到塞壬區域去……甚至逃往其他的區域，我們根本不知道他究竟會選擇傳送至何地。沒用的，從此之後，可能在這TBO中我們都再也見不到任何叫‘池穀徹’的玩家了。”

聆弦無意間又聽到了收取新郵件的提示音。料想是方才收信的三人中有誰就此事發表了疑問或看法吧。

“怎麼會這樣，我真的以為無論如何都……要是我第一發追蹤魔法沒有失手的話，要是我一直藏到最後才出手的話……”

“你不要過分自責了，兩個計畫都失敗本身就不是任何一個人的全責。”聆弦將琳然摟入懷中，“從此之後，我們還是得走回正軌，好好地該怎麼玩這個遊戲就怎麼玩，不再管這些本就不在我們普通玩家職責範圍內的麻煩事了。我們……為這城市，為這遊戲操心過多，又何嘗不是一種從內心而發的自負呢。琳然，抱歉——還有綾欒小姐。”

她回過頭去。綾欒已然背過身去，掏出一張花布，細心地擦拭著手中的重藤弓。

“抱歉，把你們捲進了這麼麻煩的事情裡，結果沒想到……最後還是失敗了。”

“我沒能守護竹內町，我甚至沒能為自己的失誤負責。”綾欒的語氣黯然神傷，“這本來就不是你的問題，方聆弦，你是從外面來的玩家。我不一樣，我自一開始就決定定居竹內，將自己視為竹內的一份子，甚至……將自己視為維持正義的人。這裡已經被我當成了第二個現實，第二個家。我沒能守護好自己的家，我覺得我已經失去了自命不凡的資本。”

“我們的敵對勢力非常複雜，這場事件打從一開始我們就面對了不止一兩個敵人。事情走到這一步，也是沒有任何辦法的事。”聆弦略低下了頭。她想起剛才收到的那封新郵件，還是打算打開瞧一眼。

“就算如此，計畫已經失敗就只是失敗。已成事實的事實，我沒必要逃避。”

“但……”聆弦默默地讀取了信件的內容，神色中滿是詫異與震驚，“我……我們、或許還能再最後試一試。”

“什麼意思？”

聆弦未對綾欒的提問進行回答，只是以平穩的語調念出了信件中的內容。

“池穀徹所在處：竹內町南部，地滿一町目，中地滿街與七條通交界口以北，千木旅館。”

“這是……？”

“稍等，我把它轉發給黑羽諒璃。”

詞音雙手搭在身前，與領路的曉風一前一後地朝著韻箋才淺的茶樓前行。

這樣悠然自若地與前頭那傢伙交流一會兒也不會被責駡吧。

反正，詞音的任務已經超量完成了。

池谷徹於旅館蘇醒，此時的他正坐在床邊，手邊儼然是平置整潔床單之上的巨鐮。

他並不著急起身，只是舉起並攤開左掌，其中浮動著一團散發著翠綠色光澤，卻有漆黑之光流竄的元素球體。

“……”短暫的沉靜後，他試圖向光球之中喊話，“會長？請回話，這裡是池穀徹。”

“——你周圍安全嗎？”

“原來你真的會關心我周圍安不安全啊？！為什麼要放我鴿子……咳、”徹清了清嗓子，試圖壓下心中怨氣，“非常安全，我將那三個追殺我的傢伙甩開了。現在我在千木旅館自己的房間裡。”

光球之中的話語聲透露著幾分慍怒：“蠢貨，雖然我不清楚對面具體人數，但試圖捉到你的可不止三個人。在成功脫身之前，不要再聯繫我。”

“你就這麼把我丟在竹內了嗎？！喂，霧雨紅我告訴你，我可是替你……”

“直接拿傳送水晶傳到傳送廣場，然後立刻到佈雷姆來。”

元素球體表面，漆黑弱光不再。

徹咬牙切齒地掐滅了光球，從床邊躍起，走到空無一物的雜物櫃前——更準確地說，其上僅有兩瓶恢復用的藥劑與三枚普通的傳送水晶。

要和這個該死的地方說再見了。幾個月內他絕對不會再踏入竹內町半步，跟著那垃圾會長的屁股後面給他擦屁股准沒好事。

他咽了口口水，抓起了其中的一枚傳送水晶。

——傳送至：竹內，中心廣場。

隨著清脆的玻璃碎裂聲，一根細長的箭矢破空貫入，在水晶正閃出微弱射線的同時將其擊得粉碎。

手中的救命水晶忽然被射爆，才反應過來的徹嚇得差點咬到自己的舌頭，趕忙回過身去面對已被那支無名箭矢擊穿一個小孔的客房大窗，順手往後又抓取了一枚傳送水晶。

也就在這時，他的身後，那根箭矢插入的木制牆體內傳來悅耳的一聲“滴”。

“我去……”在目睹窗外那漆黑的身影飛身一腳踹入房間內的同時，徹只覺察到後背一暖，囤放雜物的櫃子驟然起爆，將徹直接轟飛，推向窗前的床鋪。他的手掌也因這預想不到的爆炸而脫力，水晶自手中摔落地面，滾下床底。

[chapter:- 向瀨 白夜 –]

破窗而入的白夜直接一腳招呼在了飛來的徹的腹部中央。他被踹得噴出口水，卻也順勢伸手將這不明人士給一同扯到了地上。趁著白夜仍在地面翻滾，他趕忙倒著爬到床旁，右手朝上探出，試圖抓到鐮刀的長柄。

翻滾之餘，此人腳跟點地，借力飛躍而起，空中一箭射入了徹的右手。他痛吼一聲，邊起身邊拔掉了手背的箭矢，順著大手一揮，借著風元素將箭矢快速地原路投擲回去，被那使弓的玩家一個側身輕鬆躲閃。

“你……又是什麼人？！”徹沉著嗓音質問。

白夜並未回答，只是在徹抬起鐮刀的間隙蓄力完畢，又是一箭兇猛出弦。破甲箭擊打在徹即時舉向身前的鐮刀刀刃上，發出“鐺”的響聲，刀刃未破分毫。

池穀徹鐮刀後揮，一陣暴風反向衝開，將白夜徑直吸去。她下意識右手拔出箭矢就是一記揮斬，被徹一鐮如切割紙卷般輕易斬斷。手腕濺出鮮血的同時，她空中換力順著鐮刀刀刃斬去的方向轉身，甩出一道環形的鮮紅血花，保住了自己的右手。

“你想得太簡單了。”徹冷笑著。白夜心中暗叫巨大失誤，在被徹一個掃堂腿踹向窗外的時刻眼睜睜地瞧著他又一次自殺成功。

白夜的後腦勺砸在窗框上，直接將木框連帶撞斷，但她也隨之舉臂反手試圖抓住上窗沿，卻仍舊失去平衡飛向外部。她頭朝下摔在一層的房檐上，將木板都給撞裂，卻終於將右手死死地摳在了簷邊上。腰部隨著慣性一甩，將兩瓶恢復藥劑別在腰間的腰帶也瞬間脫扣，藥水向著下方落去。她管不著這些，緊抓著房檐的手臂繼續施力；霎時，方才的傷口鮮血流淌，隨重力落下，滴入她的右眼。

她晃動身軀，左手同樣搭上房檐，再度使勁躍上二層窗口，正見才復活幾秒的徹嘗試第三次自殺。

重生錨能夠在短時間內復活註冊此錨的玩家三回。若是復活完成，錨的充能便會減少一格。

在此之後……若是該玩家再次死亡，重生錨將會自動取消該玩家的綁定狀態，將他或她送至最近的傳送廣場。

恢復一格充能的所需時間是月星內的一個小時。所以……只要讓徹在一小時內成功自殺四次，他們就功虧一簣了。

眼下……白夜無助地目睹徹再度將鐮刀送入他自己的身體，卻毫無阻止的能力。

攻擊他？……那也只是加快他自殺的效率罷了。為什麼他們要讓自己這種又沒控制技能，又沒治療技能的廢物來拖住這麼危險的玩家？！為什麼、就這麼看得起自己嗎？！但凡是詞音、但凡是綾欒在這裡的話，事情都不會走到如今的地步。

白夜撲上徹的身體，拼盡全力地空手抬住他正欲送入自己腹中的刀刃，另一隻手使足了勁想要推開他的身軀。無濟於事，自己的力量太弱小了，在這種主修傷害的玩家面前，又是如此狹小的房間，白夜毫無勝算。

完全被碾壓……這樣子要怎麼拖住他？！這樣子根本不可能等得到聆弦他們到來，究竟他們為何要如此信任自己？白夜寧可她們不信任自己、信任自己的後果就是如此，徹底輸掉……計畫徹底失敗，就算知道了這個池穀徹的復活地點又如何，最後終究還是徹底失敗，他們要全盤皆輸！！

都是……因為自己、因為自己！！！

“不可以、休想自殺……不可以再讓你……！！！”

“想得太美了吧，小姑娘。”徹再次加強了手上的力道，一邊吟唱著超近距離風彈轟擊白夜的身軀。

“嗚、……！！！嗚哼、！！不能讓……不能讓你……”白夜全身緊繃。她從未如此拼盡一切地想要阻止一件壞事的發生，“我，求求你了……”就算在那時、就算在曾經的……

白夜猛地甩了甩頭，咬緊牙關，最後一次嘗試用整具身體的力勢去推開徹的鐮刀。刀刃已經深深刻入白夜的左手手心，現在的白夜是在用手部的骨頭去強行抵住刀刃。

視界左上角的血條、充盈的綠色部分階段性地快速被赤紅所吞噬。紅色的血條不斷收緊、綠色的部分逐漸減少……80%、70%……馬上就要到60%了，自己只是在幹耗自己的血量而已，這樣下去絕對不會是辦法……

可自己、可自己又能做什麼？！她連一個控制技能都沒用，眼下也絕無可能再去掏出能附加異常狀態的道具或妨害性藥物。因此，因此……

用脆弱的肉身去強行抵擋。這是自己……唯一能做的事情了。

鑽心的疼痛，潮水般的劇痛……咬死牙關，強撐……用全部的信念去強撐。

“不要、……不會讓你再、自殺！！！啊啊、！！”白夜閉起一隻眼，額頭與手背青筋暴起。她已經快撐不住了。她仍然在撐下去。仍然如此。

絕對，不能失敗。

那麼多的同伴，都將信任寄託在自己身上。

自己……絕對不能失敗。

不然自己會永遠都無法面對他們的。

不然這錯誤就完全會是白夜一個人的責任，他們會怪罪自己一輩子。他們有權利這麼做。

自己……明明、已經費勁千辛萬苦找到的，新的夥伴……

……絕對、不能再……再失去……

但是、好痛。

真的好痛。

救救我，不管是誰都好，自己真的已經徹底堅持不住了。無論再怎麼努力，自己的力量實在是太微薄了，我做不到、我改變不了未來……

我幫助不了任何人，拯救不了任何人。我無法阻止最壞的結局發生，我甚至是眼睜睜地瞧著它發生。

我真是個……徹頭徹尾的垃圾。我果然還是……做不到啊。

誰來幫幫我，不管是誰……請來幫幫我，我……我想要放棄，可是我不能放棄，在他們的希望全部彙聚於我的手中之時，我不能放棄。

我沒有放棄的選擇，我沒有放棄的餘地，我沒有放棄的資格。我不能放棄，絕對不能……再……

勿、勿棲……琳然……

“別費勁了，我也算為你好。”

鐮刀的刀刃閃出一道黑色的光澤。“咿呀呃呃啊啊啊……！！！！”隨著一聲驚懼的慘叫，刀刃順著白夜的左手手掌如切碎無骨的肉塊般輕鬆劃入，直接沿著白夜因施盡全力而近乎伸直的左臂一路切來，直到左肩為止。“啊啊啊啊、好痛啊啊啊……！！！啊啊啊、！！！”

巨量的血液洶湧爆出。白夜絕望地瞥向了自己視界左上角那僅剩一絲的綠色。

……不行、絕對不能再……不能再繼續、自己的……自己只要死去，就……！！

如果慕容思詩方才告訴自己的都是實話，自己……！！！

白夜使出了最後的一絲力量。

不、她並未再去制止徹。拼盡這最後一絲力氣的她……朝後跳開。

她不能放棄。

她也不能不放棄。

所以……她，躲開了。

摔倒在木質的地面。她親眼看著徹逐漸再次、再次化散為七彩的晶片，冰冷的淚珠自她顫抖的眼眶中孤獨地滾落。

她緊緊捂著自己已經被縱向切成兩半，完全失去行動能力的左臂。血液仍在流淌，受了這樣的重傷已經無法被系統修復了。她……只是會在這裡，孤身一人而已。

若是徹並未嘗試自殺……而是哪怕有一絲真正的進攻欲望的話，白夜現在都已經死去了。

白夜捂緊了如同兩根肉條般垂蕩著的左臂，艱難地向著前方的徹——不、是朝著那半空中散發著夢幻的彩色光芒的晶片，漫天飛舞的豔麗碎屑……一點、一點地挪動身軀。

見證徹的第三次復活。下一次的復活，徹將出現在傳送廣場。

屆時，這場調查便會徹底結束。以最壞的方式。最壞……的方式。

她不能直接用血肉之軀去阻擋徹。

否則，她會死在這裡的。

絕對……不要死亡。

不論思詩告訴自己的究竟是否為實，但凡“那種論點”存在……她就必信無疑。

因為她，無法接受任何“或許為假”的賭注。任意存在的概率，只要與她在這月星世界的死亡相關……對她而言，可信度便是百分之百。

她不能死。因為某種未知的理由，她不能死。

絕對……不能死。

但絕對，不能放跑徹，不能讓大家跟著自己一起失敗。

因此，她陷入深邃的躊躇。

但自己……真的做不了事了啊。我已經嘗試了所有，我已經竭盡全力……對不起，我還是無法改變未來。我和從前的自己一樣，無法改變未來。

我從來都只是從前的自己。

我……從來都只是那個畏縮膽小，懦弱無能，自我中心的廢物。

還談什麼後悔沒有拯救黑羽諒璃。

我從來就沒有能力拯救黑羽諒璃。

我甚至只能勉強救我自己。勉強讓我不死，就這樣苟且偷生地……活下去。

諒璃將這第二段生命贈予我，只是為了讓我從一個看淡生死的垃圾轉變成了貪生怕死的雜碎啊。

已經只有最後一次機會了。

但對我而言，這最後的機會也無限接近于原先就不存在啊。

我……已經阻止不了他了。

我仍會盡全力……用這最後一絲的血量，去拖住他。

但，我一定會死。

我不想死……我已經不想死了，所以……不要、不要將諒璃最後留給我的事物奪走，不能……

不能死、但我……必死無疑，我將決然赴死，我不想死……我不可以死，但我必須死，我必須……

我必須……死在這裡，我將要死在這裡……

和伊、聆弦……小鳥游姐姐，救我……救救我，我快要……我快……

我徹底……已經、堅持不住了……

琳然、勿棲，救救我，請來幫一幫我，告訴我……我該怎麼做……

“那麼……”池穀徹自床邊悠閒地起身，舉著鐮刀伸了個大大的懶腰，接著將目光居高臨下地投向了地上虛弱無比的白夜，“小姑娘，我對殺你沒興趣，你要抓我很正常，但我要逃自然也是意料之中，對吧。恐怕我們要說再見了。”

已經……決定放棄了。

白夜只能依稀辨認出徹那把巨大鐮刀的刀刃。此刻，他已將刀刃深深刺入自己的腹部。

這也證明，事態已經、或者說是終於……走到了無可挽回的地步。她無法清晰地瞧見這一整幅畫面——淚水已經徹底模糊了她的視線。

但也……不用再看清了吧。

因為已經無法再阻止他了。

已經無法再……。

“救救我……”

“竹取……”

白夜當時並未留意到在自己面前橫穿而過的紫色直線。

但在這直線逐漸扭曲成一種近似於柔軟的閃電分岔的形狀後，她立刻用右手手背擦去了淚水，只瞧見自己的前方…

那個全身大半被深紫色披風所遮罩的身影，急刹於自己的面前不遠處。白夜默默地抬起頭，披風的兜帽因這疾沖而被甩開，深藍的齊肩短髮在慣性下於空中飄蕩。

白夜對這背影……總有幾分的熟悉。身前的女生單抬起一隻手，其掌心的光芒以過分溫熱的暴戾旋舞擊穿了僅剩下不足半血的池穀徹的身體。

“雜種，你的肆意妄行到此為止。”

“我……嗯？！”徹猛然回過神，發現在自己的不斷自殘下，他的血條不減反增，“你……好啊，恢復魔法。你居然會用這種方式阻止我……”

徹沉吼一聲，將鐮刀從自己腹中抽出，口中念著不明的咒文，刀刃上隨即浮現出紫色烈光。他作勢斬去：“可別怪我了，給我受死！！！”

少女完全沒有去躲閃這全力揮斬而來的鐮刀，甚至在被隨後到來的扇形黑色雷電貫穿上半身後也未吭一聲。她難道一點都不痛嗎？

不、她一定很痛吧。

白夜顫動的視線，轉向了同樣因劇烈的疼痛而不斷顫動的，面前那少女的雙腿。

“你、你要……不行、你也會死的……”

“白夜。”

“唉……？”白夜的身體劇烈一顫。

“不像你啊，你居然在最後關頭還是放棄了。是為什麼呢？”

白夜的目光呆滯，靜靜地抬起頭。面前的少女緩緩地回首後，那雙黯淡無光的眼眸使得白夜心頭劇痛。

“竹取……？”

“我會代替你成為最後的保險絲。所以，現在……看好了。”

三枚風元素轟擊彈徑直沖向竹取月的胸口。她眼瞧魔彈飛來，咬緊牙關，硬生生地用自己的身軀扛下了全部三發。

在這期間，竹取也並未停止吟唱回復術。她至少已經吟唱完畢四次回復術，她未曾停頓片刻。

“你可真是瘋了啊……。”徹嘖嘖稱奇，又是一鐮刀斬去。刀刃切入竹取的身體，鮮血隨著切割的路徑以環形噴湧，但她卻仍在……仍在吟唱回復術。

作用物件，仍是正欲第三次向她發起攻擊的池穀徹。

“呵呵、強行對我使用回復術。但就算如此，你又能改變什麼呢？你的魔力值恢復速度，也快跟不上了吧。”徹攤了攤手，再次斬去。

隨著赤紅的血液浸染了房間大片的地板……竹取，終於單膝跪在了地面之上。

即便如此。

即便如此……

她再度搖晃著嘗試起身。

實話說，若是現在的竹取……哪怕只是再次站起來，恐怕都要花費過量的體力吧。

但她……成功地再度起身。

徹苦著臉，輕哼一聲：“喂傻子，你已經快死了，我不想讓你感受真實的死亡體驗，你走吧。”

“現在卻會裝好人了嗎？”竹取放下右手，一步步地向徹緊逼而去，“我曾經設想過無數種親手殺死你的方法。我真希望能在睡夢中也殺了你。現在，終於讓我找到你了，我當然可以親手殺了你，我現在就可以殺了你。”她從自己的披風內取出了螢火，卻將弓拋向一旁的床上，“但我不能這麼做。我要你以最痛苦的方式體會到你所犯下的罪孽。我不會讓你那般輕易地解放，我要讓你自此以後失去在TBO中生存的資格，雜種。”

徹的眼中，短暫地顯現出一絲動搖。

“你到底要怎麼我？我現在隨便攻擊一下你就會死，你清楚這一點吧！？別怪我沒警告過你……喂、我告訴你，你再靠近一步我就……”

“你就怎麼？殺了我？”竹取哈哈大笑起來，“我沒聽錯吧？！你什麼時候變成這樣的大善人了，你殺了由亞的時候怎麼沒見你善心大發？！你不是就要殺了我嗎，來啊、你怎麼還不來？我就站在你面前，你揮一下鐮刀我立馬就會死，我又不會爆炸，我也不是什麼有地位有權勢的高等人類，你怎麼還不殺了我，你以為我還真的會信你是個什麼天殺的絕世好人嗎？！”

徹被她一點一點地逼著後退。他的小腿，已經撞在了床頭櫃之上，險些使得他一屁股坐下去。

“快啊，殺了我啊？有這麼難嗎，我甚至是可以復活的，我既然可以復活你還擔心什麼？你連不能復活的人都能殺，現在面對我你卻膽小如鼠畏畏縮縮了？！你在想什麼啊，殺了我啊！！廢物、不就是個被其他人利用的工具，就憑你也配奪走由亞的生命……”

徹的鐮刀，自竹取的腰部……橫切而過。

竹取的話語聲，戛然而止。

“別怪我……沒警告過你。”

竹取的紅色血條最終全部被黑色所吞噬。她的生命值……歸至百分之零。

“不、不要……竹取，竹取！！”白夜像大夢初醒般意識到一切，沖上前去想要為竹取使用恢復藥劑。摸向腰間……她這才意識到自己的恢復藥劑早已在剛才被踢出窗外後隨著木片一同滾落到了外面的街道。

結果，白夜……什麼都做不到了……？

不，就算白夜現在真的有恢復用的藥劑，也已經趕不上。紅色的血條消減速度極快，在生生接下了這麼多次攻擊後，竹取生命值的綠色部分本就所剩無幾。在這時吃到任何致命傷害都相當於會在毫秒間立刻不可逆轉地死亡。

因此白夜只能愣愣地注視著竹取的身體自腰部開始，向著上下兩方擴散延伸，一點一點地被轉換為碎小的七色晶片，仿佛某種晚春的繁花因時光的流逝而逐漸破敗凋零，花瓣脫落——就那樣擴散至空中。

不被風所吹拂、不被重力所牽引……就那樣，緩慢地、優雅地飛舞著，隨風逝去……

隨風……逝去？

七彩的晶片並未消失。它們停滯在了原地，不再飄動。

徹並未察覺到這堆破碎的結晶正在經歷什麼。所以當他趁白夜失去行動能力，竹取又瀕臨死亡之際，乾脆不折磨自己，而是向著客房的角落走去。方才雜物櫃爆炸的時候，其上的最後一枚傳送水晶滾落到了這裡。

果然，還是直接用水晶傳送到中心廣場，接著再立刻離開吧。不用大費周章搞什麼自殺了。

也就是在他做出這短暫舉動的同時……那些折射著不明來歷的光線，閃爍著彩色光芒的結晶體原路倒退回了竹取的身體，再度化為了肉身的型態。

“……”

竹取並沒有死。

和在薙峯霞城吃下了那不明來歷的毀滅性攻擊後一樣，竹取並沒有死。

意識到自己成功保住了性命，竹取平淡地向著徹轉身，舉起右手——這次，並非回復術；一道金色的光線直沖而去，擊碎了徹手中的傳送水晶。

“什麼、你居然……！！”

池穀徹飛快地轉過身去，面露詫異地注視著仍舊存活的竹取月。

她的左眼，金色的熾焰無聲地燃燒著。

徹思考片刻，咬著牙直接一鐮刀揮去。隨著不帶一絲血液的刀刃自竹取的腰部切過，徹的視線震顫不休。

此刻的生命值……是-16%。

“你到底、你是怎麼……”

“我不會給你逃走的機會。”竹取冷漠地說道。

“別開玩笑了！你……你沒死但你的生命值在0……以下了吧？！”徹抬手抹了抹下巴，“別搞笑啊，系統只要在玩家血量等於0%時就會給予真實的死亡體驗……你現在、你現在是……”

徹並沒有將這句話語給說完整。他高舉鐮刀，向著竹取的頭部豎劈下去——刀光閃過，黑雷飛竄。竹取的生命值，降到了-35%。他並未說完自己方才的那句話。

但是，白夜心中無比清楚被他藏起的最後幾個字……是什麼。

竹取月，現在……此時此刻，此分此秒，都在經受著真實的死亡體驗。

她正無間斷地保持著真實的死亡體驗。

而在這痛苦只有現實1/4的月星世界……唯獨死亡的體驗絕不會被縮減。無限痛苦無論分成多少份，每一份都必然仍是無限的痛苦。

無限的痛苦……永久保持在無限的痛苦？月星的死亡幾乎沒有成本，唯獨存在的這真實死亡體驗卻也阻止了那麼多的玩家依靠自殺達成目的。

在這樣的前提條件下，竹取……居然、承受了……無間斷的，依舊在持續的……死亡痛苦。

“你怎麼……到現在都沒有死？！不可能、不可能……別開玩笑啊啊！！”

徹已經不知道斬去了多少次，竹取卻仍安然無恙……“安然無恙”？地站在原地，平淡地注視著逐漸陷入瘋狂的徹。

最終，他放棄了進攻。

——轉而，將刀鋒再次對準了他自己。

朝著自己的腹部，一刀斬去。隨著視界左上角，那綠色血條的縮減……與回彈，徹的眼中閃過了貨真價實的恐懼。

他的視線，此刻定格在自己身前無端出現的……那金色的螺旋。

過分溫柔的，卻如同冰天雪地般寒冷刺骨的金色光芒，在空中旋轉扭曲，形成了晃眼的螺旋。

“回復術……？”徹以一種極其緩慢的速度抬起頭來，隨即怒吼一聲，再度將鐮刀斬入自己的身體。再度……再度斬入。

無數次斬入自己的身軀。

但自己的血條……不論如何都掉不下百分之五十。竹取月正在連續不斷地吟唱回復術。不論如何……不論是多麼高級的大魔法師，在這樣高頻率吟唱回復術的過程中，也早該耗盡魔力了。

但竹取……竹取的左眼，那金色的火焰仍在熊熊燃燒。無聲無息地搖曳著、吞噬著她的眼球。

也就是在這樣的境地下……竹取的魔力，堪比無窮無盡。白夜無法找到任何比這更加合適的形容詞——她沒有辦法證明竹取此刻擁有無限的魔力。但她更沒有任何底氣提出相反的觀點。

無窮的……魔力……

在這樣的遊戲世界中，這種力量……突破了系統的限制。白夜的腦中，二階堂才新曾在飛鳥泉道出的神秘話語猝然再現。

……與我同為普通玩家的軀殼內藏有真正靈魂的生命啊，我等終能見證神明的領域被凡人所觸及、打破的時刻，這便是如假包換的人造奇跡啊！不論是誰，此刻都該恭迎新的超越系統極限者誕生……

神明的……領域？

觸及、打破？

人造奇跡……超越系統極限之人？

終於意識到才新那一連串啞謎背後真正意義的白夜，頭腦空白。

……看看處於最絕望狀態下，徹底失去自我的竹取月，可否打破妄想限界，超越神之領域，抵達‘心念’所在的月星最高點……

心……念？

“你給我玩夠了啊啊啊啊、別再給我治療了、！！你這個瘋子、瘋女人……！！我、我……到底為什麼會栽在你這種人手裡啊啊、！！”

徹重重地拋下鐮刀，張開雙手就向著默默吟唱恢復魔法的竹取撲去，兩手死死地掐住了她的脖子。

但也就是在這一瞬間，他腳下的旅館地面被無數生長著麻痹毒刺的藤蔓所貫穿。在這突如其來的束縛攻擊升起之刻，幾道宛若軟繩般的水流悄無聲息地纏繞上了他的四肢。伴著一聲痛苦的悶哼，他被一股強大的拉力扯向了地面，後背直接碾碎了木質的樓層層面，摔向了下方一樓的客房。

竹取並未瞧向地面那殘留著藤蔓與池穀徹身軀輪廓的破洞，也沒有理會下方嘈雜的一片人聲。

她只是慢慢地轉過了身，將最後那一絲魔力化作治療魔法，贈予僅剩下最後一些生命值的白夜。

在那溫暖的金色光芒之下，竹取左眼的火焰輕柔地熄滅。

“竹取，……不要走，不要離開我……”

竹取略微低下了頭。隨即，她一邊抓著自己的頭髮，一邊露出了一絲微笑：“對不起，白夜。但是……哈哈哈，抱歉，我或許早就已經沒法面對你們任何人了吧。”

白夜瞧見竹取臉頰上，那如同鑽石般晶瑩的淚滴。

“不是、不是那樣的，我從來就沒討厭過你，我還想跟你做朋友，竹取……竹取不要離開我，求求你，我們還能繼續做……”

“哎呀……”竹取緩緩地仰起頭，注視著並無任何事物的天花板，“你這樣，我會很苦惱的呀……”

“聽我的，我們一起回去……你那個、你如果還是會死亡的話，我去你住的地方找你，然後我們再……”

“白夜。”

“……”

“捎帶上我的祝福，好好地活下去吧。”竹取的身體，逐漸開始透明，“你擁有比我更光明的未來，所以……不要拘泥於過去。不要變成下一個我。”

她的身影，逐漸朝著水準方向閃出七彩的直線光芒。在眨眼間，她便已化作飄逸的金色絲線，消散于滿是塵埃的空氣之中。

白夜在地面，保持著與方才相同的姿勢，許久，許久。

不知過了多長時間，她才顫顫巍巍地自地面起身，沒走兩步卻又感到腿軟，摔向了一旁破碎得只剩下邊框的窗戶。

結束了嗎……

終於結束了啊。

沒想到，抓捕真凶的行動，最後……成功了。

旅店樓下的街道，久禮夏月與一眾町奉行的同心正押送著被魔法繩索緊緊捆綁的池穀徹，朝著町奉行坐落的方向行去。

在那後方，緊跟著的是綾欒與聆弦……以及，啊、是琳然。琳然回過身，抬頭望見趴在床邊的白夜，揮著手呼喚她的名字。

白夜很想去給予應答，甚至想要立刻翻出窗戶，躍下街道，與琳然緊緊擁抱在一起。

她確實是打算這麼做的。

可她……就連琳然究竟在喊些什麼都聽不到。為什麼聽不到？那白夜又是怎麼知道琳然正在呼喊自己的名字？

白夜當然知道，因為……除此之外，琳然還能喊些什麼？

她默默地趴在窗框上。似乎，自己的手心正在死死地拽著什麼東西。有些硌手，是什麼多邊形的硬物，就像是……

就像是……她抬起了顫抖不已的左手，張開手心。

這手感與輪廓，就像是枚齒輪零件一般。

接著，遲到的淚水終於如同雨點一般打下。白夜泣不成聲。

終於……結束了。終於結束了。

這場發生在月星世界的異維殺戮……終於結束了。

她死死地攥住了手中那多邊形的金屬物件，疲憊不堪地向著街道抬起頭。

大雨已停，陰雲中流出一道缺口。午後耀眼的蒼白色陽光自雲端以丁達爾現象的方式投落，將那至今未見的，原始而純淨的光芒傾灑至了整個竹內町。

白夜沐浴在這慘白的，炙熱的陽光之中，靜靜地閉上了雙眼。

竹取……

我們成功了。

[chapter:『第捌章：異維殺戮之新罪，輪始殘缺之煌月』]

半日之前。

在那陰雲籠罩的天穹之下，思詩微微地笑著。她始終保持著這樣的微笑。

“改稱呼你為向瀨白夜吧。向瀨小姐，由我來告知你有關《月星-Online-》的一條系統機制吧。”

“慕容小姐您是指……”

“是‘外貌刷新機制’哦。”思詩略抬起視線，直視著白夜那躲閃的目光，“你知道嗎，月星的系統會刷新玩家的外貌。這使得玩家在現實中經歷了擁有重要意義的外貌變化，或者隨著年齡增長而改變身體骨骼結構的時候……產生的改動也能正常地反應在遊戲之中。可是，我們的這款可愛的遊戲啊……它似乎只是將我們的靈魂給強行塞入了一個軀殼之中。期間，對軀殼的外表做出任何覆蓋都會導致我們的靈魂無法正確綁定至原先的物件。雖然月星原本可以通過優化思維與實體的綁定來解決，但……對啊！月星可能是這麼想的吧，玩家哪有不死的時候，對吧？死亡，說白了也只是將現存的軀殼給摧毀，並在重生點造出一個新的軀殼，將我們玩家的靈魂給轉移過去——也就是重新綁定罷了。只要在玩家死亡的時候達成軀體的刷新，大功告成，不需要優化底層邏輯了！是吧？那麼，月星可能是這麼想啊，既然擁有這種合情合理的肉體外貌刷新實現方式，就不需要去考慮中途更改玩家的外貌了，對吧。”

白夜的眼中，充溢著無可言喻的恐懼。

“嗯，抱歉，我講得有些太複雜了對吧？那麼，請容我總結一下我這段話的含義：月星只會在玩家死亡後刷新玩家的外貌。向瀨小姐，你剛才跟我說過，你在進入TBO後……一次都沒有死亡過，對吧？”

“這……這種事情，絕對……”白夜的瞳孔急劇縮小，一陣猛烈的頭暈使得她近乎無法站直，“你在開玩笑……慕容思詩小姐，你絕對是在……騙我，對吧？……對吧？！”

思詩的語氣平靜如水：“很遺憾……我可以說與你素不相識了，對吧。你也知道，我騙你對我是沒有任何好處的，不是嗎？”

天旋地轉。就好似周圍的雨滴停滯半空——逐漸倒流。就好似身旁所有的雨絲都不再是直線，而是劇烈歪曲，不成形狀的亂線。

“所以……向瀨小姐，這只是一則善意的提醒。”思詩略有些無奈地笑著，用那緩慢而低沉的語調繼續說道，“你很早之前就該死了。我指的當然是在遊戲中……在你摔落懸崖的時候你僥倖生還，但在那巡邏石像的轟擊下……你原本是該死在那裡的。這樣，你就永遠不會知道自己曾擁有過黑羽諒璃的外貌，你也因此永遠不會再有心理負擔。很遺憾，白夜，你選了會令你最為艱辛，也是最為痛苦的道路。”

白夜焦急地沖向思詩，緊緊抓起了她的雙手：“慕容小姐……！！請問、請問我到底該怎麼辦、我明明……我明明只是！……”

“你這麼著急也沒什麼用，事實上……我也只是個普通的玩家而已，你沒有意識到嗎？這些系統上的事情，我無法解決。”思詩聳了聳肩，“向瀨小姐，你最後還得是把月星看作一款電子遊戲啊。畢竟……月星本來就是這種東西，對不對？”

“不、在我……進入這個全新的世界後，我就……已經和現實世界撇開關係了，我……我只能在這裡活下去，這裡對我而言就是……”

“就是什麼？第二次人生嗎？你其實知道把電子遊戲裡的世界當真是一件很卑鄙、很懦弱，甚至很低智商的行為吧。”思詩的眼光中透露出鄙夷的色彩，“你到現在還在做著重獲新生的白日夢啊。在月星，沒有人能真正地獲得任何形式的拯救。這裡，只會講我們的痛苦無限放大。這是我們作為玩家的……無法逃避的必然結局，你懂我意思？白夜，記住我說的這些話——以後當你終於領會了我苦口婆心勸你的這些話語，別說我勸得太晚。……但你也確實是，撐得太久了。太久了，久過頭了。你早就該死亡過了，我不知道你是如何做到的在這遊戲世界中一次都未曾死亡過……但你這個選擇並非正確的選項，對不對？從個人角度出發，我甚至認為你選擇的是最荒唐、最錯誤的道路。但，我猜你也一定沒法回頭了吧，是嗎？”

“我……”

白夜鬆開了雙手。她的兩臂無力地耷拉在腰前。

“我……無法回頭了。我……我無論如何都要保護諒璃的身體、不……這……這是諒璃曾經活著的最後的證據了。我……我要將她的身體，守護到最後，守護到最後……”

“那你可要做好準備了，你清楚你自己面對的是一條多麼不可能抵達終點的路途吧。你會把這遊戲活成真正的人生，你在這裡的第一次死亡也將標誌著你靈魂真正的死亡。你清楚你自己做了多麼不值當的決定吧。”

白夜默不作聲。

“總之，要想留住你現在正在使用的這具黑羽諒璃的身體，你不能在月星世界死亡。一次都不行。只要死亡一次，系統就會將你的軀殼外貌刷新，你就再也無法見到你心愛的諒璃的身體了。”

寬廣而無人的街市，由雨點揚起的水霧，不知是否來源於那片幽深的山林。

獨自在雨中奔行的白夜，目的地並非聆弦等人所在之處——而是竹內町的傳送廣場。

白夜的任務是負責在眾人一番苦戰失敗後，以最快時間前往真凶的復活點並試圖拖住真凶。沒錯，她並非追捕真凶的主力，而是確保這場行動能夠圓滿成功的保險絲。

雨勢漸小。

……能打上這麼久，說明她們已經對真凶無計可施了吧。若是能夠將其控制住的話，行動早就該成功了。

如此作想，白夜忽然被收到新郵件的提示音嚇得險些朝前跌去。她顫顫巍巍地點開了郵件頁面，只瞧上面書寫的幾個大字。

——“作戰計畫A 失敗。作戰計畫B 失敗。”

也就是幾秒後，在白夜的訝異之餘，她再次收到了一封新郵件。

“池穀徹所在處：竹內町南部，地滿一町目，中地滿街與七條通交界口以北，千木旅館。”

那麼，就輪到白夜上場的時機了吧。

她孤單地將自己緊緊抱住，死死地抓著腋下的皮肉，向著南面的旅店奔行。

腳尖點過街道路面的積水潭，那圓環狀的水紋蕩漾其上，始終不散。

她不能在月星世界死亡。

只要她在月星世界死亡一次，諒璃的身體便會被系統刪除。

這當然不是什麼百分百必然發生的情況。

但對白夜而言……任何可能的概率，一旦牽扯上諒璃，就等同於百分之百。

她心曉自己面前的是一條多麼令人畏懼的，多麼艱苦的道路。

但自己……別無選擇了。

自己能夠獲得這第二次生命，都完全是因為諒璃。

所以……自己……

絕對會，守護住你的這具身軀。

我絕對會，守護好你在這世上僅剩的事物。

我絕對會做到。

[chapter:異維殺戮篇 完]

清晨那柔和的陽光，正照耀在並未完全蘇醒的寧靜街道之上。路旁的野草滴落下晶瑩的露珠，彙聚在石磚路面那快要消逝的雨水潭中，將它的生命續上了短暫的一瞬。

門簾上的圖畫正被光芒所照耀，反射著令人舒心的暖光。一陣輕風刮過，本該有風鈴作響，此刻卻僅剩下寂靜。

寂靜……以及馬車駛來，逐漸在小點的門口停駐的聲響。

“謝謝您……這是這次的報酬。”

“沒事，下次進貨記得再找我。這條算得上順路。”

“有勞您了。”

竹取月將手中的錫安遞給馬車夫，抱著兩箱疊在一起的雜貨小心翼翼地跳下了馬車後方的貨箱。伴著腳邊另外三箱物資……似乎有一箱是水果？她目送著馬車夫駕車遠去，隨之深呼吸一口氣，搬著手中的雜貨用頭抵著門簾走進了小店內部。

“‘歡迎光臨鄙店’……不、感覺有點老套。”竹取的口中，似乎碎碎念著什麼奇怪的話語，“‘來看看我這裡的各種有趣小物件吧！’感覺像個瘋子。‘歡迎惠顧，本店應有盡有哦！’……唉，這像是由亞會說出的話術吧，不太符合我的風格。要是由亞還在的話就可以毫無顧忌地學著她的樣子一起對顧客這麼喊了吧。唉，真是的。”

留意到有人進店的由亞，一瞧來者是竹取，立刻興奮地從椅子上拔起身子：“啊啊竹取，你終於來了害我一通好等！我等你等得都快抑鬱了哦。跟你講，我昨晚瞎鼓搗的時候有個新發現！你聽我描述一下當時我鍋子裡的情況……”

竹取恍惚間抬起頭，努力地環視，卻只能瞧見這間空無一人的，略顯冷清的店鋪。

“真是的……你又不知道抑鬱是什麼意思。”她淡淡地苦笑著，“老是學我說那些我從現實世界帶來的話，到頭來……”

到頭來，我甚至沒來得及跟你解釋那些詞彙的含義。

她回首望出小店的正門。微風略捎起了門簾。外面，那平靜祥和的竹內街道是如此令人心生嚮往。

像是異世界一樣。

而在這異世界中……她則經營著這家“小島竹取八百奇貨屋”，雖然也只是開張了兩天而已。

將貨物全部搬進了店鋪後方的倉庫後，竹取才想起擦掉額頭上的汗水。手背一抹，她這才意識到汗液早已被系統所帶走，自己的動作其實失去了意義。

一切也都基本安頓下來了。她買下了這家店鋪，繼承了由亞生前的職業，經營這家奇貨交易屋。

NPC連環兇殺案已經結案。最近幾次事件的真凶池穀徹對自己殺害NPC的事實供認不諱。在他的交代下，月見花綾欒與方聆弦攜手抓住了情報網落的一腳，將數名殺害過平民NPC的玩家緝拿歸案，全數關進了竹內町奉行暗無天日的大牢之內。

自此之後，這些殺人犯每每登錄遊戲，也只能在牢內享受極端有限的遊戲快樂。他們就算再買一台設備也沒法躲掉這牢獄之災，系統本就能讀取每名玩家的靈魂，並進行針對性的存檔。光是換設備就想逃脫制裁還是想得太容易了。

整場事件唯一的疑點，是殺害琴音繞梁那位NPC店主津野什麼什麼的兇手始終沒有浮出水面。這也成為了這一系列兇殺事件中僅存的懸案。雖然考慮過從那些殺人兇手口中強行逼問出答案，但他們確實並無一人知曉此案背後的真相。町奉行很快便放棄了進一步詢問，將此案件暫時封存。

但不管真相究竟如何……竹取也不會再關心了。現在的她面對那些吵鬧的打打殺殺只會淡然處之，沒有了由亞的這個世界對她而言……怎樣都無所謂。

總之到頭來……只是一群能夠輕描淡寫地無限輪回轉生的人，輕描淡寫地殺死了一群只擁有一次生命的人。

在此之後，又有一群人輕描淡寫地試圖將最開始的這群殺人犯繩之以法，而成功懲罰他們的方式……居然是輕描淡寫地讓這群能夠無限輪回轉生的人活著失去反抗能力。

生與死、死或生，太複雜了。竹取已經開始不想去管這些過於繁複的事情。

不論是現世還是月星世界，死亡與重生的相關話題往往無論如何都太過沉重，就算是對那些能夠復活的人而言也無異。這一切都讓竹取疲憊不堪。

“我是會轉生的存在。她是現世的我。我們始終都未真正地相遇。我們在真正地相遇之前，便已經迎來了永別。”

這便是，輕描淡寫的事實。

上午，在招待了禮貌光顧小店的小鳥遊清紫和明石詩織後，許久都未再出現客人。就在她打著瞌睡，近乎要單肘撐在桌上睡著的時候，門口似乎閃過了一團小巧的影子。

“……嗯？”她撐著疲憊的眼皮，盯著那朝著店鋪內部輕巧走來的小傢伙看得目不轉睛，“什麼，貓啊。”

是一隻毛色分佈透露出一種隨機美的標準三花貓，頭上沒有項圈。是無主的野生動物？竹取還真的沒怎麼在竹內町見過野生的貓狗自己跑來跑去，咖喱烏冬面公會附近那堵野貓紮堆的牆根除外。

“嗯咪咪，你來我這幹什麼呀？想來換小魚幹嗎？”她饒有興致地用手指在櫃檯桌面上敲了一敲。似乎成功地引起了這只肥瘦相間，肉質鮮美的貓咪的注意力。只見她沖著竹取響亮地“喵哇”了一聲，優雅地幾步走來，一躍就躍上了桌面。

立馬與貓咪的正臉來了個超近距離對視的竹取嚇得往後一仰，差點帶著椅子翻過去。她再次仔細打量了一下這只漂亮可愛但一點都不溫文爾雅的小三色貓，試探性地伸過手去，想要薅一把她脖頸四周雪白的毛髮。

小貓靈巧地……躲掉了她的撫摸，向著長桌的另一側走去。

“啊等等、那個不行，那是由亞、那是我好朋友的密碼盒，我擺在那裡鎮店用的你可別碰掉下去……”

在竹取的視線之下，那只小貓向著擁有四個不同元素圖案的密碼盒抬起了前爪。然而，她的爪子卻在空中懸住，久久未能下落。

“喂，咪咪，那個連我都不知道密碼哦，你別亂按。”

話音未落，小貓的爪子便對準畫著風元素標記的按鈕按下。清脆的一聲響。“你怎麼一點都不聽話啦！我跟你……”

在竹取趕忙上前要抓住小貓的同時，只見小貓已經飛速地接連按下了水、地、風三個按鈕。伴隨著又三下清脆的啪嗒聲，密碼盒的盒蓋應聲而開。

“……說，弄壞了，我就，……”

竹取的姿勢，完全定格在原地。

從中，小貓咪叼出了一個擁有墨綠色邊框的對稱棱鏡。

“竹返棱鏡……？我找了好久，居然被……居然被由亞藏在這裡？等等、你……你到底……”

奇貨屋內，寂寥無聲。

NPC也只是明面上死去了而已。死去的NPC……靈魂會降臨在新生的NPC身上，又或者是野生動物，又或者是魔物……但、他們的靈魂不會就此消散。

他們會永遠存在下去，永遠……都會在這月星世界之中，通過其他的方式，活下去。

竹取月凝視著趴在桌面上開始酣睡的這只小小的三花貓，潸然淚下。

“我……等你很久了，太久了。”她擦去臉上的眼淚，上前將小小的貓咪溫柔地抱在懷中，“由亞……歡迎回家。”

小貓的體溫，是像清晨柔和的陽光那樣溫暖啊。